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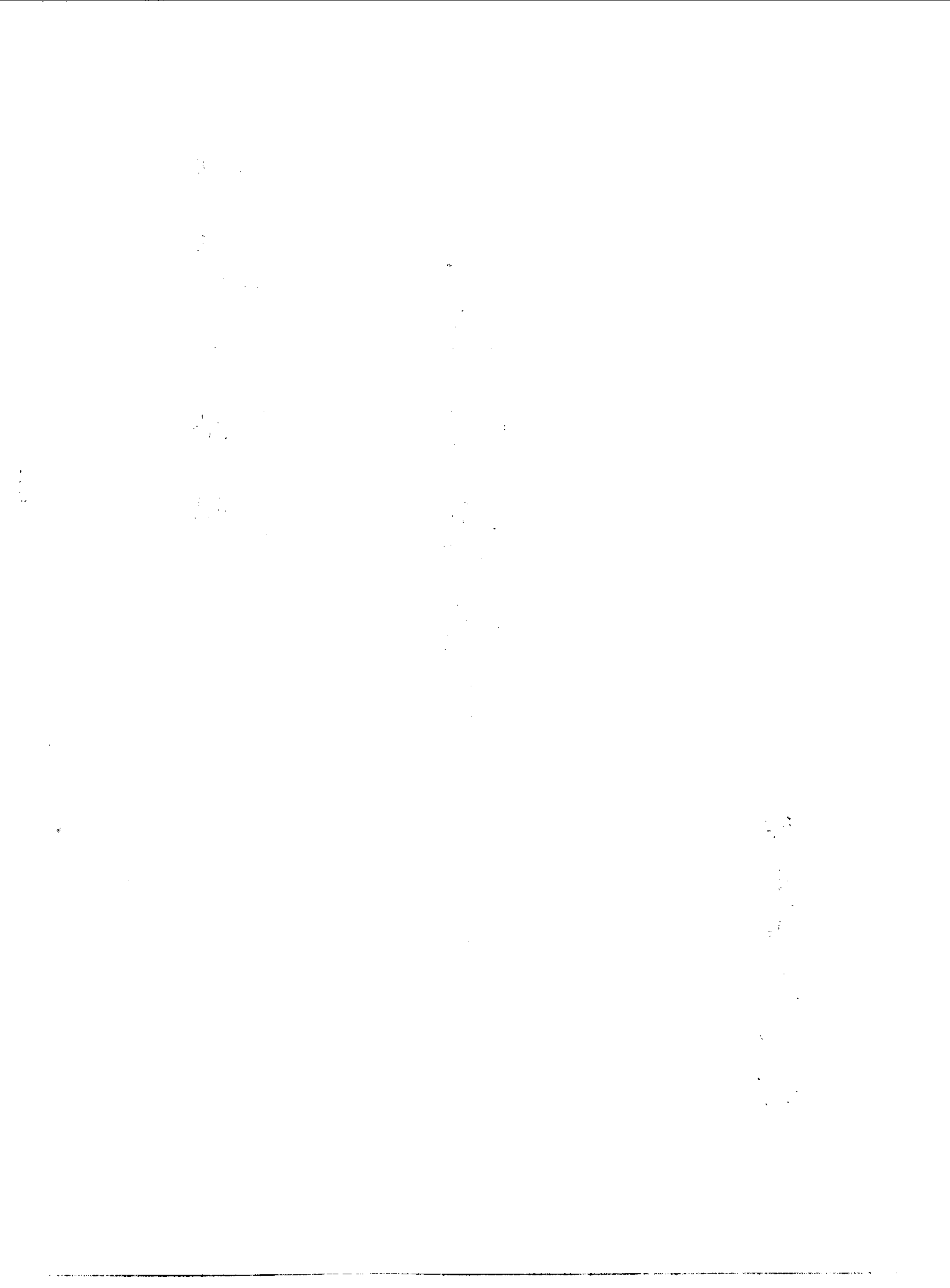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⑦
周 駿 富 輯

顏李師承記

九卷 徐世昌纂



明文書局印行



顏李師承記序

予旣輯語要二卷使學者知習齋恕谷之學綱領所在旣又念習齋恕谷爲聖道傳人其淵源所漸被師友弟子所討論必有存絕學於不墜惠區夏於無窮者爰復蹤跡所與往還及一傳再傳之聞風興起者爲顏李師承記九卷仍屬趙君湘帆校而梓之予維宋元以來語錄學案之列於著述者多至不可勝原然而理學流極空談心性蹈楊氏爲我之習致宋明之季無以救亡今世變日新譚平民之治者又祖述許行並耕而治饕殮而食之說驅一世爲墨氏兼愛之爲而不顧名教凌夷之禍惟習齋恕谷之學合道藝賅體用事事徵實而無偏倚之弊也孔子繫易於庖犧神農黃帝皆述所作耕耨舟車弧矢之制爰明夫道藝體用之一貫於以知習齋恕谷之造道深也蓋自習齋恕谷之學傳而知古人學以

從政非爲二事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之倫皆得配食於廟
廷後之提倡學術期裨實用者皆知崇道德重藝事以救弊起衰
習齋恕谷之師承已有不令而行不介而孚之盛矧六合大同垓
埏庭戶予知習齋恕谷之學必將彌乎絃宇而化乎鴻濛其所以
廣不朽之傳宏作育於五洲萬世者固必度越於今之所記也於
是乎書天津徐世昌

師承記一

顏李學

天津徐世昌纂

續編

習齋先生博野人姓顏氏名元字渾然習齋乃其中年卓然有見於孔孟所傳六藝正學因取論語學而時習之誼名齋日率門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其中弟子相與語稱習齋先生初名園以父景幼養於蠡朱氏爲蠡人補諸生名朱邦良朱氏翁卒歸宗易今名生有異稟鄉里皆以聖人目之在母身十有四月生明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鄉人望所居室上有氣皆成麟倏如鳳生而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四歲朱翁有母喪著喪服冠立坐上勸賓客飲饌如成人六歲生日家人從俗雜置諸物事几上覘所向獨取筆畫若字者以二三十數時先生未嘗學也八歲始出就外傳吳洞雲學四歲時父景被掠至遼東積八年無音耗母改適朱翁

有妾生子晁漸疏先生先生事翁媪益謹晁後更與其母謀讒害先生並及媪先生奉媪別居而日詣翁所定省如故初不知已非朱氏子也媪卒哀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語之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王母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乞養他姓子耳大駭潛如母所問之信迨翁卒服闋乃歸顏氏而謀東尋其父先生幼讀書過目輒不忘學神仙道引術娶妻不近已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逮繫先生文益進塾師賈什襲喜語人曰此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攷究歷代兵爭戰守機宜與其政制因革是非之故勃然欲有所爲而孤陋無與質所學時容城孫徵君鍾元講學河北蘇門弟子數千人以陸王爲宗祁刁文孝蒙古宗程朱亦聚徒講學里第先生聞而慕之初好陸王學約共學王法乾同至蘇門訪孫徵君以路遠莫能致近數與文孝往還改學

程朱信之甚竺尊以爲聖立道統龕與堯舜周孔並祀日必靜坐八九次驗未發之喜怒哀樂覺修齊治平此外更無餘事如是者蓋八九年自漢儒誤以六經爲六藝訓詁注疏已舉古人學以從政之事歧而二之有宋諸大儒出鄙漢唐所學爲駁襍膚末是矣乃又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日騰口說躡等立教標其名爲道學要其實已隱爲釋老所襲沿及於明程學以取士範天下學者之心思耳目奸壬僉險舉竄身其中有豪傑大有爲之士不屑屑者則衆相與詆之排之掣曳之使不得竟其用至於國亡朝廟無有一人可倚仗漢氏以前無是學也孟子之死不得其傳天下不復收儒者之效蓋二千年於茲矣先生始居媪喪奉朱子家禮爲依歸尺寸不敢踰越久而覺其拂逆不合先聖王緣人情制禮之誼較以古經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萬民

而賓興之以三物孔子以四教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道學訓詁注疏皆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所居曰習齋堂上琴箏決拾籌管森列灑掃正席率門弟子進退揖讓於其間已而歌謳舞蹈文行並進以養其忠信之德更分日攷究兵農水火工虞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時先生方三十四歲確有見於孔子之所以教卽堯舜周公之所以到治而後世政治之壞確由學術之失其傳毅然欲返聖門學術之舊謂三代爲必可復而不屑屑於空文著書外整九容內顧天命一致程功修之身傳之人以備天下國家之用終日至夕乾乾惕若銳甚太倉陸桴亭先生高隱不仕著

思辨錄教學以六藝爲本謂性善卽在氣質先生讀而善之與之
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
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釋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
善矣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
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誼爲忠信之薄釋以耳目口
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
雖殊無惡也惡也者習也染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
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
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
用之天下先生論治以不法三代爲苟道嘗舉井田封建學校鄉
舉里選田賦陳法著王道論後更曰存治編又嘗鑒明政之得失
著其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

耳著宋史評爲韓侂胄王安石辨冤謂安石新法不行非特安石宋之不幸天下後世羣遂以建功立業措拄乾坤者爲小人苟且偷安者爲君子而是非莫辨也夫人至是非莫辨其去禽獸也幾何此存人編之所爲作也韓侂胄之辨曰南宋之金北宋之遼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學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誼復仇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殺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夫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夷考當時葉適邱密辛弃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祿而宋相之首已致麾下矣宋人有惜之者題句朝門曰晁錯旣誅終畔漢于期一入竟亡燕金主見其首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率羣臣祭哭禮葬可知金非惡平原而深歎宋室之無人卽宋人亦知宋非因誅平原而存留平原而亡

也宋史徒以其貶道學曰僞而入之姦臣傳至指數其姦除貶僞
學別無左證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且此亦安知非僞學媒
孽之以自快其言行了不相顧之私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
無一察焉不其冤哉先生始欲尋父迫於翁媪旣歸宗三十九歲
矣直三藩之變塞外蒙古皆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妻旣不育再
置側室皆無出荏苒又十一年年五十聞新城五公山人卒猶視
曰山人目不瞑矣蓋以山人父兄被誣駢死燕市而骨不收因而
益堅其尋父之志也自是至先生卒遂無子養同高祖一從子爾
穡爲子有隱疾養一族子重光爲孫後先生卒四年又卒恕谷嘗
論定之曰人之生有禪有特先生之生上不麗父母下不系子孫
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固未可以禪生之理測也先生旣東
出關北達鐵嶺東抵撫順南出天覆門踦躡葛隴之間陷泥淖者

數矣雪深沒胛久之無所得悶甚益悲行且一年三月四日有金氏婦使人尋先生往與言父貌諱癡瘖生年月日東來年皆合已沒葬韓英屯唯不知父鄉居而語以所夢有神赤面而延鬚夜告我曰咄銀姑金其夫父逋而殂六子載涂兄從妹居報我以豬曳足而屠已而詰先生父來時年二十二何說而有六子且曳足屠豬何也先生曰豬我生物六文曳足我名也屠則骨肉相見之象也神示之矣詣墓掃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曰茲行卽易之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能用是時先生蓋五十七歲矣遇人明辨婉引遠近歸心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諸家見所攜短刀目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子青叩言拳法諸技本君欲學此當先習拳時月下酒酣子青解

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技至此乎某始謂君學者爾遂深相結見其子拜從受業反至湯陰過一士人家與其子弟言禮父年幾八十遽策杖起曰聞斯行之先生曰父老矣請設坐於旁觀某與賢昆弟周旋也父曰老人習禮更急於年少舍杖卽主位進退揖讓周規折矩彬彬如也跪拜上下健如也留數日反至復書稱其兼任聖賢豪傑目中未見有二人及父卒又云父朱甯居子敬主一先生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騎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皆納交而徐圖進之以學問勉成大器其空文著述與以道學自高者尤欲以身體力行勉之儲爲有用不致如婦人女子脆弱不能有所肩任後之論者乃概以忍者欲苦筋力目爲畸行之士蓋未窺先生教學之本誼矣年六十肥鄉

郝文燦重修漳南書院具書幣走介來聘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
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
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射
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
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東西向門內直東
曰理學齋直西曰帖括齋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皆北
向比空二齋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支客榻右六厦容
車馬東更衣亭西習射圃堂東北庖廚倉庫西北柴薪從游數十
人分別部居且學且習矧矧栩栩問學者接踵而來乃先生初至
卽雨經旬涉月日益甚書院北枕漳水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垣
墉堂舍悉圯先生歎曰此天意不欲使吾道行也辭歸不復出又
八年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遠近來會者百餘人私謚曰文孝先

生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面如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法乾共爲日記凡言行善惡意念欺慊逐時規黑白於其上十日一考糾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夜無人何以逃鬼神之責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學冠昏喪祭一切俱依古禮而酌其中當厄不以自阻老而彌篤居父之喪稅服粥食不菜果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泣血骨立室前槐爲之枯葉黃而殞喪復常乃更榮康熙三十八年士民舉德行苦孝博野知縣羅毅亭蠡縣知縣趙用九學使李柱山巡撫于襄勤俱表其閭六十一年學使陳蓮宇檄縣崇祀鄉賢雍正七年再傳弟子劉調贊馮辰等葺道傳祠中堂奉祀先生王崑繩配享復設恕谷先生生位於東堂惲臯聞生位於西堂以三

子皆有傳道之功也近戴子高爲顏氏學記於崑繩後特著程啟
生而儕臯聞於諸弟子之列亦以啟生爲有傳道之功也先生悟
道實始三十四歲方壯十一月十一日夜將半夢躋一諸生主於
孔子廟庭養子訥言爇火爲之題有老婦從其後寤自占曰子題
主非死乎養子題主非無後乎然婦年已老則尙未也後皆如所
占唯至今尙未躋入孔子廟庭其徒有好事者據其夢至之年日
時爲之追占曰三十曰壯有四則壯且進於強矣而日至於文推
十合一爲士於數滿十進一爲協紀先生之道其用世可決也唯
時月皆當盛陰一陽初卯育孚化於其中孳生於子紐牙於丑始
明歷清至於今適當寅演之時矣所著書行於世者曰四書正誤
曰言行錄闢異錄習齋記餘皆門人鍾鏡所輯年譜最詳則恕谷
所爲而崑繩所訂也

恕谷先生蠡人姓李氏名塏字剛主恕谷其號也父明性世所稱爲孝愨子者也先生幼承家學敦行孝弟主忠信言動造次必依於禮長而學數於劉見田學射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彭雪翁王五公又從五公問兵法從張函白學琴後如浙從毛大可學樂定律呂要其歸主於習齋之學學自習齋別啟一區宇習齋業之先生接之總吾國學問參於漢唐訓詁注疏宋明性命爲言曰博文約禮之學歸道學參於程朱陸王爲言曰顏李之學蓋吾國學問之道自古博矣三五分官爲後世諸子百家所自出論者猶以爲近不能紀遠然卽以所紀民事而言羲和之官其流爲陰陽數術方技亦所官之一守也行人之官其流爲縱橫司馬流而爲兵議官流爲雜家史禮稷理流爲道名法農各推所長著書詔世蓋上古無所謂儒也後世逆推出於司徒之官作君作師功卽德治

益一一實求其可據習齋初辟蠶叢先生益修治疏通之若大路然俾人人可行達其室詳其略益爲披其根本敷其支葉左右扶疏節輸條貫於是攷輯小學成法著稽業五卷寫定大學古本著辨業四卷辨業意所未盡摘聖經之言學者纂學規二卷學規意所未盡埒以友朋往復之言著論學二卷以補存學所未備先生始從習齋與商教養之具每至夜分不寐有所得輒錄之瘳忘編學政閩史郟視後更分瘳忘編比入之平書訂晚歲復仿周禮爲擬太平策以佐存治所未逮習齋以六藝立教先生從學皆有著錄唯學御成書最晚而學禮所錄最詳以吾國故以禮讓爲國自治治人俱非禮不行也禮莫重於祭而農田乃立國之本民以食爲天兵則所以衛民也於是著有田賦郊社禘祫宗廟攷辨凡以見顏氏之學直接堯舜周孔其書有可攷見於今者皆爲疏引證

明之果其有合於古不惜與程朱立異然羣經四子書大率皆程朱之說有明以來程以取士士大夫少而習之踵前嬗後轉相傳誦不可爬梳先生於是著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豈好辨哉習齋之學以能行爲主不尙空談先生自幼且學且耕卽善稼穡歲歉他人子不償母己田必有所收孝愨借母氏馬鄉居先生奉其生母居城中兩居相距二十里每朔望前日薄暮先生徒步至鄉甯親晨興拜父母各四乃還拜所生母以爲常家貧甘旨奉親自食粗厲不使親知自其家學植德已固旣從習齋仿立日譜糾身心嘗自謂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自號曰恕谷著書立論闡明師說先生之如意固不在此也以能行爲志數往來京師與名公巨卿四方知名士相接納因倡師說於其間思得所藉手以所學轉移運會親見其盛時三藩初平朝廷向意文學公卿

承旨競以收召後進爲名高海內方聞碩彥咸集京師而鄞萬季野德清胡朏明名最盛先生初入都主左都御史吳匪菴侍郎許西山宮詹徐果亭皆重先生學行數相從問學匪菴爲刊所著大學辨業檢討冉永光竇靜菴會知名士爲講會先生與陳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由以及太極河圖洛書之非屯田水利天文地志兵農禮樂之措置衆愕顧相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萬季野亦有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環坐而聽率四五十人季野始有所不慊於先生金素公特筵招先生與胡朏明會季野講學論辨久之朏明是先生言季野默不一語先生間以所著大學辨業就季野是正求爲作序季野喜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一日講會先生與往衆占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剛主先生負聖學正傳非某

所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舉辦業
所論格物卽學六藝厯厯指示大言曰此質之百世聖人而不惑
者諸君有志幸無自外於是三原溫德裕蘇黃曰瑚代馮壅璿大
興郭子堅子固兄弟皆因先生興起私淑習齋之學歸德周嶧與
王崑繩並介以執贄受業習齋門下講會時論以博聞強記爲賢
季野卒後德裕馮氏兄弟皆嘗立講會最後壅復會崑繩宗夏與
李蔭長毛姬潢朱字綠等諸名士推先生主講或問理氣五行壅
喟然曰六藝聖門所重今舍不問乃此瑣瑣先生曰君知其由耶
三代而上以仁誼禮知之德發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之以禮樂
兵農之事而其事必習之於學一原共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
徒所以教萬民也秦火而後漢儒收輯掇拾專重師承於是誦說
多而習行少宋明道學上之虛樞太極下之僅尋章句禮樂置爲

緩圖射御書數概爲鄙事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規定宇宙唯是黥盜屠沽負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屏居閒處待異日天下無事珥筆侍講頌太平而已曾是伊呂周孔而僅若是乎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俱亡矣此學術所以窳敝而天下所以日趨於脆弱而不可振也曰瑚言字緣見大學辨業抵掌稱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詈爲異端者今乃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先生壹意推行習齋之學門人楊勤爲陝西富平聘主其事先生曰學以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勤師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法宜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扶弱行之期年民俗丕變乃語以崇孝弟興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屬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先生以省親辭行士民餞送十餘

里不絕勤至歛歔爲泣下又嘗佐郭子堅治桐鄉溫德裕治郟城
期年政教皆大行先生論治不外教養二端當規其遠大而有本
末後先之不同尤不可背時爲治嘗以錢穀刑名爲今時爲治所
必資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可云養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所
畏而勿陷於邪亦可云教至其遠大如所謂質鬼神無疑建天地
不悖以三重之道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故卽可以制之者位之
而其要在以動機相感一陰一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易曰繼之者
善也後學乃習爲主靜以物不用則腐推之已且不能自治何況
天地鬼神先生以所著各書上河右自謂於內聖外王之學粗有
端委廓清後塵遠宗古聖蓋實有所得於己非貌爲大言者比也
旣數爲友人治劇邑小試其端顧終不得大行之機雍正紀元朝
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皇子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相國徐蝶園

張敦復皆擬徵先生訪於桐城方望溪望溪不聞遽爲辭以老病時先生年方六十五又十年年七十五乃卒門人馮辰劉調贊謂望溪與先生以道義相切劘不應挾私阻其偶合又先生卒後望溪志墓不詳先生德業但載其與王崑繩及先生論學之異同且謂先生因其言改習齋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壞於黃宗羲北學壞於顏元而謂習齋之無後及先生子習仁之殤皆不信程朱之過調贊謂其純構虛辭誣及死友今參觀兩人遺文知調贊之言良不誣也先生始以康熙庚午舉人謁選得知縣以母老改通州學正未幾亦告歸大學士王顥菴巡撫李文貞公薦其學行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垂再聘主其幕事皆力辭不就遷居博野隱居治農圃以終門人私諡曰文子時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先生之學悉本於習齋其解釋經義論易以觀象爲主兼

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皆使易道入於無用明人以心學講易率持禪偈以詰經言反置象占不問誣飾聖訓弊不可窮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謂孔子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橛尙存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皆本之習齋先生既知道不能行乃壹志闡明師說思傳之其人以待天下後世之用仍數往來京師與名公巨卿四方知名士相接納取其博物助我躬行所著各書於習齋之學益暢明之似周孔故道儼在當前顧所遇不乏一德一能之士求其明之於心行之於身宣暢於語言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王崑繩客秦中先生與書曰堦滯都門實非所願迫於行道道旣不**

行繼往開來責無可諉當此去聖旣遠路岔論厯非徧質當代夙
學大儒無以證所見之不謬又挽世警衆必在通衢空谷引吭其
誰聞之以吾兄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體之於身倡明之於人所
望非淺鮮也又復憚臯聞書曰門下謂朱注痼人以其爲科場所
遵溫飽榮耀俱出朱註安得不寶而奉之今欲呼其龔寐難矣誠
哉是言卽如方子靈臯文行踔越非志溫飽者且於搆敬愛特甚
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爲不深然且依違曰但伸己說不必辨程朱
揆其意似諺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則下此可知矣搆雖愚妄
甯不之解但搆之意非急望之一時非概望之人人也卽如目前
求溫飽榮耀固比戶皆然然特然樹起者近地有馮樞天相從數
千里外又得門下相印合程啟生相推許虞仲翔一經生耳猶謂
舉世無知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今當吾生而磊磊有三四人不爲

少矣語云千里而一聖若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賢若接踵而至自古難之何論晚近況其他心以爲是而但口不能發明文不能燦陳者又指不勝屈也況天下萬世又未可以意量也獨是堦所憂者不在同調之寡儔而在此道之遂泯堦與門下齒已俱長百年而後子弟未必能承及門未必能通顯而書煩鈔寫甚爲艱難流布必少天下事未可知東振西騫遺籍散落矧此一二家藏勢必沈淪後世並不知有此說而望繼起之有人固無自矣故嘗謂堯舜孔顏若無經書今世並昧其姓氏又焉傳其道術苟得摹本易成散布人間卽付之無何有之手或千百帙皆亡而一幸存一遇有心人得之星星之火遂可燎原韓昌黎文集掩抑百餘年歐陽文忠獲於敝篋中表章之輒以行世況聖道乎門下謂求溫飽榮耀者必不能翻然以從堦正憂溫飽榮耀者之羣痼聖道而欲勉

留此幾微一綫也辨業學規纂雖依倚聖經恐人尙以爲一節之見偶然之論今聖言厯厯皆與註明則斯文規撫道路固有一定矣萬世而後或不敢必越聖經以循其私途也雖然搆謂必能傳哉搆與門下交數年矣門下視搆尙有一系標榜爲名之見耶尙有與先儒爭勝之意耶乃承顏先生提誨謂天地民物不忍令其塵霾先聖先賢不忍任其墮地當日顏先生言此泣下搆亦泣下故妄冀倖於後儒霧瘴之或熄聖道幾希之可存而不敢必不能已每五夜徬徨歎息聲絕而繼之以血淚者也嗟乎成敗明晦聽之天矣盡吾心焉已矣門下謂我何哉先生天性畏謹時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鞠躬若謝然者唯恐虛聞過情答問學未嘗輕語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食廩舊有書吏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其廉節如此

既遷居博野弟子從游日衆四方郵書請正者不絕先生一以習齋之學爲教習齋崛起閭巷學初不顯先生爲傳其說於京師與名公巨卿四方知名士正言婉喻轉相傳布聲蜚風流不數年遂被天下然其時學者狃於二千餘年之錮習相率詆爲立異其與者亦疑信參半至於今西學東漸挾其聲光氣化電重之術以嚇我所不能鎚窳鑿險出入冥芒精能之至幹天旋地莘莘萬彙情見力輸造次詭恠不知所原若作自神若出於鬼科而分之爲文爲理實不外博文約禮二事歸之六藝亦不過祓數之極致而其爲學之次第緩急亦與我古昔大小學教法相同貧富強弱國與國既已相形見絀學士大夫乃易視移聽革其心志痛我學之不足以及立事不惜盡舍棄之而一變於夷而不知我古昔之學固一可見諸實行二百年前固早有人見及此且其爲學之次第緩

急與所分科固至詳備迄於今門弟子私相傳授者固不乏人其書固具在也他書且不論習齋年譜記躬行實踐先生年譜詳經濟作用後有與者踐迹而入因以上尋孔孟之教堯舜禹湯文周之治時會既至康濟民艱屢求上理育萬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到治之隆庶幾其不遠人而西人所謂烏託邦亦庶幾其見之於吾國也

王崑繩名源大興人父世德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甲申之變求死不得漫迹江淮以隱終兄潔純孝篤學崑繩生而磊落多奇不受羈絆能文喜兵視當時名貴人齷齪概不快意於古人唯慕漢諸葛孔明明王文成爲文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晚乃歸其學於習齋崑繩始與恕谷同游京師見所著大學辨業極口稱是恕谷與言習齋明新之學並出四存編授之崑繩卒業歎其學直

接周孔一日從恕谷寢夜半蹴覺起立曰源自少聞道學言意不
慊從事韜鈴無所用爲文自必傳世近從吾子得聞顏先生實學
乃知文辭亦屬支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源受業習齋決矣遂介
以南走四百里入博野執質習齋門下始崑繩以豪傑自負每夜
深置酒痛飲昂首日電須戟張醉則怒罵當時貴顯及負時望聞
人雜以嬉笑恕谷深與結不卽言徐謂之曰吾人當與周孔較短
長乃卑之較論時輩耶崑繩立起自責置省身錄仿習齋日譜以
考糾身心得失甚密學益進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曰吾乃今始
可見之行事非空言也著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道前籌一得錄
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其言兵之書曰兵法要略二
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要刪孫吳諸家之說爲用兵方略中
篇則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

城守壘之法下篇歷記春秋以迄元明古人用兵行事曰輿圖指掌若干卷攷天下形勢歷載郡邑建置沿革之後先大小與其封域遠近山川扼塞戶口多寡詳著其勢使人讀之可瞭然於心細寫其形使人披之可瞭然於目兵論三十二篇乃其少年所著詩文集三十卷皆喜言兵恕谷嘗從容與語李衛公言史官多不知兵故兵法不傳今觀漢史至南北朝良然唐書乃專志兵歐陽諸公之識高出前史上遠甚崑繩曰唐書所志兵志耳其法之不傳自若也及爲萬季野撰明史稿兵志乃悉著其法於篇古未嘗有也蓋崑繩自幼隨其父轉徙江淮任俠喜交游所往還皆瑰奇瑋異逸民習知前代故事山川扼隘關塞形勢之要以故論人多不平論事往往感慨悲激而動中肯綮條理秩如兵事尤其所長吳三桂之畔天下震動或以咨崑繩曰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斯

爲上策順流直下據金陵跨江爲守策之中也徘徊荆襄延日引
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而果如其言當是
時崑繩知兵之名震天下後從恕谷謁習齋習齋曰聞子知兵其
要云何崑繩曰源何人而知兵要然竊以爲不外奇正習齋曰假
子以烏合數千何法治之崑繩曰莫先束伍習齋躍然曰子眞其
人矣古文自少爲甯都魏叔子所器見謂可施於用其論文體本
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勦業於典謨其後鑿險
於周誥商盤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
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於賈誼
晁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
文無以載事非文不能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
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可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自負如此怨

谷爲文蓋嘗從之問法今所傳恕谷後集皆交崑繩以後所爲作也崑繩始以家貧游京師時傭文貴富人家相國徐元文特賓禮之或病其不習舉業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康熙三十二年第四名舉人或勸其再試禮部謝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竟棄去不顧益困無聊往往被酒哀歌不自得及從恕谷受習齋學乃一斂其凌轍獨出翕張萬彙之氣約以居敬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恕谷題其省身錄謂一身理天地萬物胥有攸賴此執簡御繁篤恭而天下平之術也惜其平書不傳而所謂自負經世之略僅分別散見於恕谷所爲平書訂然觀恕谷所訂與崑繩自序其約略亦大概可觀矣平書八則以建官取士爲要其自序曰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治

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法至元明其弊已極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以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熄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之日夜望之矣恕谷訂之曰王子源日觀亡明之覆轍心追三代之善政博學廣問日稽夜營著爲平書分門遞次綱舉目張脈絡貫

通可謂成矣崑繩受業習齋年幾六十矣逾年習齋卒不數年崑繩亦卒表章習齋恕谷之力居多然崑繩以耆儒碩德聲名藉甚公卿貴人皆握手願交崑繩睥睨之蔑如一旦躬造繩樞囊牖潛修無聞之士偃僂北面就弟子位言稱師動止唯謹聞見所及名流俊彥蓋多傾心矣恕谷始志在大行不得所藉乃思傳之其人以待後之學者故所爲書多闡明師說崑繩始終以能行爲事故所爲書多經世之言而不屑屑僅尋章句天才卓越始年十餘與其兄潔從清苑梁以樟受學梁說宋學崑繩不首肯兄責之崑繩曰眞豪傑何必僞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誼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白之師師笑置之而內行純篤兄死旬歲間貌若非人旣葬其親棄妻子爲汗漫游遇名山大壑輒流連忘反已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康熙四十九

年客死山陽年六十三所著又有讀易通言五卷文章練要若干卷一子兆符字隆川康熙六十年進士亦以文字知名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後其兄潔潔字汲公所著有三經際考六十卷以書與春秋相接而詩緯之攷其異同論其世變博采先說參以己意學易經濟編若干卷論列廿一史人物行事是非得失雜引易象以斷之若韓詩外傳體洧盤子詩文集六卷父世德字克承著有崇禎遺錄一卷

惲皋聞名鶴生武進舉人明行人日昇之族子也在秦中晤謝野臣語以習齋爲學大旨心善之及以幕聘來蠡往訪則習齋已沒從恕谷求得所著各書徧讀之自稱私淑弟子因盡棄其所學而學焉與恕谷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膩得浴如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

乎所痛沈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
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
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旣
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
益精掇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
再誤也旋遭室人之喪貧困淒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
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
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立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
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
竟以爲真學如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
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
聖賢特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

公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夫儒者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所造又見其著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惟是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卽耳目亦未見今年已半百蹒跚澀縮舉止無當於此事遂已矣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樸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

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甚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幸甚恕谷得臯聞甚喜見謂可與明行斯道所著各書悉與參定間取其說之是者與可商者入之所訂平書及所著各禮臯聞亦錄存其副仿恕谷共立日譜攷究身心功過後每相見輒相與互證得失臯聞嘗問正心之學恕谷曰心一也而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屬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臯聞嘗爲心銘寓書是正恕谷復書曰承示足見近功縝密故天君呈露但有商者銘但言心之體狀而未及其功力也是從放曠禁制摸索擬議俱不得之後而忽悟其妙而非致功之據也且二語有疵心死則佛氏涅槃之說也玩之樂甚惟恐一轉動失之乃程邵養心之學故程子閉目靜坐邵子在山中靜坐六年非孔孟養心之學也孔孟之學曰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立其大求其放心而總之操則存一語盡之卽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可以曠適可以禁制可以摸索可以擬議動亦操靜亦操如明鏡高懸所謂明明德也何有死境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何謂動失此道原細向所交師友惟見習齋先生內地卓然如王崑繩宋豫菴皆未實得因足下精進無疆故妄言之臯聞客蠡未久以會試入京恕谷往送至北郭屬以千秋大業試已臯聞以所學未堅思移近恕谷朝夕便與學問應保定軍廳之聘又一年臯聞南旋恕谷擇言贈行後臯聞凡再北來一至京一自故城介白任若寓書恕谷恕谷皆特往謁拜相與共質所學臯聞嘗規恕谷惡惡太嚴不和於流俗恕谷拜受每臯聞自南方寄書至恕谷再拜然後啟讀其重之如此臯聞書言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强者亦首肯

知斯道之易行恕谷喜曰顏先生之道南矣臯聞初客蠡時會三原溫益修來舍逆旅恕谷同臯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異端自息恕谷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甯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辨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其次也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臯聞拜手曰然臯聞又問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恕谷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

聖之書遠若河漢矣臯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修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其南旋贈言凡三則一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臯聞先生南旋驟聞驚怛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惓惓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瀆冀獲重報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儲之以修己治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瞭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履順獲友自將安驅而至卽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特立不懼確乎不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

於士矣。遑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二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卽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塏嘗以此自勘。觀人以孔子而尙有毀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乖戾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慎，惡之勿嗔，卽自省勘，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熟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慎恐懼，愈坦蕩自得。先儒所謂效驗，卽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卽約之以禮也。卽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眞行已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三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

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
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
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清濁
并匯胞與爲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
明其效天平博厚其法地平願與先生共力焉會友輔仁君子皆
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孳孳者菰蘆中必多其人先生
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實式臨之皋聞先嘗招恕谷
子習仁入蠡署教之讀書及南旋先後遣其二子同來受業恕谷
門下長宗恂字廉夫次宗和字敦夫皋聞嘗有所著詩說春秋附
筆敦夫之來持以就正恕谷善其說春秋而以詩說尊毛駁鄭爲
不然皋聞有書來爭其辭甚辨恕谷復書曰來教云某旣爲月三
之訴望先生無爲子昆之怒閱之駭然塏卽愚妄講學論道何處

容一怒耶旣而思之先生於塏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教下謬推宗主於塏有何疑貳但以旣著一書須知已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想先生又涉忽略未勉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塏也自反最爲譎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臯河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輒赫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塏喜而疾讀崑繩曰河右贊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寓目卽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塏笑而謝曰謹受教靈臯注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臯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難工

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塋學力遠遜三賢然每念執德以宏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卽改正最陋護惜如雞羽自珍者卽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始爲歇置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蓋以得力於習齋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改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卽先生不受而來違覆塋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皋聞又嘗駁各經傳注過文大學之道不宜注作路字恕谷皆有書辨正獨其駁中庸中立不倚旣見倚注之警切皆犯六極弱字又思倚亦佳翻進一解

愈覺警切有味恕谷無復書辨正當亦所首肯也其言曰倚仗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痿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想倚之不切實耳皋聞後不再來北而書問常通恕谷卒皋聞聞之北向慟哭爲作恕谷先生傳廉夫兄弟亦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廉夫聞言卽解頰敏克肖其父恕谷嘗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衆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

程啟生名廷祚別字縣莊其先爲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爲啟生祖某始遷江甯寄籍上元爲上元縣人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啟生其

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髻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家貧父日書屏幅易薪米閉戶課子教以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弟名嗣章丁父艱免喪始偕出應弟子試補諸生昏於陶氏從其外舅得聞顏李之學時習齋沒已久矣著閑道錄上書恕谷致願學之意書展轉人乃得達恕谷見書甚喜復以書康熙五十九年恕谷以相宅如金陵啟生得屢過從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崛起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

實可得而知也啟生初名石開其上恕谷書曰新安後學程石開
頓首再拜謹奉書恕谷先生門下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
學術之是非真僞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
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尙有力實學而繼
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
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
以正流失廓清紹復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
孟子之遵孔子不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橫議而孔子之道未必尊
師至今爲烈也夫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
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尙寡非三
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靜坐讀講其習進可以干祿而
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

得漫然虛大者也又安肯違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生省可已之文辭絕無益之交往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開也愚弱未能卽時北上擔簦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條錄請正臨書不勝瞻依馳溯之極恕谷復書曰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達持一函至鐙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附郵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嚮嘗疑天意不可知今乃信天之不喪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才踰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嗟自二十一歲從遊顏習齋先生爲六藝之學逼壯出遊四方交天下士如毛河右諸前輩取其博物助

我躬行禮樂射御書數在大小學者皆考究今古稍有實據因開
雕習齋四存及拙著辨業問世來年更爲易詩論語等傳注於習
齋之學益擴充之似周孔故道儼在當前而犬馬之齒今歲亦遂
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
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宣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
以付者寥寥甲午冬武進惲皋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
共學篤行著書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樂皋
聞少予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方靈皋之與予交年之先後髣髴
也及予老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禮以
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
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
亡譴陋雖衰而未衰也慶幸私情冀望無涯敬裁書而附條答於

後以復焉惜其條答與啟生所爲閑道錄不傳恕谷之遊金陵歲在庚子去丁酉書達又三載矣啟生之書發自甲午其時恕谷方得憚皋聞於北盡棄其學而學六藝之學西有銅峰東有洛鐘恕谷序醒菴文集所謂天道人事不謀而合誠非偶然也啟生旣得恕谷復書又數與過從質證是非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爲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以及天文輿地食貨河渠莫不窮委探原旁涉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啟生之學出入於梨州亭林而以習齋爲主故其讀書極博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鉉以啟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友人達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啟生正色拒之以此報罷十六年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以江蘇巡撫雅某薦復

入都復報罷又十六年年七十有七卒無子弟嗣章以其子兆晉
爲主後試鴻博時年四十有五歸卽不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詩
書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洛圖
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
數書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求是說六卷
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易專由象數
以推人事尙宗漢儒古法而啟生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
錮背其師說啟生聞之亦無以難也啟生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
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厓岸而自不可犯晚年以家近青溪
自號青溪居士所著書自易通而外曰尙書通議三十卷詩說二
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春秋識小錄三卷文集
二十卷詩集二十卷啟生沒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

書著錄而論語說系曰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
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
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
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
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
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於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
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亶亶於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
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愆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
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
無弊者也烏乎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於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
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統緒
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

所爲之未盡善邪且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
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
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
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
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其自序如此此可見啟生
於顏李之學抑實有以會觀其通矣恕谷初在金陵時有張籲門
者年譜不詳其名與籍學記以爲江寧人年最少旦暮請業甚勤
經傳樂律皆有攷訊與之語若以湯沃雪也恕谷已心異之已而
周崑來來言其守喪辭昏事曰今臬司葛公以不立嗣叔母爲置
筵比至問之則故人女也公不忍納女畜之爲擇配因見委焉璵
出語籲門其事且曰子踰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故人也以故人
女配故人子甚當子曷成公之德籲門瞿視曰吾累然衰服而議

昏耶且二兄不在請勿言尋曰令兄雖出有母在堂況喪服越小
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卷不亦可乎顓門曰許之卽喪昏矣必
不可恕谷曰家室之願人情不遠且臬司厯故人弱息擇賢而厚
其妝奩以子壻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算慮無不投覓恐後者而
顓門獨懷親守禮毫不爲動此豈今人所有乎喪不奪於人則仁
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兼此三者此希賢希聖基也於
是序其事作贈言以勉顓門啟生跋贈言後曰顓門於同儕素稱
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
無虛日而顓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
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說而疑之顓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
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顓門之志矣先生以
成就後學爲己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顓門辭昏一節洵爲人

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其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恕谷歸後數年啟生崑來顓門各有書候恕谷顓門書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明行其素志也又帶白金二兩倩人鈔恕谷諸著謀於南中刊行

戴子高名望德清人倜儻有大志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先生奐宋于廷先生彩鳳游通知西漢經師家法後見顏李兩先生書讀而好之約邑人程履正貞共相砥礪流離造次未肯或輟閒嘗以兩先生學主實用竟湮沒不章條其言行及師承授受本末成顏氏學記十卷其自序曰望年十四於敝麓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

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遊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闡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

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
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撫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
言怒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
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攜
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旣復全
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
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
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
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
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
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
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

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
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
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
告世之知德君子子高論習齋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
異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非專恃書冊
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
之大不得已事奈何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
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也其一謂氣質之性亦善孟子明言
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
形色天性也若氣質有惡是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況曰性善謂知
愚之性同是善耳亦非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之相近如眞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唯其差等故
不曰同唯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以至聲色貨利無窮之
罪惡皆習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其一謂聖
門弟子不可議諸賢一月至仁一日至仁皆不易學後儒乃曰或
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
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
動詆宰我樊遲冉有季路是其自視賢於孟子遠矣子高生有奇
慧善談辨精校勘中更喪亂顛頓狼狽哭泣之餘未嘗廢學學益
進同治紀元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延校所刊各書未幾遂卒年
僅三十有五所作書顏氏學記外有論語注二十卷管子校正二
十四卷謫麀堂文集詩卷一

師承記卷一終

師承記二

顏李學卷三之二

天津徐世昌纂

鍾錢字金若博野諸生父九經字行一習齋嘗爲行略云家貧藉課徒養親不足轉而行賈嘗取息錢市藥物爲生計鄉人乞假不問有無曰吾不忍以活人者坐視人死而不救將卒遺言盡以施人不留一物停尸在堂盛暑蠅蚋營營戶外不入子二欽稽田錢顯學其從習齋游學猶父志也習齋教漳南書院錢實從習齋率門弟子行禮禮器禮位皆錢爲之陳設錢佩刀侍習齋與客語市肆客曰若能舞耶錢謝不敏習齋目之曰能舞何爲謾應錢長跼請罪客爲勸掖不敢起久之習齋曰起舞刀錢再拜稽首然後起舞時稠人廣衆觀者如堵莫不嘉歎以謂聖賢師弟子之禮猶存於今日於是南中學子多聞風興起錢美髯鬚垂臍聲如洪鐘道

貌岸然見者起敬雍正紀元功令講約以諸生學行兼優者充之
邑侯趙某延錢從事每月吉侃侃宣講一市皆服趙詢以地方利
弊爲條列十事上之趙委心聽納終未嘗私見於室趙曰是博陵
之澹臺子也丁母艱蔬食寢苦時方冬年六十四矣人以爲難又
十餘年年七十九卒門人私謚孝端先生子淑字子能從恕谷問
學恕谷又使教其少子習禮孫敬承錢初亦嘗爲恕谷孫子師幼
負經世大略老而不遇恕谷稱其學行爲顏先生門下一人錢從
學稍晚習齋得之甚喜約爲學適道之方爲題其日記冊端而自
敘王法乾之沒愧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唯剛主可與交修不常
左右近剛主弟培從子修己時時淬厲起予稍用爲快而吾子又
能自強新歲丕奮頓使衰萎氣蒸神健冊端所題一曰勿欺幽獨
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勿隨流俗四

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某畫
須求身世有功顏李教學之員程約略如此卽孔孟所傳作聖之
基堯舜禹湯文周以來到治之法其造端亦舉不能外此也習齋
特爲鍾鏐揭之鍾鏐旣爲習齋輯言行錄關異錄記餘其所自著
有哀感錄女範淑烈集農書一隅集三書

馮辰字拱北一字樞天清苑諸生習齋時嘗寓書問學習齋報書
稱爲上天先聖惠我良友後從恕谷游先共學終以師事恕谷所
著書多辰爲敘而行之其所自著有士喪禮學規家勸等書與威
縣劉調贊同稱高第弟子道傳祠亦二人所葺恕谷卒辰率門人
行奠禮自爲誄文頗能窺見其師教學本末辭曰嗚乎唐虞三代
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
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耶先生幼承孝愨先生

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既冠從習齋先生游得周公久湮之墜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既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肅九容嚴四勿恭和勤敏大業克敦小物不遺每雞鳴蚤起終日不懈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刻攷究不少寬假凡冠昏喪祭燕與相見諸禮酌古準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家甚儉而周急急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典常不紊交人善取所長至於表前聖既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爲析嘗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且自守甚嚴一介不妄取與公卿前席唯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唯日夜以承先啟後爲孜孜有來學者殷勤提誨因材施教咸欲躋之聖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濟能斡旋

者不究身心先生一源共委兼綜條貫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而竟齋志以沒先生在天之靈尙其左右上帝俾斯道大行斯民蒙福庶生前不遂之志百世以俟聖人君子終有得遂之一日乎始辰設館亂窩恕谷聞名已久遙贈以訟過則例辰來書問學恕谷答書若譏若誘辰遂來拜共學爲日記互糾又三年乃正師弟之名恕谷答書辭云捧讀來翰并展佳什篤崇實行潤以詞章瞻覩數百里內少其倫比故友閭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塏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薰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况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舍我左右將伯無人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因憶昔往謁習齋先生先生出足下書冀望揄揚旣而再三見問足音杳然竊歎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呶傍一著論精力已畢今聞來

教乃知爾時特以貧累耽閣錯過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擔簦都養司掃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重聲氣塋於先正無能爲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徒步往來旣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儁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攷古幾過萬卷朋友之力居多而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朋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未墜而孔子猶周流天下以廣考究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豗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剋期命臨少俟秋爽亂窩去做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辰晚年失明多倩人代書所輯諺語卽以倩人諺語爲名

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少卽能詩白宗伊傳恕谷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於調贊調贊再四誦讀豁如夢覺又得四存編習齋年譜及恕谷他著讀之日夜維念幾至廢寢每滅燭強卧則思古人爲學卽學卽用何其切今之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不覺憤然起坐又念生幸與顏李二先生同時地相去又如是之近不與擔簞請業負此生矣又躍然離牀立往往終夜不寐因賦詩二章介宗伊寄恕谷以矢願學之誠恕谷覽詩甚喜復聞調贊年尙少亦賦詩答之未幾調贊遂介宗伊執贄門下恕谷教調贊以習幼儀

爲主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講求率之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
弓演數立日記攷糾功過復教以慎獨謹微習勤曰執事專一而
又能肆應乃可言經濟調贊天資穎敏能琴解歌吹道傳祠成將
以三月上辛致祭用樂恕谷自爲祝文命調贊撰樂章先升歌三
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
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
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闕迎神引第二闕饗神曲第
三闕送神歌以笙笛合歌鼓板節之先是調贊攜冀州趙本中並
調贊之族子述舜同來受學及祭調贊司琴趙本中吹笛劉述舜
鼓笙抑揚亢隊終和且平甚可聽也恕谷祝文曰我先生以禮樂
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昏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堦
如浙問律呂歸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

贊者來學於埭能心通禮樂之誼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成績修
春秋敬撰侑神樂章以安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
庶來格歆歆乎恕谷甚奇調贊調贊初來學年方二十四恕谷答
詩卽有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之語其來詩讀四存
編曰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
實事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
者辭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曰遙瞻北斗肅冠裳賴
有蠡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釐定千
秋類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仍北面一時頓解九迴腸所著
書有士相見禮儀注冠禮儀注

陳蓮字名世瑄字秉之海甯人父誥官至禮部尙書謚清恪清恪
之父承學於念臺劉先生劉先生沒黃梨洲傳師說以教浙東西

清恪從梨洲受學嘗謂四子書諸經之膏液近體諸身然後知須
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著之爲精義之學
者也作讀律述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
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蓮宇幼承家學戰戰慄慄惟懼蹈於非義
有負先人志事著學辨質疑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編修五十
九年提督順天學政校士真定見衡水王宗洙所條陳以爲嫻經
濟聞於朝用拔貢越格授成都令又與劉廷忠辨性廷忠呈存性
編厯厯能言其大旨蓮宇心焉識之及案臨保定傳博野儒學教
官曰曾覽習齋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蠡二縣投公呈吾將
請於朝奉先生祠文廟鄉賢旣舉行且面誨諸生諄諄以習齋學
行爲的又使人恕谷求所著書恕谷時居母喪不能往會遺之書
曰塏罪逆深重譴居倚廬本不當喪顏伸有辭說但念閣下高樹

道幟表彰人倫敝師顏習齋先生入博蠡二邑鄉賢拔王五公會
孫補諸生又屢承注問誼不敢忘謹詳赫蹏令馮生代往叩謝並
質學術伏讀閣下批公舉習齋呈云三物禠躬兼通六藝則於顏
先生論學大旨固已同心許可矣竊思聖賢祇有下學上達二者
尊著辨學質疑曰孟子性善最的程朱言氣質之性有惡而曰清
固水濁亦不可謂非水不知黃河之水濁矣乃泥沙闌入若汲而
澄之本體自清伊尹曰習與性成孟子曰陷溺則惡之咎在習非
性之才情有不善也亮哉斯言以爲才情皆善是習齋存性編理
氣皆善之論矣蓋才卽形色卽氣質也歸咎於習與存性編歸之
引蔽習染者又合矣何閣下上達天性之見迴出先儒如此也學
辨質疑又曰格物卽格身心意如家國天下之有名目條件者若
於此外窮事物之理如姚江所謂格庭前竹者聖賢必無此無用

之學也拙著大學辨業專論格物閣下乃先得我心矣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格至也學習其事也誠正修齊治平行其事也故經曰欲誠正修齊治平先致知格物格致而後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功力節候也然學學其所行行行其所學祇此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固無泛濫於草木萬彙以爲窮理者至曰有名目條件者曰物此語更精蓋名目條件固無外仁義禮智子臣弟友禮樂兵農如周禮所謂三物者乃歎閣下之於下學確有憑據視捕幻影理亂絲者相去萬萬也豈堯舜周孔之道將大明於世而特鍾於閣下耶前聞衡水小徒劉廷忠呈存性編博野廣文呈習齋年譜馮生又呈小學稽業學禮二種近肅甯黃令索去四存編辨業學規論語大學中庸傳注恕谷後集共十一帙獻上今又將論學二則傳注問一冊奉覽惟求閣下嚴加批削誨其刺謬示下使

聖道不至歧途非但珠一人之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敢以手額不盡蓮宇復書略曰憶弱冠時曾於萬季野先生講座得瞻光霽今二十年矣校士畿甸備聞先生躬行實踐凡禮樂諸大猷無不深究原委可措施行誠聖門之羽翼而後學之津筏也所示論學傳注二種言言至理洞見闡奧歲試竣事再過保陽當細領大教奉爲指南曷勝顙望蓮宇後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管禮部乾隆二十二年致仕敷歷內外當道守官棘棘不阿方望溪嘗謂蓮宇長諫垣其氣象規模與念臺劉先生爲近乃歎清恪公之教行於家而劉先生之風能使異世下聞而興起也卒年七十有八于襄勤名成龍漢軍鑲黃旗人李柱山名應薦山東日照人趙用九名旭河南修武人康熙十五年進士羅毅亭名士吉廣東南海舉人四人皆嘗懸扁旌門用九兼有餽儀習齋具受而不報會習

齋有中州之行用九欽取河南道監察御史以去習齋北歸遺書曰某生於世一無可知於人亦一不願人知五十有八載矣初聞執事過聽人言有下垂撫惜之意又聞博野羅明府亦有薦遂舉家有祁陽之行以古人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爲不祥避不祥也亦幸蒙憐而釋之踰年而歸不意執事之愛物也異常情於瓦礫土簋人所鄙棄者偏滌濯而樽俎之薦之府道薦之兩院以致憲獎下頒金扁盈門並蒙執事厚賜草茅下士寸長無稱何以堪此徒增出入愧汗寤寐感恩兩念叢積於方寸耳又守先端惠不入公門之戒未能匍匐拜瞻一吐景慕感佩之私客歲之春欽取命下聞之雀躍庶幾榮行之日某於蠡境外修百錢故事執事笑納一錢或可少慰區區也不料友人迫爲中州之行某恐負西山先生於地下急往哭之留寸函道意竟亦沉閣使萬斛積忱毫不得

達於執事悵惘云何遊貴省得遇林泉高賢或退閒君子如耿逸
菴張起菴梁伏村諸名士無不逢人說項且云僕杜門守拙公之
政績卽不悉知如立農師重講諭贖旗人揚善類諸大政輒欲致
一邑之唐虞真足以法今傳後况今日密邇楓宸躬當言路其澤
被蒼生期致天下之唐虞可知也茲因馬生之便敬候起居謹呈
拙著併求斧政臨池北望瞻依之至習齋之尋父東歸抵家立主
已葬卒哭毅亭具牲來弔祭成禮習齋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
稽顙拜而還不入見也再踰年毅亭致仕習齋往謝毅亭尋來拜
謁深以習齋之學爲是作喚迷途序毅亭爲博七年嘗值大蝗率
民捕蝻竭誠致祭忽有烏千餘遍地食蝗盡一夜無跡至秋大熟
穀多雙穗人稱異政所感召其他治績具詳習齋誄文曰爲政勤
民七載憂辛先清牌甲編審躬臨奸隱盡剔老穉冤伸捕蝻百石

功及四鄰逐約講諭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蒞其門凶頑電懲幾盡小人盱衡昭代無邁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禮遇光奠先君數致膳肉表閭序文誤施傷鑑愧我庸昏六年拙守接公未頻莫贊公政莫啟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兩贖王舍一屈餞尊前日斯地辱公之駕今日斯室駐公之雲公果逝也來格來歆毅亭之爲博野用九爲蠡習齋反宗去蠡久矣用九請見恕谷恕谷辭以非公會蠡人士公舉習齋賢孝而深州國公玉亦奔走謀徧揚當道用九取恕谷所開習齋爲學持躬十五則上之時李柱山方爲學院于襄勤方爲撫院巡撫直隸有兩于成龍一字北溟山西永寧人沒諡清端恕谷所歎道行之難偶合者也先襄勤任參汙吏拏衙蠹禁雜派端佐貳恕谷稱爲錚錚然養如頒農政旌力田禁游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醮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

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恕谷時甫二十二歲守習齋不交時貴之戒甚力其後有見於孔子際可公養與習齋辨義利取與微有不同爲行道計每思及之輒歎偶合之難清端蓋一時大吏中可與有爲者也

王法乾名養粹蠡人與習齋共學四十年先習齋卒法乾少狂放十六歲補定州衛諸生文名藉甚嘗以其文就正李孝愨孝愨語以道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焚帖括讀經學禮朔望率家人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習齋聞而納交共爲日記約五日常會會日焚香四拜孔子已客西主人東再拜主人爲客正坐客一拱主人下與客揖客爲主人亦如之旣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所見時有同異要其歸力行志爲聖學大概相同其異者制行習齋近狂法乾近狷論友習齋主節取法乾主擇交爲學習齋壹意周

孔正學法乾始依違於程朱繼漸染於莊老習齋專力習行法乾兼事誦讀論春秋衛出公輒事習齋曰贖弑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贖不可誅法乾曰贖殺南子亦大義也故春秋猶書世子習齋曰此微有辨若光武之廢呂后則可母子之際不忍言也法乾曰淫人男女皆可誅習齋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弑君乎法乾曰然習齋曰否君爲桀紂臣則湯武若猶然君父也惡得以一婦人故弑之且吾子而爲管仲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作春秋將錄桓天下受賜之功乎抑誅桓禽獸之行乎君子不窮人之隱論事當權其大小吾子所言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誼也法乾曰設有無倫之君而用我將爲之臣乎習齋曰君子隨時處中定公逐兄自立孔子不仕及其晚年歸而用魯陽貨饋豚亦遂往見法乾曰爲崔

杼則何如習齋曰殺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法乾又問孔子藉季氏維魯至墮三都荀彧藉曹操維漢反爲操用以爲彧之時難於孔子設孔子而當彧時恐亦不免習齋曰聖人誠能動物非若後世權謀術數所能比用魯三月而公私強弱之分已定久之而道魯朝周又久之而天下宗周禮樂中興則東周之業成矣女樂之閒天厭周德非齊人也法乾嘗論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遺小善故能成其德人必先自功也而後人怨之先自長也而後人短之先自是也而後人非之又論仁與戾以類相感召婦人性陰可束不可順骨肉無閒之可離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習齋皆取其說著之日記又書法乾姓字與李晦夫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晦夫者孝愨字也朱媪之喪習齋不至以毀滅生爲之服期習齋

既知非朱氏子待翁卒乃歸宗義服大功其義皆自法乾發之法
乾又言食先祭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主人先祭客從之臣侍君食
君獨祭命之祭乃祭凡食自祭非禮嘗與習齋定五祀主行家禮
纂灑掃應對學儀作勺詩舞節鄉里有兩聖人之目法乾生平致
知稍遜於習齋而力行相等非義道所在未嘗一與接搆嘗見人
有祝子持準提戒者詰之曰嘻異哉自古文王則百斯男欲祝子
不法文王而佞無後之佛何爲其然也或盜其柴米有告之者曰
我固周之歲祲絕炊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家一驂死曰吾每念命
蹇當斃牛今乃斃驂幸也其善處拂逆如此法乾既卒習齋哭之
慟曰此後再無以爲聖勉我者矣爲之持服往送其葬屬其門人
王懷萬教其孤溥父蘊奇字廷獻亦諸生習齋與法乾共學四十
年始終不免辨難廷獻則所言皆合習齋嘗自數生平知己交友

中言若同口而思與同心者在博野則魏帝臣在蠡則王廷獻法
乾有從兄曰純粹取恕谷之女兄爲室恕谷又室法乾女弟廷獻
之次女也早卒孝慤謂廷獻曰婿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
續取爲續女歸寧非禮也廷獻然之女未于歸時積有糧數石廷
獻送歸李家孝慤曰君女在時未聞有是也斯君家物耳廷獻曰
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卒致之廷獻性仁厚友
于弟純粹字效乾亦有學習齋稱其老成法乾之弟又有字順乾
者軼其名其班在六法乾稱其剛決蓋亦嘗與於習齋講學之會
其後有所不悅於習齋憤欲罷會習齋爭以書謂不敢以負順乾
者因而自負並負其父三載寵遇並負其兄相處如一人不介形
迹之教 魏帝臣名弼直博野諸生善周旋有威儀喜賓客論議
斐然竟日無一鄙語施日藥遠來者嘗僕馬居數月疾已竟去不

取直妻宋氏敬相待如賓妾祝氏事宋有禮宋死祝亦哭泣病死
晚歲聞習齋講學知其貧時致薪米加珍羞焉或來訪習齋飯以
脫粟忻然曰是以君子待我也習齋構室致之棖櫨習齋之遼左
尋父使人追贖諸百里外及其奉父主歸來又躬親與弔奠其致
敬禮如此及帝臣沒習齋爲文祭之知遇之感至引管仲生我父
母知我鮑子之言爲比帝臣蓋壽至九十餘長習齋二十五歲嘗
謂習齋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
渾然習齋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蚤則王廷獻博野則魏帝
臣及其疾革習齋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生
平所交之多而此時唯習齋至也

郝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嘗寓書從習齋問學後遂敦請主教其漳
南書院其受業弟子有郝也廉郝也愚郝也魯苗尙信白宗伊李

宏業韓習數七人諸郝與公函不知何屬要其子弟行也習齋之
沒執喪門人有郝品郝夢麒者又不知與諸郝何族屬公函何輩
行也始公函具書幣往聘所遣价曰苗尙儉尙信蓋其兄弟行也
白宗伊字任若旣從習齋肄業書院後又與李恕谷時來劉調贊
之執贄門下實宗伊之自宗伊家貧恕谷屢資助之又假之財藉
賣筆爲生因以傳播習齋之學習齋嘗告公函責子弟不宜過詳
謀道謀食儒與釋老之分又作事古人尙敏今人尙緩時有不同
公函從習齋學士相見禮又於恕谷時來論學習禮習齋旣以水
患歸去三年不息益甚公函屢請不再往一日寓書至後附一契
公函署曰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先師文燦所贈莊
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遺產習齋初至書院率門弟子
釋菜孔子其文曰維丙子年五月十一日丙寅保定府博野縣奉

教弟子某謹以庶羞清醴敬修釋菜之儀昭告於我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前曰茲廣平府肥鄉之屯子堡生員郝文燦居民楊進文等公建義學設師徒之食田百畝亦奉當事之憲令如他鄉例事耳文燦則不欲以他鄉例事視此學將欲明道淑俗振吾夫子之道於萬一聞名卿巨儒輒求扁額對聯以務表異此學於以鼓興師生之氣而使之卓大其志是以題表者甚多而故刑部侍郎許三禮以大儒顯當世也題曰漳南書院今天下之爲書院者四曰關中曰嵩陽曰上蔡曰汴梁而許公儼然進此學而五之矣是以文燦重其事而必再三禮聘致某於五百里外某懼負此名並負文燦意也今諸生郝也魯苗尙信等七人束脩而來並從某來者鍾錢重光爰舉釋奠率之拜見於先師謹始也尙其啟牖愚衷使羣蒙之學德日新或彷彿吾夫子闕里之一二則某或幸告無罪

也伏惟尙饗

朱寧居主一父子明宗室也習齋之南游中州聞主一名反至湯陰往訪之旣與其父子習禮主一送至磁州別去後又率其少子本良不遠千里至博野具贄從游習禮樂書數考水火諸學適恕谷來又踵至恕谷齋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除間爲之畢然神往留二旬乃去習齋沒後又率其子來從恕谷問學習禮恕谷稱其從事聖學甚力及其卒恕谷聞之往弔又一年反至鄆城枉道往奠並弔其子和禮主一嘗言明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趨之其爲大學辨業題辭因推究世運之升降與人才之盛衰皆原於學術明晦而以恕谷大學辨業及所纂學規爲

鑄人之範指道之車蓋其服膺者至矣習齋與其父寧居書及沒後祭文稱爲兼任聖賢豪傑主一亦未嘗一日不思行所學也昔主一從習齋習禮竊疑人以拏腔作勢習齋曰是何必避拏得一段禮儀腔而敬在是矣作得一番韶咸勢而和在是矣後儒避腔勢而一掃去之禮樂之儀從與俱亡矣此漢後爲學之通弊又不獨明代然也

李子青字木天商水人爲任俠鄉里旣與習齋校刀不敵因率其三子再拜從遊習齋教之折節學禮後卒爲善士有聞於時恕谷崑繩皆與有往來交好焉三子名珖順貞

五公山人名餘祐字介祺新城王氏明諸生入國朝隱居五公山之雙峯因號五公山人習齋嘗偕王法乾往訪問學恕谷亦嘗從習齋至五公山五公間亦過習齋恕谷二人書齋相與論學論治

質所著各書張涵白規習齋固執兼輕信人五公曰流丸止於甌
與流言止於智者習齋服爲讜言嘗有書答五公云承誨真實經
濟推廣仁人孝子之心又謂有心者當自喻僕雖不敏敢不勉力
竊思某自二十一歲便棄八股業專事經史及先儒語錄然地僻
無書而賦性粗浮雖得見者亦只涉獵大意求於聖人之道有一
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歲忽得七書而悅之以爲七書之粹精在
孫子孫子之粹精在首章於是手鈔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
粗事宜亦頗留心至二十五六因所遇之艱憂鬱成疾但看書思
事卽心痛或耳聾或骨蒸乃喟然歎曰天限我也從事醫學以爲
可以養親養身畢此生已耳至二十九歲徹里之西乃有法乾王
子出遂相深結彼此以聖道相望其治身心也專以主敬爲主其
於日用也專以躬行實踐爲事務求幽獨寤寐無媿方可謂學故

邇來只盡其在我一切憂鬱俱釋頗得樂趣但心不密功不緝時
生作輟過端踵出喜怒哀樂四字尙不能當何足言學是以初見
有懲忿之問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真是格言某欲親見之竊覺其
難以爲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須心常在則自常明一時
不在則一時妄喜妄怒故不敬則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敬則
明矣明則敬矣先生以爲何如至於經濟某以爲次第在大學一
篇施爲在孟子井田王道諸篇故近聞每晝夜三復聖經將求經
濟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書將備經濟之用也未審是否恕谷問
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五公因出高陽孫文正諸書
爲贈且謂之曰兵器須換事須練恕谷又嘗侍坐兩先生潛手搔
癢習齋責之曰侍坐尊長而覺癢心卽不敬矣弗待搔也五公與
人和易簡諒氣度包羅可資師法習齋自謂生平不能及嘗語及

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介祺得其二溫恭是也又曰予當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則思王五公恕谷亦曰春風滿坐經濟盈懷吾不及五公厥後習齋評恕谷曰譜曰氣度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其師若弟敬禮而傾倒之如此而五公亦絕重習齋恕谷館新興時恕谷遣車迎至其齋傳槍法刀法容物去繁儀法已爲移置其齋中位置曰一室者天下之階梯一室不安置得法况天下乎恕谷嘗以試如易州從習齋會易州田治埏安州馮繪生新安管公式三人者皆五公之良友也因與五公子曙光望荆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歌暢飲其後曙光將卒使人招恕谷至獻盡以五公遺著付之蓋以恕谷能傳其父學也而五公之卒亦嘗寄恕谷以所爲絕命詩曰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尙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生其全與付託之意概可想見恕谷旣

往哭奠如儀選五公文集併爲立傳其略曰山人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家產結士甲申闖賊陷京師遂從其父延善兄餘恪弟餘嚴從兄餘厚餘慎及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容城新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眾散隱居以終所著書曰廿一史兵略十卷曰乾坤大略萬勝車陣圖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居諸編十卷又有認理說通鑑獨觀前著集諸書餘厚字若谷其卒也習齋祭之以文稱爲義士諡曰壯譽餘嚴字柔之父兄之被誣赴燕市五公以出後其世父建善不行行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吾兄弟俱死誰復仇者揮餘嚴去獨身赴難餘嚴歸率壯士入仇家殲老幼卅口盡亡命至淇縣隱焉習齋之南游北歸過訪之老病留金於其孫世臣爲養資

陸桴亭先生名世儀字道威習齋旣以其學與已合與以書間與友人論並世之儒稱其材識在張仲誠李中孚王法乾之上但以爲宋儒所誤不免沾泥帶水恕谷之佐桐鄉幕事周好生餽以所著思辨錄恕谷閱之取其學說之是者載入日記中而其論治之言尤多可采悉以散入擬太平策及平書訂唯於郡縣建廟載主在任舉行冠昏喪祭之禮各端有所駁議而序習齋所編存治自敘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之意間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倏已作古甚矣圖治之難也其載入日記學說曰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於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任置乃用力於慎

獨二字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矣聞先儒教人於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閒或一時強制得定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閒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至於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卽是已發曰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

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恕谷謂道威此說甚有體認循其所言自覺從前功力尙多疏略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當以敬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於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日記又載道威言頭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此閱歷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

刁蒙吉名包別號用六居士卒諡文孝先生明天啟丁卯舉人入國朝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與習齋初不相識順治十八年以母壽介彭雪翁徵習齋詩習齋因贄以書曰側聞入蘭室久而忘香居鮑肆恆而忘臭以爲與之化也愚則不念其久而化之者而深重於入之居之之際以爲聖賢愚不肖之分界也故古之得蘭室而居之者若冉虛言卜幸而遊聖人之門羣賢之彙若謝楊若黃蔡

亦幸而步程朱之宮眾君子之列雖諸子之天資過人亦其所薰染而馨香之者異也是以離羣索居卜子有三失之誣師死無友田方流黃老之學况不肖如某者乎念及師友之際不禁悽然太息恨董賈之無徒悲某生於世二十有七矣質賦狂躁氣概浮薄然有鄙志深以不能成人爲恥意謂奮然以往道斯有在也雖然文王猶興孟子豈欺我哉乃氣物之拘蔽旣深習俗之網縻復固一鼓不振再鼓輒衰於是將伯之見日嘒嘒矣第身非有道所見鄉里人耳雖君子之多誰爲言之雖耳之所及誰爲引之卽近歲所聞如高陽衷淵孫子新安五修王子甯晉張先生徵君孫先生與老先生皆以家貧親老不堪離膝下竟無緣拜謁道範已亥暮春始會五修於易水然亦旅次一見未及飽領教益寸心耿耿止四望而悲所生之不幸耳日者敝里彭九如持手諭爲壽親事某

讀之神悚不啻躬炙左右第以生平謬妄嘗惜蘇柳僅以文名李杜猥以詩著謂以大才用之無用也九翁父子每以詩勸終不之治殊不思五字破心雖程子戒之謂不當專攻此耳他如關雎七月鹿鳴天保固盛世精華學者何可無此具乎至是始自厭鄙陋懼不足承大君子之教矣雖然夙昔高山仰止之謂何而茲可無以將此惓惓也勉撰俚言七章聊佐太夫人稱祝之末兼表敬慕先生之私文孝生平最服膺梁溪高攀龍爲設位立主師事之如事父禮每有過輒長跪主前自訟曰某不肖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答習齋書稱說及之習齋再奉書文孝再答書習齋遂入邗上謁文孝贈以所輯斯文正統習齋初好陸王學繼乃歸入程朱至是益尊信之道統龕蓋卽立於此時及後悟入孔孟正學則文孝已沒故習齋祭文有訂證未確安者不及復商之語而

評用六集使某早悟正學一載與先生共擔聖道又自恨不肖無
狀四存編成而先生捐館會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折中一
是每一追憶輒泣然也文孝初居父喪三日勺水不入口鬚髮盡
白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三使馳書習齋問醫習齋時亦遭
朱祖母劉之喪哀毀病弱依杖謝不能往文孝竟卒既一年習齋
乃以隻雞清酒奠於其墓又十七年習齋以醫如邠文孝之子有
過之者軼其名與石監生約共習齋習禮有靜之者名再濂嘗過
習齋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願見
習齋謝以拙陋不交時貴文孝所著書斯文正統之外又有易酌
四書翼注辨道錄潛室劄記用六集諸書習齋稱其易酌見心於
易見易於心是易學以理勝自此世有包子易稱其辨道錄有拳
拳衛道之心

孫鍾元名奇逢十七歲舉明萬歷三十八年鄉試入國朝前後十
一徵不起隱居輝縣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或號孫徵君習齋
嘗與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
善最真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
其本無而使人增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
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
其高遠不凌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
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
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夏峯卒新安魏蓮陸建五賢祠
於保定與二程子劉靜修鹿忠節同祀習齋嘗如府展誠入謁及
遊河南至夏峯因具雞酒祭於其墓并晤其子君協君孚君夔同

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餓夫墓酬以酒盃嗽百泉
時楊蔭干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流連幾十日別去蔭干
以車馬送行蔭干河南人前曾訪習齋於博野問學習齋贈以喚
迷途孔益仲李天祐楊誠甫不詳其爲何許人孫箕岸平子亦無
傳疑皆徵君之族子也

賈襲什名珍弟玲字金玉皆蠡諸生習齋早歲先後塾師也襲什
自幼有文季父射斗以鄒令署篆曲阜襲什一侍從得游洙沂登
尼嶧徧尋孔孟遺迹蓋曠世相感時人不之識也及歸厭城市紛
囂徙居邑西北野從而居者廿餘家因命曰廿家莊立碣志之其
爲人知幾善守不爲俗昧清初士子文競恠險字僻語澀往往不
可句讀辨識一時標榜如狂襲什爲文專事爾雅曰吾於近涂候
諸公矣已而果大懲積風嚴正文體人乃服其先見年五旬餘弟

之此孔孟所不卻也何辭爲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後數月令去
任就私館襲什往報禮令大喜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
真其人矣習齋從學時年已十九旣悟道引之妄又好內時傷比
匪襲什立教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習齋之掃除習
染從事正學蓋自是始卒年六十有四習齋私謚之曰端惠爲持
心喪五月金玉卒亦如之金玉善醫習齋輯其方爲美惠方集序
之以行世

吳洞雲名持明與習齋同里居習齋始就外傳從之受學洞雲納
婢生子妻妬棄之櫪下習齋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媪劉乳之洞雲
妻怒捶婢婢遁習齋復匿之朱家時習齋年甫十二徐以義諭解
洞雲夫妻卒反婢養子成立然洞雲妻終以是怨習齋不得復從
受學洞雲長數術占驗多奇中又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非

流寇充斥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戰陣守攻事宜成書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及卒習齋資助其葬爲文哭奠之

孝愨先生明性字洞初晦夫其別號也兄成性弟盡性皆蠡諸生明亡遂不復與試有勸之者輒飲以酒使不得開口事親孝每日雞鳴趨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潔拂厠踰或疾敬侍湯藥衣不襦帶三閏月夜聞欠伸輾轉或噫咳輒問睡苦若何何思飲食不俟言也親日五六食皆手捧持以進一日天寒雞初鳴食淳熬先然火於堂反持熬而火息念置熬取火熬必寒方徬徨火忽復然論者以爲孝感親沒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事父兄嘗怒而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孝愨方面髯際鬢端朴氣靜謐不嬉祭必齋必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爲

門戶與習齋學合負經世志嘗謂恕谷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詡勤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此吾志也噫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孝愨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迹不履市闕被紫棉布袍絨巾夏葛冠六合方領博袖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與人無忤闕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卻步凡除髮翦指爪必貶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生平慎獨功甚密其教人先行後文藝習齋與王法乾爲會講學邀入會孝愨復法乾書略曰顏子在聖門獨稱好學當時後世俱莫有及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如愚或其難及者卽在如

愚乎蓋如愚不唯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無一毫末之可見也以
實學之曾子亦唯是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較之顏子淺矣復習齋書略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
沈練至顏子之如愚則英姿不露浮華全消至此效孔子之無言
可罕言可卽終日言有何不可時然後言孔子不敢遽爲公叔文
子信也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目光箕張審固無虛
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旁酌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
也治天下可徒尙文乎聞宇內當昇平則歡動須麋年六十九而
卒卒之夕習齋齋酒來訣三飲三拱遺言曰進斯道於吾子須有
始有終有聲發自所居屋上西北隅轉而東南遂卒王五公哭之
曰忠孝遺老盡矣習齋哭之曰澹簡温厚人不得譽而揚亦不得
訾而議終日無一言而德克能飭自今以往其誰修我矣因共私

諡曰孝愨先生五子長卽恕谷先生次壘培垝壘孫習仁習中習禮恕谷先生出習和壘出習智習聖習孝壘出皆有學行稱其家子弟培與習仁最賢培字益溪及從習齋游學習齋嘗稱其淬厲起予後隨恕谷於鄆城應三原溫德裕益修之聘襄其幕事精輿地家言著有古事有用集灰畫集二十卷習仁字長人幼孝友如成人八歲恕谷先生教以小學灑掃應對唯謹旣冠學禮學樂習遂未成恕谷曰而多直理少曲思兵機俄頃變化無究也學農學射學書數御最優十餘歲卽能磬控騎生馬鞍轡韉策皆手自作如法度御車人苦款段代之御不及鞭捶卽飛騰嘗立日譜仿恕谷先生課程攷糾身心得失日所習行夜悉籍之未嘗見有一言一動非法自朝至於夕入夜未嘗見有一刻或偷閒也恕谷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習仁御車往相宅騎則執鞭以從恕

谷與南中諸友論學習仁左右其間往往補所不及南人皆傾心
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命習仁與其婦先之至天津疾作將反
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會愈何反爲還舟數日疾革其妻出
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遂卒年二十四問至
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道南也已矣一遺腹子敬承初恕谷使
習仁從方望溪受業望溪亦嘗使其子道章來學道章歸言習仁
之所爲於望溪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望溪見謂承親事師交友
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且引河間王振聲之言以贊之曰子
弟中未有如斯人者也習仁旣殤道章亦早卒以恕谷望溪之躬
行學術或不同而天俱早奪其良子此望溪所爲反復於程明道
志其子邵公之言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精一者間或一直則其
數或不長有以窮造化之變而不能不終之以懼者也成性字葆

初盡性字餘初一子早卒已分居孝愨又命恕谷移之城中教養其孤寡成性亦一子而八孫與孝愨同既退隱地被圈口眾食不足業造東香每夜孫會繞几濟濟鐙旁把籬封紙成性手自蓋印號終身不知世有青紫事也卒年七十九習齋聞而哭之曰古之遺士也爲之傳諡曰節白處士

劉見田精數學恕谷研求算法每有所得或疑難輒就見田是正見田又使其子壯吉來從學恕谷時年廿餘禮樂射御書數兼習并務孜孜不皇又以家貧設館授徒時與壯吉同來者有王自新張漢澍三人張澍故嘗於蠡之新興村從習齋受學習齋爲立學規每晨謁先聖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簡令拜師師答其半朔望諸生相向揖節令相向拜及來從學恕谷恕谷一切仍習齋學規其有不如規者恕谷復爲責例

其家使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錫之嘗與恕谷論平海寇鄭國信之策恕谷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鶻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若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康衢中國之人弗若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况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酋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卽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賚予使

黨自誘其黨衆自惑其衆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啟聖平海上果如所策錫之嘗規恕谷凡莊非特自莊人凡和非特自和亦以和入又嘗勸恕谷應試恕谷果以是年舉順天試始恕谷與其父分居城鄉錫之知其家貧慮甘旨不足間數日輒使人餽粟肉於其父詭言塉致孝慤不知也其後錫之有妻之喪錫之適遠遊未歸恕谷糾衆賻之其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况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如何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賻諒無所吝喪以是舉

郭子固名金城兄子堅名金湯本姓張父盡忠幼養於旗郭翁顯

名因姓郭盡忠早卒顯名撫之成立子堅出爲桐鄉子固由藍旗
官學生試高等授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轉御史恕谷於二人
少長各一歲兄事子堅弟畜子固二人則皆事恕谷以師禮又因
恕谷私淑習齋寓書博野問學恕谷如京師數主其家子固幼好
讀書能詩文旣師事恕谷盡棄所學學天文地理政治兵農射御
子堅亦篤信恕谷其佐政桐鄉旣期年大治恕谷與子堅並轡出
勸農桑或赴薦紳家飲酒賦詩子堅壹皆相隨恕谷游西湖訪師
友遣役齎資斧恣所之有來問學者飭厨傳恐後恕谷年四十無
子子堅出重資爲買一呂氏女爲妾構留春樓居之環置孟植蘭
菊黃楊諸雜卉頰樓一眺池塘竹樹皆在襟下友人贈詩有云一
簾春色留官署滿日生機到小樓而樓上每入夜燭必結蕊如幘
頭如綴旒自俱垂垂至跋四壁香氣清徹黃楊梔子月季皆結子

燦字了凡餓死蘇門之嘯臺天下稱爲彭餓夫而雪翁稱爲彭山人習齋皆與友善子好古又從習齋受學習齋交其父子祖孫三世了凡工書畫漢中能詩山人兼有其父與叔父之長恕谷爲傳所爲稱彭氏多奇也時刁文孝孫夏峯兩徵君各聚徒講學說不相通山人往來出入二先生之門一無所倚亦兩無所忤時時作道學語忽又放曠歌呼見人侮弄之輒笑或與人言方半一笑輒止與保定張老園結北邙詩社老園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惹睡魔老園云生死總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復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初漢中好酒而飲不能多山人乃壹以酒自混書畫皆有家法每醉援筆立掃妻子嗷嗷待哺揮灑不顧已出門竟去妻子亦不知所之京師貴人皆愛禮之有酒走夫役卒不擇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

雞聲人未語開門滿眼是銀山又同友人赴文社涂中語及國家興亡輒口占云壯志吞北海泣淚灑西風不遂回天願掀史愧英雄平生不喜與好事者爭長暇則掩扉獨坐善道引鬚髮蒼白靜坐數日輒復黑卒之前旬便不語以指畫字曰養吾全氣還元又畫曰所落者此際心中自在耳

張函白名而素習於農事能鼓琴習齋初從王法乾學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函白學客窗夜話登瀛洲諸曲恕谷從學函白贈以石澗泉嘗所自用之琴也恕谷承習齋之後教學胥主重六藝禮樂之用爲尤急射御書數禮不外日用倫常古聖王緣人情以爲之節文後卽書缺有間私相授受終不乏人或過或損具可以人情爲準行之期於心安且事以誼起無例可拘唯樂失傳最久無所承授不能憑空臆決觀後日恕谷不遠千里有問於毛河右而

習齋與何千里不相識遽投以書概可想見何千里佚其名諸生不知爲何許人據書中習齋言吾鄉蓋亦籍畿輔者也自云生平喜平易不立畦畛列壇坫十歲以上聽人講琴瑟等樂便願慕之讀成於樂注程子所言蕩滌邪穢流通精神若有所會乃自置樂器節奏鏗鏘手應心得蓋知樂者也習齋與書云天之生萬物與人也一理賦之性一氣凝之形故吾養吾性之理嘗備萬物之理以調劑之吾養吾形之氣亦嘗借萬物之氣以宣洩之聖人明其然也是以畫衣冠飭簠簋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叙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舞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伶侑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

此致家國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和以爲位育使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三皇五帝三王實見諸宇宙布濩充周卽吾夫子亦實見之其身家與三千人之身家矣不幸天禍儒運並禍世運補苴訓詁之儒出而聖道遂止在簡冊迨宋家諸先生訓詁猶是漢儒益之以登坐講論語錄禪宗而聖道只在心頭之靜敬紙口之空文聖人之成法盡廢歷代不見一行禮奉樂之治曠世不見一禮明樂備之家千百里不見一習禮演樂之人真可爲聖道太息人心痛哭也會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士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顧容舉世全去終身永離乎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不明以禮爲聖人之道乎論語武城聞絃歌而笑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明以樂爲道乎竊謂夫子之學

而時習之卽學此習此也僕不自揣勉力於禮嘗率三五庸俗弟子習行於敝齋凡家中冠昏喪祭不敢不如禮但苦樂無傳人僅得老友張函白授一曲琴而又老多忽忘所謂其終也已真終身大憾也聞足下篤志樂學又得苑洛先生志樂書孔子之道自此有傳人矣又聞少學帖括棋畫覺其無用卽斷絕之改過之勇真吾友也真吾師也吾鄉椒山之後深有望於足下矣函白所知蓋唯琴一事然用以寄性滌瑕去穢涵養和平温温如玉不見疾言遽色其寬大恕谷自謂終身不能及穀日之筵習齋記函白鼓琴一曲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溪谷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月光風不覺移人其得於琴者深矣甚矣樂之關係於人大也

毛大可名奇齡蕭山人恕谷先在京師聞蕭山毛氏世傳樂學大

可名能知樂心竊向之一日寄其駁太極圖河圖洛書二書至會
郭子堅爲桐鄉恕谷往佐其幕大可又寄書論學餽以所著樂錄
恕谷閱竟卽如杭問樂大可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
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
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恕谷拜手曰堦願學實事翌
日恕谷展定聲錄質問大可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
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
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恕谷歸再閱所餽樂錄不解者簽識
之翌日展樂錄質問大可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
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
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
法日將暮恕谷拜謝教辭出且拜別返桐鄉尋能歌者問歌法能

樂器者問色譜以與樂律相質對恍然於樂若有所得頗窺其涯
涘泯泯乎覺元音直在當前於是著學樂書樂錄後曰搆弱冠聞
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
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復絕乃爾
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
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於去歲走杭問樂先
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歷受五聲九聲七始十二
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
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輻輳使舉世
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
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
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

尋以瘦也豈不異哉塏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颯颯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塏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樂錄而生愧者也夫可報以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况兩日而業已卒豈漢唐後豎儒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踰月復如杭以樂學麤就投受業刺於大可因以所學樂錄就質質定聲錄佃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正與林鐘不生大呂生簇合大可以為然又質唐五聲歌訣大可曰歌存圖亡未悉也及恕谷北歸舟路沈吟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相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復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佃生上為四字調不用乙義尙未盡取竹吹而度之乃悟正生清清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畫十二

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合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
調還宮相生全圖復錄出寄正大可大可復書曰寄來樂律一本
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摠盡變至此此道爲千
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誇神絕况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
爾爾始信杜夔荀勗尙非雋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豪傑也自
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祕亦浸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
律最吃緊事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鶻突每一念及輒
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祕爲之一開實天地造化特
鍾其人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瞽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
知也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崦嵫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
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所
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宮

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天地之房五音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割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即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言也第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於南或刻於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恕谷遂著六律正五音圖說寄大可是正大可答書稱其英雋爲概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西河集內又十餘年大可又手書寄恕谷稱其於禮樂大事皆洞徹原委爲先聖先哲所系賴大可時年八十四矣猶然蠅頭細書與前學樂時無異大可博學有文著述甚富卽與恕谷相見論易論尙書論均博而能要皆堪資法然恕谷之不遠千里爲問樂來也謹錄其問答始末與往還書疏後人有志樂學未始非徑塗之一助也

師承記二終

11月11日

1111

009-128

17/40

師承記三

顏李學卷三之三

天津徐世昌纂

萬季野名斯同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博淹能彊記名尤盛恕谷之主左都御史吳匪菴教其子姓以六藝之學季野暴聞其名意不嫌又知恕谷夙從毛河右遊季野先嘗有父行叔季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賺之曰久未有以發及赴金素公筵恕谷後至季野酒餘赫然曰先生撰河右集序稱許太過將累先生恕谷謝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讀也以躬行自勵以讀書歸毛先生方慙虛大非以屈諛且聖道恢廓詎一說而已胡朏明曰然因罷去旣而季野見恕谷復謂之曰先儒訓學錯出愚謂祇是讀書耳恕谷不答知其有纂輯禮書叩之季野論禘及廟制甚析又言隸書卽楷非八分復邀恕谷過其講會說三代暨元明選舉賦稅制

度并漕運二洪泐河水道恕谷屢與過從終不免退有後言會吳
都憲及少宰徐果亭謀梓大學辨業恕谷念季野負重名或詆調
不如先質之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
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同今始識正學矣同少從遊黃梨洲聞
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道陸禪往詰其說同學因轟言同畔黃先
生先生亦怒同遂置學不講專窮經史忽忽誦讀者五六十
年不謂今見先生示我聖道正途也爲序其大學辨業曰大學一書見
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
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
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
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師徒卽以賓興之
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

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凌躡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

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剗爲異途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實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季野與恕谷自此嫌疑全釋情好日篤旣於講會向衆推恕谷

所傳爲周孔絕學且從臾王尙書鴻緒聘入明史館時季野主修明史紀傳成尙缺表志無助者與恕谷雜論經史聲均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晉立古文尙書不可廢恕谷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醯醬薦豆乎古文尙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祕尙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尙書也季野曰何見恕谷曰見隋書論及聲韻恕谷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歸檢之信益從臾王尙書來拜且請筵謀延入其府同修明史恕谷辭謝無何季野卒其事遂寢恕谷聞往哭之則柩已行設位哭奠已復爲立傳稱其莅會講學凡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朝儀

兵刑諸端不緝書每會講一事口如瓶注溫睿臨札記何代何地
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又稱其於講會相推謂吳越文
人爭尙浮夸季野耆宿褻然厭於上公卿趨其餘風聞野人一言
傾心折服舍己從之是一端也幾於大舜先是季野閱恕谷所持
往辨業竟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
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恕谷曰昨有人詰堦云子謂
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堦曰明德親民德行
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
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安得兼習
胼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
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况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
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

然恕谷記所問答於論學他所論著間亦多采季野之說恕谷之不宿已見與人爲善又如此 温睿臨湖州人嘗來拜恕谷贈以論學又有温鄰翼者嘗送紙刷印大學辨業自是摹辨業者沓至鄰翼與季野王崑繩皆有往來同與於馮氏兄弟之會聽恕谷講學已皆曰然道誠在是矣疑鄰翼睿臨字也王崑繩有題鄰翼小像記云温子鄰翼客京師取右丞山中習靜二語圖小像鹿皮鞋大石箕踞坐左手撫書帙右拈鬚目炯炯有俯視一切之概長松三蔭其左一童子挈筥自松間至槿花靡靡滿其前噫温子之寄慨深哉我觀温子識高氣雄議論往往絕流輩上夫今之游長安者何如人哉而温子顧挾其高且雄者以爲游其遇不遇蓋可知矣雖然槿之榮落靜者知之動者亦槿耳君子之德比松柏清也清則孤孤則雜衆卉而不亂温子自立於清而靜以觀天下之物

非所謂出汙泥而不染者乎遇不遇又何傷然則鄰翼蓋亦當時有名士也

胡朏明名渭既與萬季野會恕谷金氏之筵以恕谷所言爲然因

以所著易圖明辨質恕谷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

古河圖洛書周秦時已亡先

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

契陳搏僞龍圖劉牧鉤隱圖夔臚誕謾蕪穢聖經恕谷曰此皆聖

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

幻渺之具耶恕谷取其說著之論學而日譜記曰閱胡朏明易圖

明辨言先天河圖洛書之非遂以所著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質

朏明朏明爲題其端曰天下之事定於一苟有二則殺而爲百千

亦何不可者自程朱改竄大學后乃至有十餘家學者將安所適

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恕谷之謂

也格物解及學規纂與人論學皆躬行心得之言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總以救靜坐觀空泛濫誦讀之弊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又何疑焉其心折恕谷之學如此

吳匪庵名涵浙江石門人與恕谷相識自宋豫庵見所著闕史邈視錄存跋其後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瑣物宇宙河決魚爛率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闕史邈視實獲我心苟欲澄叙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會恕谷以會試入都延之府第教諸子關燕用楫師杖以六藝之學又一年恕谷復入京仍館其家會病匪庵退朝親調藥餌命僕從具養疾物甚備日來牀前問視且偕徐少宰果亭來視恕谷病中著養生論人論闕佛論伏枕口授於人錄出匪庵見之曰先生

沈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每在朝端與果亭語公卿
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元元本本不世之人也同捐俸爲刊
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匪庵訂之曰六藝必宜復不則
天下無強立之一日會李文貞巡撫直隸朝廷謀聘學問人備顧
問文貞薦恕谷匪庵以告恕谷曰迂拙非其人也閣下善爲我辭
焉是時匪庵已由司寇進位少宰歲在癸未會試例充總裁索觀
恕谷新藝恕谷以禮當避嫌亦辭不與其年匪庵以疾乞假歸里
恕谷聞之再入京匪庵餽葛綢爲別恕谷本贈言之誼爲文道行
稱休休容人有古大臣風又稱其善始善終進退以道先是恕谷
家居匪庵來請入京往辭習齋習齋屬以勿染名利恕谷曰非敢
求名利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堪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
尚不出堪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預鄉人事堪於

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塉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蓋恕谷與公卿貴人交向執不先往見之義後爲明道計但賢而樂延訪者不復拘滯先後况知已如匪庵與恕谷爲揚道之交其卒也恕谷思之自謂終身不能忘往館其第時嘗一夜相與談國家政事恕谷爲歷陳古今世運升降民物息耗之所以然兵農禮樂應如何措置匪庵輒爲躊躇抵掌而起迫欲見諸行事旣噤不得施用乃乞假歸里恕谷送之言曰位躋九列家無負郭百畝之田又稱其扈駕南巡白近侍過幾罹禍九江謀移關塞外夷人請隙地樹皆駁之風裁侃侃然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皆微辭也而匪庵往送恕谷歸里詩以開絕學望之二人相知之深蓋非他人所能共喻也 師杖字次張關杰他書或者作關楫與用楫皆匪庵子也師杖則其從子從恕谷學

白文三
數學樂學禮師栻尤善問難恕谷爲作律呂問示之師栻言不愧
衾影甚難恕谷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過斷以改復
人之自得不愧若今人寢興懵然頽然不知有愧何由得不愧師
栻復問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也非讀
書乎恕谷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注離經
殊非是古無經名也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
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爲離斷經
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史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操縵博依雜
服興藝爲教而以呻佔爲戒亦可知古人之常學矣

王顥庵名揆字藻儒太倉人恕谷庚午鄉試中式主考也副之者
爲鄆城魏希徵子相同考官爲聞喜孫昶次年恕谷入都謁魏子
相聞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退謁顥庵聞者辭色亢

去之遂不復往謁恕谷數游京師與諸名士萬季野胡朏明王崑
繩輩往來名聲藉甚公卿間徐少宰果亭吳都憲匪庵首爲延譽
顓庵知爲庚午所取士怪其不以門生刺來謁也詢得其故自引
過責闈者恕谷聞之復修刺上謁顓庵喜甚索觀其著作一日從
容語恕谷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君名主試者必中君以資館
選恕谷力辭會皇子三王謀延恕谷使人問行蹤於顓庵恕谷答
言草野非王前器也先生其善辭之又七年癸巳同邑王之臣成
進士顓庵使歸傳語將薦恕谷學行於朝是時恕谷專以著述爲
事久已絕意仕進復具書辭曰堪向以家貧親老食力四方以求
菽水客歲歸里老母七十有餘羸弱多疾動須扶掖飲食疴癢跬
步難離日謀北上叩謁鈞衡尙未得遂昨王之臣來自都門傳諭
清問不以迂遠爲罪且欲提拔薦剡置之華顯感何可言但惜堪

非其人也骨相多屯面目皴野如溪壘山豕惟知豐草長林引置庭除必且驚愕失其魂魄况進之清廟明堂乎此萬萬不可隕越者也塉行年已五十又六功名富貴極知非分一無越思惟學問積習緣於性成自覺於堯舜周孔之心源粗有所見於三古所傳之易詩書春秋禮樂微有所解近者禮樂六藝皆有著述易經大學中庸已註訖論語正在詮訓而貧乏迂闊言之則聽者稀付之棗梨則無力恐一旦湮墜遂委泥沙以夫子之德量名位甲天下若不嫌譎劣取小著種種賜觀以定是非使得折中以質後世卽白骨而附之肉矣固不必強納之清華使迂疎不通世事之人動輒觸戾也謹將易註間鈔數紙先呈惟乞坐論之暇少垂觀覽指其瑕類是幸又十年恕谷爲壽太倉詩二十均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鬢已霜之句顓庵嘗以請建國本獲罪詩蓋詠此先是康熙末

年顓庵以上春秋高儲位未定上疏請建太子疏留中後五年復申前議適有御史柴謙等十三人亦上疏言此事天子震怒謂其植黨希恩謫戍軍台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奕清隨諸御史往爲父贖罪顓庵旣罷相閒居京邸恕谷聞之入京省視顓庵出示其請建儲五疏且謂獻歲某年八十敢乞一言以垂不朽恕谷之詩蓋深許之此顓庵晚歲大節也

許西山名三禮河南安陽人恕谷先生初遊京師從友朋問仕京朝有學行之人或與以西山所著聖學直指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局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

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絕恕谷讀之竊服其偉論會楊太僕湛子來拜極言西山學品遂往拜求教西山曰道原於天終於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巾之禪和子而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旣細且虛矣恕谷歸思西山學見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堦嘗問道於博陵顏先生習齋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

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
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
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智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
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
念參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
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
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
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
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
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

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卽謂古
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
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
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已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
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
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卽
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
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鶩於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
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興王旣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
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
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
誰而行乎况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於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

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旣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現今日而塏亦得依門牆以有成矣一日復同友人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西山曰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又論張孚敬定禮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爲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其悖也是時恕谷年未三十問學方力在鄉則向王五公劉煥章諸人求教皆有可采總以習齋之言爲皆可行入京則向費燕峯周青士諸人求教儘有資益總以酉山之言爲盡與合返自都門至博野爲述所聞於習齋曰先生疇昔所望其在是耶因出視其所著河洛源流擬太學祀典聖學直指習齋以手加額曰天生西山

其真有意於斯世斯民也謂恕谷曰曩聞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本指而終未謀面已爲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今又可失之許先生乎第恐居下援上爲有道者羞耳無何西山書至論學稱習齋爲三代遺民列之楊椒山鹿江材孫夏峯之次且謂爲今世之景星慶雲祥麟威鳳而歎近代著作立言者接踵而起獨聖學絕響以庖羲一畫唐虞一中孔門一貫望習齋習齋答書曰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祕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面接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直會一中先生言之自當能之僕之駑駘何敢躐等自誣但願勉習其散見倘於一二粗迹見諸身家者稍可自對

足矣所謂一中者或可俟諸他年得大君子鑪錘猶未敢自信果可與聞不也恕谷後復如京西山爲再申前說言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地又言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仁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於此矣又一年恕谷館龐家叢思西山謂中之見端爲仁仁兼三才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子書之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寄正西山西山復書謂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恕谷復思宏之反曰淺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疏毅之反曰怠曰遷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拗朝夕用以自考是歲畿輔水溢凶荒恕谷迎養其母於館而習齋有門人鄭某逸其名安平人謀餬口京師習齋亦有附書與西山論學其辭曰前讀河洛源流聖學直指知先生識詣之卓超聖

學之統緒有攸歸矣繼承翰教忘德忘貴忘年先施於草茅寒士
非成德之大憂道之切愛士之殷不至此僕心景之踰年又蒙特
刺下問曷勝悚感第伏棲荒鄉曾不得見一遊都之人徒鬱鬱如
結而竟不能馳一紙於函丈下也茲有鄭生適京知先生之下交
也欲進炙道範以求益敢以便敬質積疑惟先生教之聖學直指
中有氣魄大才一段云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輔治亂能撥亂
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有骨力名賢一段云干城名
教扶正人心達則兼善窮則垂教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
辦此又云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志講求今可成否希
示下河洛源流真二千年獨闢堂奧獨窺孔心之識宋明諸儒當
俱拜下風也竊疑字句一二未穩擇人一二未確如管仲趙衰下
尊攘二字似宜改刻春秋是吾子將爲東周手段譜出儻得遇便

如是整安撥正耳若謂一作便已安已正恐孔子之心戚矣治亂皆不出一段中四皓子陵是漢家二祖求之未盡道未可等之巢許例治方出亂必不出一段中仲連熱腸世事恐未可等之沮溺例治亂浮沉置天地民物膜外一段中恐虧罔墨子許行夷之恐不足道赤松達摩非我族類似不足齒至於諸系圖孔注聖師確矣道祖二字或可議乎慮不齊世訛爲宓是僕所推尊爲聖門顏子下之一人者以治單父與孔子對哀公嘗稱爲霸王之佐也配饗似宜進子賤冉仲弓有子若而六孟子特廟不知鄙見何如各代大儒一段僕意宋推胡文昭元推許白雲明推韓苑洛未審當否結語中曾子與訛爲參宜改刻漢賢不有石奮管甯黃憲等耶何負經生伏勝高堂輩也明之王文恪似當次之曹邱例陳文達似可進之韓范例間蔡黃中似不倫宋明儒之不惑於禪者固鮮

張九成尤甚正戴儒冠和尙也夏峯宗傳已誣先生似不可再誣此大著中積疑求先生教之若近有所成與茲二刻並求賜教做齋俱無也又有經書積疑三種各書俱言古禮尙右又云神道尙右乃成周廟制左昭右穆不又尙左乎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反覆不得其義雖陳注引朱子解僕終未喻春秋於文姜辱周公廟與於弑君之賊乃書葬我小君文姜傳家謂之諱國惡春秋於夫人會齊侯皆詳書之顧於死後諱之於僕甚不解請先生賜教以開聾瞽不勝遙企北望依依不旣欲言西山之見重於其師若弟者如此未幾西山進副都御史恕谷奉書勉以建白特疏劾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乾學侍郎高士奇鐫鋏而徐高亦由是去位遷兵部督捕侍郎又一年辛未恕谷入京會試下車往拜西山西山卽於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復具奠

往哭是歲仲夏習齋南游中州過安陽亦至其家哭奠後十三年
恕谷應鄆城之聘至漳德復禮於其祠有孤孫撫之

徐果亭名秉義官官詹時與修一統志從恕谷問敷淺原曰水經
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山小有平原咧施與敷淺義合若
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非敷淺矣又問三江曰
卽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果亭稱是復問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
何由明恕谷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
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卽如人曰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
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
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明理之功以實
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竇靜庵名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官翰林院檢討冉永光時與同官

永光名覲祖中牟人恕谷之館吳匪庵家聞靜庵名先往拜之論學遂與永光亦有往來時萬季野王崑繩胡肫明均在都下吳匪庵常聚此五六人者於書齋相與論辨問難靜庵之學初宗程朱主靜坐觀心一日與恕谷論及心性恕谷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之齋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遊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惡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

虛幻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若調停夾雜必入歧途匪庵聞之曰是也性天豈幻虛哉靜庵言學須結果恕谷曰湯豈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卽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卽易退墮矣靜庵在家每朔望行禮恕谷就與論定并及祭禮靜庵爲孝愨先生立傳號爲隱君子曰挹其家風醇然儒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其後門人陳兆興爲辨業凡例引此兩言爲最得是書綱領蓋其後靜庵已心折恕谷之學靜坐觀心一變而爲主敬循禮矣恕谷以叔母喪歸里王崑繩萬季野諸人與靜庵均來送別坐間恕谷視諸人之容靜庵更爲修謹以爲誠中形外有德之驗故其遺崑繩書輒喜稱道之曰卓然成一孝悌忠信之人及靜庵告歸恕谷與書復舉主敬循禮爲言惟其能行所以能言靜庵進德之猛卽恕谷亦不能

不心折也書曰夏初先生來札諭以歸田謂尙有待耶七月入都則已飄然遠引矣鴻飛冥冥弋者奚慕先生前贈搆以四字曰主敬循禮搆以爲干聖百王之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瞬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不知與先生見教之意仰合焉否也後恕谷以會習齋葬反自鄆城至汴復晤靜庵論學金素公名德純恕谷之館吳都憲時素公來拜問學甚契遂深相結其特筵邀恕谷會萬季野意主居間要不能無所左右胡拙明

蓋亦邀與居間者也其視恕谷不僅以學人目之故他人所問不出學事素公獨問經濟恕谷直舉其大本爲言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才乃有政事也并告以己之行止在鄉初與習齋商定入京卽與素公言之曰予向入京不先見貴顯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己徇名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惜不詳其家世職官亦無考蓋吳匪庵徐果亭而外一賢公卿也

閻百詩名若璩所著有古文尙書疏證辨古文之僞毛大可著尙書冤詞駁之恕谷佐政桐鄉數如杭訪大可學樂并攜所著冤詞返至淮安訪百詩因論及古文尙書恕谷曰毛先生近有新著尙書冤詞百詩向之索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也恕谷曰求先生終定之百詩笑曰我自言我是耳恕谷曰不然聖經在

天壤原非借作門戶者况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已恕谷
遺大可書言尙書冤詞可挂惑者之口然先生爲先儒辨原非得
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或者大呼之下濟以婉音亦可乎蓋恕谷
於古文尙書亦竊以爲僞觀其與惲臯聞所論疑爲孔安國考定
可知特以大可其學樂師也不欲顯與之敵故以婉言規之而百
詩亦不以其與大可持論水火若萬季野之怨及恕谷其爲大學
辨業題辭曰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
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
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
曾氏門人所成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
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
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

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尙在不意老年見此竒特其所以推重之如此故恕谷亦以道義之友交之後聞其至都病特往視之百詩求言恕谷語以老當自重

溫德裕字益修父樹洸字虞白以順治丁亥進士知堂邑縣事甫三日有舉子路伸者作難因罷歸家居卅餘年力學制行歸然爲鄉黨宗範喪母致疾以營葬如湖湘疾劇卒江甯士大夫私諡孝懿先生五子益修之班在三兄德嘉康熙戊午舉人德叡諸生弟德劭德勰諸生益修亦以康熙壬子舉於鄉父子兄弟俱以文學知名恕谷之館肅甯偕王陶陽應壬午秋試入都益修來拜與之論學是歲萬季野卒其講會亦閉黃宗夏馮敬南衡南乃更設筵舉行踰年益修亦會同人於秦中會館延恕谷講學或及多讀恕

谷白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益修選
郟城令延恕谷往與衍學論政許之旣而刑名錢穀皆乏人不得
已恕谷爲權司錢穀而別薦陳子章往司刑名恕谷以郟城之事
往辭習齋因拜求教習齋告以守道汲材佐政仁廉足民食用恕
谷拜受至郟城遂列當行事宜質益修爲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
厭煩失聖道近異端其究必亂天下又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
性文人以窮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孽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
者也會有伴北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恕谷大驚拜跪號
吽呼天不食益修偕諸友來弔辭歸益修固留訂後期因言習齋
躬行視李中孚更勝擬私淑之先於立行坐卧用力恕谷曰甚佳
益修又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則私乃止恕谷曰此姚江禪
障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心爲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

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恕谷既會葬習齋并爲籌其後家事已
益修所發來送騎從尙守候未還復有役來請恕谷乃偕弟培同
往既至覺署事變思不能小人之過也堅辭去益修不能留仍
發騎從送之歸未幾陳子章亦辭去別佐他人於粵往歲九日三
人者以時節置酒因聯句爲詩恕谷爲序其意曰温益修明府勞
同巫馬不廢八义陳子章詞壇才並子荆因成五噫呼白衣而起
舞對黃蕊以長吟堪也自解鑄人久慚刻燭步折巾之笥腹竟爾
續貂挹捻鼻於琴堂快茲流水豈必我江君海掉鞅文場抑以此
笑彼歌鼓陶摯性云爾其詩曰九日孤城風雨秋黃花晚對署亭
幽温連宵濕翠生烏几鋪地寒香入碧流李辨業李膺推獨步新
篇陳羽許誰傳温敢言避地同王粲愛有虛懷駐馬周吹帽偏宜
金鑿落命弦恰好玉雕搜陳催排東閣燒林炬漫倚南窗累酒籌

李徵貢夷吾人易去班師鵬舉恨難休温煙昏戍壘天埋月客度

盟壇水送鷗陳卻笑乾坤空老大那堪我輩自沈浮李飄零嘯對

窗前草身世羞看日暮舟陳凋瘵斯民須撫字桑麻何計蔚田疇

温會時版築抒全策且便山頽在上頭鴨語短長喧夜漏檐聲斷

續下岑樓穴穿蠟淚呼筐拾狼藉拌鯖倩僕收李西望白雲邱隴

夢北來鴻雁弟兄愁温鄉書不謂連朝至歸念還因撫事謀陳闌

出已知皆楚舞竭來合自有吳鉤李今宵莫悵登高阻歲歲茱萸

共挽留温益修嘗問仁恕谷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

以禮若不視非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盡行天下有

不歸仁者乎又問族祠長支主祀舊儒以為即大宗法然否恕谷

曰非也通俗譜曰今日言大宗夢語也古之宗子必以天子諸侯

第二弟為之稱為別子別子者餘子也今反以長支當之是長而

非次正而非別不通一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輩不得與之聯戚
戚之誼因別爲之宗以使之戚其戚今之世家巨閥以至白屋其
兄弟輩有何不得戚其戚而立宗以戚之不通二古宗子皆卿大
夫士爲之宗臣之子恆爲宗臣絕則繼之所以屏藩邦國詩云宗
子維城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
繼襲以無何有之人而使之捍衛宗族能乎不通三若其最不通
者宗子主祭限以四親長房數傳而後分日卑幼以通族之衆而
長房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
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而皆在助祭之列長
房居中伯叔氏居兩旁問其所祭者則長房之父祖曾高也長房
之父祖曾高非盡爲伯叔氏所當祭不當祭則舍其祖父而祭他
人之祖父矣且長房有至貧至賤至不才者勢亦何能行焉四也

大宗不可復而族又不可以不收然則公祠主祭莫若族長擇行
輩年齒高於一族族衆共推者爲之禮所謂長長也於是爲祭主
而襄以賢處分尊祖合族之事也以貴用其勢以令衆也以富須
其財以成務也祭時亦如家祠之祭立閭族長支嫡長於族長後
灌畢揖長支嫡主初獻禮不敢忘始祖嫡長也於以合薦而使通
族知本合墓而使通族知睦匡其不義助其不及而使通族聯貫
如一此卽大傳合族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也恕谷初
偕益修赴郟城任涂語益修以滅賊弭盜之方祥刑之實益修一
一聽納次第施行一小人間之遂使恕谷不終其事其後富平事
亦然甚矣君子不容於小人也

黃曰瑚字宗夏本歙人家蘇州北遊京師聞恕谷學行於王崑繩
來拜問學恕谷因舉習齋正學相示宗夏慨然曰不作聖非人矣

於是悉剗後學浮文求禮樂倫物之實日有所習時有所勘傲恕
谷立日譜自考其學大進恕谷爲題其後曰自省嚴密令予生畏
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束濕難久也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何嚴也仰不愧俯不忤又
何樂也宗夏曰後學早求自得恐墮於放且以嚴厲從事何如恕
谷起揖曰君果有志者矣馮欽南溫益修設筵請恕谷講學宗夏
蓋皆與會問吳楚宋無風孔子刪歟恕谷曰非也吳楚荒服采風
之使不及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周樂卽無三國可見矣又
問北人多家祠南多閭族公祠孰是可行恕谷曰此諺所謂合之
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者也家堂祀高曾祖禰古禮自七廟至一廟
他祭可殺惟祭父無殺明父親也父以上高曾祖曰四親明親親
也此古人四時所祭也然親盡必祧祧何所入始祖不可不追先

祖不可忘而分有所限者何以伸則今之族堂可酌行也凡一姓
先祖皆入其內供始祖於中下一世爲一室昭穆列而前或各自
爲神牌或族大一世共爲一博牌有功德者則爲專室於旁推族
長爲主而率閭族致薦每歲一次此卽古人大祫之祭也北人念
親而忘遠南人合族而簡親兼之庶矣宗夏嘗讀恕谷中庸講語
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矣又錄習齋與
恕谷語爲代紳編恕谷曰君銳爲學稱者固有訕笑者亦不乏必
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可先有稜稜違眾之意自取不合耳宗
夏在京先從劉繼莊獻廷游繼執質崑繩門下旣數從恕谷講學
復求師事之价崑繩下拜恕谷辭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是吾之
師也吾何足師亦下拜恕谷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
乃真經濟也是歲癸未適宗夏之父復菴隱君於是年六十矣宗

夏從兩先生徵言爲壽崑繩稱其父能以道義立命不爲氣數所轉移而恕谷則以天運南北虛實爲聖道古今升降出入之大關望宗夏以不朽其身者壽其親宗夏手書作別恕谷復書曰小札并改訂贈序稿已書就倩人北寄忽手翰到言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南旋矣是日七月十三也正爲祭先齋戒不能自持忽忽若失左右手齋意已亂天下甚廖廓人甚衆吾目中僅首得足下一人乃忽天各一方足下卽精進無由啟益不肖若衆楚咻嗽萬一少退真可爲天地先聖憐才長歎也如何去心三復大論人道祇在事父從兄動靜語默之際能時檢校不自寬假則下學上達卽可直造聖域又謂顏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一離之非飢則寒見確守定如此吾知其日進而不少退也果矣大約吾學須胸中時有新機學業時有增益始能常遊聖賢之途若但荏苒

故吾卽易墮落昨與王崑繩所言甚多題其省身錄一則云日記
考察有三心之存日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
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
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
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塌不靈乎此甚
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今并錄呈塔到里遭家事坎坷日無甯
晷幸可自對者心不爲繫累小學已著成數樂諸學皆少長舞勺
儀頗可觀尊君先生肅帖致候縷縷千萬不悉宗夏之父逸其名
恕谷壽言稱其仗義好學急友朋之難嘗自屈其年從劉繼莊游
崑繩則謂以仇繫獄十四年家破而學益進宗夏之學淵源蓋有
所自也江南有毛惕者字用九嘗介宗夏寓書恕谷是習齋之學
馮壘字敬南璿字衡南昆弟也不知其孰先後生又有字欽南者

嘗會諸名士列肆筵推恕谷講學温益修秦中會館之會眾散欽
南復與黃宗夏隨至恕谷寓所論學又嘗問四聲顧不詳其名又
有名歷者恕谷之傳敬南記其班次在四或以爲卽欽南或曰非
也敬南之識恕谷自萬季野季野亟稱敬南學者恕谷與會抵冬
敬南延季野與孔主事尙任王崑繩温鄰翼及恕谷論學恕谷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
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
辨是非爲智其品節文爲則爲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
兄君友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
臣弟友併不可以言禮樂兵農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
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嫻睦
任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禮樂之分件也而

統名之曰三物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逕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南及諸人皆曰然道誠在是矣恕谷因以大學辨業贈之萬季野夙有講會及其卒敬南乃集諸同人十日一會其廬如季野講會故事講學敬南嘗言程子謂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恕谷曰善宋人學術之歧以此及甲申恕谷再入京則聞敬南已卒旣爲位弔哭乃爲作傳略曰君童歲詩文卽噪人口顧唾棄弗屑學學射應弦中學相馬駑駿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古今伸手布算咄嗟立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輾轉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可曉堪嘗就問厯數因與共考封建而知星官分野之說不可

信也君以戊辰聯捷成進士補中書陞梧州知府同知調南甯南甯逼江左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誦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爲鄉役率士兵伺盜自是未發而捕輒至李亞四者南甯巨盜也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官出救踣之大掠君知之偵衆盜晝出而亞四在急擒之羣盜賊散會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羣醜伏蔓南甯營署間謀旦暮起應當事者震讐謀之君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效力皆屑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人卽士兵也質明兵戈蟻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詰君君曰無他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懼伏莫敢動按名捕置之法而犒士兵以牛酒去南甯故以竹結屋覆之茅比簷相亞每災輒延燒數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略君命民門庀甕一貯水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

遇災人撻水一石運至給籤翌日按籤有無施刑賞又使役巡炊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卽執懲之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適丁外艱浮家都門因與塓交徧究禮樂經濟之學修身齊家期立見諸行君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纏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儀器精巧靈通世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其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帙製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渾儀皮水砲卒年三十八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驩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欽南

之問四聲恕谷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卽字之比於歌者亦不必
同聲故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
不同也如賡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訓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謠詞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
爲徵里語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筮詞不利興師敗於宗邱誅侯師
邱聲不同同爲角古均如此後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
名曰聲類如東鐘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顒
著四聲切均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均之中又
分四聲當時其說初行卽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
聖哲是也至隋時陸詞作四聲切均類譜則合周顒四聲李登聲
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稍
爲增訂名切均又稱官均迄宋有廣均集均等書至理宗朝平水

劉淵定爲均本頒行于淳祐王子名王子新刊禮部均略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共指以爲沈約均誤矣元熊忠明郭正域書明載之沈約均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均卽魏晉以後迄於六季其拘聲均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均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鐘支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並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律賦外仍用古均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至宋盡失故轍朱子註經竟取吳棫音均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叶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缶佳人爲皆人圖畫爲圖怪怪之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均古皆爲宮以其均皆反喉入鼻也庚青蒸少侵齟啞又爲變宮其文元寒刪

先皆爲商以收字必以舌抵上嘑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嘑也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徵以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闔唇也見鄭庠古均辨至毛西河古今通均考甚備悉東冬陽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恂恍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於中堂聞子適及城相拜送於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

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均則古皆通用如參同契如
傅遐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敬南以丁艱
還京始與恕谷相識其初陞梧州同知王崑繩有送序稱其年少
登第文章名天下而負竒卓犖喜談兵有孫雁門遺風其佐郡嶺
表必當以吏治顯而恕谷則謂初交敬南窺其兒癯然目清不類
世家貴族乃卒短折不得盡其學敬南卒後七年欽南尙在京恕
谷之反自秦中復來問學

周疇字崑來或以爲江甯人善人物花草龍馬以畫遊四方達官
貴人多喜與接納其在京客索光果亭所聞恕谷學重實行來拜
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
格致後歟恕谷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
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

併進焉且迭進焉非列其資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恕谷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粹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而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崑來歸述恕谷之學於索克果亭果亭使崑來與恕谷約日來拜先是有何魯庵者嘗爲索公价一再聘恕谷設帳其家恕谷力辭之至是恕谷方寓閭公度宅避之劉緯然齋翌日黎明索公自公度宅迹至入門卽拜恕谷皇遽答拜有所問辭以不知及往答禮又拜求言辭如前索公固求恕谷曰公國戚也宜靜退

勿躁進崑來向擬執贄恕谷辭曰願與子同學於習齋先生崑來南歸會恕谷家居便道如蠡价拜習齋於楊村從之受學初在京崑來憂貧恕谷告以洗名士清客之習惡衣惡食皆能安之乃爲豪傑至是餽以斧資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送之南行且屬以慎交游勿爲書生所誤其游西安會恕谷以佐富平幕事入省相遇札崑來求爲寫照恕谷之如江南相宅復與晤江甯崑來爲言張顓門守喪辭婚事恕谷因贈顓門以言勉之任道以希聖賢求寫照札曰予兒亦寢頗具須麋偃僂五尺而欲頂天立地意營四海而斤斤視跬履頽仰與廣大高明者遊而屋漏火熄或承之恥業非道學亦非名士不作通俠復鄙山癯巨靈搗管或能加棘策乎以究予之所底崑來之畫龍最有名嘗以所畫張黃鶴樓上標曰價百金有臬司某者登樓見之賞玩不已曰誠須百金崑來卽卷

之持贈曰疇非須百金也聊以試識者耳公能識之是疇知己也當爲知己者贈疇非須百金也其畫龍烘染雲霧數幾至百淺深遠近蒸蒸靄靄然失之濃論者頗議其非大雅也崑來後不復出游嘗以書候恕谷恕谷前戒以慎交游卒以結納不謹株連被逮死於法

李蔭長名毓樾東鹿人馮欽南之會諸名士推恕谷講學蔭長與焉蔭長博極羣書留心經學由貢生官順天訓導從游者甚衆康熙壬午弟子登賢書者四十一人著有《大禮會通》稱於時

朱字綠名書宿松人王崑繩嘗序其詩字綠論陽明良知之非崑繩與復書辨之其於恕谷所著《大學辨業》初亦非之繼見人之是者多也亦極口稱是故亦與馮欽南諸名士之會崑繩所與書略曰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善無惡之非此自來

闢姚江者之口實而吾子之言特辨故不得不與吾子一白之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於事於物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况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不異於聖人况上焉者乎子以無善無惡爲虛耶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一證歟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爭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哉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

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蒸蒸日上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嗚呼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總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

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源嘗以爲孟子歿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見聖人之體而不能全其用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馘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可再得乎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歛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

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卽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

楊勤字慎修鑲紅旗漢軍也寓居保定之南關先從王崑繩游後介以執質恕谷門下其爲富平延恕谷往佐其政時康熙四十八年恕谷年五十有一矣旣期年大治每一善政出慎修見上憲或與他人言輒曰吾師李先生教也慎修又面屬恕谷四方賢雋有當款洽者先生卽與具饌有當周者卽周之勤財卽先生財也初恕谷西來慎修求爲理其刑名恕谷薦張文升旣至慎修又以錢穀相委不得已應之有友人與慎修言曰君造次不可離李先生但當責以大體勿苛小錢穀刑名別委他人則先生可安又語恕

谷曰慎修言先生行輒泣何忍遽忍然舍去爲慎修之政卽自爲政也然朝夕議政先生第總其成今憐慎修無人旣刑名又錢穀旣謀外事又商家政非所以卻嫌怨養精神也未幾恕谷果以是不安於位恕谷去慎修之事亦壞慎修以早喪母并失父愛僕復間之恕谷之在富平故亦知之屢辭出游不可其初歸作富平贈言意卽決然舍去又有所不忍故不覺其羅縷反復輒數千言也未幾慎修遣役持血書至言甚悽惻不得已復以二月來富平至則謂慎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孤立也又一年慎修家庭瘡益錯互不可復居恕谷力辭歸慎修爲其母制壽衣一襲贖金五百又遣役贈以名馬送至家慎修泣拜別懇其復來恕谷亦悽然復屬曰君凡事須小心勿信胥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難事沈閣恕谷至家與王

崑繩書曰比歲爲楊慎修敦請西行虛懷聽受甚懷民心關中學
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藉以粗明粗行
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涂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
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今歲決歸不復往矣先是慎修初受
業恕谷曾與崑繩共延至家復以輿馬送兩先生於博野致祭習
齋雍正十年恕谷復如保定南關訪其舊居則已入官慎修遠羈
京邸歸旅舍流涕爲作生傳未幾恕谷亦卒終未得復一晤語
徐蝶園名元夢張敦復名英方望溪名苞蝶園滿洲正白旗人敦
復與望溪則皆桐城人也兩人皆絕重望溪惟望溪之言是聽望
溪與恕谷相識自王崑繩崑繩後介恕谷歸於習齋之學望溪則
始終一守程朱不變恕谷崑繩皆欲引望溪入顏氏望溪則欲援
恕谷崑繩於程朱恕谷崑繩皆嘗有書開望溪恕谷書期以共張

聖道且引孟子仁義之說不行於戰國終明於後世謂非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天地鬼神實啟牖之崑繩之書則曰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卽借之以投時尙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真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

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天緯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與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吾儒之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心性此大學所謂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

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旣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爲所壞靜坐觀道非禪而何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熟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天性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

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修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夫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修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士以此造才以此取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明德由此明親民由此親明親至善由此止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其爲入道之門也源故心悅而誠服焉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流空虛不致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尙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修業入孔孟

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讀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崑繩又面語望溪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子篤守程朱終不化吾爲是以來而恕谷亦謂望溪辨窮依違其辭曰但伸己見不必辨程朱若諺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崑繩卒後恕谷之望望溪益切望溪以南山集被逮又一年事解恕谷入京特往過存望溪聞聲趨出迎拜曰苞乾坤罪人也老母病癱不能頃刻離苞而苞必不能常侍奈何恕谷問前事望溪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難前夢先君至苞抱之乃血袋中

空無何難遂作皆苞無實盜虛所致憶癸未場後先生曰名禍階也今先生安居奉母而予若茲宜矣已而火繼望溪問過曰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騫遇美姝動念先君逝歡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後慾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禽獸哉恕谷曰自訟甚善特是三年之喪天運地吸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情則雜念起故魯論曰喪事不敢不勉儀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陪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望溪又問曰心動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辨能何由增王崑繩嘗誨我曰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豈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又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恕谷曰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齋慄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

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何解於禍此聖賢常人之分也望溪起謝有紹興舉人楊三炯者嘗左右望溪難如兩手時方爲望溪之母自通州購杉板來參入坐望溪曰楊君急予難予感之先生不急予難予尤感之昔左浮丘下廠獄史道鄰與獄吏五十金入省浮丘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仰負南壁面目焦爛道鄰入抱嗚咽浮丘以指指目曰乃爾耶此何地汝至也摩輒將擊之道鄰趨出及後以鳳廬道危厲治兵江上禦流寇曰吾一不敢負君一不敢負浮丘先生也先生爲聖道傳人予近考禮若成先生其傳諸又語楊曰予讀顏習齋先生年譜入李恕谷廁見矢堆糠粃崑繩嘗曰顏李食塵衣垢繭手塗足吾不能學也恕谷曰此謀道之根柢也宜共學觀望溪前後與恕谷所言懼矣有悔心焉固已折服習齋之學矣特年過程功力不能若崑繩之勇耳及恕谷

歿望溪爲之誌墓乃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予一言而翻然改
悟何先後背戾若是宜劉調贊諸人之力辨其誣也初恕谷與望
溪論學王崑繩京邸望溪問及大學辨業恕谷與陳格物之義聖
學之大旨望溪稱是後以會葬黃崑圃父喪涂次望溪復揖恕谷
請曰大學格物先儒論之詳矣今聞格物卽格三物終有疑奈何
恕谷曰君疑之卽吾亦謂人疑也周禮人方疑爲僞書何有三物
但君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
行禮樂兵農爲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
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誦亦只發明此三
者耳格物之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於至善乃尊於
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宋儒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不則
終日章句經濟惡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誅平管

蔡孔子爲司寇卻萊墮費宋儒自期有是乎相推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藉以闡發經旨而已孔孟之傳只如是乎盡明親至善之道乎士之職乎望溪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恕谷晚年又特如京面語望溪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學則天下是非無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望溪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正學興彼學退矣先是望溪著春秋通論謂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之文恕谷嘗遺書辨之又有書辨成風敬羸當稱夫人小君至是恕谷年六十有九矣望溪有書來邀入京恕谷自念老矣天下良友唯望溪與皋聞皋聞之會遠

不可必望溪向與論學尙未盡言及今而不急謀一晤剖判之恐留畢生之憾乃如京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望溪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恕谷以其說尙迴護胡傳而但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與辨習齋學術其後曾孫錯重修恕谷年譜以望溪所答爲遁辭窮於辨依違其辭恕谷蓋亦知之素矣望溪卒年八十二子道章字用安嘗受業恕谷恕谷與望溪論學往往不合道章左右其間無所偏主或私問之道章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字緣亦以爲道章卓識遠勝其父望溪望溪之編旗籍將北居以其南方田宅與恕谷互易恕谷謀南遷使習仁先之習仁卒於道道章年亦不壽先望溪卒其始從恕谷

就學於蠡恕谷爲作示言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
御望溪所教無是也

李文貞名光地字晉卿閩之安溪人巡撫直隸時謀薦恕谷學行
不果後恕谷注周易成文貞見之多所許可其徒忌之鄭知芳來
言知芳字若洲棗強人初從文貞游後又受學恕谷往來兩先生
門下再邀同恕谷如京一刊習齋年譜知芳跋其後曰楊子有言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其模
範矣平居每歎大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
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
竊有志焉但自顧譎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懼矣
一以己丑試春官恕谷以目疾不與試知芳亦報罷有徐用錫者
字壇長江蘇宿遷人於是年成進士後官至翰林院侍講有圭美

堂集行世先嘗訪恕谷於蠡吾里第不遇及館吳氏始與相晤壇
長時客李文貞所欲持恕谷所著大學辨業學樂呈文貞恕谷辭
以不可又言文貞虛左以望恕谷又以不敢往辭以其方巡撫直
隸也會朝廷問學問人文貞薦恕谷知律呂并及其學行或以告
恕谷謝之曰安有此事入京乃倩吳少宰匪庵爲辭焉及見易注
文貞已入相矣聞知芳言恕谷悚然自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
以宋儒而不變且其徒有舍而來從者幾以賤亢貴矣能無懼乎
十四王名允禴康熙五十九年用兵策妄阿拉布十四王爲撫遠
大將軍監西征軍齊燧侯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恕谷恕谷
聞之慄然畏聲聞之過情踰月陝西武舉人楊蘭生來出蔡瑞寰
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某先問訊恕谷答以老病不能
行復書瑞寰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於是在秦諸友人楊

慎修曾聖居張潛士皆有書來勸行恕谷各復以書不得已而有江南之行行後十四王又差蘭生佐以潘某不遇而去恕谷復瑞寔書曰久違渴甚忽承華翰強張病目披讀生喜旋自悲傷自戊戌十月陡中風疾半身不仁年來日服藥餌病不損減勉自撐持昨四月閒走足一跌遂日沈重楊令表弟來陪侍喜甚不意微勞竟動虛火夜半痰壅憤難起牀自思脾虛作泄肺虛怯言腎虛精竭怔忡疲癯已有年所又得此症口張不合仰卧如尸門戶數武扶杖恐顛大約不能久於人世矣承賢王德意願竭踵頂奈心神恍惚語言顛眊手足皆廢趨拜無由高明素叨深契重懇代陳病狀超豁廢軀使得少延殘喘首邱故園長託聖世若迫之西行萬萬不能不惟身病不前老母年八十餘原有風疾聞堪遠行必驚憂不測堪尙何心能不隕墮母子二命並於一時諒有道必所垂

憐而吾子亦爲惻然沾裳者也車馬之來萬求中止啣結報恩矢於世世臨風嗚咽不一不一手戰不能書伏枕口授令兒輩草呈恕罪蔡瑞寰不著其名籍恕谷爲楊慎修生傳關西學者有蔡瑞庵疑瑞庵與瑞寰一人前與魯聖居諸人同在長安從恕谷受學入十四王幕故十四王令楊蘭生來持其書而楊慎修諸人同時又各有書來勸恕谷行也楊慎修見前

師承記三終

師承記四

顏李學卷三之四

天津徐世昌纂

魯聖居名登闕鄆縣人恕谷之佐政富平嘗爲蔡瑞生迎至長安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恕谷曰此隋唐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遂學樂傳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且能制器恕谷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恕谷後去富平卻寄長安諸子各有規勉留別聖居曰足下自勘曰傲然鄙言衝撞如雷霆能折而服吾故知其非傲也特雷霆不可常有務使微風一扇譟然卽解則觸處收益矣願任樂學且能製器鄙心甚慰又思別後恐有誤認者宜察也足下欲將關雎等詩譜入琴瑟簫箏必先精究七始四清元聲乃可諧器審調若本源未瑩而但取髣髴其字聲以爲得之則叩槃捫燭究非日月鄭世子何嘗不以三百篇譜於樂器而於宮商竟千里而

自序
二
遙也樂錄諸書乞伐毛洗髓而考試之

張潛士名中西安人恕谷自富平至長安者五初偕慎修入省潛士首稱後學來拜問聲律答之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平書獎之恕谷去長安留別潛士曰聞蘭協戎調河洲足下欲歸此甚不可男子生而志在四方況交須始終也僕今東歸矣平書望足下推明補苴之若有成萬世功也王崑繩曰拚除之斬斬明明修治之蕩蕩平平陳刊之齊齊整整陶成之肅肅雝雝有味乎其言之也金風西寄悵矣懷人潛士是時蓋適佐蘭行上幕也

蘭行上名佳進官陝西協鎮與恕谷相識在京師周崑來寓其後恕谷佐政富平偕慎修如長安行上以故交來拜問學及恕谷返富又書邀再至長安下榻其署恕谷復以書曰自崑來寓中一晤肝膽氣誼握手如故已心許之昨會秦邸倍深喜躍何者麾下秉

○
鉞聞外謙恭下士更甚曩時知將來建立斷非淺鮮近訪秦俗猶有駟鐵同袍之氣而飢食渴飲亦易感動麾下若拊摩痛癢投醪分旨異日使之蹈湯赴火乘風萬里可唾致也馬服君穰苴二傳熟讀何如承命下榻轅門極契鄙懷而慎修初政剔弊流膏一聞出遊投轄固挽爲之奈何當俟後時耳曉夫致候不宣曉夫姓張名天球金陵人前於康熙四十五年曾謁恕谷於京邸恕谷語以安貧守志其後五十九年恕谷如江南相宅又會之於金陵設筵相招來富平又與相晤於長安故復行上書致候及之復行上書有言則古拊士或曰古之名將租賦皆輸幕府故能養其軍今自贍不暇何暇其他予曰不然是圭田廢士卽不祀先馭富薄官卽不立廉也亦在人而已矣吾友負奇材壯志縱難格外行事斥不急之費退无用之人念士寒與之共惡衣念士飢與之共惡食念

士勞不張蓋不坐乘推心置腹一甘必分視眾若赤子隆材若師
賓有疾病則垂泣而拊摩醫藥之此亦何不可行者安平君善鼓
士不必定在豐裕時也或默然而退因載書以瀆高明以爲何如
行上曉夫皆恕谷故人也而以故人與恕谷相會於長安者又有
周崑來張少文梁質人周崑來見前

梁質人名盼南豐人張少文名景蔚富平人皆與恕谷相識在京
師及來富平恕谷深有感於少文所言益契合而質人則自始相
晤卽與論陝西三邊形勢蓋質人久客關中前王崑繩在張觀察
某所卽與同僚其於三邊形勢討論熟矣崑繩有跋明月夜歸圖
爲少文弟柱客作也其去關中卻寄張生書稱質人文章經濟淵
源易堂而序其文集云質人樸摯強毅嘗獨身走數萬里欲有所
爲易堂先生序予文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今四十餘年予與質人

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喪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
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
歔泣下爲文章呼天搶地或痛飲酒忼慨罵古今相娛樂而質
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滯旰而跋明月夜歸圖
曰予曩訪張少文於京口遇其弟柱客年少沈毅工詩辛巳訪予
京師謂別後圖小像戴笠拄短杖童子折梅擔書囊隨其後天空
孤月澹澹遲回山谷間題曰明月夜歸圖頃攜來欲先生爲之說
而奚童遺焉奈何予曰畫者虛也無爲有也莊子有無有無無有
未始有無無之說予嘗與友人飲酒北谷山上大醉秉炬歸舟又
嘗月夜渡清流關至今胸臆輪囷橫厲子之兄弟抗懷千古固不
欲以文人終者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子曷歸乎是又何必
爲之說也少文工詩質人有文皆崑繩之至交也崑繩時客淮上

恕谷與書曰今歲游秦李二曲門下士皆以顏先生之學爲然黎
長舉學禮魯聖居學樂蔡瑞生讀孫吳張潛士學平書陳尙孚學
易文武在位亦頗聞風嚮往我輩窮老無可爲者文中子或可法
也及其後爲楊公生傳亦言王子丕周崑來梁質人於是皆至關
西學者如蔡瑞庵張潛士黎長舉魯登闕皆從游恕谷初佐友人
之政將往桐鄉往辭習齋習齋屬以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故所至
必訪學人以求友爲急富平得人最盛六藝皆有傳人而學御卽
於是成書并及其騎法飼法相法皆得之瑞生者也

蔡瑞生名麟西安人恕谷之僭慎修入長安瑞生首以把總稱後
學來拜問心體恕谷答以釋儒之分又問聖學與俗學之別恕谷
曰聖道踐形以盡性耳目聰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
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

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
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
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
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恕谷之在
長安嘗集周崑來胡元馭陳尙孚張潛士張赤城王子丕陸西朋
與瑞生諸子於寓彈琴吹簫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
也奇材異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
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儁使心折矣恕谷嘗教潛士以銳
進聖居以治生瑞生以豁達恕谷又嘗自思尙孚學易長舉學禮
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故與王崑繩書
輒喜及之及以聖學俗學語瑞生諸子多在侍皆應曰然黑白昭
昭分矣初恕谷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恕谷曰心無刻不

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又問賞罰恩威之道恕谷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戰則小過恕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敵恕谷五至長安三偕楊慎修往一送田斌學射一爲瑞生遣役迎至有中軍何萬鍾者因瑞生來拜嘗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恕谷觀之甚快萬鍾裝刀送恕谷瑞生則贈袖鞭並傳恕谷用法瑞生以事如京師返過蠡吾登堂拜母供養老儀恕谷在長安亦嘗以養老物餽其父恕谷歸祝母壽瑞生送祝壽玉扣及騾各一在長安時瑞生嘗從容語恕谷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略克舉細瑣不厭教我矣瑞生問兵恕谷曰用眾以寡用寡以眾何萬鍾名百祿張赤城遺其名陸西朋名師旦胡元馭於瑞生迎恕谷至長安時與周崑來同寓蓋亦恕谷之故人

也而與陸西朋來拜恕谷因同訪王子丕遇柯岐山者有戴梅莊
戴梅莊名大源柯岐山名鳳

王子丕名孫裔淳化人居西安性慷慨以畫名寫山川人物如生
歷歲月始一幅富貴人迫之不得也恕谷偕慎修入長安聞其名
同陸西朋戴梅莊訪之時歸德周崑來客長安恕谷札求崑來寫
照子丕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爲矣於是於其家設筵延恕
谷令坐目注身嚮終日不易曰動則與初摹者駁矣摹面就崑來
共視撫掌曰肖子丕曰未也毀之數日又設筵招寫已而何萬鍾
等皆爲肆筵招寫每一圖出人愈驚歎子丕曰猶未也寫逾年稿
十易乃定補冠服從者琴劍樹石名曰遠道圖嘗與崑來論畫曰
今人專講摹倣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如何山
川何人物如何人物而已恕谷歎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

者今之畫也子丕初畫山水或曰人物渠則未也遂寫人物或又曰渠善畫未能書適有懸紗燈書蘇字臨之卽酷肖曰一能則俱能能山水不能人物其山水亦非也畫華岳圖也先策杖窮三峰諸形勢圖成無一筆雜入泰岱恆衡者性愛鴨畜之以次飼鴨序進莫敢躡察鴨性情神氣目睛及毛澤每節氣皆有變如節氣畫之栩栩欲活恕谷提顏先生四存編教人魯聖居諸人皆從受學子丕亦與焉家貧雅好周急凡戚友乏者暨四方旅客無資者日按名給若干如常人號貧孟嘗君恕谷嘗解慎修之囊周給之復以金贖其母喪秦俗好武善騎射子丕以意氣雄傑踞其上幼結一有力者鬪力一日二人皆醉子丕起持之有力者曰醉不檢恐傷也子丕不可有力者倏以靴折其脛脛斷乃尋人接骨藩司某聞之遣善醫視曰接錯矣將終身廢子丕曰如何曰須再折再接

子丕曰易耳以股入門闕下張之駭然而折神色不變醫傅藥脛
痊如舊糧道某延爲上客因識其僕後僕逃之子丕所糧道覺謂
曰若匿吾僕乎盍出之曰公何不早言吾已諾之矣可使吾食言
乎卒不出其任俠使氣皆此類也恕谷每規其所爲其去長安留
別子丕曰前妄言相贈已悉不出謹言慎行而已然勿認予言爲
退縮也人必根柢立定不然任其氣質見事風生忽爾回車索然
氣盡無當也後卒以交張萬載牽連獲罪發關外妻某氏以子丕
未有子勸置筵子丕遲之妻曰以我耶遂爲尼別居不之見有賓
至供饌如故子丕每夜操槍百合始寢貌潔美而雄糾之氣溢出
遠道圖所寫從者或云卽其自照也子丕東去遼左妻尋卒有人
西來言其畫尋者數百金不可得

陳尙字名光陞蓋屋人稱後學拜恕谷於長安曰自去歲得習齋

年譜大學辨業於彭亭立即知二曲之學近禪而顏先生之學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遂從學易尙孚不見官長一日來恕谷寓論易恕谷留與共飯慎修適至求見尙孚急走避去恕谷去長安留別尙孚曰子易未有傳得足下如獲拱璧象爻旣悉著揲通微於易可幾彬彬矣以高尙之守研四聖之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非今之超武絕倫者哉萬望推衍慎勿苟安

黎長舉名宋涇德化人少遊秦從李二曲受學遵守程朱陸王家言以刑名佐幕鎮原康熙四十八年六月陳尙孚張潛士蔡瑞生自長安以書招長舉告以所聞恕谷六藝之學長舉自鎮原千里稱後學來拜恕谷於富平寓問禮樂兵農恕谷曰勿獵多也且學禮禮一而分爲四有心禮致中齋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

0
官府軍禡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飭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
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長舉拜受而去逾年五月慎修延之司刑
名先是恕谷本爲慎修司刑名張文升佐之後文升欲獨批狀詞
恕谷卽推與之文升去故薦長舉長舉學禮恕谷向友人言之屢
矣返鎮原且一年及茲相見無一語及於所學之禮問之長舉忸
怩曰無禮書又欲學兵恕谷以前著集與之曰理事有閒每日閱
一二則來商長舉持去連月竟未商及一則恕谷規之曰吾子之
病在心急而行緩虛志大而實力小以致神馳萬里目望九牛而
身祇在几席也行緩力小吾子必自居曰鈍非僅鈍之過也亦以
忘亦以怠時而墮落遂忘我爲何事時而悠忽遂亦苟且偷安大
抵每一學習成必有苦詣未聞緩步徐行專講宋人儒者氣象而
六藝卽可就也且吾子之鈍更以心急志虛累之志虛則爲此望

彼時移時輟自尋鈍廢譬之路然一人由水一人由陸苟其不懈皆至所歸而曰吾將水陸兼之方騎旋舟已舟騎俱嫌不調又坐與人商而路究未行一步也心急則躁且忙精神潰散益增其鈍亦譬之路然一人日百里一人日二十里不必憂少也人走一日吾走五日耳乃枕閒徬徨且愧且恨一夜不眠至曉疲不能興並二十里亦息駕矣恕谷於長安諸子中期望長舉獨切稱其氣度端凝志向不凡旣引而近之朝夕與居切劘長短一日謂之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瀉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恕谷曰此異端所謂絀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長舉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恕谷曰一藝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智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名傳千古亦祇

一長一技也且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吾子此時最宜練者刑名而鄙視之夫刑名可鄙乎臬陶明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不痛洒不能入道也恕谷覽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又語長舉曰宋儒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緩言徐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戶讀書內外精粗皆與聖學相反不可不辨也其年八月恕谷再旋里祝母長舉送壽言拜祝餽贐恕谷辭贐謂之曰子一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聖道一諳練世故人情可矣無他營也長舉與達子旭送恕谷至康橋始回恕谷留別長舉曰子志爲聖賢豪傑憤而

銳可愛可敬但時而昏墮則忘時而愧勵則助忽急忽緩難以馴致孟子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必也敬以直內使心如天地之廣大日月之精明則根心生色無往不可自得而子強捉不能遂欲以空忘致之非也閱世故人情愈熟愈透務使人與事當前立解而子欲以讀書記誦致之又非也心性濬世情悉自能易紛而易鈍而敏若夫佳兵不祥曲臺可立現佐刑名卽爲學問故君子不違其材不出其位恕谷去富平別幾二十年遂不相聞問雍正五年恕谷適里居長舉自河西沂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至蠡吾謁恕谷曰清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一生矣擇日行釋菜禮拜恕谷入學恕谷自爲釋菜文告先聖先師冥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逾年又率之如楊村致祭習齋先生爲嚴立作

聖課程語長舉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返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一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必欲靜坐則向晦未卧鷄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蓋敬則自靜專言主靜或不敬矣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天合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旣熟則耳目聰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卽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長舉久客關西其論西事上計主撤兵守邊不必疲中國以事無用次則自肅州而布隆

自序四
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澤旺穴巢恕
谷深取其說載入日譜中

恕谷留別長安諸子有曰繩其者不著其名氏而王子不傳恕谷
自數從學諸人有韓武疑繩其其字也留別書曰昨語足下曰儉
用節費存心卻冗又舉顏先生語曰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千萬人
中不忘有己足下皆然之然見己亦忘己也學者果能卓然奮立
以我爲天下萬世必不可少之人無窮無達致和致中自刻刻性
命作主自不與僥父鬪圭露角故曰見己亦忘己也至於足下躬
歷行伍加意弢鈴已得六七其二三機祕持之不懈必有進焉繩
其不詳何官蓋亦西安武弁也

所謂聞風向往文武在位朱可亭名軾高安人督學陝西嘗案臨
蒲城過富平來拜恕谷以闡者失辭未會恕谷與書謝之曰搆啟

昨在秦邸傳聞有州縣與執事相商延塏講學驚汗無地及旌節
過富平謬辱隆禮昧旦前卽枉車騎來臨楊令闡者失辭以致鈞
駕久候復行及至塏知倒衣起迎則已後矣追至道左匍匐負罪
旣屬不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場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
愆無可補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愚昔王子師赴豫州未下車
卽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邲爲陝虢觀察使禮下陽城皆
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若塏則燕趙鄙人土苴自愧雖少承父
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譎陋以言行則干瘡百孔救過不暇以
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曲節下顧徒辱簪纓至講學一事又
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卽中
庸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爲學多事空言鮮敦
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

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宣
或談性天或訓詩書闊帽恢烏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
切實也故講學不惟濶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東行謁會
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勒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可
亭自謂神交恕谷者二十年後拜大學士被命查北直水害且開
水利使陳子翹問水利害恕谷以事關桑梓宜有所言特如京拜
之子翹名儀文安人恕谷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
挑淀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瀦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
田說諸書可稽也

茹鳳儀官甘肅道介梁質人爲言謀與恕谷相晤沈青山名廷楨
商州知州恕谷之來富平同慎修入長安青山首拜恕谷於長安
旅次言今天下惟先生一人自稱後學恕谷謝弗當問練鄉兵答

之愈年恕谷自興平率田斌入長安學射道出商州青山聞其至
出迎入署請留商講學恕谷辭先是青山以秦中風俗漸澆與學
使朱可亭議擬言於兩院延恕谷講學恕谷曰變風俗不以諸君
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入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至是青山
執質令其子永言從子素存從學又餽贐辭之坐中青山戒及衣
食奢侈恕谷感奢侈爲今日急症因衍爲說示素存永言舅弟孟
子曰口味目色四肢安逸性也君子不謂性也何者必甘脆而腹
始快其人必無心必羅紈而體乃適其人必無身心之大美奇珍
苟具何事甘脆身之宗廟百官能立何須羅紈故曰飽乎仁義令
聞廣譽不願人之膏梁文繡也且世之願膏梁文繡者非必爲快
腹適體也大約門面累之筵不羅列服不鮮粲瞻覩旁人未免忸
怩嗟乎是爲他人食食衣衣也可擲揄矣而其苦遂莫大於是衣

食爭勝強力不及至於稱貸交謫困窮飲痛始假服御爲盛氣繼
因狼狽而縮首遂愁歎而死亡者比比也愚哉以衣食驕奢則所
以稱之者原無涯也必且美宮室必且驕妻妾必且飾輿從必且
斥燕樂必且盛供張玩好每見部堂開府私積百萬解綬數年子
孫奴乞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而弗戒諸然則宰相之卧布被温公
稱賢司徒之妻曳柴王良志美可以師矣今世去古人心不遠出
爲廉宦居爲正人食用儉素稱者必夥何事取悅二三紈袴爲浮
靡也然而儉素非貪吝不可不辨原憲鶉衣百結而於結駟聯騎
卻之若浼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而父之黨無徒行者
母之黨無徒食者妻之黨無饑寒者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七十
餘家貧則不苟取不妄用富則豐於待人約於處己中庸之道也
顧之珽官三原知縣恕谷之爲瑞生迎入長安之珽來拜言毛河

右尙健疑之珽亦浙人也及反三原又以幣交於富平恕谷之初歸祝母先如三原報之之珽郊迎成禮而去同時富平縣丞有林姓者遺其名餽別儀恕谷卻之先之珽以縣令來拜者有于鯨于鯨官商南知縣來拜稱門生學記誤以爲南溟之名又誤以商南爲商州而以青山之官商州爲繼南溟南溟沒於康熙四十年至是八載矣且南溟所官乃應州非商州商州非商南鯨與青山之官在一時其來拜又在一時可攷也恕谷之再至富平再偕慎修入長安晤馬呈圖郭鼎三呈圖官駐防旗參領鼎三官總督筆帖式鼎三日讀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及恕谷再歸祝母鼎三義徵皆受有祝儀疑義徵非馬呈圖之名卽其字也同時有周領旗者不知其名駐防旗佐領也約尙孚諸子及張二肩蘇克憲公筵請恕谷論學二肩克憲不詳何職蓋亦旗籍也又滿

城旗人十餘均於是時來拜問學田信侯名衷字肅甯人嘗問恕谷求道之方恕谷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信侯後選興平知縣來書延恕谷佐其幕政辭之及恕谷佐慎修於富平又遣役來請仍不往一日恕谷赴西安枉過其署信侯見其四子執質從學恕谷辭謝曰下走固不足師且流寓一二日卽他去何爲從學是虛節也信侯曰不然使犬子知先生其師也而立已接事具有所矜式爲益不旣多乎四子皆業文仲斌兼通武恕谷因率之入省從蔡瑞生何萬鍾學射遂造工巧比鄉試果中雋爲康熙五十年武舉人斌娶趙氏其沒也恕谷爲志

陶甄夫名竄武昌人恕谷之再歸祝母自興平如商州謝沈青山甄夫時佐青山之幕出眎所著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恕谷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遂與甄夫論學甄夫

言周正不改時改月又論孟懿子問孝四章相因爲次恕谷均有
駁辭見與王帶存書王帶存名遠甄夫之鄉人也恕谷與晤在初
偕慎修入長安及返富平帶存來書問學恕谷答之旋過富平投
詩稱弟子自悔從遊晚有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不入先生室
誰裁小子狂之句恕谷答書曰昨在秦邸過承吹噓彼時私心猶
疑以爲南中名士互相標榜之習也未敢深論及旋富平追思貌
言溫然可掬非單複者不謂德音娓娓復爾遠辱見道之明體道
之切溢於言外且知淵源有自得於家傳乃悔昨之待高明者未
盡也愧甚愧甚目下返里省親富令差役隨行敦促必來可屈明
春見過聯牀午夜傾倒今古富令極知重士每有來問學者必掃
榻飾厨或無斧資且倒囊以贈勿以豬肝半片引嫌遠避也所教
令先君選言而出擇地而行爲日紀以自考又言聖學不離倫物

苟不躬行高談性命勿取也又言聖學原欲經世夫子於及門問何以酬知於誦詩言爲政出使非如後世高坐道學迂闊無用又言學者隨時隨地當存畏天憫人之心斯誠聖道嫡傳顏習齋先生以此立教塋日夜孳孳赴之而不能有割者也門下但實體家傳足矣塋又何知尙有裨益至高論格物謂大而子臣弟友小而洒掃應對皆由學問思辨與拙論如出一口然又遵朱子卽物窮理而以格鄉三物爲疑者或以未見鄙著故也俟明春摹本奉教夫卽物窮理亦未嘗非但朱子訓物及於天地鬼神龍蠖草木則或非初學所及或屬聖人所不必知能而窮理之功又不外講著讀書仍涉於虛故須少有商確也且塋有偶與先儒辨者皆爲聖道學術人心世道不得已而立言至於章句小義明知有誤不輕道及況所見未確校米數鹽以好勝求名之心爲詆毀先正之具

固古聖哲所不樂聞也甄夫論周正不改時改月數端塉已妄辨之已又論懿子問孝四章相因爲次思新交一一駁正恐難以堪乃徐曰昔餘杭有一孫海門著解論語皆章章接續人驚異之此不駁之駁而在座者莫解故傳以爲塉然之也竟陵譚志草先生謬念愚劣竟作古可傷顏先生年譜一本先呈餘統容面悉不宣據書言恕谷與甄夫相識亦在初至長安之始故於商署一見輒相投報以核桃硯玉帶而甄夫有郵上習齋稱弟子書略謂微先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於宋儒有言而爲斯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至恕谷至秦習齋沒五年矣金陵程啟生甄夫之甥也從甄夫得顏先生四存編及恕谷大學辨業諸書讀之奮然興起卓卓爲顏李傳人循流溯源甄夫傳道之功亦不在啟生皋聞下也甄夫與訂恕

谷周易傳注稱是後恕谷如京看惲臬聞見甄夫秦關稿序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私竊喜之以爲豈南方信此道者已眾乎而帶存見答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說曰如先生乃堪容臺議禮叔孫輩一聞耳

達紫旭名宸郿縣人楊慎修延之至富年譜不著所事疑其爲王暕文之繼也王暕文以張少文薦來司錢穀道病至富遂卒恕谷往弔檢其遺書則擬以師事已而共成慎修之政者也恕谷歎曰天不欲慎修有終而使我不久於富也可違天乎恕谷之來富平楊慎修倩張西陸爲言原欲以刑名相委恕谷辭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不可慎修固懇恕谷薦張文升來理刑名而別以錢穀委柳生柳生見怒於文升恕谷解之待以和及柳生交盤不清慎修求理恕谷辭以越俎慎修固求不得已偶一應之初約專與商政

張少文又與恕谷慎修有言爲薦王暕文張文升去延黎長舉至
司刑名王暕文沒延達紫旭至司錢穀踐其初約恕谷語紫旭以
聖學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見平
書訂曰太平在是矣恕谷知紫旭曾佐兵事問之紫旭因拜求爲
其父傳作達副將傳及恕谷再歸祝母紫旭與長舉皆送至臨潼
之康橋方回傳略曰副將諱友貴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
貴揮戈號泣散家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寇
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屢立戰功洪承疇奏聞置麾
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左皆以歲
寒賊勢方盛守便宜不前友貴獨決進以奇謀得勝賊據方山者
甚固友貴請於經略持尙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
清兵入棄衆而隱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虜去聞道亡歸

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下之冷將軍問計於宸時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聽其計宸乃捉土人詢路遣兵遶出夷門鎮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父讎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郿縣山野隱焉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於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略及之所謂李二曲門下王爾緝名心敬鄠縣人以居近灃水學者稱豐川先生與恕谷亦在長安相識反富平豐川使其子持書來問恕

谷復書曰三世兄過辱垂示手書肫誠之致溢于楮端至諭搢互相規勸不可對面相失至言拙著見駁正者甚當足證直諒敢不報惠令師二曲年譜昨在秦邸匆匆一繙未詳但念二曲先生雖未親炙大約刻苦力行安貧樂道養親教後嚴取予慎幽獨必有卓卓可傳令人閱之涕下奮興者今觀譜中似載躬行實踐之事少而當道表彰之事多此非所以揚二曲也子貢結駟連騎名聞諸侯祇稱言語顏淵陋巷簞瓢削迹貴顯而稱亞聖後世爛然則知學人光天壤傳異禩者原不倚重季孟諸公也惟存其迹可耳無事辭費因昨諭訂修尙未竣事故妄及之餘悰不盡

李二曲名顛字中孚自署二曲土室病夫與郿縣李柏富平李因篤並稱關中三李因篤字天生柏字雪木二曲補諸生終身不與科舉試後以選拔貢太學屢徵不起晚年因兵亂亦遷富平及恕

世矣其他功必皆孔門之舊課其他行必皆周公之舊禮僕益心
景之更神馳於左右矣又聞道丈富於春秋進修正未可量以視
近世名利途窮而反求之寂靜以謀名者又不同矣斯道斯民其
有賴乎幸以平昔所用功與所得力者備示以啟僕使聾瞶之子
由以少聞亦千載一時也相望千餘里貧儒難以負笈親炙卽尺
函亦不能頻寄幸無惜金玉納我於交末俯誨之所有拙著存性
存學各摘一紙拙功課記中亦摘一紙幸直斧正修塗之小子不
勝西望待教切切貴地鄰邑有李道丈名顥字中孚者專講陽明
學便中求轉寄僕之拙著與茲上道丈書一致意儻肯舍尊信王
子者而尊信周公孔子實學二聖之學行二聖之道則此道庶其
復明生民世道庶沐宏休矣無知小子素抱熱腸蒙昧不知所言
恕谷寄二曲論學書略謂聖賢正學在明德新民學習禮樂閉目

靜坐古人無是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非專以此爲學二曲所著四書反身錄有曰博學卽大學之格致約禮卽大學之誠正恕谷謂所言甚當取其說載入大學辨業習齋寄復元書所謂郭令親者疑其爲高陵進士郭堯都康熙六年知博野

文武在位其時乾州知州又有白梅溪者名訥後升甯夏監屯同知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介甯夏守備白靜庵來聘恕谷往佐其幕恕谷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曾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鄰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謬有所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義非愚菲材所能助也况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卽尙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摳衣報誠容俟時耳隆貺璧上

學者華州後又有古葵字季榮於康熙五十四年來蠡吾里第以詩筴爲贅受業恕谷門下恕谷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俾之自爨學禮講易季榮問學恕谷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偏於致用必流雜霸伎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又語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防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季榮問禮恕谷曰時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恕谷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

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宋儒惡辦事之習佛老耽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蠱人不事亦蠱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季榮居東莊強半年飲食寢處與恕谷偕又有習仁朝夕與爲切磋恕谷閒病季榮亦廁子弟之列日侍湯餌不去左右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分恕谷爲之縷縷有說季榮善書取恕谷所著四書傳注小學與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錄有副本立日記攷言行整衣冠廉取與貌虔志勤恕谷許爲善士從此志益堅學益擴修己治人之業卓然可望有成未可量也未幾季榮辭歸乞言贈行時值中秋恕谷置酒餞行餽贐因送之言曰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內視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

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贗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聽以爲撰述乾坤之禍未知所移吾嘗過季榮里入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象熊熊勃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戟張而東向張口以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榮歸而倡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無以益于子必有以益僕矣季榮拜別痛哭亦書恕谷日記曰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友孝仁愛之事葵實親見是以敬佩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恕谷曰謹受教初恕谷嘗語季榮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榮請命故又於贈言發之而當時鄰封來拜問學者又有漢中秦子壽

故人又有張采舒恕谷之來富平采舒沒二載所矣恕谷至長安再以金周其孤子采舒名暈湖州人以急友難被罪流長安豪爽尙義聞天下康熙四十五年恕谷方里居有副室呂氏之喪采舒自長安走三千里來訪論律呂恕谷以方營葬事不議樂又以樂學絕傳今有人遠來共商不盡其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踰年采舒果卒於長安不再會采舒所授琴色正宮黃鐘調曲譜恕谷後列入小學稽業而系其後曰此張采舒所授正宮黃鐘調也就時下吹彈入門柳青娘曲以志工尺大概但采舒宗五調調弦法以三弦爲正宮而又臆以上爲宮故譜如右其實上字起宮乃商之宮太簇之宮也采舒又有駁毛河右所著樂錄語二册恕谷以當時未與深辨後著學樂卷三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爲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爲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

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卽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清聲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中呂蕤賓無下生卽以采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下生大呂當三十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零而黃鐘在上爲八十一可見也書成而采舒已沒乃寫以寄正河右其略曰學樂二卷久爲先生所梓丙戌張采舒見過論樂相左客歲始有校正爲學樂卷三不知是否今呈政采舒有駁樂錄語二冊鄙言未足剖諍欲同奉上求先生明辨之以定一是因魚雁未確恐致沈閣故尙有待然其所駁大端亦具載學樂三卷內乞論定便中示下采舒以義俠著聞然其爲人溫純無疾言遠色眎常下悛悛進退若不勝衣工詩喜讀書嘗與黃宗夏之父復庵隱君同繫吳中獄兩人者定交縲繼中相與力學攻苦讀書聲琅琅徹園戶外又累石爲小山掘

池溪環澗紆跨以梁虹吸水流涓涓不竭山上襍植小竹樹鬱蔥
蔥然時對之歡曰吾無異置身天姥峰頂也曾無一毫不平之氣
干其意王崑繩與結契在關中間采舒之名十有餘年矣意采舒
必豐碩幹偉瞻眎非常論議雄快不羈及見循循退讓而讀其詩
和平惋鬱有蘇李陶靖節之遺竊怪采舒年未四十何學術情性
若此未幾崑繩東歸所主張觀察某子約同人偕送爲華岳之游
梁質人朱字綠皆與焉旣戒塗不果采舒獨策馬從與俱東曰吾
送子一游青柯坪可乎至岳麓叩眎奇峯倚天森森崢嶸從張超
谷入雄秀詭麗不可名狀數里至希夷峽日西墜又聞青柯坪無
居人乃同宿雲臺觀采舒爲崑繩言峯頂險絕處道士嘗置大鼓
高丈餘登者至則搥鼓助神威怖客索錢富平異士宋釋之見之
立搥碎其鼓并道旁石佛像悉舉而投諸壑又有孫少先者挾異

術修道於此因出其詩把酒朗吟夜深不能釋翅日凌晨崑繩別去采舒曰子行矣吾終須一窮三峰之勝耳采舒之與恕谷相識介自崑繩乃交未一年溘然遽逝此恕谷所爲聞而悼之至長安又恤其孤子也采舒之詩崑繩嘗爲之序稱爲吳門奇男子而壽黃隱君稱采舒曰吳中義士然則采舒吳人年譜以爲湖州者誤也

恕谷佐富平二年凡再往反初來時過聞喜訪孫開緒及再歸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楊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秦送恕谷至里已又遣馬蒯王永長一路備中伙送恕谷渡河凡慎修送役恕谷皆有犒儀渡河令永長回路遇馬良持益溪及馮樞天書言慎修之父聽讒有言恕谷正謀不復而難以爲辭也遣黃天順回辭不反抵里遣宋顯秦回顯秦知恕谷之不反

也叩出哭泣而行恕谷歎曰吾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孫開緒聞喜舉人與恕谷相見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恕谷嘉之問祭禮答之王元亮名奐曾初與恕谷相識自京師劉百斯請筵後遂相與往還論學元亮曰聞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索觀恕谷易注尤服膺其乾坤交索圖元亮蓋亦善易者也恕谷之趣裝東歸有陳子章者適自粵西抵里來晤送祝壽錦言及廣藥子章名四如前與恕谷同在郾城佐溫益修之政者也別已六年入門匍匐曰如兩間罪人也先君敦氣節經濟康熙十八年從勇略將軍趙良棟征吳三桂復四川積功題委成都府仁壽縣知縣又以會兵進滇黔倚先君才料理軍需委受嘉定州峽江縣及將軍保題部授再三疏未下而先君於二十年八月卒矣不肖飄苓南北藁葬哀鳴今歸將謀禮厝敢以志累吾子子章與恕

谷相識亦在京師講學之時恕谷稱子章豪於詩酒每飲白輒慷
慨欲有所建樹於世後幕僚復與恕谷同事於郟城小人間之恕
谷辭去子章亦偕廣西巡撫梁公而南至富平又以讒不能久與
郟城如出一轍恕谷既重子章之請又感其所言陳君當三藩叛
亂可以叱咤風雲立建殊績而僅委理縣務賚志而折矧今中外
安枕剝高填深而欲於人簿書期會之餘行其迂古政學者何也
爲之銘曰才則儲時則須乃良行跛不舒矧無痛呻而進火齊哇
哇其吐陳君名正試號公庵卒年三十七子章其長子也次子名
四表

恕谷江南之行名與方望溪易南北田宅與習齋之行醫祁州其
用意正同皆辟地也習齋恕谷日以行道爲志有可行之機乃又
辟之他所至不得已舉生平所斥空言著述無用之學不惜躬自

蹈之思傳之其人藉以明道是何爲者司馬子長有言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以楊慎修溫益修知恕谷之深聽其言事以師禮尙不能相與以有成其事又僅之一郡一邑提封四竟不過百里數十里耳目易周所系至淺鮮況天下之大數千年治道明晦污隆所關而謂可以一人之力強與之易哉此習齊所爲致歎於漳水之漲而恕谷亦自知其不久於富也郭子堅可與有爲也而以祖母之喪解任斯二者皆天也聖賢不雅言天言命言天言命聖賢之窮也恕谷至江寧晤方望溪之甥馮方智諸友周崑來張曉夫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素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鑰門程啟生張曉夫周崑來均見前江素庵周侶樵劉伊園均於設筵相招外無他事可紀

翁止園名荃字蘭友止園其別號也從恕谷受禮學問問律侶恕

谷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
淫雅曰以辭之正邪腔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卽喉嚙舌齒
唇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嚙舌齒唇則今樂古樂聲卽懸
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止園自爲諸生未嘗一與秋試
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爲害出資募獵戶捕獲收死者骨棺
歛瘞之乾隆初詔修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止園固辭
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君縣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
述縣莊啟生別字也

身在修以數學知名閻季伯爲李子哀辭有云以射御書數擅名
如張曉夫身在修蔡瑞生周崑來皆攜手欣然願授李子藝恕谷
之如江南習仁實從其從在修學數學當在此時在修有自造測
量天地儀器恕谷觀之

李正芳名師柏上元人讀習齋與恕谷諸著興起而行冠禮學儀
恕谷至金陵持所著求爲作題辭恕谷爲題其前曰予到金陵李
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村舉業可爲伊傅之說而以顏先
生六藝之學爲宗且躬親習之可謂褻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
也藝末也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本聖經乎
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絃歌爲學道是以禮
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
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
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
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誤與
時鄭漁門督學江南方校士金陵師柏陳請以習齋之學訓士漁

門判言六藝末也故恕谷作題辭爲申論之如此恕谷北歸後七年南中諸友程啟生周崑來與正芳皆有書候恕谷外有劉嶼洲山者白門人亦以書附上恕谷言大道黜闇於宋莫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燭火熄者也又自言伏處近並卻書古文辭惟留心實學鄭漁門名鑰恕谷亦與有往來嘗讀大學辨業問恕谷從古讀泰不從朱注大人之學何也恕谷曰經有以位言者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有以德言者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是也薛方山曰經無以年長少爲大人小人者有之爲鄉俗之談用以解經謂八歲以上曰小人十五曰大人恐不可矣

王符躬名元衡江甯人與恕谷相識在京師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而日月明也及恕谷至金陵與諸友分日設筵相招

馮方智方望溪兄舟百川之甥也恕谷之來持望溪付其從子傳
恭書直傳恭外出其母召方智至爲恕谷設筵下榻恕谷來時望
溪言甯國亦有宅可居乃先往高淳眎田因至甯國晤黃瑤圃劉
允恭梅定九

梅定九名文鼎宣城人祿學大師也劉允恭名湘燿江夏人時從
定九學數聞恕谷至持門生刺來謁故嘗從恕谷受學也允恭言
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
矣翊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
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移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
商恐老不能再見矣恕谷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
辭去恕谷有題甯國府志文書二通一書志一寄定九

黃瑤圃名叔琪大興人叔琳崑圃之叔弟也崑圃與恕谷同舉康

熙二十九年鄉試嘗與於諸名士講會一日筵恕谷至錄所著郊社宗廟諸攷辨又問禫禮答之崑圃有父之喪恕谷親往會葬及恕谷以相宅來甯國瑤圃方知府事邀恕谷入署款待筵登署後古北樓時已臘月中旬十八日恕谷辭行瑤圃挽留之恕谷曰今歲返省明歲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瑤圃曰吾同鄉又有年誼不此度歲而寄寓他所人其謂我何也卒留恕谷在甯國度歲恕谷後亦不果遷瑤圃出甯國府志句題恕谷爲書其端曰甯郡署後有古北樓在陵陽峰上卽齊謝眺高齋也樓前並刻唐李白詩志乘豔傳之攷眺傳守宣城不載及民政或史遺之也然味其詩云旣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則專藉祿仕以遂其曠達意可見矣李白流夜郎反而往來宣城間視管甯辟地遼東設禮條易其風俗者相去殊遠嗟乎前人流風餘均嬗其迹載之

志所以興起後人也可不慎與康熙冬底挾攜長子擇居來過守
爲黃公瑤圃見蒞政慎勅不驚嫗文其度越前賢者當有在矣
又有曾克任者方望溪之姊丈也爲恕谷言望溪內子蔡氏之沒
薦紳慕其名競聯姻大學士熊賜履謀妻之女謝之時有鄭總兵
巨富倩伍解元涵芬緩頰願以萬金爲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郤之
餽問者望溪辭不獲一日薄暮食罷閒語克任其故克任曰此非
孟子所言所識窮乏者得我乎望溪立歎曰然晨興峻辭熊尙書
一瀟子本望溪同年進士也私語望溪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
帚望溪曰感甚然寒舍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
卮匱二親左右君家媛能乎本咋舌無以應又言其丙戌成進士
歸過揚州鹽商吳求設帳教其子贄百金及抵里總督藩臬公留
之義學乃使反其贄吳曰非先生辭我也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

見何反望溪不可三往反卒反之金陵一王生執金爲贄求教介
甲姻來卽贈甲已而王生卒望溪曰教未之及安用其儀自出金
如其數使人奠之不與甲言也望溪僕有趙乙者從恕谷來甯國
渡秦淮路指北首一門曰此百萬富也吾主在家時渠遭喪延點
主以百金爲壽主曰吾可屈膝守財者墓乎恕谷曰嗟乎日讀聖
賢書一臨財色輒隕穫視此何如也詎無聞風而起者歟因並記
其言爲書方望溪一節載入恕谷後集

師承記四終

17/40

師承記五

顏李學卷三之五

天津徐世昌纂

後集又有記王草堂語一節王草堂名復禮錢塘人恕谷自桐如杭所交友也與恕谷論學甚契恕谷之病彌留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憶舊詩尙念及之記曰予曩如武林交王草堂其著述亟引予言屢有魚雁後聞其移寓閩之武彝山而音信迢迢矣今歲來金陵晤身在修言其健在曾於武彝親見之爲之怵舞因憶草堂游天台雁蕩歸示予遊詩謂予曰下走返渡錢塘遇文僧揭而東震孟之孫也云亦將往遊問遊蹟厯告之迨數月浙省有持二山冊葉者每幅先畫峰巒次系以詩遍餽當道則文僧遊後所作也閱之殊有誤已而見問其故僧笑曰吾何嘗遊卽以先生所言爲冊耳予歎曰今天下皆如斯矣顏習齋先生所謂舉世成一大誑是

也講道學者不必心得但纂語錄選詩及文者不必能作卽肆甲乙甚至天文地理兵法諸有用學纍纍堆部帙行世皆未嘗通曉身試而惟從故紙中薈粹者也覽者不知而誤用之殃身害世禍可勝言歟草堂太息而起恕谷之與草堂相識以再自桐鄉如杭其初郭子堅具船從送恕谷入杭遊西湖每止宿必訪學人亦恕谷出遊之例事無足異也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至六一橋拜陸宣公祠翌日呼游船從蘇隄白隄攀飛來峰憑冷泉亭至栖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過放生池至壑菴轉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墳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問人得王草堂意以爲非陸王則爲程朱之學者也適病不能出會送以所著三子定論恕谷乃達以書謂論朱陸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比

返桐鄉而草堂書至謂恕谷論學相合其言以孔孟爲的六經爲
證躬行爲主恕谷竦然起敬復書爲言格物卽學文物卽周禮之
三物時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也及七月再如杭始與草堂相晤再
三聚恕谷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於人學詩書禮
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歧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
太極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晦聖經本旨程朱陸
王皆染於禪其言甚辨恕谷撫其語載入大學辨業草堂爲學初
主調和朱陸交恕谷卓然窺見聖學本原識益邃著四書集註補
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率皆持之有據辨而不爭越三年九月恕
谷再來桐鄉先寄書候草堂十一月如杭學樂至卽往拜草堂不
遇草堂來拜出所著書解正誤求訂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
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

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誣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又曰吾輩爲聖道而辨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剽古人舊論以爲己出不可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恕谷曰善願詳覽焉其四書集注補恕谷至嘉善始見之嘉善桐鄉鄰邑也郭子堅以康熙三十七年六月攝其縣事恕谷往爲理其刑名錢穀草堂來視嘉善寓所因出以就正其首則論學卽引據恕谷言恕谷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一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春秋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况舍六藝而爲

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陳習兵恕谷曰程子亦攷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於諸公者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再爲恕谷校訂大學辨業先是子堅梓恕谷訟過則例草堂嘗爲之序至是又爲辨業題辭曰周孔故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觀此論尙有不平乎尙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愚柔而自安是所望焉學樂之役恕谷所寓曰豐樂橋餽草堂以紬一端墨一積草堂受墨反紬翌日恕谷復往過其寓曰紬雖紕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衷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強留之以初北歸草堂有餽儀是所以報之也草堂又送鯊脯四事恕谷受其一事又一日

草堂過豐樂寓所恕谷以與河右有約坐草堂於寓倩觀所訂書解正誤而過河右問樂返寓與草堂對飲卜夜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恕谷曰無分也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夜半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卽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曰然再明年恕谷如杭別河右併別草堂質存養以又將北歸也北歸恕谷以所著書解正誤四書集注補就正習齋習齋稱爲淑行好

學而恕谷亦服其貫串諸經故於沒時尙憶及之草堂行與文俱
茂畫蘭竹得文與可筆法尤富著述康親王南征重其文行賜袍
獎勵嘗遊天台雁蕩作江心雅集賦仙巖流觴詩人謂有蘭亭遺
風或曰草堂本仁和新建伯王文成之裔孫也悅武林湖山佳勝
而寓居焉其後又移家於閩之武彝山及恕谷來金陵別十數年
矣晤身在修因記其語後爲習齋修年譜爲附一小傳

恕谷之北歸以所著就正習齋者又有錢曉城曉城名煌桐鄉人
講經濟考訂之學尙著述恕谷至桐曉城首以弟子禮來謁恕谷
語以正學習齋亦有書寄曉城與言書生文人之非儒其書曰僕
少讀書見伊衡先覺覺後覺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己推內溝中
不覺其懊懣熱中何似也見孟鄒公充塞仁義楊墨不熄孔道不
著懼人將相食不覺其棘手惶懼何似也見張文忠願爲大路使

百物蹂躪車馬踐踏其上願爲屍廁使人矢溺其上不覺其悲苦無計何似也總以禪宗訓詁之毒先入遂罽毘中自作許大乾坤而無覩天日之孔隙矣迨戊申後忽悟書生文人之非儒也唐虞之儒和三事修六府而已成周之儒以三物教萬民賓興之而已六德卽堯舜所爲正德也六行卽堯舜所爲厚生也六藝卽堯舜所爲利用也孔門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文卽六藝行卽六行忠信二者卽記者隱括其六德也夫堯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學而必以物名儼若預燭後世必有離事離物而爲心口懸空之道紙墨虛華之學而先爲之防杜者秦火而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爲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爲清談漢唐又流爲佛老宋人加甚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

羸秦每一念及輒爲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友人中惟李剛主張文
升差可共學而禮樂兵農水火工虞八者粗做一二然爲衣食迫
各去張皇世務不得聚首恐亦終不能勁豎脊梁擔荷此道也乾
坤中將如斯而已乎天下果無一人與於此道乎辛未之歲不惜
衰萎決計出遊欲自中豫繞雍揚轉青徐而求師尋友庶幾有如
伊孟文忠者肩此一任僕可以反廬安老以待斃矣乃盤桓中州
八閱月二千餘里所見如張起菴師弟孫徵君周鐵邱雲骨子諸
翁之門人所聞如耿逸菴李中孚俞春山大抵皆宋人之學而更
不及仁義真充塞矣非罷口做舌辨開一分宋學孔道一分不入
昔人之懊懣熱中棘手惶懼悲苦無計者乃俱嘗試於僕心矣方
達汝濱陡聞做地方七月不雨赤地千里返而內顧抵里則妾亡
妻病不能復出日夜鬱陶天下真無人哉歲前剛主旋轡稱得人

於桐出吾兄諸册見示伏讀籌邊三略讀史危言治河一得瘳忘
贅語不禁起舞呼天浙地猶有留心經濟若人乎及讀存學後編
壁書辨僞中庸辨孟子疑義又歎曰今何時哉普地昏夢不歸程
朱則歸陸王而敢別出一派與之抗衡翻案乎庶幾以先覺自任
爬疏充塞熄楊墨著孔道甘爲大路爲屍厠如昔人者乎然而惜
也惜吾兄天資傑出輕費有用心力於無用也惜不與天下明習
行經濟而爭書生文人之非儒也夫儒者學爲君相百職爲生民
造命爲氣運主機者也卽如唐虞之世莫道五臣十六相四岳羣
牧是大人之學君子之儒雖司空之吏后稷之一掾九州牧下之
一倅凡與於三事之中者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夏商周之世莫道
伯益靡仍伊萊傳說十亂諸公是大人學君子儒雖其一吏一掾
一倅凡與於三物之中者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孔子之門莫道顏

曾七十賢是大人學君子儒雖二千九百二十八徒眾但習行一德一行一藝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儒之處也惟習行故孔子開口便云學而時習之庸德之行儒之出也惟經濟故大學之道惟明德親民止至善諸如用之則行爲東周三年有成顏子爲邦處子霸王之佐子路治蒲言子治武城孟子名世舍我其誰皆確證矣離此一路幼而讀書長而解書老而著書莫道訛僞卽另著一種四書五經一字不差終書生也非儒也幼而讀文長而學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詞技雖左屈班馬唐宋八家終文人也非儒也凡禪宗鄉原二蠱皆附於書生文人而冒儒者行之惑世乃深但得此義一明則三事三物之學可復而諸爲儒禍者自熄故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僞可無問也卽僞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真僞著述之當否卽使皆真而當是彼

爲有弊之程朱而我爲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
救火乎况所認猶囿宋人之見而辨其誤更似優恥人優而溺厭
人溺矣僕讀四書諸經亦有正誤偶筆然不欲成書示人尤而效
之也惟卽吾兄所辨三則及諸大著僭評使舍姪儼錄去以請商
兄果有志斯道卽素所究心兵水二端而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
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之終身司空棄之終身后稷皋之止專
刑契之止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優治賦冉之專優足
民公西之專優禮樂而亦各成其賢矣更不必分心力讀一書著
一說斯爲真儒之學而蒼生被澤矣儼肯勇破成套大樹儒幟則
伊孟文忠復見於今僕所欲之而不敢專者得分一臂僕願師事
兄事於千里之外私淑二字何敢當也臨墨南企不勝額祝曉城
所著壁書辨僞諸册大率不能脫經生結習故習齋教以勇破成

套恕谷上毛河右書亦謂其謬誤古文尙書之僞至今日已成定案左證明白恕谷當時故亦疑之與惲皋聞論出孔氏安國河右其學樂師也不欲顯與之敵書曰今人辨尙書有僞之說先生旣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卽可行世閭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略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尙書不已因駁繫詞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堦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蓋顏李之學志在反經以躬行爲主弗尙空談但不欲後生小子輕議古人故恕谷懼揚矢周孔爲聖道人心之患而與皋聞論讀書論道不論辭亦卽習齋與曉城書所謂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僞可無問卽僞亦無妨也曉城後爲閱史郟視作跋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僞則於習齋書所謂使可見之施行而恕谷所謂

正學蓋深有體驗討論矣

姚立方新安人恕谷之間樂河右河右設筵並邀立方因與恕谷相會翌日恕谷往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立方之書亦與河右爲難者也河右嘗遺書恕谷謂近姚立方作僞周禮論祕不示我但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劉歆作予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概矣

毛河右見前其子遠宗字姬潢與恕谷同舉康熙二十九年本省鄉試恕谷之間樂河右姬潢實先後之河右與恕谷辨宋儒學術之失謂宋人取必於智謀之未當日宋人所少正在智謀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及庚辰春試恕谷復與在京相晤並晤其兄充有姬潢

謂恕谷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於愚昆季以昌明聖道將賴之也
馮欽南之會諸名士請恕谷講學其昆季皆與焉恕谷學樂時於
杭州所交者又有沈卜子名曰掄餘姚舉人柴陞升諸生也

恕谷前後兩佐桐幕凡六至杭州又如嘉興者一如嘉善者一於
嘉善交周好生於嘉興交朱灝陳莢而初來塗次所經於淮安交
李繡持於揚州交蔡瞻岷費此度及其子滋衡歸過德州視鹿密
觀再歸至淮安訪閻百詩湖州宋豫菴松江馮頴明皆故人也均
至桐鄉來視而桐鄉問學者錢曉城之外有仲開一虞龍章馮樹
臣李甯一

周好生名梁嘉善人子堅之守嘉善偕恕谷同之任所好生介友
人求恕谷所著書其人言好生談道學不惑佛教恕谷會之好生
自言嘗共陸稼書講學又言學貴躬行恕谷乃出大學辨業相質

又數日復會籤識甚多大意謂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其籤識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恕谷曰此誣坐人罪也予何嘗謂廢詩書正謂興必於詩考政必於書非徒繙讀具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所以謂習行非資徒讀猶田園冊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書也又籤識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且不能無偏蔽有僞猶可核其實以懲之若偏蔽則內害身家外禍邦國無適而可恕谷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尙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况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皆不僞而僞實難售也至於偏蔽之慮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有偏蔽也自漢後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眾用舒諸大政而行青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

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與况孟子時
行井田學校尙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實用耳古法固有斟
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又籤識然則性天可輕與恕谷曰惡是何
言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
敬天之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此
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鑿思漫論探索無朕是藝之耳非重之也
恕谷旣與辨所駁辨業又爲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瞿然曰舍
是尙有入道之路乎恕谷曰聖門學道成規具在也好生曰何在
恕谷曰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
以禮及人則爲親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恕谷
曰古禮莫之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所言躬行者何事與請

益力之好生曰先儒柯尙遷謂大學是一郭郭須以三禮補填陳
幾亭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向未行禮今論禮之宜行也良是
次日恕谷與之書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者禮之害也能去
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五禮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
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左道如送羹飯燒岸之類參釋老
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此俗失也洗去此惑而立祖考廟
社無廟於寢齋誠敬致祭其綱也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此俗失
宜易之而致哀備物無事外飾靡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
於走虛聲尙奔競洗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其綱也嘉禮則孩
提而攝盛服非冠禮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如鬧帳婦女
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冠必飭閨門嚴肅其
綱也若時時戒慎使此心清而不沫虛而不滯誠而不偽振奮而

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謂禮中也禮以治心也時時自考言有失否視聽與動有失否必求合禮禮以治身也凡此大綱既立則其道已有規模其節目之詳三禮所載者隨時行之因事行之若考究其合宜與否則學問思辨之功也堦雖譎陋苟去此不遠願有聞焉比如恕谷返好生隨來桐鄉問學餽陸道威思辨錄恕谷閱之摘其當者載入日記自勘及將北還留書復好生略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

朱灝嘉興府同知陳茨嘉興諸生也恕谷同子堅如府兩人者皆以子堅所刊聖學書爲是恕谷會之

李繡持名鍼淮安人恕谷之初如桐渡河與繡持相遇繡持約爲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受之

蔡瞻岷名治揚州人費此度名密號燕峰四川成都人父經虞寓揚州得孫夏峰歲寒集讀而悅之遂令燕峰往夏峰受學夏峰得燕峰喜甚爲掃雪亭留之燕峰博學能文而見人如不識字者恕谷館伊陳氏時其弟子徐澄源嘗爲恕谷言之恕谷心羨之急欲一晤澄源因邀拜張豐村豐村亦燕峰弟子也述其師言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於是恕谷寓書燕峰論學燕峰復書曰古經注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眾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著滄熙闢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諍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歷以來學者不入於窮理卽入於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卽

物窮理承訛既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背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注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人顛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沈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識必剖諍滿世甯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後六年恕谷館新興燕峰又有書至論學又一年恕谷如桐鄉佐政過揚州拜蔡瞻岷瞻岷亦燕峰弟子也恕谷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是往拜燕峰病不能會遣其子滋衡來謁滋衡名錫璜燕峰所著中傳正紀百二十卷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

古經正史旁及羣書序儒者授受原流自子夏始故其復恕谷書自謂錄聖門舊章也又著有宏道書十卷皆與中傳相表裏古今竺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旨辨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又所以申明宏道書之旨也燕峰卒年七十七時康熙己卯恕谷再佐桐政北歸之歲也終未得一晤商學其弟子瞻岷最知名豐村與恕谷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卽類禪學恕谷以其論學有相合者嘗規其誦讀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鹿密觀忠節公善繼孫也嘗訪習齋論學恕谷反自桐鄉聞其在德州子濂守備署視之閩百詩見前

宋豫菴名瑾湖州人篤守程朱之學生平以闡佛自在始聞恕谷之學於冉太史永光因拜之於郭子固京邸時恕谷方館其家教

其子宏也及再佐政來桐豫菴適家居自其鄉來視恕谷從人有
爲異說所惑者倩豫菴開示之豫菴爲翌日留因與恕谷辨學曰
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豫菴曰借靜
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
專指讀書乎豫菴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
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有此言也豫菴沈吟因看恕谷所著大學辨
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知
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恕谷曰請
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
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
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

理若何也豫菴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恕谷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菴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菴默然恕谷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總歸一禮四勿三省乃我輩今日正務耳豫菴曰禮記不可爲經予夙欲將儀禮禮記纂爲一書如何曰昔人已有的我輩今日惟自治教家教弟子時時以禮檢勘則爲真學不然徒著書無益也豫菴憮然曰是明年恕谷再將北歸留書與豫菴曰堪將旋里矣先生主持

斯道甚力只闢佛一事已與昌黎並功矣年高德劭成已成物須
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吳匪菴之識恕谷館其家教子姓以六藝
之學豫菴實介之及匪菴歸里豫菴稱於恕谷曰吳公吾鄉賢者
也龍亢返潛詎善始而不善終先生其爲之辭恕谷於是作送石
門吳都憲請假歸里序

馮穎明松江人恕谷之館子堅京師嘗從之學琴其後再來桐鄉
佐政穎明適家居自其鄉來眎自始學琴至是九年矣久別復晤
恕谷喜甚與之共琴共射已又從之學歌穎明餽以葛扇蓋其鄉
物也

仲開一名宏通桐鄉舉人出仕爲邑令先賢子路之後也恕谷之
初佐桐幕與錢曉城先後來拜論學爲聖學成法作跋

虞龍章鎮江人來桐鄉問學恕谷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

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馮樹臣名景夏桐鄉康熙三十二年舉人畫山水得董玄宰墨意
疏曠淡雋之致邈然以遠恕谷之再來桐鄉子堅念其年四十未
有子爲客牀置筵於虎林覓得一呂氏女不惜重資聘來又以居
署不便於署西僦樹臣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於署北後有
室遣僕男婦止宿恕谷爲呂氏加笄偕而移居焉以李甯一贈詩
有留春之句因題樓曰留春才過十月遂生習仁其中李甯一名
維坤會稽人時爲子堅司刑名樹臣能畫甯一工詩俱嘗問學於
恕谷甯一疑格物致知爲大學始功最屬肯綮格物二字諸儒紛
紛聚訟何以迄無成說恕谷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卽大學中
之物格者學此而已甯一始恍然虛言與泛言無當於格物之誼
其題大學辨業曰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證之極

其明使聖學昭著宇宙燦若列星實而宜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甯一在桐幕始與恕谷相識恕谷以其解正言嘗引近之温益修之選郟城延恕谷往與論學議政而刑名錢穀恕谷爲薦甯一益修聘之中變不得已恕谷爲權司錢穀而刑名別薦陳子章偕往樹臣後由蘇糧道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十猶能作蠅頭小字

郟城中州一支縣也恕谷亦前後兩佐其政而往來均道出開封又自郟如開封者一習齋故嘗於此張醫卜肆閱人才十餘歲而所閱之人唯郭十同徐仲容朱越千三人者後與恕谷再會許西山識恕谷而與習齋通書朱主一並交其師弟俱已物故而習齋亦卽沒於郟城佐政時恕谷之所以再往反爲此也初來過彰德拜許西山祠堂撫其孤孫過湯陰哭朱主一弔其子和禮如開封

拜邢偉人劉聚五郭十同聞李皋鑾雲與其子行冠禮異之往拜
徐中丞請見見之及歸再過之晤寶靜菴論學晤朱越千語以學
曹謙趙九鼎來拜問學而來拜於郟城者前則趙澄溪樂塊然徐
仲容後則許不棄魏膚功以書來者許州諸生王瑄瑄寶靜菴門
人也再來過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辨業爲是來拜問學再
歸過之東柳林王秉公來拜問學過陳留舉人馬懋德來拜論學
懋德王次峯弟子也而郟城教諭暢泰徵聞行請筵問學合刑名
陳子章凡二十一人習齋開封閩人與前後涂次所會至安陽哭
奠許西山訪徐仲容抵回龍與陳子彝耿子達寧天木熊伯玉耿
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寧季和閻慎行言經濟至夏
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拜耿保汝同孫平子孫
箕岸游時保汝率子爾良與楊蔭干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

至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至開封訪張子朗劉念菴郭十同李瑤
之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於醫卜肆識張天章朱越千抵杞訪
田叔伯鄭吉人至鄆陵訪梁以道晤劉子厚訪王次亭晤常貞一
蘇子文訪劉從先韓旋元韓智度赴上蔡訪張仲誠與李子楷辨
主靜之非訪侯子賓至商水訪傅惕若拜李子青渡小黃河訪王
子謙寇楣隨問引以正學抵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反鄆陵訪
李乾行至湯陰訪朱圭一凡五十三人習齋有答陳子彝書自云
吾游梁豫幸會四十四友蓋孫徵君三子耿氏父子二孫子習齋
之鄉人而楊蔭千則故人也茲所謂會皆新相知籍梁豫者餘四
十五人蓋猶有一鄉人否則故人而俱不可攷矣恕谷所會二十
一人之中故人有邢偉人許不棄竇靜菴陳子章趙澄溪則鄉人
也而習齋之鄉人南游未入梁豫界所會至安平閻輝光習齋見

其教弟子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至深州國公玉徒步從行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途大悅至順德馮莊訪楊兩蒼及其弟濟川兩蒼喜錄喚迷途之副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語之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至濬縣教諭國蒲玉公玉弟也來迎游大伾及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柔之至臨城訪喬百一十人者鄉人其九合前五十三人與恕谷之二十一人都八十四人撫其有言行可紀者以類相從不復次其前後記之於右餘但存其蹤跡而已許西山朱主一孫徵君三子耿氏父子二孫子楊子李天祐孔益仲李子青竇靜菴王柔之均見前

邢偉人與恕谷相識在京師孔東塘筵分均賦詩恕谷至開封先往拜之劉聚五名漢生郭十同名圻恕谷爲郭孝婦傳首云孝婦

開封郭鍾琇妻鍾琇十同之父然則聚五與偉人俱開封人也聚五問禮苦難行恕谷舉冠昏禮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又問從事聖學之方恕谷曰以禮博文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十同續學有聲習齋之至開封嘗往訪之及恕谷往拜論學十同拜求爲其母傳恕谷傳已系其後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瘞之闕得金乃全鄧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從子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續體以爲孝友烏在其爲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憾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嘽沓戰聲以啟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并保其母子謂之何耶先是明崇禎間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眾燬四郊麥百計攻城城中乏食官括

民粟三次麪一筋直銀二十兩纓珞草小紅蟲瓦松蜣螂每筋至
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盃繼以糠覈庭前蒲萄陷
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嬰迺以漚哺姑如是數
月孀日減髮餓損呱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頤也而強笑語上堂
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灌黃河入城家眾號巢水上食絕漚涓滴
僅奉姑髮竟瘵已而水益漲伴高福得一小桴鍾琇扶母上命孝
婦面擁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涘
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鬚髯垂曳杖來曰而郭氏妻
孥耶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
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
胸泣曰天平吾願貸年活姑以乳哺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
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

已先候無何遙指鍾琇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鍾琇故孝友嘗推
產與弟鄉人稱曰德育先生孝婦王指揮堯臣女也十同生數子
一女嫁余氏不數年孳居守節養姑與孝婦後先輝映云傳所記
大畧如是

許不棄名遇侯官人善畫松石官陳留知縣以故交來拜恕谷於
鄆城邀過其治趙澄溪名瓚字贊玉澄溪其號也武清舉人官西
平知縣恕谷之初至鄆澄溪往拜求見恕谷會之及再北歸均枉
道過其治與之論政先是恕谷以春試入都馮欽南會諸名士推
恕谷講學不棄與焉旋亦請筵延恕谷問學不棄與王崑繩亦有
往還工詩其畫得之家傳祖若父皆以畫松石名至不棄尤勝所
畫多巨幃詩宗王漁洋著有紫藤花館詩集

樂塊然東鄉人著有漆天集拜恕谷於鄆城求序恕谷因進以道

序曰東鄉樂塊然自名其集曰漆天示予覽之如夜深風雨怒鬼搏人猿啼鶴唳毛髮皆豎漆天風景一何奇也雖然日月履天而光照山河羅地而秀發人物賓正而衣冠禮樂燦列終古常見之弗奇也一思之何以有此奇抑至矣然則不漆之天塊然遊之又何似耶塊然曰吾更有說吾心天也漆者毀之也嗟乎進乎技矣特一以爲元牝一以爲闔然塊然將何從

徐仲容名适安陽人遠近稱曰徐孝子習齋南遊至安陽訪之仲容閱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及習齋北返至湯陰仲容來迎出日記求教問禮樂習齋答之越十年仲容又北至習齋里第問學習齋卒訃至安陽仲容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又如鄆城弔唁恕谷恕谷之與仲容相識蓋自是始仲容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恕谷

稱爲至言因附書仲容與張子勵魏梁園魏膚功語以聖學且約後會膚功鄢陵之羅寨人得恕谷書果於來春恕谷返鄆來拜問學恕谷答之且餽以贖及恕谷再歸復枉道過其里與之論學魏梁園恕谷後集載書作韓同甫書曰前一小徒自中州歸言三賢覽堦與西山先生書是之私幸隙見不謬於有道今徐生見過屈指伊汴豪雋復道斗山皆嗜正學如飢渴卽欲過晤緣顏習齋先生斗辭人世急北會葬來春大約重南可圖把握耳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座道學根據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眞蹟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雜而失聖門戒懼慎獨存心養性之正也不大眞蹟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而於聖門約禮之功

尙缺略也至於誦讀則學者餘事著書乃不能行道不得已而明道之事而周孔正學則論語所載問仁知問孝問政由求等所習之禮樂兵農也今蔑略不務而但兀兀窮年故紙充棟復增以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聖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歟故嚮承顏先生教於同人少有辨說非爲此一二噉名者辨也一二人有誤何足辨獨是舉世以爲聖學正路止於如此而心性無實功身世無實學天地萬物不能位育可爲太息而中夜徬徨也幸三賢不以爲非來歲務得一聚坐言起行使聖門果有傳人所關何似當今海宇寥寥惟各自愛不宣韓同甫得書後十年有書來問學恕谷答之

朱越千名超恕谷之初自鄆北歸過開封與晤語以學習齋南游時年尙少一日於衢上遇而異之約來寓未幾果至問所志願學

經濟沽酒對酌飲半酣越千提劍起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
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徬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
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
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習齋北歸
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逾年越千復北來習齋里第問學年譜作王
越千疑誤
也

張天章名燦然原武人習齋之張醫卜肆閩人一日見一翁過骨
甚健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也習齋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
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習齋略言之天章
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習齋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
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之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越日天章
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習齋曰

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倣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周武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况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習齋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

主客久坐體愈莊容愈恭習齋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妝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張仲誠名沐號起菴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內黃知縣有惠政講學首重操存弟子從遊者甚夥王延祐次亭其最著也習齋往訪次亭稱述其師所傳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習齋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先事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中夜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卽或間作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往訪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習齋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日用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修道爲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習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習齋嘗

以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與斯人立命者也誤常人之患小誤賢秀之禍大故與法乾朝夕辨駁閱四十年不懈益力而寄關中李復元書告以周孔二聖之學致意復元轉寄中孚其南游則專爲仲誠來也先至開封閱人既多又如杞如鄆陵訪次亭諸人博聞詳說已乃抵上蔡與仲誠及其門人相辨論幾及一月將行復申前說既歸再達以書此寄復元書所謂熱腸與恕谷之欲援望溪於習齋亟有以開之望溪辨窮其後以六十九垂暮之年特往入京存在以向者論學未盡及今不一剖判恐留畢生之憾其事正同望溪學專程朱仲誠則宗陸王而少變其面兒以一念常在爲主所謂操存也歸後書曰元生也晚不得堯舜周孔而見之得見夫學堯舜周孔者亦幸矣不得學堯舜周孔者而見之卽得見夫傳堯舜周孔者亦幸矣

弱冠時博訪其人聞今世有孫徵君鍾元先生刁孝廉蒙吉先生張處士石卿先生張石室公儀先生王義士介祺先生諸公本皆鄉人也彼時以家貧親老不能遠出僅拜交四人於徵君則以其遠遷蘇門生前未得一面迄今中懷猶抱恨焉蓋張刁諸先生固皆有志學堯舜周孔者而實皆學周程張朱者也或傳堯舜周孔之一二者也惟徵君未面不敢量也或元之所失正學堯舜周孔傳堯舜周孔者乎博求其書於年譜見當時皆北面徵君者惟先生以友道並駕豈可復遺憾乎是以客歲不遠千里負笈門下蒙先生不拒留居彌月旣諄諄賜教之不吝又循循引誘之使言解經注傳先生之識力出人意料拜氣象先生之身教亦大異尋常使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方且謙德自抑獎進後輩謂諸高第弟子曰渾然南來大有益於我輩愈加習行矣夫先生之重習行

豈待顏元哉亦先生之借蛙激軍善勵及門則然耳自此習行日
懋建經世濟民之勳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者必出於
起菴先生之門也則不特學堯舜之精一執中而併學其和修六
府矣不特學周孔之洗心操存而併學其三物四教矣是謂真學
堯舜周孔者矣是謂真傳堯舜周孔者矣周程張朱何足道哉但
元躍海之寬飛天之空未免受其空寬之包容而肆其飛躍則粗
直鄙率瀆犯尊長者不知其幾許也先生寬以居之與高第弟子
李兄遜以出之之教敢不弦佩謹修寸楮恭候起居兼謝雅愛南
望神馳不宣行時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
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
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
殊不思置學之二字於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

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籬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習齋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前未行時有李子楷者卽書中所謂李兄規習齋以遜出者也習齋嘗謂之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不如此學問思辨一切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習齋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習齋之行仲誠有送序王次亭攜來習齋擯不之觀旣而悔之與陳子彝書屬見次亭討來子彝後亦受業仲誠之門者也回龍人次亭鄢陵人習齋南游閱人鄢陵獨多惟梁廷援爲孫徵君門人餘大率皆從學仲誠者也廷援字以道習齋答馮拱北及趙用九書均稱爲梁

伏村蓋廷援所居之里名也有韓旋元閱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途
也有韓智度習齋指易修業居業告之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
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之乃得居之吾
儕急事也智度曰然有劉從先習齋與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
時卽習何待乎習禮二度日入從先曰鐙可讀書鐙不可習禮乎
秉燭終三教其三子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有李乾行習齋返
自上蔡與之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卽可將百萬兵
無不如意習齋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兵聞二事叩其
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習齋曰小才
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君操存尙未至耶乾行語塞次亭有
弟曰敘亭習齋嘗遊其花苑諭以苑中宜植果種瓜且曰天無曠

澤地無曠土人無曠力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無三曠則國富敘亭悅曰儻得永事先生則得常聞善言矣次亭初見習齋論學卽請執贄習齋辭之及反自上蔡次亭約其昆仲習冠燕諸禮問明德親民習齋曰修六德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習齋以習行之學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次亭首先悅服其他亦多以爲是言之易入而敘亭又願永侍故習齋嘗與次亭燕語約歸後南遷比反報以書曰與貴昆玉習禮講學桐齋中一段佳會生平大快也屈指相別倏忽周歲矣歸來與敝友王法乾李剛主輩述道兄資性之高向道之篤進未可量聖道昌明端有賴矣所約今春南遷不意妾

死妻病勢有難遂待來春再卜行止可也所望志氣常聳功力常勤習行常懋務爲有體有用之真儒使斯道丕振元但得出門自當策蹇渡河不敢自老也次亭得書以前者論學未盡復北來質問習齋俱詳示之答其變化氣質問曰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吾性所自有吾氣質所自有皆天之賦我無論清厚濁薄半清半濁皆擴而充之以盡吾本有之性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非變化其本然也次亭未達習齋曰必疑剛化柔柔化剛爲學力也試觀甚剛人亦必有柔甚柔人亦必有剛只是偏任慣耳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能勝剛而剛德合於天則本有之剛自能勝柔而柔德合於天則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也非變化其剛柔也正如技擊者善用腳師教之手用以濟腳非變化其腳也答其問孔孟作用曰孔子神化其鑪錘乾坤具不可測如誅少正卯

墮三都七日耳焉能誅朝中大聞人三月耳焉能懾服四五世積成大奸使之拱手聽從此某所不敢望也若孟子之王道則有一二竊不願學者如善戰辟草萊之才行道所必用如何定服大罪上刑且七雄以富強爲主此輩皆居心腹要路只合包容任用使之將虎賁行弔伐服農政力溝洫彼將樂爲我用自比於周姜禹稷今日吾入門便誅汝彼又肯容我孔子取衛靈能用王孫賈則孔子用衛其作用可想矣習齋又謂次亭曰吾人爲學只是習行語言文字不可爲也孔子之書名論語試觀門人所記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愠其爲人也孝弟節用愛人諸章言乎行乎次亭欣然曰當書紳陳子彝與習齋自南遊相識迴龍界濬安陽之間與肥鄉壤接漳南書院習齋之往主教實子彝介之習齋旣至漳南復如迴龍會諸故友諸故友蓋卽南游所會諸

人子彝亦其一也習齋答子彝書曰同學弟某再拜書子彝道兄足下敝門人國曹輩過貴齋拜教並得親貴里諸賢以增益其所未能何幸也奈二人愚窒多狂謬君子取其志焉可也曹生攜手教來知吾兄與諸同人無恙爲慰何如曹生愀然謂某聞一不佳消息叩之則曰中州撫憲構書院於汴請仲誠張先生講學令河南北士赴之聽講必將許多人材入靜敬讀書之套矣豈不惜哉予曰不然此大佳消息也生不解予曰現佳者二將來者一夫以憲院之尊號召多士近大儒聽講天下聞之誰不曰崇儒重道吾儒生氣道釋不一衰乎一佳也今之士多不自惜率博飲放蕩肆於貪鄙一奉道學先生之教而遊其門不得不稍自檢里甲實受其福二佳也吾遊梁豫幸會四十四友分郡異邑不相見不相聞也吾非者不得謗不見可與謗之人也吾是者不得稱不見可與

稱之人也今當此盛舉有志之士無不裹餽遊於梁土凡在仲誠門與不在仲誠門者得聚聚則各舉其疑者謗之信者稱之信疑半議之則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之學以信稱傳固佳以謗議傳亦佳卽張先生亦必舉吾二人一月之異同以示人則明某之偏彰某之異俱佳乾坤中不從此宋明儒參一異途哉謹述之告吾兄以聞貴地同人亦議之汴也鄆陵王篤周號次亭張先生得意門人也當必隨行若見之討張先生送弟序來先是次亭攜以來弟擯不觀今悔之若之汴時卽將此一紙帶去與同人一觀亦妙習齋復子彝書當在主教漳南之先故初至漳南釋菜孔子祝文有進漳南與關中嵩陽上蔡汴梁而五之言其後恕谷自鄆如開封中丞徐公欲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已升戶部尙書不果徐公名潮嘗與恕谷言漢儒平實宋儒染禪恕谷

曰特識也爲詳言聖學明晦之故徐公語溫益修曰李恕谷有用之正學也計其時仲誠沒已久矣仲誠所著書圖書祕典溯流史學鈔一隅解其語錄曰身勿無事作心勿無理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孟子所謂存養曾子所謂閒居爲善皆是也學者每以學聞爲苦烏知此中之趣也習齋採其語入言行錄仲誠又有言堯舜任自然非也堯舜只是身兢業譬如鳶飛戾天一歛翅便從雲中墜地習齋晚歲一日忽思少年卑污事因憶及之曰信乎仲誠之言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員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弟子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習齋曰辨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仲誠爲內黃治以躬行爲本重農桑敦教化裁革苛斂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於門朔望集諸

生會講明倫堂居五年坐事免以薦起知四川資縣其治如內黃
屢舉廉吏乞病歸主遊梁書院晚年闢白龜圍草宇土壁以受四
方學者習齋嘗與仲誠論治及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習
齋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材無治道又有傳惕若者商水人
疑亦仲誠弟子也習齋與論學言氣質正吾性之附麗而發之爲
作用盡性之功所從著手也惕若問如何著手習齋曰如手容恭
敬之功也非手何從知之愉色婉容孝之功也非面何以見之惕
若服焉鄆陵後又有斐文芳者字子馨後王次亭五年北來從習
齋問學

習齋自漳南如回龍所會諸友有程潛伯又自回龍訪路驤皇驤
皇字趨光魏人論治主封建井田與習齋存治相合其所著書鍾
金若之子淑收藏之爲題曰路先生文集今尙存習齋謂之曰聖

人不能借才異地須寬以收天下之才和以大天下之交程潛伯請筵習齋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而在漳南與習齋通者有陳宗文宗文廣宗人習齋自漳南歸後又一年宗文嘗北來相訪在漳南時習齋有寄書曰前公函兄枉顧茅齋留十餘日問南中人才始得聞吾兄名赴書院過廣宗吉生齋始得見吾兄字五月到此簾步還田短作始得見吾兄文兩月中公函嗶嗶述敘有意狀吾兄與無意狀吾兄因他人言行想見吾兄者蓋盈耳充胸令人絲繡平原矣然友人之推兄與天下之重兄者率以文壓當世耳元嚮見周易句讀正誤蓋心服邃于易道竊窺吾兄之自命非徒以文也以文尊吾兄者殆不知吾兄者也日日向公函捥腕陳兄名滿

天下一時貴介樂迎者無暇日無定方顧安所得聆緒餘四望引領正不知於何鄉也四日方食魯生告曰陳先生從府來書欲見阿師文元躍起停箸曰宗文兄在家乎恨濁漳泛濫不得卽往一親誨教也只文無似弱冠後更異常狂妄謂人生兩間上之當道堯舜伊文周孔次之當學顏曾慮孟卽甚下亦當如三千徒衆雖有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亦不枉生世爲一人列名爲一儒若韓柳猥以文名李杜僅以詩著將在下而修身齊家儀風式俗在上而致治撥亂康濟民命安所用之以若彼之賦質聰穎而區區就此負蒼天之篤降矣惟其誕妄若此是以詩文無能比于人然亦羞爲之偶有往來循俗應酬之作行篋中亦無多因使魯錢等錄爲一通往請斧鉞是正之爲幸

師承記五終

師承記六

顏李學卷三之六

天津徐世昌纂

習齋恕谷崛起倡周孔正學得志推行之天下致太平不難不得志傳之其人共衍道緒以待後王之取法故所至以求友爲急恕谷奔走四方凡六佐友人幕事桐鄉鄆城富平之外又嘗北至保安西如應州東赴濟南任學正數往京師足跡半天下故其交游最廣而習齋則唯南游閩人其東出關爲尋父也於關內交曹梅臣曹君佐關外交程玉行關拉江張東巖張尙夫顏希湯希湯其族兄也以事編居瀋陽習齋所主也

關拉江滿洲筆帖式習齋嘗寓其家拉江問性情才習齋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告以宋儒不知性并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習齋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

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習齋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時偪歲除習齋尋父冰雪不克遠出惟北達鐵嶺之小河山東抵撫順踰年南出天覆門一騎者謂曰若父有矣在蓋平之陽臨河孤家是也直往訪之踏泥一望無涯或教從西山坡繞行則更甚人畜皆陷不可出習齋仰天慟曰死此矣忽得出循葛隴約行三里許始得路至其家認非是留蓋平十日還至海州禱神求籤譜云大吉詩曰望渠消息向長安好把菱花仔細看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氣上眉端習齋自思今以瀋陽爲長安又吾所寓關生家實在長安巷口曰見曰今朝皆急詞也遄返瀋陽卒與其異母妹銀孩相遇往韓英屯謁墓認其爲從曹君佐來時嘗經過之墓頭而初不知也君佐瀋陽北陵千總曹梅臣其從弟也習齋之東抵關直海吼山水暴漲又無路引不得出遇梅臣爲竭力經營習

齋稱爲豪士適君佐還自京師遂同行過太宗所建大石橋君佐邀食其家道韓英屯南卽其父葬處也比載主歸至關往謝梅臣梅臣復來弔奠如禮程玉行山東人亦以事編居瀋陽習齋稱其有學具壯志銀孩之夫曰金安國銀工也

張東巖名鼎彝字清臣東鹿人弟尙夫不傳其名與習齋友善東巖康熙五十四年進士授汝甯推官至河指水誓曰今而後有異初心者不復渡此抵任案無留牘刑無濫施雍正元年擢行人司行人轉吏部郎十一年分校禮闈乾隆二年升順天府丞丁內艱服闋補奉天府丞尙夫從其兄於官署時習齋以尋父至瀋陽往謁尙夫因得與東巖相見求爲散布尋父揭帖所屬各州縣錦州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守某修郡志載入祠祀之列東巖見而大詫議毀之會習齋至歡然曰闢異端渾然素也宜有文習齋旣爲說

以進已又念議之闕之不如直行文更之復爲文引明季郡醫巫
閻賀子欽易諸佛刹爲書院爲士民講白鹿洞規故事爲東巖著
更念佛堂諭習齋嘗禱於城隍神指示尋父之路夜夢其師賈龔
什賜宅北壁龕累朱粟一人中室爲池旁有一坑北高南下陷地
中出遇繼父楊翁從尖山焚香還挽留之寤思賈者父乳名也朱
粟盈龕神其冥中行查乎坑南下繼父還香其亢星南下之時同
父還鄉乎次日以所夢質東巖東巖愀然不語已而曰解之恐傷
孝子心不解則負問意夫坑安寢處也而陷地中北高南下棺象
也殆尊君棄世神給音問還鄉耳已而果得其父墓於韓英屯招
魂題主奉之還鄉時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也初習齋禱於
東嶽祕祝以出門聞聲遇人爲兆得彭字相字法平直畫屬年曰
斜畫屬月彭文左壹喜首上十一中廿兩口合之成四右三三月

也至是亦驗東巖有鄉人商於瀋陽者曰任最六習齋始曾屬其代尋父耗歸後除服皆往拜謝上東巖書言尋父受覆載高誼并親德誨三年中伏棲喪廬哀慕之餘無一時不叩道範東巖答書頗相稱許習齋復有書會東巖召至京改左通政東巖官奉天數年除學校冒名積弊奉天鄉試額中三人九年特疏請廣一名及召還士子遮道泣送東巖之弟尙夫歸家枉道相過習齋始知其詳復賀以書并論薦新安楊湛子安陽許西山學問有用其文云聞特擢納言以先生大德當此要任爲天子喉舌與唐虞之際臣龍媿美朝廷之幸蒼生之福也某草茅中亦已陰受太平之澤矣但相望四百里徒切日夕之懸懸爲大歎耳毀念佛堂高議已屨入拙著中爲之脊柱苦無人繕寫俟錄有副本寄往是正侍御許西山先生嘗通吾道聲氣聞近者優升在貴堂中未審果否此當

世有用道學也願先聯爲腹心治統道統均有賴焉都諫楊湛子某石交也惟長者伏翼而汲引之共效贊襄同希底績使某輩沮溺得與普天蒼赤共沐化澤是所望也未幾束巖予告歸復訪習齋於博野相與論學

北赴保安應張函白之邀也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恕谷貧邀共往恕谷亦以歲祲絕糧念孝愨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至保安函白與主人不合隨歸至京館申佐領家申佐領名籍俱不詳張函白見前

西如應州應于南溟之聘也南溟名世子也與郭子堅子固兄弟友善恕谷之初館郭氏主子堅南溟卽來納交及恕谷再館以子固爲主始識名世求爲論史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恕谷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暑冬一裘夏一葛公服

外以布食糲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餼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餼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後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者師友之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礮鄰救而教農則立田畷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已而南溟將理河工求恕谷往襄其事介子堅爲言恕谷曰水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南溟年少多才矯矯自喜旣與恕谷交親亦知從事於學問之涂在在思旣之實地而血氣未定內之或爲色荒外以喜事之故或不免反爲僉王所算弄恕谷知之南溟問過恕谷謝不知再三問曰遠佞人凡柔媚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子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

得予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如此則佞人終不能遠矣南溟始納交恕谷卽告以教婦初來又嘗語南溟作天下事以精神而耗之莫過於色南溟終以是敗任應州不久身死室家嘻嗃未幾其父名世亦卒恕谷聞之再往弔喪調停其家事初南溟求爲講律恕谷曰繁文與義胥吏易因緣爲奸簡要而人人易曉律道如是而已南溟自謂心粗恕谷曰不然僕所爲君慮者正患心過細耳持已蒞民須磊磊落落當斷立斷過細不失之沾滯則僻於穿鑿矣南溟之爲廉平先事介子堅預約往爲謀政恕谷以母老弟幼辭曰近地或可遠必不可及爲應州使人來延恕谷復書曰堪曩以母年邁不能遠從客歲兩接手書疊承佳貺今升任近途又屢蒙招延擬卽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

闡眷戀故尙須少遲時日也埽近於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踰年五月如應居未一月力辭反里恕谷數佐友人幕事以道行之於人猶已也南溟蒞政有才獎之而已若所謂子堅厚我以情慎修聽我以言恕谷自問蓋均不能得之於南溟也南溟要自知敬禮大賢在廉平寄書餽白金二十兩爲恕谷養母儀又送玉斗一尊玳瑁箸十數自應歸有贐禮恕谷俱受之名世亦嘗餽粟二石朝考懷文一案名世時尙未與恕谷相識也與子固諸友力爲辨雪賢於慎修之父遠矣宜恕谷聞其疾往視之旣卒弔哭且爲商其家後事也

東至濟南應張部郎之聘也張部郎軼其名與易州祝兆鵬爲甥舅祝兆鵬字振南官雲南知州以習齋及恕谷諸著上總督劉蔭

樞蔭樞亟稱許兆鵬以此受總督知後知忻州遣其弟來問學聘
恕谷主其幕事恕谷辭以親老因問習齋尙有他弟子否恕谷薦
張文升及弟益溪同往而張部郎補濟南知府使來餽贄求理其
幕辭甚懇切恕谷應之至署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蔭樞
字喬南韓城人康熙十五年進士 恕谷之赴濟南過德州有李
龍友者來拜爲言臨胸上五井來子儼若異士也及抵武定下榻
五老菴齋亦曰儼若義勇不可一世又晤登州趙德生云儼若曾
遊海上訪人物嘗語人曰某某佳但無實經濟五老菴又言儼若
與張石民行蹤並及儼若貧病恕谷乃遺之書曰聞五老菴言先
生家計日削抱羸疾恐綿延難起堪大驚起立何有用人而至此
天歟人歟天阨之也吾則不知矣如非盡天災也則病有自來亦
有自去先生自度何如人耶若果其身爲天地萬物不可少者有

疾而不自療與朋友聞其疾而不思所以療之皆與於不智不仁者也是以妄擬一方獻之左右不知有合與否竊以爲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室一在憂世而不樂天古聖賢之爲人也教必先以養其自爲也先保身齊家而後及國與天下井里菽布養身家之具也而今與古又異古賓興不出萬家之鄉公私治民治事之官甚夥易於見用故無憂貧後世反是而父母不可不事妻子不可不畜故許平仲曰學莫先於治生以不治生則無以養廉節無以長學問故海內豪傑者流往往奔走四方緣門持鉢漸染骯髒而且紛紛然爲餬口計所爲兵農禮樂者僅託空言而無餘力以從事也卽或閉門高尙九州四海空懷措置而一身一家未有棲泊蹙蹙困窮妻孥交謫貧繼以病牀頭短氣嗟乎跬步不能而尙言遠大耶旣曰有用何不用

之身家既勤且儉走風宿雨槿水負薪上取之天下取之地如范
蠡馬援可聚可散此病之當急醫者一也吾儒道德經濟原非二
途舜遭焚廩浚井烈風雷雨諸難而不損者以其夔夔齋慄性天
已定也孔孟悲天憫人而樂在中蓋震盪之勳業必自敬定之性
天而出也後世豪俠一有遠志輒怨天尤人氣塞髮指至不能得
意氣日填瘵身益無聊外感內傷皆相縛制而憂傷終老病入膏
肓當爲孔孟所不取也此病之當急醫者二也先生自勘無此病
也无妄之災行爲喜矣苟萬一涉此先生而果豪傑也朱元晦曰
如此爲病不如此卽爲藥吾知聞鄙言必一笑挺立不知沈疴何
去而身體髮膚劃然爲壯士完人也又遺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
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一堂心羨之高尙不入塵俗
徜徉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

不知匏匏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材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五老菴不著其名但云李相國之芳之弟恕谷易注自序有云書成質之金陵王符躬武定李之藻諸人之藻蓋卽五老之名也恕谷晚年又有武城之行晤張熙甫劉天植劉天植字挺生恕谷至武城挺生具門生刺投拜恕谷見其日記記過縷縷不諱受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恕谷爲書一紙一曰克己馬季常云卽約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

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
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
備農政之類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
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
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奔放身自不廢弛事自少錯
誤矣恕谷居武城值朔日望拜家祠拜母挺生亦從拜及恕谷辭
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張熙甫者
軼其名率其二子鎡鍾具門生刺投拜恕谷見其各出日記年幼
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改過始武城又有劉學
山者嘗同王順文來恕谷里第問學順文不詳何籍於學山同來
之前一年八月卽拜從游恕谷教以孝弟之道疑亦武城人也故
學山介以先容學山問禮樂恕谷答之順文問經濟韜鈴恕谷曰

韜鈴非老夫所知子少年文士去之逕庭非所問也卽經濟亦無躁聖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清定省以事親一體周護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講及人可也請姑俟以觀

任通州學正時諸生有宋惟孜者介桐城方望溪來拜從游通州順天府屬縣也順天府分治大興宛平實曰京師恕谷初至以申氏之館是後四十餘年凡三十八至京師交一百三十許人而習齋則惟東尋其父嘗一過都門其相從問學者未聞誰何通州任熙宇大俠也故嘗與習齋通書聞其至招飲查樓小閣相與促膝話故酒酣以往論天理卽是浩氣叩眎俛畫旁若無人初習齋少時鄉里有聖人之目熙宇耳其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

接物之間唯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習齋以其從事刀筆也答書謂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業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不可失實以僕之駑下而輕誤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習齋展書悚然自悔失言其後熙宇又有書規習齋進銳恐滋退速習齋終身佩以爲戒每向人述之熙宇初以豪俠聲聞燕薊間旣與習齋通後復相會於都門聞浩氣天理之言而日游都市熙熙穰穰名利肆中頗覺有所不快於心又自悔其少年時屢被邑令笞棒一日以事不勝其忿游橋下自沈水中以死習齋聞而悲之祭之以文通州又有王古修者亦以士人而好氣爲任俠聞恕谷名來拜恕谷時游京師後選通州學正宋惟孜乃從受業又有石生者來言有志宋儒之學且言今日唯恐異端亂道恕谷曰何爲異端石曰主靜不敬恕谷曰主靜立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

學也半日靜坐朱子之課程也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恕谷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石又言朱子集羣聖之大成恕谷曰劉靜修言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况羣聖乎夫孔子之謂集大成者得志則唐虞三代之治皆將於吾身親見之非僅以刪定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宋儒之學時論皆主程朱而詆陸王石生道聽塗說於其學故未深求詆主靜爲異端意卽謂陸王也恕谷明知之故答之如此又有張孝先者名伯行儀封人時方總督倉場見恕谷直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恕谷以其習痼已深姑默不與辨宋惟致介自望溪蓋亦學程朱者旣來從游恕谷語之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

子訓主一無適粗言之猶通謂爲此敬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
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言敬矣且爲事之
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
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
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惟我問中庸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歟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
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
一向晦冥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
以爲敬也惟我問何以見程子離事言敬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
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旣立
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歟且其持敬之
功曰半日靜坐何嘗著事與四明潘用微有言必有事之謂敬非

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惟孜字涵可恕谷任通州學正八十
三日著籍弟子唯此一人有鄭性者寧波鄭禹梅之子也前歲在
關中見習齋年譜讀而善之故數千里來拜恕谷問學餽以潘平
格求仁錄潘平格字用微四明人其言朱誤於老陸誤於釋恕谷
前於館吳氏時曾見萬季野述之已又聞之於毛孝章毛孝章亦
寧波人潘平格其從學師也恕谷旣得讀其所著求仁錄嘗謂平
格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
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
倫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
禪而遂謂持敬之功心無靜時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
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方

任時闔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佞佛茹素者也恕谷曰異端豈容妄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恕谷三十八至京師計以館至者十以試至者八其餘二十往反有事可指名與無事可指名大抵皆爲明行聖道計耳十以館至前主郭子堅往反者三後主郭子固往反者二吳氏三申佐領與伊介公陳朗公各一主凡四易弟子十三人吳關杰用楫師栻見前從學於申氏者爲申奇章董漢儒漢傑郭鏌前郭氏郭魯後郭氏郭宏伊介公陳朗公則伊維藩伊維城祁鼐臣又有郭培者不知於宏魯何兄弟宏魯蓋皆子固子前從學申氏之郭鏌疑亦魯宏兄弟行也董漢儒漢傑申奇章伊維藩伊維城祁鼐臣郭鏌培均無言行可紀郭宏於子堅子固兄弟歿後尙以貧羈居京師恕谷之歸自富平入京償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意此

乃餽先生物耳恕谷曰當日我急有所須尊君代我償之今汝家寡婦孤兒飢寒並迫我卽無力急汝之困先所假借忍不歸耶卒與之恕谷之初教郭魯蠡人有李啟若者方設帳其家意欲辭館恕谷謂子堅曰於侍御館意在我故啟若辭吾必不後同鄉人館也已而子固躬懇館猶啟翁但求爲子魯講書耳恕谷乃留師友館申氏時所接爲郭子堅子固兩郭氏前則于南溟姚蘇門馮穎明華顯李六儀賓趙泰巖楊湛子許酉山何魯菴梁翬羽伊介公陳朗公郭郁甫張廉泉陳健夫後則吳星潭于名世郝公函宋豫菴伊陳氏爲徐澄源張豐村周青士最後吳氏館爲徐壇長徐果亭金素公萬季野胡肫明王古修孔東塘竇靜菴邵允斯毛孝章博問亭王顓菴劉綽然常鉉禹李丹崖曹乾齋王阮亭許時菴陳心簡吳敬菴曹正子邢偉人員震生劉巖温睿臨周崑來朱直岡

韓文萃合申佐領凡五十三人郭子堅子固馮穎明楊湛子許酉
山于名世郝公函宋豫菴徐澄源張豐村徐壇長徐果亭金素公
萬季野胡肫明王古修寶靜菴毛孝章王顥菴邢偉人溫睿臨周
崑來見前郭子堅子固事恕谷以師禮皆弟子也而恕谷俱以友
朋待之他如華顯劉石村李天柱凡來拜問學者恕谷亦接以友
朋皆子固兄弟之例也

姚蘇門徐圃臣弟子也圃臣名發嘉興人著有天元曆法恕谷見
其書因從蘇門算日月交食後有徐閣臣名相者浙江人亦與恕
谷相識在京師以名籍推或圃臣兄弟行也

華顯宗室也供職宗人府李六儀賓軼其名俱嘗拜恕谷於子堅
館問學越三年華顯又過蠡里居問學後總督川陝以書招恕谷
恕谷辭不往李六儀賓官都統

明會典親郡王之
女其壻稱儀賓

趙泰巖官刑部侍郎與恕谷初不相識會朝攷漢軍有武甲者懷恕谷文入攷搜出尙書諾某傳問恕谷往眎其文曰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諾問何以爲渠作文恕谷曰生爲門人交游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問孔孟罪乎諾語塞傳問他人已而令恕谷暫回候問時泰巖在列屢出言爲恕谷辨而郭子固諸友人亦均以恕谷素行力爲洗雪得釋不問旣一月泰巖來子固館與恕谷相會恕谷曰昨朝攷一案聞公在班聯正色相援本當造謝昔祁奚救叔向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祁奚相待泰巖見壁琴言琴能調燮陰陽恕谷曰一物耳何以然泰巖曰以動機相感也恕谷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專靜之學逆天道矣

何魯莽梁翬羽均不著其名籍嘗至郭氏館與恕谷共習琴魯莽
价言國戚索克果亭聘設帳恕谷辭之他日又來懇恕谷力辭紀
以詩曰陰馬何聞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揖客難言重樓
護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容置是非軹里
萱堂况復健此身且翦老萊衣越十五年恕谷之寓閭公度宅索
又价周崑來來拜求言恕谷亦力辭之事具周崑來傳

郭郁甫名文炳後改中孚蠡人康熙丙辰進士恕谷館郭氏時郁
甫選東莞知縣請恕谷往勸其政辭以母老而贈言以送其行曰
儉爲廉本不儉何以能廉明則斷行未明慎勿輕斷郁甫爲縣實
心愛民力圖振作邑有新淤田舊鹽場也官責民租而不去其鹽
課民苦之爲詳請更正又邑之租賦舊皆大戶包攬猾胥土豪上
下其手郁甫令拆戶各輸民得息重賦而賦早完莅數載當道者

疏其最績內擢戶部廣東司主事條陳廣東通省輸租俱應折戶民至今便之

陳國鎮名鉉涿州人傳鹿忠節之學恕谷以館子堅入京過涿州拜國鎮國鎮與言致良知聽而不質恕谷嘗曰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肫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國鎮謹守師說每平旦自勘良知老而愈切雖抱病而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弗得康熙庚午卒恕谷鄉試如都又過其家哭之丙戌閣公度以分房被譴恕谷視公度於京師收果亭匪菴爲刻大學辨業板過涿州寄陳極如齋極如蓋亦國鎮家人也惟不詳其行輩耳

張廉泉陳健夫恕谷晤之於郭館因同之許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昏喪祭諸禮西山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健夫工詩集曰西峯草堂王崑繩嘗爲

之序稱其蒼深瘦勁斬斬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蓋亦能自
樹立者其後孔東塘會恕谷諸友分均賦詩健夫與焉健夫嘗與
恕谷論學盛詆議程朱者恕谷不與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健夫
問五經恕谷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
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
易呈道于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
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
而世事壞矣健夫邀周青士與恕谷會詩青士名貧嘉興人恕谷
館伊陳時因健夫與相識因求贈言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
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未
成者無惜齒頰游揚未幾青士卒恕谷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
塵吟詩買米老閒身嚴陵一嘯雲天老海宇於今少逸民吳星潭

能技擊

孔東塘名尙任曲阜聖裔也官戶部主事恕谷館吳氏時方學樂聞其知音特往拜之因與同考文武舞儀又聽東塘歌大成樂爲辨黃鐘爲徵之誤東塘名爲能樂所著有桃花扇傳奇譜宏光南渡遺事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故淋漓悲宕令人觀之忼慨太息不能自己一日特筵邀陳心簡吳敬菴曹正子陳健夫邢偉人萬季野及恕谷分均賦詩時東塘方以主事晉員外遽罷官恕谷詩寓意諷東塘宜歸王崑繩有送東塘歸石門山序東塘所居名曰孤雲草堂在魯城西南數十里有山俗呼爲石門寺故無名邑乘亦不載東塘一日往游得異境巖壑奇邃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澗淙淙瑟瑟就所見蹤蹟古昔杜甫訪張氏隱居暨與劉九法曹鄭瑕邱宴集蓋卽其處所謂石門也環十三峯屈如龍蟠別一峯

抱其中曰涵峯蒼翠孤懸面削東塘結草堂其上家居終歲栖息其間致足樂也崑繩文極言其爲士所歸依東塘去悵望黃金臺裴回燕市悲歌狂醉者尙復何人俛仰天地睠懷今昔爲之悽然泣下與恕谷詩異旨恕谷詩不傳所著大學辨業東塘嘗爲之校訂并題辭其端曰予自幼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矣然未敢自信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何其先得我心也伫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何快如之

邵允斯名廷采又字念魯餘姚人祖曾可字子唯沈求如再傳弟子也初以主敬爲學後乃專提致知允斯九歲讀史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子唯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之允斯興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子唯以爲有志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從韓孔當受業時求如年八十矣歲必一再至書院爲諸生設講允斯立

階下聽久之執卷請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求如
驚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允斯肄業書院初讀傳
習錄無所得旣讀念臺人譜曰善哉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
年二十補諸生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
未嘗旁視又師事毛河右恕谷之如杭學樂允斯適他往未與相
晤及庚辰恕谷以吳匪菴請再入京始寄贈恕谷序至恕谷復以
書曰塏前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
遠賜謂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於塏盛有稱引何以克
當然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
以求教焉塏少承先孝慈家學卽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顏
先生習齋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歧其內地功力皆參雜佛老
而所謂問學者又祇誦讀訓詁迂濶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之實

學一槩蔑略教塲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
學韜鈴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於經史子集皆
繙閱之以爲實行之攷證非務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
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
於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於素所言宋儒之體用
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諸經謬解而
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慎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
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於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
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間
無一時可間一疏一密卽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躋落如何且論
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
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非綿力所能支撐今足下卓然有志於

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堪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又貽書論明儒異同允斯答書言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外願學蕺山允斯嘗遊鎮江與總兵梁化鳳講擊刺法一月盡之於淮安從防河卒問淮河離合之狀北訪河故道西走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遊京師無所遇邑人修復姚江書院用禮幣致之先一日戒衆設備黎明諸生及地方吏畢至釋菜先賢如禮卽講堂南向坐童子歌詩闕爲講易艮卦聞者肅然著有陽明王子傳蕺山劉子傳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姚江書院傳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卒後門人刻其遺文爲思復堂集二十卷姚江書院志畧四卷

常鉉禹字九疇鄆陵人與王崑繩爲昆弟交崑繩有送廷尉常公歸里序常公名翼聖九疇之父也其與恕谷相識蓋亦崑繩之自

崑繩世家子其人豪傑而又能文知兵凡京師有聞人無不攜手願交者而低首恕谷一時循聲附影以學問爲名高者無不相率來拜問學常九疇其例也

劉綽然名有餘習天文歷祿之學喜交天下賢俊凡四方觀光有名於時者必廚傳延致唯恐不及有窮困依助之至質衣被不惜人不知其貧士也與恕谷相識自馮欽南講會未幾有餘亦請恕谷會諸友論學羽衣芒屨廁身士大夫間飄然如仙卒年六十九恕谷時以丙戌春試在京往弔其喪有李天柱劉石村石村都門人天柱字丹崖俱嘗拜恕谷問學

曹乾齋不詳何許人蓋亦當時京師有聞士也崑繩之初與恕谷共學一日約會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學直接周孔乾齋亦崑繩之故人也乾齋先嘗爲習齋刊存學編寄至或告習齋宜走書爲

謝習齋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非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王阮亭尙書名士禎許時菴侍郎名汝霖博問亭將軍則不詳其名恕谷館吳氏時皆嘗向恕谷問格物之旨恕谷持大學辨業入京一時傳播驚爲刼論故賢公卿見者皆疑以爲問王阮亭又嘗與許時菴俱索恕谷所著各書許時菴又嘗與博問亭俱請筵恕谷蓋許時菴初嘗拜恕谷不相值旣數與過從相與論許西山魏子相之賢因及呂晚村之庸妄謂世無選時文而可云道學者後晚村果以文字敗時菴之言蓋有所見也

陳心簡吳敬菴曹正子均於孔東塘請筵之外無他事可紀員震生名從雲三原人嘗問恕谷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謝曰古禮難復奈何恕谷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事從俗亦

非銖銖優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智孝弟尙爲虛名
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智之舉錯有度卽禮孝
弟之溫清定省徐行隅座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卽在當前如此
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飲食如何周旋
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
乎此而已若夫衣服寢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乎古迹或
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
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
苟難也劉翰林巖朱直岡江南人韓文萃餘姚人俱於一拜謁外
無他事可紀

八試春試辛未甲戌庚辰癸未丙戌己丑秋試庚午壬午而壬午
爲送弟子王陶陽入試己丑則鄭若洲所邀往會目疾亦未與試

所接師友弟子於辛未爲魏子相於庚辰爲王崑繩吳匪菴於壬午爲藺行上秦心菴李景仁邵時昌温益修楊賓實黃宗夏馮衡南於癸未爲馮欽南李蔭長毛充有毛姬潢李中牟朱字綠許不棄倪際唐張百始宋若愚陳正心孫子未周伯章劉石村李輯五陳子章孔林宗王紳及其子式穀於丙戌爲李敏志方望溪戴田有於己丑爲陳純一楊淡園李興業邵榮業李煒黃弼臣凡三十九人魏子相王崑繩吳匪菴藺行上温益修黃宗夏馮衡南欽南李蔭長毛充有姬潢朱字綠許不棄劉石村陳子章黃崑園劉綽然方望溪均見前

秦心菴黃陂人李景仁蒙古人邵時昌杭州人李中牟倪際唐張百始宋若愚陳正心均於馮欽南講會一晤無他言行其名籍亦失載周伯章問學以周禮三物告之李輯五三原人初見問學後

補黃州知府餽端硯來別恕谷受之孔林宗名興泰睢州人來拜
恕谷知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餽大測精義王紳字公垂官戶部侍
郎請筵問祭禮恕谷答之後介吳子淳謀延恕谷館其家教其子
式穀恕谷辭之戴田有名名世桐城人惟同崑繩一訪外他無可
紀陳純一蘇州人來拜稱述陶甄夫之高尙王子嘉之技擊恕谷
贈以大學辨業習齋年譜兩書李興業邵榮業俱來拜問學李煒
問治恕谷謝以書生無知又具啟出厚儀恕谷卻其聘楊淡園致
書問學

楊賓實名名時凝齋其號也江陰人李安溪弟子爲程朱之學成
康熙辛未進士旋由翰林院檢討授順天學政是時恕谷送王陶
陽應舉入都晤賓實論學越十八年賓實任直隸刑名道遺書候
恕谷恕谷聞賓實督畿輔刑獄多善政而又清操夙著蒙天語褒

嘉故如保定會之賓實以所政相質且問刑名恕谷語以恤刑之道賓實欣然謀見之實行辭行餽節儀八兩恕谷曰何爲者以贐則路近又無他故賓實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歲底必餽儀爲蠟炭資恕谷曰堪耐貧久從不然蠟惟以棉油從不燒炭惟以秫穰厚儀無所用之賓實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卻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恕谷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賓實曰謹受教保定教諭顏紹裔者字仲子賓實門人也以賓實夫人嗜甜果多購餽之賓實顰蹙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未幾賓實擢貴州布政使而去去後七年恕谷晤紹裔語及其事恕谷曰楊賓實今世道學弟一人吾子不以爲責己而識之亦君子矣賓實之升貴州也恕谷往餞之

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又本賓實之節操政績爲素所習聞者制爲序言贈行序曰己亥長至後堪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臬實司之臬彰瘴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荒瘠一綫遲迤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莅任當諮利弊而行焉堪辭如都晤方子靈臬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輕可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及紳衿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於郡東修大乘菴落成親詣上香演爨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跽從

臧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平吾嘗知公在南書房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墀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畧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卽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卽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毫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卽讞決羣向轅門叩觸歡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蠹者竄今士民間去行吟坐歎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

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塏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畧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丘瓊山身躋宰輔然薛於清介丘於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樹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勒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初恕谷報選通州學正就賓賓商去就賓賓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恕谷乃領憑赴官踰年告歸亦遵賓賓教也

孫子未名勲德州人官翰林院檢討本姓李康熙癸未恕谷春試

至京子未來拜通舅弟之好至其年九月恕谷復至榻其宅與之
論學及經濟子未遭父喪恕谷爲之司禮厥後恕谷佐富平政還
爲母祝壽子未已典貴州學政矣託劉生寄書候恕谷併有餽金
劉生持書至金已爲所用辭慚而費恕谷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
我適遇我有能不借乎何歉爲子未平生輕財急朋友之急尊重
節義其官京師鄆城李長華以入貲需選縣令寓京亦子未通昆
弟好者也長華姬吳從操井曰八年甚力子未恕谷相交之明年
長華病卒姬孺子泣曰吾主吾願與主同死子未往弔聞其哭曰
噉是異常聲爲具棺斂姬睨之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翌日飲鴆
子未馳至救之曰而毋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主君子來疑問
臧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
然遂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

且以子爲而孫以酬而勞子未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
半竟自經死子未又具槥葬之真空寺側恕谷爲立吳姬傳傳贊
曰賢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孫君以貧官
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長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
死又具真空寺側去廣寧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
二松謾謾其上明人詩所稱真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朋友
重節義吾願爲執鞭矣子未有閱史郅視序其文曰閱史郅視五
卷吾宗蠡吾恕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作也其於諸史中眾
人囂囂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
大政尤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
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
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匪菴亟稱以爲有用之學愚受讀浹旬

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

李敏志相國文勤公爵孫也來拜恕谷論學文勤又有從孫才蕢字去華號椒砦與恕谷交最善少有逸才屢試不得志以諸生終博學強記凡古今人物輿圖扼塞浹貫如數家珍好游名山大川足跡幾徧天下能詩工書臨摹古刻經年不履戶限詩雄宕有奇氣與河間戈濤邊連寶齊名人目爲燕南三子著有怡雲堂集一卷李氏又有名霖者字沛公嘗寓書習齋稱弟子問學

黃輔字弼臣供職鑾儀衛初師王崑繩後從恕谷問學恕谷至京師嘗信宿其署康熙四十四年崑繩反自粵東旣卜吉改葬其父世德母氏徐魏蕭兄潔嫂氏楊女四姐七柩於羊坊新兆旅居京師輔從之學兵崑繩與析孫子十三篇之精及諸葛武侯李衛公

陣法之要眇輔皆能通其體用洞徹立機崑繩奇賞之謂生平所閱南北文武士及百戰宿將可與言兵者皆瞠乎其後莫之能及越歲崑繩就淮安之聘輔爲祖行求所以處之者爲立身涉世之道崑繩爲書十則皆學問有得之言不唯輔宜銘之坐右亦凡爲學者所不容不爲韋絃之佩者也要其大抵不外持身以敬以慎喜怒哀樂之發唯怒中節最難易曰懲忿窒欲孟子曰忍性能忍則於持身涉世之道思過半矣家庭之間論情不論理友朋以誠以信以恕其於人人須曉然於君子小人之分而用之各當其分能自用方能用人能自知方能知人又逾歲崑繩死淮安恕谷旣爲之傳輔題其後曰崑繩先生己丑南行飲輔齋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譚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還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蕭

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讖也讀傳如見須廢爲之潛然

其他有事可指名與無事可指名之二十至京師所接師友弟子凡二十二人爲董載臣劉石渠陳掌垣吳子純楊仁澍梁質人索克果亭李質君李禮山吳木欣張御仲劉百斯洪秋崖何龍章閣百詩徐閣臣王元亮張采舒王符躬錢褻菴方道章李汝懋梁質人索克果亭閣百詩徐閣臣王元亮張采舒王符躬方道章見前董載臣不著其籍恕谷以弔于南溟喪人都寓閣公度宅載臣來拜論學恕谷曰君拾道學之迂腐而冀輕俠之妄動蔑不敗矣遠之晤劉石渠論天文晤陳掌垣問井田及律呂答之掌垣名詵晤吳子純子純名學顯睢州人恕谷從問三角祕法子純曰卽中法之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曰銳角而勾

股之間曰直角其角藏方一定之數故勾三股四絃必五也三角之三角二曰銳角而銳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數故勾股絃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盡三角之變也拜楊仁澍仁澍扶病出問學答之仁澍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恕谷取其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藩之亂隨軍出征仁澍曾讀欽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膺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真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旣與恕谷講學詠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邊皎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妄人張萬載巡撫張某之子也其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刑部詎九門提督審問曰汝識多人乎萬載供識楊仁澍因仁澍識蠡縣舉人李堪弁淳化王孫裔又言李堪堪相才王孫裔堪

將才提督彤公龍可多刑部張某逮問仁澍仁澍曰識則有之不
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至與若交也嚴刑訊問仁澍堅
供不變龍張故亦知恕谷名遣官陝西逮王孫裔至而削恕谷名
不問獄既定張萬載當族王孫裔楊仁澍俱發關外先是恕谷家
居張萬載持代州馮敬南書來拜而敬南別有書先自保定寄至
曰璿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旣而一日薄暮萬載至目動神肆
坐卽問兵恕谷曰不知也少以貧課徒爲從遊說孫吳此自教學
恆事何遽言知今老矣諸學俱退兵事尤不復憶及萬載出其論
通鑑兵事考求閱恕谷閱至數行卽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
解也固辭之退次辰棗強鄭知芳車來接恕谷託言往爲治病行
後張乃去逾二年事發又一年事結恕谷時年五十八矣事初發
恕谷卽知之恐家人震恐惟語之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

崔璠言事結恕谷自如保定問之璠歷述仁澍所以昭雪之故恕谷感之爲之立傳而系以論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率貪得吝施與仁澍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聞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行李往來困乏悉爲經畫之而故人同學位躋尊顯餽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卻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埽交斗遇禍更不自釋而惡刑釋埽每思之輒感激雪泣矣恕谷嘗從仁澍學五步劍法後仁澍竟死關外

李質君名斯義長山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大理寺卿恕谷之入京下榻孫子未宅質君來拜結昆弟好求爲其祖修翠飛岩集并爲之傳踰年二月恕谷復至京榻質君宅旣爲修其祖集質君復出其父所爲警心編求序序文不載傳曰贈翁諱雍熙號吟秋本棗

強李氏後徙長山翁少好義俠千里朋畢至擊鮮浮白抵夜分鋤強援貧難立削牘經紀出千百金無遴色丁父艱盡禮已而執母氏喪比葬寇斗至明器僉焚掠翁大慟踊身墳中親友挽之得不墮迺挫豪茹長齋挂牙牌直胸上鐫母訓下鏤曰爲善窒惡長白山故有外舅史侍郎別業因結茅著方外服讀丹經其上而好義急難如故推弟姪田宅族戚養於家俾成立數十人里人以窘來鬻物與直而還之一舅弟爭堰給以田勸息乙指甲攘其貲曰無是也爲代償其他已逋贖掠助昏葬難數計邑有巨鎮曰周村牙儉握權度橋虔翁僱人充之稅出橐不索一錢貨競至居民亦裕又立義倉義學義冢偶疾走望禱者踵接初翁值明季羣盜起什伍鄉人百置長練以營陳鄉周遭樹望樓外聯木寨翁執銳指揮巨盜慄不敢犯暮年嘗同從兄司寇化熙有所之翁箬笠寬博司

寇故與踞馬甫上怒躍翁提鞭搥馬懾伏循循走司寇捧腹笑曰
何許道叟而若是所著有孝行庸言翠岩詩集雜著藏家塾子孫
繩繩貴顯仲孫斯義以進士今任大理寺卿贈翁如其官贊曰王
法乾嘗爲堪言天報德亦報功而功猶較著可肘量而指算也蠡
人閭際泰輕俠好義子登甲榜職部郎劉潤九以質民好行其德
子姓習富有宦者翁功更鉅食報亦鉅法乾之言不誣矣翁晚德
益進雜著皆修齊至道訓諸孫曰吾少誤於俠中嗜黃老皆非若
所宜法也雖然漢七國變周亞夫乘傳車至洛求得劇孟喜曰七
國舉大難而不獲孟知其無能爲也俠之輕重於世何如哉吾行
天下每至必詢仗義急難人不概見感慨繫之矣質君後以九卿
外陟方面官福建巡撫時來書餽儀候問恕谷受之至康熙四十
六年卒恕谷聞而傷之附日記一小傳稱其清謹李來章字禮山

恕谷與在質君宅相晤論學禮山後選連山令恕谷作序送之規以有用吳木欣長山人名長榮洪秋崖名天柱何龍章名圖俱來拜問學張御仲名魚劉柟字百斯俱邀筵恕谷集同人論學百斯高陽人官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御酒肉不入內恕谷嘉其守禮百斯嘗摹辨業二十部

錢褰菴亦不詳其籍或惲臯聞之鄉人也康熙五十七年恕谷方家居聞臯聞來京特往視之至拜錢褰菴始知臯聞所寓爲接待寺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

李汝懋河南人官主事恕谷以拜陳子翹入京請筵與恕谷論學深以恕谷之說爲是尤服膺其文云吾徧閱聞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蒼文弱侯朝宗亦涉摩擬方苞鍊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原聖經旁羅百氏雄絜奧化不

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清苑閻季白以爲知言序恕谷後集稱引
及之

最恕谷往來京師及其南北東西與習齋之東及南游所閱師友
弟子凡有名氏言行可紀者大率具如此其居相近在桑梓之地
者習齋恕谷師友大率彼與此相共弟子亦交通其不相通不相
共者以年代有後先上下不相及也

師承記六終

師承記七

顏李學卷三之七

天津徐世昌纂

習齋嘗自數生平所嚴事者一人曰孫徵君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李孝懋王五公張石卿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呂文甫交友者三人朝夕共學王法乾之外曰郭靖共趙太若王法乾王五公李孝懋刁文孝孫徵君事具於前

張石卿名羅喆清苑諸生甲申城守死難光祿寺少卿羅彥之弟也與習齋相識自五公山人其講學以仁爲主謂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也所成者何事仁而已言性無不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孔子曰相近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性善氣質亦善不能歧誼理爲二甚與習齋存性之說相合習齋初篤守程朱頗不然之及後悟入周孔正學則石卿已

卒未得復一會商定習齋少石卿三十四歲石卿接以兄弟習齋
皇恐辭石卿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於兄弟乎何有嘗
與講學辨論至午夜出逢二千捩皆旬夫也聞石卿呼聲趨前唯
奉石卿溫語慰勞如見大賓其謙抑之德石卿卒後習齋自謂終
身思之不能忘也王五公則稱其經濟不可量始城被圍時妻王
歸甯遠反石卿詰之王曰與子共命耳已而手繩泣且告曰我婦
人也計唯一死子男子兄弟俱死誰復爲張氏後日計者再三言
石卿領之城破王縊死石卿手刃一賊從水門逸出石卿有從孫
曰秉曜方匝歲有老嫗抱出亦免秉曜字爾韜其祖卽羅彥也羅
彥縊死於其園亭秉曜長而閉戶謝絕人事抱膝吟詩於園中至
老不出因自稱曰老園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
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

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掃軌僵臥蕭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習齋聞而惜之與之書欲其省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謂光祿公英靈不泯而石卿先生發明性體獨衍孔孟二千年正旨周程張朱當拜下風石卿沒後附食新安魏蓮陸所立保陽五賢祠秉曜生平著述甚富傳世者唯老圃詩草一卷恕谷爲之序張公儀名起鴻甯晉人初名來鳳舉明崇禎丙子鄉試逆闖陷京師三徵不起特下僞敕擢防禦使怒掌其使碎敕罵之僞真定尹械檻北上至保定聞賊敗監送者破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乃又不及聞習齋與王法乾講學以聖人相期勉遙贈以頤生微論而爲序所著存性存學曰子臣弟友得一分辨一分其贄頤生微論之言則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蓋公儀迭遭家國大變氣憤抑鬱不得所藉以發摠其意放迹遠游歷齊魯魏晉衛吳越閩粵

所至好事者爲築室居之輒留意有不適輒他去足迹半天下晚
歲葺白石居西山顏其堂曰師忍讀書纂著其中外事不復聞問
始明崇禎七年戊寅之變公儀父還真母氏楊室氏劉兩弟婦氏
霍氏章媼氏王五人者共投井死及甲申公儀求死不得益弗聊
終歲放浪他鄉如窮人之無所歸卒鬱鬱以死習齋祭文爲衍其
前日贈言之誼曰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不能用顧惜
不肯與人或反以與庸人懦夫者比比此世道人心所以至此極
也初公儀嘗與習齋約會刁文孝家習齋診公儀疾已曰勿患但
患來歲長夏一病耳公儀果以來歲又七月卒所著有五芳井詩
蒼巖策論法存字存等書習齋祭公儀歸過安肅弔于趙處士之
墓處士名琰甲申後不試有司從公儀受學其卒也白虹貫日習
齋因爲詩詠其事

王五修名之徵號密齋安州人初學於孫徵君後又從杜徵君受業名能安貧志道習齋以試事如易州訪之於山廐時習齋方二十五歲並從五修知五公山人五修之沒習齋祭之以文稱某之有友汔今辱有知交並自兄始又居平自念每當坦率時輒思王五修蓋其推仰者至矣五修卒年五十九六子習齋有祭王興甫文興甫之兄曰文甫弟曰獻甫皆遺其名有名潛者遺其字不知三人果爲何人抑或別爲一人也習齋祭興甫文曰烏乎興甫遽何往耶某與尊甫尋樂先生石交二十年舍我長逝追慕耿耿至今未沫幸貴昆仲不忘故舊交情猶昔思尋樂子不見得見諸賢如見尋樂焉文章道德克紹前庥吾尋樂可謂有子唯念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勳在桑梓者再諸賢中惟興甫有祖父季父風豐壯碩偉儻天不吾廢用以幹濟方將資吾友爲手足爲羽

翼陡聞不祿驚怛愴惶仰天拊胸吾自今其已矣股肱已折爪牙
全毀嗚乎與甫其稔予悲熟雞在鼎清酒在斟敬獻不腆神其來
歆習齋初歸宗時舉人羅士吉方爲博野遣人來候贄以文甫兄
弟且用楊爾淑崔蔚林言也蔚林字夏章爾淑字湛子俱新安人
俱孫徵君弟子湛子與習齋亦石交也東鹿張東巖之擢通政習
齋嘗有書論薦謂可共效贊襄同希底績湛子與恕谷亦有往還
恕谷之識許西山亦用湛子言也

呂文甫名申清苑人精數術經濟之學習齋嘗從之問天文少卽
淹博爲諸生有聲庠序原名牙與督學使者姜元衡爲更今名曰
此嶽降也鄉試不售遂棄帖括益讀書究心天官輿地及壬竒太
乙孤虛風角諸說能背誦其辭始末不差一字尤精堪輿家言相
山川形勢以十日十二子相生勝衰剋王相求天地之生氣推而

納諸死者體魄之中決其後之貴富賤窮興敗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月日時既至百不失一二其爲說奧衍宏曠神基鬼謀出天入地觀者不能測其際而類引部招福禍倚伏若慈石之吸鐵轉丸之育矢初不相謀終無一爽名能宮宅莫能與共校得失遠近神之呼爲呂仙而不字年五十五卒所著書多不傳嘗云四書朱注有支離處卒後習齋念之曰予當矜莊時輒思呂文甫也

郭靖共字敬公趙太若遺其名皆蠡人太若與習齋居同里閉靖共諸生太若則未嘗學問而家富數數周習齋困乏酒食頻仍太若未嘗以爲惠習齋亦未嘗以爲歉後恕谷亦嘗館其家教其子暉昕隣習齋未與王法乾共學之前十年蓋數嘗結友人爲會相與商訂經史以聖道相砥礪太若性率直人有過失指摘之若父兄之訓子弟聲色具厲敬公則不肯面折常密書一小札授之習

齋有溢語輒遙誦曰願無伐善其性情不同如此習齋皆稱爲益友太若之友最早習齋始出門論交太若與彭山人父子彭恆齋朱參兩卽相與友善時習齋年方二十至二十八歲乃與敬公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十五人今多不傳有徐藍生李貞吉汪魁楚者以敬公例之皆字也其名亦不傳汪魁楚嘗與習齋論孝愨九容之功習齋曰孝愨子口容止聲容靜魁楚曰孝愨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雜於庸眾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愨有焉李貞吉嘗達孝愨先生候言及半止習齋詰之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情少一人直之習齋乞言徐藍生與敬公同聲誦前語曰願無伐善敬公有次女習齋爲子赴考聘之未娶而赴考殤趙太若之卒敬公沒已十餘年矣習齋祭文稱引及之尙用又申以姻之誼故於其卒也三日不歌不笑往送其

葬哭極哀蓋其投好有非他人所能比者

朱參兩名湛蠡人習齋以其端謹也而友之參兩嘗有所不快憂鬱成疾習齋謂之曰天地之生人爲貴以萬物皆以奉人而人所以役萬物也若以物役人則人失其貴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唯人君學者亦然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也有財適以益身之愚無財又適以戕身之命以身發財也參兩曰莫非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習齋曰法乾說此書甚寬非唯桎梏巖牆非正命凡好色好貨饕餮暴戾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參兩悅疾愈及其卒習齋哭奠之如禮

彭恆齋名士奇亦蠡人與習齋同里幼孤失父兄依挺然自立發憤爲強與習齋講求天象地理兵政博極羣書而鷲昂行行斬絕

流俗年十七八爲塾師卽以嚴憚見稱旣補博士弟子員因捐糧
面諍邑侯棘棘不阿直聲溢四境旁郡邑搢紳士夫皆想望風采
清初絕意仕進厲鋒岸戚郤或勸舉鄉試輒怒與之絕壯歲後以
選拔貢生爲長洲長洲蘇之埭郭縣也號稱繁劇恆齋到任厲禁
婦女游虎邱欲有所爲以不得意上官失官歸未幾卒初恆齋之
選長洲習齋以言贈行稱其大父天台公爲平陸及鳳凰苦旱三
年公抵任而雨鳳人稱爲彭龍王以其面漆色多髯似廟中所塑
龍神又實能致雨故也鳳爲立祠祀後每直旱鳳人輒相率詣祠
有禱輒應又稱長洲明盛時况鍾所治也其政績著之通紀習齋
恆齋先講學時每讀通紀至鍾輒喟然慕望慨欲於身親見之祝
其迹先哲而纘祖緒謂皆於其少時之學養及氣節券之噤不得
施矢志以沒嗚呼此山人父子所以吐棄世故雖凍餒至餓死不

顧也恆齋與山人不知其何輩行同里又有彭朝彥者以傭爲生率妻子賃居人舍性質直好施狷介不苟食於人安貧勤力立志爲善視時輩所行忿如也嘗市米棉歸遇有告困者予以棉之半已而曰績乃得食殆矣又分其米之半予之嘗樵歸見有不能舉火者弛擔付之嘗租田種菽隴間生有二棉萁桃纍纍百數終秋不縱擘則濯核不絮歎曰我命無二棉况其多乎命之所賦當順受自是不再租田唯以傭績自給有缺彥債者以辟他債逋而鬻其妻錢數萬或來告曰我爲翁道索某債他債不及知也彥曰唏我向以其貧而貸之今至不保其室貧益矣胡索爲殊不樂聞若此告有荷錢來償者彥詰之曰田稔收乎其人曰未賈牟利乎其人曰未然則錢何自來其人曰貸之富家彥曰始予給汝時固慮汝貸出息久必至妻子離也今果致此孰與始者不給疾還其主

其人曰念翁亦貧我何日有錢彥曰裕則償不終身無冀矣有族人宦於蘇遠寄珍羞樵歸見之呵其妻曰渠在家時曾食汝家乎此胡爲來且我不慣享宦來物卻之五夫村者大集也距彥村通涂二每大雪引其子左箒以往右帚以旋習齋聞其善而筵之彥避席曰我生平非力不食習齋曰翁之守高矣然請大之孟子云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同道奚辭曰我傭人也奚道之同習齋曰非士農謂也志善同耳徐孺子之節非不高獨食於茅季偉翁孺子也若元非季偉則請行朝彥乃食自是與習齋往來朝彥卒習齋哭奠之特爲立傳

蓋顏李之學務在實踐以有用爲主高譚玄妙試之事而一不能辦轉不如操一技一能之業不苟食於人者之有以自效况所學所講又有以佐其浮沈之具而爲趨辟之方名居四民之首而質

直好義反出農工之下此習齋所以深有取於彭朝彥而爲筆工
王學詩瘍醫王廷秀立傳恕谷亦以傳李以而深有取於馮劉二
翁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其事自古人已用以增
歎固不唯顏李時爲然也

劉翁名起聲字宰字蠡人聞習齋講學慕之老矣遣其子發璋來
從恕谷受學少未讀書短軀長髯才幹有口辨晚年產落浩歌拾
薪有以自得恬如也壯歲時任俠尙誼爲人排難解紛親友有急
赴助之甚於己私嘗爲里保長永清有點役挾翁一里人爲盜者
持文來緝盜而陰縱爲盜者逸逮其鄰比族人縲而拷之氣轉張
甚翁爲之緩頰役曰汝解渠疇爲汝解翁曰汝誰何役曰將拷汝
翁曰拷則殺汝役曰如此青天白日而敢殺人翁曰如此青天白

日而敢拷人鳴礮糾鄉兵縛而暴諸日役曰何時殺翁曰少須卜
夜耳及夜將半牽之行役以爲果殺己也窘呼乞恕死罪及半途
釋之鳴於縣縣具文解巡道與翁訟不勝役奉頭慚謝去馮翁名
廷獻字翼公清苑馮辰樞天之父也亦未讀書而至性過人孝友
能守身一婦人調之故與戲翁不答夜啟戶逡巡辟去晚歲猶夙
興躬灑掃庭除絜淨如洗

李以名佩字樸公棗強人子杜字文長先從其邑張肫明授讀肫
明於其邑鄭知芳家聽恕谷講學是之遂偕杜同來受業以始未
讀書而有至性過人雖飢寒不以干人壯走京師遼東以轉移爲
生爲人傭殫力往往兼人而受直與人平或佳而多與之不受也
家居或教之稍事衣食令可觀以曰吾可爲他人衣食乎日雞鳴
起拾糞歸掃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喜交

間貸人財知則償之且囑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并償若矣復時時供父錢食以甘旨而自率妻食糠粃尤篤昆弟自遼東歸過京師聞兄弟負債不得還盡出所懷金償之或曰盍少留哺妻子曰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己妻子豈人所爲乎杜長爲一鄉人家子弟授讀其父兄無禮辭歸有從與與校曲直者以以問杜杜曰辭耳何校爲以曰然曲在汝不可校曲在彼不必校吾在不願兒作刻薄事也或以多口醜杜以怡然曰此宜非吾兒所爲向恐兒不能有立今觀此訾議或不至同流合汚乎杜欲白之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其釋也如霧消久之自明何事白持家嚴不許婦女出門與外事不佞佛喜周人急每歲寒暑輒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無吝色寢疾將卒衣冠命子具牀衾稠甚設就臥其上曰吾行年六十有四不爲天自反

白二卷第一
俛仰無愧怍家人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
聞清芬蠅不入戶嘗薄暮置酒語杜曰吾生平艱瘁備嘗爾後當
勤儉力學使人指曰某宜有賢子吾死亦瞑目吾嘗自東歸過一
河無舟楫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掖登
岸水溢出而老人不知所之矣後在京有所守候夜宿某氏之墓
樹下一女披髮相侵吾挺身怒目欲擊之女逡巡不見蓋鬼也吾
有今日抑幸矣

王廷秀字詢九博野邑志所載神醫王忠之裔孫也能世忠之業
以其術自重招之不以禮雖獲譴勢貴不恤也每療瘍輒出人意
表或徧身癰腫秀視之曰可治膿豆許耳鍼兩乳下膿出而瘡一
婦人瘡生於陰秀以藥移之他所敷藥瘡傅氏姬患頤癰連頭際
久不綻秀刺其膝下得膿兩盃許瘡其出奇無窮尤爲人所嘖嘖

醫蠡武人李立我畢丸瘡秀視之曰嘻毒徹肌肉矣稍遲不救然須縛君橙上立我曰無容大飲兩盃仰臥張股呼割秀以刀剝皮肉殆盡瑩瑩二子絲筋繫腹中而已傳藥三日痊人兩傳之秀性仁惠能知人有曾子裔易姓爲張景望者惟解章句貧老不能自活哭拜別其先墓將丐四方秀見之延入別舍養之終身每自外入必問其食或口嘗之旣死葬祭皆以身任有清苑名士劉思輯者字用光設帳其里北之杜村人多易之秀偶見其文曰此貴人也厚遇之已而果成進士昇儀納交者踵來思輯俱辭不見惟聞秀至必倒履迎焉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以造筆爲業目不辨丁嘗割股肉愈母疾備身葬父容城孫徵君爲立王孝子傳學使飛章以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氏金母氏邊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由是

學士大夫無遠近咸知有王孝子而學詩之筆名天下詩亦自喜
矯矯好名集工人辨技能器使之咸樂爲用工值賒至踰年不怨
詩每環指告人曰此皆君子也不以餐菲怠力不因錢後生曠羣
工益喜爲之盡凡天下都會市肆以至下鄉遐陬見詩名號爭購
之入手皆如人意無劣者一日荷擔過甬陽有一嫗兩男子爲債
逋投井詩問幾何錢能已曰三千詩卽探篋中如數予之同邑張
氏子入庠與庠師以謝儀構難詩爲平之已而張氏子負約詩曰
吾不可失信於人代出三金詩子開還難之詩曰吾非不知一錢
之來不易也但惜金則一世聲名掃地矣外出宿旅舍主人嘗與
其妻父結兄弟者也敬之如子壻禮一日其家少婦出挑詩詩厲
色拒之移寓不復過其門有鯨僧挾旗兵誣其鄉人以東人事詐
三百餘金陷罪甚慘詩入京爲鳴其冤刑部時蔚州魏敏果公方

爲尙書詩固魏弟子也鯨僧旗兵正法金皆還民鄉人德之構縣
葦爲神宇並以朱書詩名於籤置神旁祝酬詩聞往揭去其籤里
中有侮詩者詩忍受之或規其辱詩曰不然是吾師也若不觀木
乎非斧斤不器不觀角乎非鑪錫不簪是斧斤鑪錫我者也詩之
得理刑部及羸孝子名於學士大夫之口大率師之力居多孫徵
君亦詩師也詩固未嘗學問聞其人名盛則師之蠶有義俠閭大
來被誣爲敏果所捕其子中寬謀所以活父奔援者千餘人五公
山人爲畫策曰魏所信愛莫如王孝子得書一名事當濟迎詩議
之詩曰先生何不書名時山人兄弟事初解計書名有礙詭答之
曰四十年野服不便詩曰先生何視四十年冠服之重而輕小人
家三世積累乎竟不書後聞習齋名日益盛三來謁長跪兩晝夜
欲侍門下習齋辭以不德不起習齋方自東來居父喪辭以哀毀

不教不起詩曰先生錄一不識字弟子何如習齋曰孫魏兩先生
今世所謂弟一流也子皆嘗委贄兩先生授子何道子所得於兩
先生者何學具答則受子詩默然然亦不起習齋曰吾惡夫世之
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豈容身自蹈之子今方承重子大母喪能
從吾行喪禮還則受子矣詩歸竟以瘞卒習齋聞其果行朔望哭
奠禮也爲傳其事并奠之文告以錄入弟子列

由學詩推之習齋弟子籍所錄亡慮數百人自一二高第恕谷崑
繩之外今卽其軼事不傳亦不傳所著書直其姓字有可考見於
今者非所學實有得於習齋習齋實嘗授之以道不能徒師弟其
名決也恕谷之門下亦然崑繩有言北方學者喜闇晦寡交游著
述亦不傳於天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畧負絕學不愧通儒而
聲聞不出鄉里湮沒無傳者多矣顏李諸弟子猶亦有所附而名

彰亦云幸也

習齋初設教家塾與彭好古同學者有王子佐朱體三新興村張澍之外有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王恭己宋希濂李全美仁美石鸞鸞繼搏至恕谷之館新興從學爲閻鍵鈞銓鈺茂宗世昌遠方來者譚彩耀張澍與漢王自新則先從學於恕谷家塾者也恕谷在鄉里凡七設館趙太若家與昕曄隣同學者有趙士秀郭藩趙錫之家宏澤濟深澍之外遠方來者有張子舒先錫之館齊燧侯聘教其弟中岳燠後錫之館王紹先聘教其從子業豐業彪最後館王家營劉心鏡劉發璋從學館新橋李止菴李元英從學習齋除設教家塾凡三設館新興村之先五夫村從學有徐之琇後則漳南書院其餘之陸續來學者居隨東時有宋瑜先宋瑜二年有賈士珩而崔璠最後

崔璠字奐若漢軍旗人習齋沒於康熙四十三年其年正月奐若來拜問學又往拜恕谷問學習齋告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習齋旣沒與恕谷往來五十五年習仁應試在保定聞奐若言張萬載事結恕谷如府往見奐若問故奐若言楊仁澍辭甚昭雪恕谷感其義特爲立傳賈士珩亦漢軍旗也漢軍旗又有王漢臣嘗從恕谷問律何以止十二恕谷曰七調頂則復還初律宋瑜東平人徐之琇蠡人也

李元英與止菴不知何屬要其子弟行也所居新橋弱半籍高陽強半籍蠡大市鎮也學記不知其爲鄉名而凡以爲新城人新城與新橋南北距二百餘里遠不相及也又有李果者不知與元英何屬於是年與劉發璋同補博士弟子員元英固諸生也止菴被

訟恕谷爲之謀曰曾子去武城屬無寓室毀木以爲反計蓋明知武城之能禦寇也今學亡道歧士不復如古人之有用若先生明眎子弟之播越而曰我父兄也漠不爲動非人情矣豈不身殉之耳循是言之止菴亦在從學之列也恕谷館新橋一年將辭去虞朋泣下謀出亡恕谷惻然爲之復留虞朋或疑其爲止菴之名不則元英字也會是年恕谷家田盡沒於水歲祿米踊貴恕谷將母並攜其三子習仁習中習禮從子習智並寓新橋館凡二年著學樂卷三卷四又自勘前著射法未善毀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於的矢命於心精注氣斂內運外堅前因後撒收弓舒間注易說卦序卦雜卦崑繩見之稱快但爻變互卦各體穿鑿宜更又爲崑繩訂所著平書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言與之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

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氏傳乾之始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卽對易到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八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誣也又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五百里以山川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八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子內政乃變焉夏人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人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全佃也謂論語首章全爲孔子寫照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一日果侍教之曰儉於自用豐於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卽有儉於自用者必其

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於待人者必其先厚以自用而待人其餘也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負柔脆勿失教嬰孩元英求文記其大父母謂至今得以溫飽苟安者皆大父母辛苦之遺也恕谷喜其不忘本可教歷數明末以來至今歲之禮旱乾水溢盜賊可畏論之曰天下安與不安始於仕涂終於草野徐果亭少宰嘗爲我言明季夤緣博一君子欺人今則賄賂購一小人歸己挾苞苴哀乞當道扶服而進主人睨而笑曰是殆善奔走解人意者聞之喜不自勝或以誇於眾趾因之高氣以之揚烏乎君子之名以夤緣而得已可傷矣况百計營求使人呼我爲小人始快哉日新月異殃禍之變未知何底詩云無念爾祖又云有懷二人吾願李生三復之矣元英之大父曰光祚大母劉氏恕谷於是年已五十矣自謂四十年志在行道忽一變而爲明道之

計蓋自傷其以著述終也

恕谷之館王家營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明年丙戌春試心鏡餽公車贖恕谷辭受其半及報罷歸來再入館從學有李書思劉洪心衡心惠心衡心惠蓋皆心鏡兄弟行也洪則不知何屬李書思卽不與心鏡同里蓋亦蠡人也宰宇爲恕谷母郤之表兄發璋補博士弟子員年尙少恕谷聞之喜謂人曰孔子嘗歎才難如發璋之才亦數百里而一覲者也時馮辰及恕谷三弟培在門下俱稱高第弟子然馮辰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身改過而世事多未通曉恕谷每慮其坎坷以才不能達並累其德培喜事敢爲然天資淨偏體未立遽言致用行且虞本末之胥顛也恕谷蓋數數戒之發璋生有摯性家貧致孝甘脆不以入口恭諸兄正室人以誼友朋服其幹信兼培辰二子之長而無其短質稟旣美充以學問恕谷

憂傳道無人所爲得之喜而不寐也徇發璋之請旣爲其父立傳復爲文託古人贈言之誼激厲發璋許其可以士而進之希賢希聖勿僅僅以鄉鄙自好者自畫而小用其才其得意比於習齋之得鍾錢云發璋之劉與心鏡蓋亦同族恕谷之在館時嘗教心衡騎射爲馳馬示之學記以心衡爲山東人山東之王家營恕谷初歸自桐亦嘗一至其地遣反子堅送役卻寄規以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勿輕喜易怒其事在館前且十年蓋不知蠡吾亦有王家營與以新橋爲新城均失之於武斷也

王紹先肅甯人業豐業彪紹先之兄陶陽子也有王業籠者不知與業豐業彪何兄弟嘗問先生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歟恕谷曰非也農而棗稻供親

卽禮巷歌衢謠卽樂守望相助卽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襁褓躬耕眞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不能兵農相禮也胥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非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救也半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尙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卽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陶陽秋試請恕谷同入京恕谷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必己之孝友有未純也

齊燧侯名燿高陽人兄弟五人燧侯爲長燠其季也字錫侯中岳之班在四遺其名燧侯嘗從習齋問學後又請恕谷表其父林玉林玉名國琳恕谷初以訪五公山人至高陽見林玉年雖邁兩目炯炯戟鬚談聲若洪鐘指畫古今籌策如掌上觀文稱爲偉人踰

年林玉來拜又踰年卒實康熙二十四年習齋年譜於是年記曰
乙丑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韙之林玉之舅孫有名
令辰者譜其家世引此文謂習齋不用康熙年號但紀甲子蓋卽
以習齋雄才爲其祖林玉銘終之文也林玉之墓爲恕谷所表習
齋與林玉初不相識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表載恕谷年譜
略云先生生明季讀書擊劍與李蔚等結城社慷慨謂勛名可戾
契致甲申後拓落不偶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
如鳩夷子皮李後官至大學士終身未嘗一踏其門也雅敬重孫
鍾元杜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交更契延教其子以經濟實學
庸士譁談一笑擲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年謀遷居河南之寶
豐墾地三千餘堰未就而卒而邑志記表文有資助鹿密觀母喪
代贖吳人齊秀家屬二事令辰所爲家譜又記表文有辨解飲助

王宏度胡誼公各成進士之語胡誼公名權其先任邱人以貧故謀反故居林玉伙助之既成進士實選寶豐知縣爲林玉墾荒地主王宏度名文少孤齟齬者嫁以禍林玉爲之辨解既成進士後又與王青甸從恕谷受學於龐叢龐叢者齊氏所居之里名也王文之里名藺口藺口又有王楫者亦受學於恕谷王楫字輔舟青甸則遺其名亦不知其與楫文是否同里居同族也令辰譜載家藏有恕谷龐叢草一帙皆館吾家時所手著中有二字說一字齊生燠一字王生楫楫字說略云楫乎所以輔舟也語云君舟也民水也楫乎苟能上眎舟下眎水庶幾其有濟乎王楫問質鬼神建天地何能無疑悖恕谷曰君子三重之道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制之者位之天地鬼神皆退而聽命故上古之時清宴呈祥不唯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迨於末世災害並至不唯人亂

天地亦亂鬼神亦亂也燻字說不具著恕谷嘗教之曰好問好察
聖所以益聖自用自專愚所以益愚千古聖愚之分涂皆在於此
中岳問處事恕谷曰在閱歷學問充實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又
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外王道清淨刑名三端王道無弊者也清
淨刑名可用救弊偏任則弊隨之燧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恕谷曰
非也開之以至誠處之以至當匹夫匹婦皆宜小心待之愚而不
可欺弱而不可勝恕谷館龐藁凡二年習齋嘗至其寓齋觀所著
瘳忘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請益曰身心之功未至恕谷曰
不敢不勉間思仁道至大求之唯恕龐藁中有一路甚深似谷長
而通似恕因藉以自勉學者自是稱恕谷先生恕谷與五公山人
先後館龐藁五公與林玉及王文交最善屢屢見諸其文王文又
嘗與林玉捐金於邊渡口築室賣藥邊渡口高陽鄉名太常寺卿

劉栴百斯設立義冢地也五公寄友人書稱其彷彿昔人日得百錢則垂簾閉肆請講老子之意其莫逆若此及恕谷來館時五公林玉俱已物故文年卽或少於二人其齒眎恕谷加長決也國公玉北面習齋不敢有孫董蘿石王文復降其爵其賢視公玉又加一等矣高陽差徭害民者莫過於里甲之見年孫文正公撰邑志序其害不啻湯火見年者領一甲十四社每年輪轉應差直某甲則一縣之公費悉取辦於見年所謂遞馬工料部院奏銷起解添搭一切無名之耗不可勝數皆索給焉歲費約需四千餘金林玉首發大難事竟議革邑人立石頌德五公爲記其事始末且復書謂向來抵掌世務唯台端出人意表里甲一事足見一班矣而恕谷墓表所稱墾荒習齋謂有雄才者五公亦嘗有書稱之云得來札知寶豐開荒大合素志非足下不能任也爲誼老計此縣不須

用幕客一己了之有餘但墾荒招撫必大破常格以父母斯民之心行豪傑大有爲之事收攬人心禮下英俊如孔北海劉幽州作爲方見本量不止寶豐片土歸仁使南陽一帶皆有舍我其誰之意此非狂談足下與誼老細籌之林玉卒年七十二燧侯承父志卒使其子依仁偕三孫遷於寶豐燧侯四子卒年八十嘗走青海謁見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禔有所條陳燧後更名永年武舉人燧侯與林玉皆諸生令辰銘燧墓石案稱其才具文武觀恕谷年譜所記恕谷嘗與燧侯及中岳習射林玉幼好擊劍齊氏家學文武兼資固不唯燧一人一世然也習齋嘗慨勇爲三達德之一宋儒祇注以斷私克欲致與夫子不懼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也恕谷亦謂右文輕武乃宋元以來習尙使然范希文常謂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朱子

亦言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辱而亡得乎
令辰字禊亭光緒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時西學始傳入吾國達
識遠見之士知揉其所長可以救我之短學者十而八九不以爲
然令辰極力提倡遇人強聒不捨至叢嫉忌庚子亂作令辰妻氏
及兩子婦并遇害令辰爲學不立門戶專以通經致用爲主與顏
李之學大旨相同亦林玉燧侯以來所傳家學然也燧侯兄弟旣
師事恕谷恕谷後爲其次子習中取燧侯之七女教以所著女要
燧侯常以事被人誣告恕谷爲入都解之恕谷之見器皇十四王
亦燧侯推揚之力也

張子舒臨清人嘗過恕谷於里第趙士秀太若之族子郭藩蓋亦
劉村人皆與習齋在蠡時居同里也張澍字霖生漢蓋其兄弟行
王自新皆蠡人也習齋有與張澍書其辭曰昨一字通謝諸子想

達覽矣子弟姊繼喪人倫之苦殆與我等奈爾才大志小何堪連
遭困躓恐遇艱意阻將放怠如故則白白生此一材也寄來三作
筆芒之間備見放恣懈惰之態旣無嚴師爭友且復自鬆廢矣惜
哉余居喪來昏惑迷亂無復人狀彭王諸生文亦倩汪社丈代判
今使彭生看子文去彼亦頗具識見堪作佳朋勿忽子年尙少若
不自棄不負我愛子望子一片苦心惟立起大志以賢人君子自
命每日莊對聖賢書如通鑑性理書禮經之類而讀之則一二年
間自有無窮意趣吾服闋後爲子一調理當出人萬倍稱蠡吾人
傑不止么麼一秀才也不然便作田夫不知喪畢後何以見我今
後更不贅屬子思吾時但看此一紙及年前文尾所題可也
閻鍵鈞銓皆中寬公度子鈺其從子茂宗世昌其族孫也公度與
恕谷相好恕谷至京師嘗下榻其寓所其延恕谷教其子姓時丁

母艱家居父名際泰字大來故與習齋相好鍵等從學恕谷同時
又有齊春彭如龍猶龍習齋之設教新興有齊觀光者春不知其
何族屬如龍猶龍又不知與彭好古彭朝彥何族屬也公度康熙
己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大來以任俠名聞天下天下之人知與
不知爭爲之傳大來亦自喜千里赴士之急傾財結交散萬金不
惜然好義廉絜迢迢退讓有士君子之風能以其德下人人親愛
之究無幾人能當其意習齋嘗與從容問天下豪傑爲誰大來印
首睨思者久之曰無有又問曰若張飛雄者抑亦可以言次矣時
飛雄以節鎮西陲威望洋溢方內大來乃目爲其次則夫大來之
視人與所自期許概可想見矣顧獨激賞習齋以爲國士始設教
其村大來西歸先幣交以四事及大來妻宋之喪習齋來弔大來
爲除特室左右侍酒若師弟子眾賓來去不以誰何自是習齋每

以醫至新興輒止宿其齋後恕谷走京師亦數主公度公度以分
房被譴恕谷特入京視之教其子姓時爲鍵以心之體用有無善
惡辨朱陸異同及鍵妻李卒恕谷爲之傳大來之卒習齋有祭文
恕谷又嘗序公度之詩其卒也復爲之志祖父孫三世四爲之文
習齋恕谷之篤友朋如此志云公度少聰穎十二歲補博士弟子
員旣成進士大學士王熙愛其年少有聲欲子畜之公度曰吾可
謂他人父耶謝不應或從臾謁大學士索額圖公度曰拙澁不嫻
走趨不往與大名袁佐任邱龐塏宛平陳于王結社爲詩著述成
帙以行人使江西攜酒滕王閣淋漓題詠其上拓落而反性恬退
淡於仕進所居官又不足以盡其用旣連丁母父艱丙戌會試分
房杜絕請謁以殿試一卷不如式被劾鑄職歸家不復出卒年七
十二予年少厲角戴鋸立欲馳驅寓內見公度醇醇恭謹積學強

識而中若不明一物爲之退然自阻而詩序信其達政能言幾幾乎可以興觀羣怨其婦氏李傳則稱其官俸所入不給婦出簪珥佐供相夫子賓敬不諛引古所謂情摯有別者贊之祭文略謂大來輕財恤急篤於故舊故交徧天下人皆愛而敬之識量過絕人故所行迥異尋常在西時有二氏何喬侍巾櫛久一日謂之曰吾老矣爾年少召其父兄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去自西歸有姻家告乏指一屋棉予之一甄生告補增廣生規費無所出如數以付與其人初不相識嘗冬病思食瓜深州有爲任俠者聞之曰閻翁我不識如其人豈可死爲分途走覓江左道上遇一客云聽而言河北人也而識大來不曰卽我是也挽騶從數日夜乃令去魏敏果之以風言逮大來祁博之間聞而來援救者一日至千數百人魏訝其多衆曰我等饑窘時大來嘗活我大來今有急我等亦當

活大來大來以豪俠起家公度嬪以文學易侗募以寬厚易喜事
敢爲以退讓躬躬然若子弟之見誚父兄伫立移時弗出一語吶
如也至鍵復承以勤儉爲諸弟倡恕谷嘗論曰天報德亦報功而
功猶較著可肘量而指算也舉大來與劉蔭旺爲證蔭旺字潤九
蠡人也習齋嘗稱其略備六行其卒也糾衆祭之號爲善人歸博
野與大來往還亦謂與潤九相似

譚彩曜湖廣人拜恕谷新興館問學已而又書至略言聖學原自
修齊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
爲何物皓首窮經歸於無用又有摭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寡廉
鮮恥靡所不爲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慄慄哉

石鸞字子雲鸞鸞兄弟行也軼其字繼搏字孚遠不知與鸞鸞何
屬又有字耀亭者軼其名習齋嘗與通書亦不知與繼搏鸞鸞何

屬習齋與李仁美書又有名鶴者軼其字蓋亦鸞鷲兄弟行也李全美仁美之弟也皆博野人習齋與仁美書曰前承令尊厚賻及吾子弔奠已有字通謝矣後聞爾弟全美殤未得往哭深用悲悼昨石鶴來言爾病月餘未起吾以重喪不能往問中情鬱鬱如之何哉想去年爾病時吾爲爾診脈求方藥必親閱幸而獲痊念爾父兄樸厚今復誰爲爾營病事耶吾茲在病亦不得諸子一相左右兩地悽楚無可表者今特使爾舅看爾隨帶油果各色二十枚以爲子養病之助鶴又云聞有瘡機若病大瘡可來一見我慰我思子之心臨楮不勝愴然宋希濂字方舟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王恭己皆蠡人習齋嘗謂彭好古曰吾得張澍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繼搏而作字不苟每當過將發時未嘗不思三子也王子佐朱體三亦皆蠡人

習齋之初歸宗糾其宗人子弟教以三物於是顏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從學皆習齋昆弟行也族子希濂修己爾儼族孫保邦保邦不著其字從學騎射技擊希濂字廉甫從學書修己字敬甫從學律爾儼字畏甫從學數保邦初不知書習齋以其有武力也招來入學稍稍爲之說古史軼聞後乃頗知文事士俊字干人亦以武力稱士佶字吉人與士俊分補文武弟子員習齋嘗曰吾教射俊爲及門之首吾教禮佶爲及門之首佶俊之父字曰心洙心洙之父字曰邃明邃明之父字曰龍泉皆遺其名龍泉好禮每臨筵獻周旋規往矩折諸賓咸厭苦之嘻曰龍泉翁何多禮也龍泉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復誰爲乎心洙能率乃祖訓以德行見稱士林心洙有兄弟行曰羽洙紹洙於習齋爲父行習齋之叔父曰愉如從叔父曰怡如族世父曰慷初還初

族大父曰後溪邃明之弟曰洞明亦皆遺其名洞明嘗爲武甯與
邃明皆名能孝友習齋初歸後溪告之曰吾家先世多秀才殊不
似今時秀才慊初告之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吾家先人禮還初
之孫習齋所養爾儀也還初卒習齋貸棉百斤助其子文芳治喪
又助葬怡如之喪怡如子名早壯孩提從母改適他年迎歸習齋
教之成立愉如子亨利從習齋學士相見禮紹洙家貧習齋養之
終身羽洙初促習齋歸宗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後又規其鋒
稜未融羽洙嘗以多子爲苦習齋曰人世苦處都樂如爲父養子
而苦父之樂也爲子事父而苦子之樂也羽洙不喻習齋曰翁自
不覺耳試卽君臣觀之具見矣如禹治水稷教稼苦人也顏子簞
瓢陋巷自甘樂人也禹稷樂乎顏子樂乎如武侯鞠躬盡瘁嘔血
而死可謂苦矣然與其不遇高卧南陽抱膝長吟孰苦孰樂羽洙

子多不傳心洙亦有丈夫子五人一時從習齋受學仍士爲名者
六人又有名士侗者字宗人亦從習齋受學凡七人竊意從人以
形聲爲字者皆心洙子遺其一人其從金形者蓋皆羽洙子也士
侗嘗問氣數流轉治亂天無如何習齋曰子以氣數與天歧而二
之不知理氣皆天也但三代前理氣厚氣數流轉常生聖賢裁成
而輔相之三代後理氣薄氣數流轉所生皆隨世升降之人而裁
成輔相之能不可復見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聖賢者有作用之
氣數也侗曰善人而貧賤夭死不善反富貴壽何也習齋曰此氣
數之不齊也如孔子貧賤顏子夭折椒山杖死皆是也故曰氣數
者無作用之天也侗曰天無知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何也習齋
曰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則一身之理氣皆善善與善召而氣
數之善氣皆來集此降百祥之說也吾心作不善念吾身作不善

事則一身之理氣皆不善不善與不善召而氣數之不善氣皆來
集此降百殃之說也水流濕火就燥唯達易者知之此位育所以
本於慎獨故曰聖賢有作用之氣數也習齋又嘗以夫子正衛誥
侖辨論至聖人隨時處中皆有以全其父子君臣之義習齋嘗善
洪武初年取士之法錄祁州學碑於日譜因爲侖言一風俗而成
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在謹庠序之教小子誌之他日得君
知當務之爲急爾儼侍言有心疾習齋曰習行於身者多勞苦於
心者少自愈修己學律而時文益進習齋曰治經之有益於文事
如此然尙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浩氣充塞
天下事不足爲也文藝云乎哉仁義之人其言靄如韓退之文人
之雄尙云爾習齋嘗教修己爾儼學者有一日不見有過可改有
善可遷此一日便是昏惰士鈞嘗問孔子稱管仲爲仁孟子不許

何也習齋告以七國與春秋之時不同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顏氏蓋博野望族以好禮爲世甲乙產旣落男尙正位乎外女尙正位乎內習齋旣歸宗益申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卹約勿盜賭奸欺悉載入家譜家譜之目曰姓氏原流世系派衍遷移離合別嫌明微莊居宅第墓塋圖記祭田樹株餽燕儀注家禮儀注家法勸戒人才列傳嘉言善行先人遺影珍器文籍簡書誥命婦女甥壻拾遺雜誌凡十七習齋之父曰景形貌魁碩多力性樸誠善種植母氏王祖父發祖母氏張習齋歸時尙存年八十餘矣曾祖父子科爾儀孝友善習禮頗得習齋歡心重光嘗於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家近欲取之念不可遠取已薪習齋聞之喜曰充此意可作聖矣昏夜不欺一也誼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習齋嘗爲重光行冠禮及重光取婦又爲之行醮

命親迎饋食饗婦諸禮他姓從學者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王久
成事多不傳夏希舜有父叔之爭習齋教以子姓處之之道在讓
勿傷兄弟之情又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慝須
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之可
指慝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舜卽引以爲咎父母一日
不底豫已卽一日不可以爲人此其所以爲大孝也邊之藩字海
若習齋嘗教以居官忠廉之道曰官雖小亦君之臣也民之主也
只廉能盡職便自千古海若曰昔椒山先生作狄道典史設施甚
偉曰正欲子法椒山也海若憤目病誤學習齋曰堯舜以前固不
讀書近陽明先生亦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某堂堂爲人學乃隨
人隨分可盡不在多讀況汝前此所讀之書已多但能實體而力
行之已自足乎又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

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物離羣以求心之治不唯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今子旣病目廢讀講當親師訪友求所以寄心適志乃唯閉戶寂處烏得不身日閒而心日妄乎宜急改之聞人言其孝卹二行習齋喜曰吾門有人矣

其先未歸宗時從習齋受學者蠡故有朱肖文博野有馬遇樂朱肖文無他言行可述馬遇樂或謂賞伯其字也習齋喜其能規過謂之曰吾之與人雖久故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又嘗教以立志慎習之道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久之則所志無非正矣習乎善不善不敢習焉久之則所習無非善矣恕谷之主趙太若教其子姓賞伯爲之居間賞伯割股療親疾恕谷舉其孝人有非者恕谷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眞迫可

以厲世耳

習齋恕谷訖今沒幾三百年後之人聞風興起而私淑之者多矣
德清戴望其最著也而當日者恕谷南北東西習齋亦有關外中
州之行所至相從問學者比比然亦不過十由二三數其多數究
在畿輔蠡與博野爲尤多以習齋本籍博野始常居蠡恕谷蠡人
後徙博野地相去遠近之差較之生本同時與曠世相感其所系
固尤巨也習齋弟子蠡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徐之琇孫秉彝齊
觀光賀碩德李全美仁美王恭己宋希濂王懷萬溥李培之外又
有賈易博野石鸞鸞繼搏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鍾錢及習齋宗
人子弟之外又有房魁盛李植秀曹可成其從學恕谷者鍾淑之
外博野有管廷耀紹昌劉壯吉張漢王自新趙暉昕隣士秀郭藩
趙宏澤濟深澍劉心鏡發璋李止菴元英之外蠡有陳兆興李廷

獻陳兆興李廷獻管廷耀紹昌皆又嘗從習齋問學其先學於習齋後從恕谷受學者則前所記張澍是也陳兆興受業恕谷之門後又與其弟培從習齋習禮培又嘗請習齋之李莊管廷耀紹昌李廷獻皆來習禮三人故皆恕谷門人也廷耀故嘗問學於習齋兆興問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恕谷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容不怠肆身不跛倚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謂心自能中此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易慢之心入之矣粗者顧可輕耶兆興又問游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恕谷曰姑以射論人必先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未之能射而遽得射之趣者後儒六

藝一未著手輒言博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恕谷所著大學辨業兆興爲之凡例

曹可成習於天文之說一日習齋與觀天象可成言明日寅時當有雨然不大次晨果微雨習齋喜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習齋嘗語之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之從政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未幾可成卒習齋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中秋節獻先祠瓜果酒肉與修己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可成與田德豐郝品夢祥夢麟來從習齋受學甫一歲餘而可成卒又一月餘而習齋卒郝品夢祥夢麟實侍執喪衰服加絰及葬門人來會者百有餘人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李植秀字果齋父清字母氏張賢淑而慈清字初好博張勸之改行力農爲賈己任紡績委植秀於學家窮每減己食食植秀盃箸潔備如延賓客植秀之初出鄉從習齋就學於博野每去輒愴然送之門伫望不見乃反一夜積想夢植秀歸來旦日植秀果至植秀弟永秀專力穡事愛憐之一如植秀植秀始從習齋受業問禮習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之善言常悅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曰爲人而能感孚其親若自己出而我奉行之者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我在朱氏時所自勉也又問兄弟怡怡植深慕之而未能時或暴躁習齋曰知父母是在我上之人何敢暴躁眎兄弟是父母之子何得不怡怡植曰不自由習齋曰更無他道知如此是病便知如此是藥石蓋植秀家微矣父子兄弟禮多不講又教學時論以著述爲高下者乃在誦讀習齋所教與植秀所學

唯是日用倫常之事憎茲多口而其父母又易惑以是非讒人間之則植秀之學將不能終故習齋首教以感孚其親之道又引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勉植秀以勤而終之以無爲俗累聞然自修毀譽不知期於有成習齋嘗問植秀於術業何取植秀曰欲無不知能習齋曰誤矣工虞水火舜命五臣無兼職禮樂兵農孔門諸賢有專長後人非資乃欲兼綜並貫陵厲古人究之口談最賢身試輒敗欺人乎實自欺耳植秀自信有千金不易之守習齋曰未易言也某嘗以此自勘矣自信一金不昧未必十金不昧未必百金不昧未必千金不昧於廣眾未必不昧於暗室植秀患忘習齋曰此心無事也某嘗論爲學之要莫切於孟子必有事焉一言勿忘勿助助之病生於好名忘之病生於無志植秀問靜存動察之功習齋曰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一

言以蔽之曰不自恕植秀請專志於禮習齋忻然曰剛主在浙學樂士俊射粗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伯爾儼數足用近法乾大奮於禮子又佐之六藝備於吾御矣植秀質厚而性敏朋從之念往來憧憧時或見異思遷習齋因材施教壹意納諸家庭軌物之中要以身體力行植秀既專志於禮仿立日譜考糾得失及丁艱復問喪禮習齋答之曰吾子熒熒哀毀之中生者乏養死者乏奠不知作何苦狀每一念及爲之博結向所問一紙予適病泄瀉未及裁答子弟曬書粗疏失之矣可另補來問茲所問父齊母斬爲何人所誣禮喪服篇父斬母齊子夏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爲父何以斬至尊也父爲一家之至尊雖母不得而並焉重母而輕父夷虜之道也子夏傳又曰齊者何緝也裳內衰外鄭元注曰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衰上衣裳下衣也緝衰向外褶之緝裳向

內褶之今則衰而不裳惟以下之緝不緝分斬與齊矣父斬母衰
斬明慟極父尊無與比也齊明微殺也周公定制也然子之服斬
亦未爲失有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錄更定服制父與母及妻子爲
其母皆斬衰三年視周公之禮爲無別據後王之制爲從厚至於
負版辟領衰之儀禮經曰負廣出於適寸鄭注云負在背上者也
蓋取其負慟之極也又云適辟領也領圍項而辟之取悲哀旁達
之義而古禮謂之適適主也親也厚也總亦篤哀之意耳衰長六
寸博四寸當心懸之表心之摧痛故衰音摧負廣於適適廣於衰
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皆重
哀也故功總則無之子問未及縫向外或不知凶服縫向外乎吾
嘗言縫向外負版適衰所以爲喪服也今之喪中只白服而已不
知白服吉制亦吉服也故古人非黃白不御明季普天下白服清

初猶然青緇凶制亦凶服也故宋人有墨經宰子云三年不爲禮蓋喪中禮一切俱廢况慶祝乎往日學規已嘗教子昏迷中忘之乎令祖祝壽禮何問也且令祖亦在服中何祝也邇來鬱鬱念子甚切俟秋爽當往廬中一視子據子之貧只能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不與人談笑不失朔望哭奠可以爲喪矣禮文緝節不必屑屑爾也

房魁盛字擢元八歲能日記千言屢試不售置意科名慕習齋之教與恕谷及鍾鉞等講明實學矢志敦行卒年七十九門人私謚靖長先生

賈易字子一習齋嘗與之往來恕谷聞習齋爲聖人之學與邢台李儻同訪於易塾問學習齋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充於中而視之若一愚人此豈人

所可及足下歸求庭訓可也恕谷自是甚以習齋之學爲是舍所
學而學習齋之學後遂執質門下而易亦自是識備後常與恕谷
往來其事皆自易塾一見始易嘗有所不直於後母弟復唆之易
深以爲憂習齋教以不見人過失唯自盡其孝友復以書喻之稱
書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夫舜尙何罪何慝而不知
實有自見其爲罪慝者乃所以爲舜也昔有父子訟於陽明先生
者陽明判以數言父子遽相抱大哭而去門人問何以致其感悟
之速若此陽明日我言舜乃一最不孝子瞽叟乃一最不慈父蓋
自見其孝者不孝也自見其慈者不慈也唯自覺其不孝則孝矣
自覺其不慈則慈矣今子以母氏一言偶誣遽致詰問勃谿相向
而母氏且不敢堅承也尙曰質之神明而無愧可乎恕谷亦謂易
人勿與尊者辨分所在理所在也無分卽無理易性恂樸不好言

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旣與顏李兩先生往來頗收友朋之益易問交習齋曰元少時納交張石卿刁文孝王介祺張公儀呂文輔皆不遠百里數百里求之近則父事李孝慈兄事郭敬公而朝夕與共三十年相扶翼如一日者王法乾也親君子遠小人子勉於斯二者無患無交

蠡又有劉士宜博野又有劉貫一字古衡學記以貫一爲士宜之名古衡爲劉著之字著字允恭湖廣人恕谷之於南方相宅寓甯國黃瑤圃署允恭尙持門生刺來拜時方從宣城梅定九學數與貫一遠不相及也貫一與其弟克一及清苑王雲卿尹會一稱保陽四子克一字今衡可證古衡非著字而貫一非士宜名也士宜爲名爲字俱不可考所居與恕谷之東莊密邇習仁生時每候士宜往來莊之河口輒尾之邀食其家士宜語人若置有郵傳然者

閻鎬之傳習仁明載其事恕谷注中庸於兩謂之性謂之教解釋各殊士宜疑以爲問恕谷曰卽如朱注明誠由教而入當謂之學矣士宜家貧嘗開館授徒恕谷出束脩使其從子習知往從受學已又命其子習中與習仁俱受學士宜士宜嘗受人百金求恕谷爲之關說恕谷峻拒之及士宜卒恕谷復糾衆賻其喪士宜卒於雍正三年至雍正十一年恕谷乃卒劉貫一尙來執喪年譜所記較然士宜與恕谷朋友之交貫一則弟子也貫一初師李率祖後又受業恕谷之門雍正元年拔貢生有至性嘗設教都門有盛饌不食食其常味門人問故曰家有老親恐缺甘旨不忍下咽也久之辭歸父患末疾語言莫辨貫一以意揣度飲食便溺不爽其候居喪哀毀盡禮七日鬚髮皆白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孝莊先生諸劉氏又有字穎生者疑亦蠡人孝慈之沒穎生與張文升俱出

傳單表孝慈隱德邀薦紳公奠賻學記又誤以爲鄢陵劉從先之字從先於習齋之游中州約共習禮與恕谷不相識也恕谷嘗謂劉穎生曰吾有大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從恕谷受學又有陳睿菴者恕谷嘗獎其孝友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恕谷爲說中庸睿菴錄其說爲恕谷中庸講語睿菴問性道朱子皆統人物言先生專言人何也恕谷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睿菴效恕谷爲日記攷糾功過與恕谷之弟益溪學士相見禮又與益溪學樂舞於習齋每一舞已辨其中節與否不憚肄習習齋顧而樂之曰此方是博學而詳說之方見不亦說乎景趣據年譜所記睿菴從學皆在兩先生家塾非博野則蠡人也學記以爲順

天者誤也睿菴康熙五十六年副榜恕谷有賀文

師友魏帝臣之外博野又有彭永年宋賡休蘇甘石吳洞雲賈襲
什金玉李孝懋節白兄弟王法乾彭雪翁閻公度父子朱參兩趙
太若郭靖共彭恆齋朝彥劉潤九之外蠡又有劉煥章張文升王
紹武張綸王之臣李翼公

李翼公之母清初被掠至遼陽翼公入遼百計求之歸恕谷聞而
過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
祥泔水三牲饌鮑墟百歲觴萱帷夢裏笑不復在遼陽王之臣康
熙五十二年進士出相國王顓菴門下顓菴將以恕谷學行薦於
朝遣之臣來致意恕谷屬爲力辭張綸嘗與恕谷共訂周易傳注
王紹武名能孝友卒而恕谷哭之歎亡一善人

張文升名鵬舉始與習齋友習齋弟畜之後與恕谷共習韜鈴每

習齋至輒商榷窮日夜不厭又嘗與恕谷共考九邊圖易州共會
田治埏文升自少爲學卽具有輔世長民之略而不屑屑以空文
著書爲業習齋嘗論所與知交友朋經濟之才身可行之而手可
辦之者北唯王五公南唯楊計公東則張文升又自稱與文升共
學十數年文升於漢唐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
之利弊能詳能斷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
物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嘗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
書顧不得藉手大有所爲三佐友人幕事習齋嘗謂文升曰事變
卒乘仁智迸集動中機宜者聖人也蔽於事物仁智不及便欲妄
行忽然覺非卽遷於誼所謂不遠復者大賢也猖狂妄爲仁智皆
傷旣悟輒悔自怨自艾或師友提撕舍舊謀新所謂聞過則喜改
過不吝者賢人也下此利害判然能脫其所蔽而勉於仁智如漢

高祖唐太宗之爲者豪傑也至於是非利害兩無所知昏昏然生
死於天地與萬物無殊焉民斯爲下矣而乃反居民上此三代以
來政事所由日趨於壞敗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又謂文升如天不
廢予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
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恕谷之佐富平幕事
實與文升俱文升司其刑名司錢穀有柳某者小人也恕谷待以
和恕文升時與之忤恕谷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足則
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文升不能用竟以嶽嶽
齟齬終其身不得設施所學嘗與恕谷論唐王峻遷降之議謂宜
置之柔脆之地寫遠之鄉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若如今之回
回尙異其服習其教獷悍難制更禍端也有清二三百外數
用兵禍亂幾於國家終始所言蓋如左券又與恕谷議天子入繼

大統尊其父祖稱宗稱皇之非恕谷皆取其說入之閱史邈視文升所著書皆言經濟名曰存治翼編

劉煥章名崇文一字肇南崇禎十二年舉人選授荊州興山縣寇據不得往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絛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年五十餘母怒輒跪受責聞習齋講學忘年爵來拜入會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二十年至老不懈嘗規習齋君待人恩誼切至而人不知感或成讎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當也又嘗謂習齋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所欺而夫子教之遠者誠恐賢豪專恃聰明爲駕馭英雄之具轉不覺爲佞人誤耳習齋甚佩其言恕谷亦嘗向之請教煥章告之慮以下人養氣養量習齋之反博野賓友咸來餞送煥章贈一圍楹內實以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習齋謝曰敢不佩教習齋以道統之傳自伏羲神

農黃帝遞衍以至孔子集其大成爲道統龕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習齋立罷之專祀孔子煥章所祀不經習齋亦嘗爲書規之其文云禮定自先王自後儒僭妄敢爲起義不顧自用自專之罪於是非天子不議不尊不信之大義晦而孔門祖孫閑世之大防決矣故某於國朝之制確尊不敢踰越惟祭五祀斷自法乾各於所主一祀不敢頻瀆亦不敢禘祭仍慄然奉周公制作之舊不敢作也今當禮法塗地之時而吾三家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禮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顧法乾於祭內外神齋戒簡略亦不遵古人時祀之舊凡事失之苟且僕向已痛切言之翁又好頻瀆鬼神全不考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夫一家有一家當祭之神一神有一神當祭之時一時有一時當行之禮其間儀文度

數各有定則非人所得而增減之也以己意爲增減不僭則妄豈吾輩所敢出哉且今之惑於異端大亂典章者莫過於元旦通設天地三界真宰之牌狃於貪昧甚爲無稽無識者莫過於家宅六位一主自秦人廢尸始使後世死其親而祭不言不動不飲食之木然木重桑主猶古也神所憑依故稱主諸神一主何誼也六神何昉也蓋世人不知宅祀中霤而以貪迷妄誣創爲財福二神共門戶井竈而爲六也其尤妄之妄者竟指狐蛇以當之孔子云富貴在天豈媚神所可致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能私財貨以與人福善禍淫固上下神祇之所同也豈有專司福人而不禍人者卽或有之又豈違禮瀆祀所能邀也況古先王爲生民而索鬼神備法物以享百靈至貓虎昆蟲之神而不遺焉豈其有忽於財福而不如後人之博物也其不經甚矣賢如煥翁而元朔至天地前

叩首家宅有六位共主之拜法乾卽不拜天地亦未免五祀元旦
一祿僕竊爲二賢不取吾儕窮處茅簷非有生民政事之任宗廟
會同之舉國邑邊疆之務止此修齊學教之責其修齊學教又止
此冠昏喪祭數事恃契瀆聒伏惟垂裁煥章願身直立不倚貌莊
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晚交恕谷雅期以遠大與習齋並爲忘年
交年七十五歲無疾而卒面如生習齋恕谷皆往哭弔習齋爲狀
其行

蘇甘石名德星歲貢生幼孤依祖母朱爲生朱卒甘石廬墓側每
讀書哀聲動人有羣盜乘馬夜過聞之曰此蘇孝子也相戒勿驚
銜枚而去習齋嘗詠其事詩云慈孫爲孝子讀書淚沾襟正色塞
天地狂徒不敢侵終喪三年學者宗之

宋賡休名會龍習齋嘗訪之論學見謂耆德童年遊京師一僧講

法曰說人升天堂自己升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賡休大笑僧問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偕鑑於水見己頭瓔珞環垂如世所繪佛菩薩狀賡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博愛宗族姻戚閭郤咸爲雍睦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賡休到卽釋某生忿弟毆其子將興訟賡休曰君愛子乎惜君父不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要其壻家作佛事賡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超度之賡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賡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况幼女靈主令羣僧隨昇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眾誼闡驚散其魂乎母乃止

其排難解紛多類此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習齋往訪之賡休方居母喪表衣出迎端方之氣溢於纓襟與食不飲酒食肉及賡休卒習齋往哭祭之以文引孔子慨善人之不多見在蠡唯見一劉潤九博野唯見一宋賡休稱潤九爲三代之遺民賡休有士君子之行則非樸民所敢望矣

彭永年名大訓諸生老成端厚事繼母以孝聞習齋記其名於日譜東出尋父至易水頗於永年有所顧藉後十餘年已忘之矣復於易水通衢相遇或指示曰此彭孝子永年也習齋諦視鞅鞅有傲物之色竊疑孝子端士不應有是旋自旅次訪永年永年責遇舊不爲禮習齋始悟嚮之鞅鞅者實爲己也又一年習齋偶中夜省過憶及其事起自責曰故交不拜舊誼不謝大賢不友此其暗昧頽惰豈復有學者志耶自是每過訪永年先以价書往約期宿

齋一如與王法乾會學故事永年以人之認讀書爲學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習齋服其確論

彭永年籍博野與蠡劉村諸彭是否同族又有名超者字翔千年譜學記均不著其籍蓋亦劉村之族也子名汝霖取恕谷之長女汝霖諸生翔千歲貢生也旣與恕谷聯爲婚姻恕谷嘗與辨靜以存心之非謂存心者敬也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始終爲一有有事時有有念時有無念無事時無事無念之敬萬理備具而無一理之可名有事有念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逐一致愼喜怒哀樂審察而出而又不可空以理言也理卽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須先習之以學故大學之教以格致始也恕谷所著大學辨業翔千爲題其端言往儒論格致一身之外兼及天地鬼神舟車龍螭皆欲窮其所以然不則直截頓悟試思大學所學皆修己治

人之道而能涉及舟車龍蠖雜務乎古人十五卽入大學安能窮
天地鬼神之所以然而直截頓悟且古人亦無此躐等之教也聖
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翔千篤孝事叔父如父友於兄弟務本力
田不爲勢利所誘能以其德薰陶善類卒祀鄉賢門人私謚文懿
先生諸彭與習齋通者又有彭如九彭濟寰彭平子平子言宋岳
忠武奉詔班師是大忠卽不奉詔進師滅金是達忠習齋曰不然
當時秦檜以生事嚇高宗一日迭下十二詔若再激以反國逮問
之使至則忠武之臣節虧矣濟寰規習齋病在心中話卽說在口
中習齋久之未改深以爲恥習齋嘗語如九詩所以詠物適情言
志卽取其詠物適情言志而已不必拘定沈均沈均非古也恕谷
時有彭亭立彭琨恕谷之初如棗強會鄭若洲張瞻抑琨實從行
問學問地利答之亭立嘗爲恕谷如河南取三存編板板三原温

益修爲鄆城時所刻三存存性存人存治也存學編曹乾齋先爲
刻之於都門恕谷與習齋所交諸彭永年之外唯彭古愚籍安平
餘則亡慮皆劉村之族恕谷所謂多奇也

師承紀七終

自月系一

三三

009-432

師承記八

顏李學卷三之八

天津徐世昌纂

習齋之主教漳南及門七人白宗伊與有傳道之力藉賣筆因以播揚兩先生學術一時聞風興起者劉調贊之外又有杜謙牧林沃皆介宗伊執質恕谷門下沃字啟心與調贊同籍威縣威縣又有田如龍者字夔庵亦嘗從恕谷問學

杜謙牧衡水人衡水劉廷忠以辨性補諸生王紹文以有所條陳選拔貢生學使特疏薦擢成都令紹文先嘗從棗強鄭知芳家聽恕谷講學棗強與衡水皆冀州支縣也州人從恕谷者趙本忠之後有劉焯焯之兄曰熺雍正癸卯進士萍鄉知縣字霽輝焯嘗持其書來問學恕谷答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期有用寡過先去自便知芳父端嘗任江蘇巡撫有政績知芳其季子也

伯兄知寵字見百仲字仲良叔字長民皆遺其名知芳之友曰張叔璋字瞻仰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其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知芳共學立日記自考得失過惡初從安溪李光地游及聞習齋之學約共往執質而習齋沒乃受業恕谷爲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知芳性高明而耆奇旣從恕谷受業與訂周易傳注恕谷論易專爲人事而作知芳亦專主庸常凡涉幻妙高遠之說皆與刪汰恕谷與書稱其天資卓絕而尤望其持以操存省察於孝友禮樂實有所課遷善改過勿直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於易以窺覷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致有辨也長民間律呂恕谷與以學樂錄知寵之字恕谷取驪龍之精百里見毫芒爲作字說貽之寵龍也能見之則能知之矣知寵嘗於所居之東爲園句恕谷爲記名之曰素景繪

事後素詩誼也伏羲畫卦三奇三偶無斲無幻而億萬世生聚窮
變極化胥函其中繪仍不失爲素易之誼至深遠矣恕谷於鄭氏
兄弟悉思以經誼造之壽其母戴夫人稱无成代終又曰令妻壽
母碣其外祖戴氏先塋稱商周咸推本簡狄姜嫄又著乾坤陰陽
變化之妙恕谷南游蓋數主其家知寵嘗與叔璋邀諸友人請恕
谷集素景園恕谷有詩云連厦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
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知寵兄弟皆彬彬質有其文知芳尤英邁旣領鄉薦不免富貴之
念初亦嘗惑於釋老及隱怪之說恕谷屢以吾儒心性之功告之
知芳以自信爲自反而縮恕谷曰非也若荆軻亦堪自信而可同
於曾孟之縮乎自反而縮非集誼不能也會王崑繩卒知芳與恕
谷約來歲來共訂其文集及期知芳不至馮辰輯恕谷年譜恕谷

因訂之知芳傳言失緩急且涉爲名恕谷與書云顏先生四十五
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
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乏往來而全克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
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有志足下能解樞天質魯足下又過在聰
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
其人則書其所學期於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
博名乎我欲弢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或短之好名者無實且
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惺覺不課行習
謀章句不理經猷道藝荒蔑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
周孔學行之故迹樞天近又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
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
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志者在千萬里外觀之去僕過而取

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卽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當有興者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虞仲翔謂生無知己死以青蠅爲弔客竊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邪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今且不識堯舜周孔爲何人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人則傳之人人乃記接聞於孔子之言爲論語孟子無可傳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傳之後世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鳥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卽未可

必果能明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疇是而校登簡冊尙可自謀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搽五夜傍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也足下猶以我爲爲名哉紹文字宗洙旣爲成都弊絕風清商民安堵川陝總督岳公鍾琪命其家人歸里修墓有所擾紹文力禁之飛稟軍門鍾琪悚然手書優答上官以爲能累署繁劇所至有聲一切供應陋弊獨力抗除緣事解篆商賈罷市老幼號呼攀轅不放大吏溫語撫慰之白復原職尋擢守西安激濁揚清風規益峻屬令陳某特疏薦知成都學使陳世倌從子也坐事力揭之無所徇旋以疾告歸家不復出始紹文讀習齋四存編及恕谷所著各傳注平書訂一再咨度質經析疑及應歲試埶麗平書條陳數事上學使以爲嫻經濟越格超用紹文寄言來辭曰聞教於先

生詳矣斷不至變塞或謂恕谷此吾道將行之機也恕谷瞿然曰
吾正恐其變而愧吾昔語王子之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權
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畔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
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輓轡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泝不
得竅羝革而噓之抱以泐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
來附卽舟遂置所挾持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
變遙祝之矣廷忠字其德將試紹文聞學使喜辨性因令呈習齋
存性編學使面問存性大旨廷忠厯厯指陳若數一二儼然孔孟
復生而與張程辨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賜食論古今學術
人物日晡乃出誼每出學使上學使屈服廷忠故亦穎悟恕谷嘗
謂之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
不睹不聞之須臾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離可知矣人以爲隱微

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
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
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睹不聞之時人所易忽火息修容
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士亦豈易能致
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
育者乎廷忠曰向疑朱子說此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
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廷忠之兄曰廷直字邦司亦聰
明恕谷嘗過其齋觀所立日記嘉其有志謙牧之弟曰謙益字友
三從恕谷學禮句恕谷爲作世德堂記忠恕堂記則爲棗強蓋公
謨所作也恕谷時自東歸過張朏明李杜於公謨家相見甚驩揖
讓升堂壁所縣皆忠恕言句恕谷爲記曰公謨少俠與其邑貴顯
過從以遭事齟齬瞿然醒悟掃軌卻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弟耕

讀不出戶者三四年津津爲予道不敢盡若有所甚懼然者昔
兩人談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背建衝破畫地下食聆者以爲博
其一夙被虎噬談之色變神慄聽未終毛髮淅瀝傲罔靡徙而退
身歷之感人如是夫白宗伊旣業賣筆衡水爲造筆市肆迄今其
邑之南鄙里聚毗連相比業之者亡慮數百千家每歲杪春初其
里人齋資外出市黃狃尾者徧畿輔南北右至晉左至齊魯前至
陳許之郊黃狃尾名曰狼毫其造法最狼毫爲幹中間以麻尖其
末而本用絲縛之截竹爲管納本其中以書小楷大字則鑿木爲
管城毫析豕頰毛爲之宗伊以市筆常至衡水衡水學者以故聞
而興起者多王紹文之歸杜門謝客親故罕見其面唯日校恕谷
所著各傳注嘗贈宗伊詩曰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聾瞶相扇
鼓囂囂各自愚天下喪斯文博野產大儒生孔復生顏恕谷起蠡

吾蠡吾與衡水往返百里餘猶記申酉間肥國來高車入門爲我
言囊中有其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兩目
環瞪神爲死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獨我
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衡水又有魏純嘏者嘗與國之桓同
謁習齋問天文之學

國之桓深州諸生也見前深州支縣凡三與顏李往來者安平獨
多有楊計公者亦諸生也能技擊精西人算術習齋嘗訪之論學
子字靜甫恕谷從問水學玉衡恆升龍尾三車法及測天法蓋亦
通西學者靜甫佐其舅氏武鞞於鹽城習齋有文贈行又有趙衛
公啟公兄弟皆以武勇著聞數主習齋習齋過安平相從問學者
又有閻輝光彭古愚古愚字子諒輝光見前衛公兄弟旣從習齋
游又薦可默年少志爲聖賢可默字詡言嘗勸習齋以時文教人

藉以明道倡學習齋旣沒又與王傑期師事恕谷恕谷嘗銘其出妻岳氏之碣舉人趙垂勛者字偉業亦服習齋之學而師事恕谷恕谷稱其一堂虞夏有賀舉鄉試序子瑞鴻字漸遠亦舉人後任石城知縣亦恕谷門人其後有王博古弓御九弓遜甫之屬皆嘗從恕谷游遜甫與御九不知其何族屬恕谷又嘗紀弓靖菴事略靖菴名恆矢嘗與恕谷會博野魏弼直齋有子名巽或曰巽卽遜甫也劉琛者字來獻旣私淑習齋之學又介可默來受學恕谷恕谷嘗爲序其家譜記其宗祠又爲書其高祖鑑墓表後表其曾叔祖母岳氏父冲善之墓文多不具著及琛卒恕谷又爲墓志而銘之其志略云琛生而醇龐孝父母其姊生死爲之謀持家不許與僧尼往來嚴內外立家訓二十二則嘗於人家坐上一識習齋遂私淑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教其子廷傑文武兼習學使陳世倌取

傑補武生來獻又仿習齋立齋戒牌謂學莫先於禮禮莫重於祭
春秋上辛祀先師以習齋從祀銘略云斯人之逝兮斯道之悲其
痛之如此其詞堂記略云劉子承其父命修家譜樹墓碑立祠堂
及母卒又云劉子厚重稱君子所謂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
者豈不在是一家也其家譜序略云平居嘗慨南人好虛譜追溯
瓜瓞牽蔓昔賢雖假冒不計也而北人又過莽陋先世顯績卓行
不四五傳遂恍惚不復記憶康熙間修明史檄州縣上前朝名臣
賢士遺績吏奉行不力而故家子弟亦聞其先世具功德而茫無
以應或憚煩難而止嗚乎是不幾以涂人視其親而任其煙消草
委無憐念哉觀劉子家譜繼志述事豈其祖父之賢劉子自不能
泯耶抑有劉子之賢祖父乃因以愈章耶弓靖莽紀略云翁醇謹
端人也少孤能拓家產友于兄弟教子以正睦嫻三郤慎交游友

則久敬鄉人嚴之如王彥方陳仲弓雍正四年舉鄉飲壽賓賀趙垂勛鄉舉序略云君少苦貧業紡織從師讀書數月棄去而少隙卽於僻處尋閱年二十九補諸生今舉鄉試益修謹取教讀爲養不妄取與古孝廉賢書之稱庶幾其有以實之自是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送楊靜甫序略云僕謁計公先生每見則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術披圖拈訣下及槍棒技擊手著作式嘗終夜不倦及往哭弔計公坐對其長君靜甫辭氣沈飭老成可人先大人之喪蒙來弔奠冠服舉止益樸實不佻竊喜計公有子然未大奇也旣靜甫北試正定僕過其郎仁社書室童子十數人進退揖讓一若其師在眎然者昔宓子賤治單父能使中夜漁者體其愛養之心得魚大小皆舍之夫子使人覘治聞其事見謂誠於此形於彼今推靜甫郎仁社之教佐其舅氏武彤函於鹽城

他日報最優擢共輔以仁惠蒼生者豈有涯哉武鞅嘗爲恕谷醫其母疾及選鹽城從之問政恕谷告之仁民作福又薦張文升佐其幕事習齋亦有送文升序略見前張文升傳武鞅治鹽城有效先是淮揚所屬高郵寶應興化秦州鹽城等州縣瀕河負海多荒田鹽城尤居下游荒田九千九百八十餘頃廢屯田一百二十一頃逃亡三萬九千五百餘丁康熙二十九年部議墾荒田升科自後積逋賦十餘萬百姓逃徙不還鞅至則力請豁除前後詳揭百餘上大府以格於部議難之鞅坐徵賦遲緩降級者七罰俸者五而申請益堅至謂一官可棄七尺可捐凋敝罷曠必不可重累督撫漕三院鑒其誠合疏題請於是自鹽城洎高寶興秦凡荒田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三頃累歲積逋賦悉奉特詔蠲除著爲令淮揚數百萬戶歡聲雷動鞅在官粗糲菜茹惟以一二老蒼頭自隨日

費錢二十文已足退食則親種韭後圃往時鹽城有流寓編銀九百七十餘兩前後令相循踵據爲私入韓一不取布政使聞之從容問韓曰令裁汰流寓編銀豈有點金術乎韓對曰俸錢自有餘非敢矯廉也韓爲政嚴明奸吏不敢欺然不能阿曲詭隨人終以此罷初韓四歲而孤母翟孺人食貧採樹皮草根哺韓從伯兄學天寒掃敗葉夜然以照讀康熙二年韓年才弱冠已領鄉薦以事母不欲仕進有同年生開府閩中辟韓爲幕府辭不就母終養後康熙三十一年始謁選得鹽城知縣三十五年天子親征噶爾丹韓以薦起運餉塞外明年又運餉甯夏三十七年直隸巡撫奉命濬渾河奏韓自隨工作未成卒於固安工次年五十六妻門氏聞訃以死徇恕谷又嘗志李樹碩崔甲鏗之墓甲鏗志略云甲鏗字聞遠與其兄講學杜門掃軌課子弟誅茅三閭蒔花木益畜金銀

魚數尾曳杖頽仰曠如也子弟或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啟鬻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率其內子劉事父仲藏公孝仲藏公飲食必以劉爨他人代之仲藏公咽不甘也母蘇得沈疴君晝夜侍湯液抑搔十餘年如一日繼母宋病瀉三載廁牖和衣污穢必劉親滌晚年爲名山游至五臺遇虎同行者震伏虎目君踐巡而去人以爲孝感仲藏公病彌留曰吾舊家也歷傳有銅鳴蟬古銅鎖瑪腦枕賚劉婦疇爾孝仲藏公名昂國子監監生博學強識李自成陷京師署各州縣僞官昂與其兄山海關遊擊晟弟諸生昂謀起義僞官鉤鉅盜斃晟昂跳身走興朝聞其義召以官不就故崔君仰體父志與兄亮遠弟穎涵分甘連裾讀書爲樂至語以帖括舉子業掉頭不屑也子四人長均武生次墉墩埴諸生君卒於康熙四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劉卒於五十三年享年八十二將合壙

乃爲之銘曰是惟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博陵馬鬣熊熊燭天不在
貌公禮侯而在剷迹埋名之崔仲氏樹碩志略云樹碩字簡臣以
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閒其官修學宮
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齋至內邱課諸生以文行暇則
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畿輔民糧內邱
令某以比歲不登多逋賦催科加亟日敲扑民鼎沸相率運坯木
砌縣署門令倉皇急倩君往諭民立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
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勾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諸生唆
之竄數名呈甲甲讓君以不能束士君倜然正色曰民填溝壑而
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唆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
簪甲爲霽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君意倩之爲邑令
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奔走非所長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

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視之則邑人具碑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攜觴泣別蠶擁馬前不得行予嘗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進退人才於上縣師教育人才於下今俱最閒無事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爲用次縣師慼慼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學使案臨造冊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贅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嬗洊厯仕途君守身孝養爲邑人捍災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屢躋皆謄錄潦草誤之也近有賄謄錄者盍效之君曰是以賄進也旣而是科謄錄賄發而子用含入穀君諭諸子曰履正不亦獲耶僥倖未必有濟配某子五人用晦用弢用含用煦用弘享年七十有二將葬用晦衰經匍匐求銘銘曰職之任時

之宜不周而去奚其悲呼池之旁君子之藏白楊風起苟無戕兮
兩人皆安平人也

深州於顏李時不領安平安平別屬晉州而冀州所領之衡水則
屬深州與棗強皆統於正定府正定府所統州縣凡三十有二在
顏李師友弟子之列者深澤有李介石王濟光王槐三無極有張
業書而府人有黃時雍

黃時雍教諭蠡縣嘗訪恕谷於里第持所爲家譜求序恕谷爲之
序曰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匱也論迹慈易而孝難語
道孝純而慈駁奚以明其然也牧豎僮夫無不顧復子若孫孺之
舐犢鳥之哺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而惟恐傷之凡物
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禽犢姑息以致壞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
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自生由父而祖而遠祖儀禮云飛走知母

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
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是
爲難矣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聞孝
而猶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爲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爲六子慈也
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毓戾滋爭陽卦多陰陰卦多
陽如蒙師下爲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大有晉上爲離曰柔德
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爲父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
非此道耶黃君時雍康熙癸酉舉於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卽遠顧
荒里匆匆言行相顧之君子也復見見其長龍章捷癸巳科文闈
次君昇遠捷丁酉科武闈皆霽然質有其文且孫枝蘭茁玉瑩謂
黃君何慈以昌後如是旣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武舉公
祖文學公會祖武舉公以至北遷始祖總旗公皆歷有傳述木本

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
尙精力教思不倦知其益擴而大孝得天者未艾也吾行以觀之
張業書字肄六父興家字旺川善治家人生產八歲喪父十八歲
喪母與兩兄分居有田二十畝淬厲耕作晚歲至千餘畝業書復
嬪以文學舉康熙壬午科副榜由教習正紅旗官學選授山東青
州府昌樂知縣不遠數百里屢就恕谷商所學問經濟恕谷告以
經濟自家始業書因言教其異母弟景書每垂泣相眎爲補太學
生始爲延師又迎養其甥劉沈李夢龍從龍於家躬自教之補諸
生爲母家姪補吏員業書喜友朋急信誼遇事能咄嗟立辦時邊
垂用兵關東西苦饑業書需次民社慨然欲以脩之身者自家而
國推之天下恕谷稱其有幹濟噤不得施在官一年毀千金家產
以紓民困罷而歸晏如也妻之喪恕谷躬往弔唁爲作墓志業書

自二有言
屢求爲傳其父恕谷爲歷狀其兩世行誼桐城方望溪據以表墓
恕谷所著傳注問業書訂之爲作題辭

王槐三名植恕谷之如安平弔可默歸時晤之反里語劉調贊取
其兄弟之文墨槐三弟模字膺如棫字鶴菴與其兄皆確守家學
究心性命鄉里有三鳳之目濟光遺其名恕谷取其儉

李介石名柱康熙二十年舉人父人龍字光震官至兵科給事中
告終養歸家不復出介石爲學不依門戶爲標榜幼好技擊嘗囊
金南走少林付其寺僧從之學技數年盡得其術乃歸平居佩觿
玉玦韞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又好音樂延姑蘇善歌
者養於家教子弟各習一音每講誦訖與二三子操鼓品絲竹登
歌合樂颯颯如也或巷步郊遊此倡彼和于于喁喁聞習齋講學
不與時趨率其子通具幣儀來訪適習齋南游中州登堂弄琴盤

桓數日乃去比習齋反問知返幣報以書稱琴瑟古人謂之斯須不可去而今之老師宿儒皆不知甚至終身不見爲何物公子方少年便嫻習之幣交亦古人所重祭祀朝會燕飲莫不行之而今人概不之講富貴之家間或舉行亦多儀不及物而公獨力行之且施之從未謀面之人於是見介石能敦古處且其家學實事求是及後通率其子基復拜從恕谷受學時介石已沒通字六經其中子也持介石所爲醒菴文集并其大父給事公雙齋文集句恕谷爲序恕谷序雙齋稱其矚然不滓變化不可方物而序醒菴則謂其學與習齋不謀而自合習齋拾周孔墜地之緒揭之中天醒菴未嘗聞其說而思效之也西有銅峰東有洛鐘庚岸月昇甲岸早白碧落雲作映地已陰豈非天道人事九變復貫有不期然而然者耶其激賞之如此初給事告歸樂易州風土重岡環麓奉母

往葺西山而居之其後遂爲易州人

易州與顏李往來者有田沛然經埏界埏治埏父子祝兆鵬兆鵬事見前治埏字乃畝所居村曰坎下五公山人之招魂葬其父兄乃畝父子實主之習齋恕谷皆嘗與往來論學

易州所領支縣二廣昌涑水具統於保定府保定府所領州縣凡二十蠡博野皆其支縣也當顏李之時則皆統於易州道在師友弟子之列者清苑張石卿呂文甫馮辰之外有王契九陳見敷詹定侯金應枚閻鎬新安王五修興甫文甫獻甫父子楊湛子崔夏章之外有楊孔軒管公式魏蓮陸祁州刁文孝過之再濂父子之外有戴毅菴莘野父子王經邦高陽齊林玉燧侯父子兄弟劉百斯李敏志椒岩沛公之外有孫衷淵紫淵兄弟張海旭定興鹿密觀濂父子之外有劉旃甫杜紫峰耿保汝爾良父子束鹿李毓樾

張東巖尙夫兄弟任最六新城王五公兄弟完縣王學詩安肅趙
琰之外安州有馮繪升陳天錫涑水有曹敦化

曹敦化字萬初從習齋受學習齋語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
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下學自踐迹始又
嘗語敦化改過遷善爲吾儒希聖賢弟一誼勸善規過爲吾儒交
朋友第一義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
患其粗率濟以慎密莫與敵矣天下無治亂眎禮爲治亂家國無
興衰眎禮爲興衰敦化問明理之學習齋曰治世之民愚愚正其
智也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三代之士習行以爲事日用而不
知功績備舉後之儒者坐而講誦辨及纖悉聽其所言可謂無不
知無不能矣身試之而實一無知能之可據可哀也已敦化問人
輒言禮樂必百年後興習齋曰百年後興謂教化浹洽也如唐虞

之風動時雍是也某則謂一日行習禮樂一月行習禮樂一月唐虞一人行習禮樂一人堯舜人人行習禮樂人人堯舜敦化嘗持尙威如及朱主一詠習齋辭至習齋望拜朱主一見前尙威如名重新鄉人辭曰卓識絕膽踢籬拆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眩

陳天錫來從習齋問學謂程朱與孔子隔世同堂似不可議習齋曰請畫二堂予觀之一堂上坐孔子佩觿玦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文舞羽籥或武舞干戚或問仁或問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罄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跌坐或執書晤呶或對談靜敬或搦管著述壁上置

書籍字畫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馮繪升名夢楨選拔貢生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氏趙待之厲繪升先其意所欲陰遂之久遂以底豫後每有盛怒繪升至立霽爲學始宗程朱然不喜標榜角立同異結廬白洋淀旁閉戶自修恬如也初與恕谷交抵書論學其言甚辨後見習齋存學編及恕谷所著大學辨業又數與習齋會易州田乃畝家會郝關論難者久之乃幡然舍其所學而學習齋之學王法乾之沒懼所學無助不克有成與繪升約爲歲會往來各一勸善規過未幾繪升卒習齋哭之慟曰天厭某功力不勤而使之晚廢也繪升家貧好誼屢脫人於死誨及門孜孜不倦老愈恭謹對賓客恂恂如後生然沒時父年九十餘矣五子皆以醇謹世其家一女嫁恕谷之五弟壻爲室

耿保汝名極號誠齋幼寡言笑重厚如成人六歲時其父攜之謁忠節曰老成端謹大成之器也初從杜徵君游繼受業孫徵君之門深有得於良知之旨徵君稱爲吾門尹彥明後遂同移家夏峰力學高隱爾良其子也名之翰號戢生習齋之南游至夏峰具鷄酒祭徵君墓哭之訪保汝因以所著存學編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靈以爲是不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程朱亦不之罪直習故見常者不免紛紜耳習齋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卽是勿慮矣乃與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所著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習齋存治合相得甚驩流連幾十日始別去其王制管窺略謂井田封建爲必可行唐虞三代所以長治者以此自井田廢而治安無善術唐太宗銳意有爲而魏李長孫輩阻之後之腐儒一唱百和決言古法不可以治後

世其說似是而非皆不知井田之所以爲井田者也考核詳明疏節條暢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朝行而夕效矣尤精於易寢食坐臥其中不務高深專求簡易其言曰夫學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不若天不足以云崇業不若地不足以云廣不由天之道而能使德崇如天不由地之道而能使業廣如地吾未之前聞然天地之道何在乎天地之道散之萬物物有大小莫不有天地之道亦猶文武之道在人賢有大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是故孟子欲希聖則學孔子孔子欲希天則學易蓋易體天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之盛德大業畢見於此第後人視易大遠求易過深不以爲莫可憑依卽以爲不適時用此孔子所由歎君子之道鮮也余讀假年學易之章仰思其故得徵君循循善誘乃恍然於神无方而吾身卽其方易无體而吾身卽其體且萬物無非神之方

萬物無非易之體然後知易也者吾之安宅養生之布帛菽粟飢渴寒暑所不可一日離者也乃爲周易淺義一書孫徵君稱之曰尋常日用可與天通此尼山絕學也其後恕谷注易專言人事蓋大旨亦相近云保汝所著又有古本大學釋言古本中庸釋言存誠集藏于家爾良侍父蘇門之西峰保汝之與習齋論學爾良實左右之保汝晚年病臥牀褥舌強不能言爾良扶持抑搔眎察形色飲食便溺皆躬親之三年未嘗去膝下父卒母病亦如之親亡哀毀骨立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至於終喪凡十餘年終以毀卒學使湯右曾陳至言旌其門查嗣琛聞於朝得旨旌表

杜紫峰名越明諸生世居縣之東江村幼英敏孝友尙義遭其父及王父母喪哀毀幾殞命時鹿忠節公善繼倡學江村越首執贄窮極理奧善繼異之因字曰君異平生砥礪行誼以講明道學爲

已任魏璫之禍魏大中左光斗周順昌前後被逮鹿太公孫徵君
倡同志釀金納贖時大中子學伊順昌友人朱祖文俱匿江村君
異周旋複壁間無稍顧忌一時義聲動海內名士宿儒過江村者
爭與納交茅元儀負人倫鑒一見奇之邀南游曰有老母在不敢
作五嶽想也甲申後隱居不仕家貧布衣蔬食授徒奉母年八十
餘飲啖不衰或問以養生之術曰無他但平生未嘗憤怒或以此
得老壽耳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大吏以聞君異辭之北直
巡撫命以騾車過門掖之去山西以檻車載傅青主先生同就道
至京師杜門謝客比試君異告老青主告病詔昇入伏而不謁免
試命出君異遣子郊問青主曰何日行答曰卽日及歸特旨授中
書皆不拜恕谷特爲文記其事比之嚴光周黨其後君異門人爲
修祠於固城恕谷又助以資年八十七卒門人私謚曰文定先生

君異之學尊陽明每舉羅洪先答何善山蔣道林兩書教人而大本在孝弟得力在分晰義利平生嚴取與及門子弟一執爲壽亦必拒之不受也將沒友人候之問有情無情及病苦之說君異曰人本有情必使之忘是絕情也此二氏矯人語聖賢靈以人等木石耶我無非自得時卽病而主宰常清無他苦也其定靜如此著有紫峰集十四卷君異於書無所不窺其所爲詩文生氣粹盎能自闢蹊徑孫徵君序而行之喜飲酒工書愛藏真帖而蒼秀飛動實過之往往醉後揮毫求者戶限幾穿然不書縑帛精楮得其薄蹠片紙皆奉若拱璧云

劉旃甫名棻習齋有訂改王應麟三字書旃甫出資刊之

張海旭雍正七年仲冬持其兄崑崖所評左氏傳來恕谷里第求爲作序已而又求爲傳海旭兄弟三人海旭爲季崑崖之班在次

長曰紹衣崑崖名光華海旭與紹衣則皆軼其名崑崖於康熙五十二年聯捷成進士雍正元年選建陽令父母兄弟皆健在奉之同行抵署用度一切皆出已囊不照例派民間訟不案留政必躬親誅邑積盜二人頌聲大作上憲以其廉能委署政和值旱禱雨立應三年八月父卒任所擗踴不欲生緣交盤未楚命妻齊偕兄弟扶柩先行已後追至清江浦哀毀亦卒妻齊亦卒無子一女已適人七年恕谷所爲序文不傳傳曰今歲奉旨命各州縣修志來徵傳記者頗夥率以病謝之獨爲進士作者何一重其內行也客冬海旭至寒舍述進士孝友事甚悉爲之流涕今春其兄紹衣復來泣言進士卒妻齊卒筮焦謀殉紹衣大慟曰吾兩弟皆無子吾有三子分承今仲氏夫婦俱逝若焦再逝一女歸無所寧卽吾所與子亦不得不且收撫則吾弟乃眞死矣號慟謀於母氏權立焦

自序
為正室撫其子女子女稔其賢皆願遂成之所謂友恭苦思非禮
而得禮之意者也使非進士內行素篤何以妻側調諧兄弟感念
至於如此一以其得古文之正緒也古文今世分爲唐宋八大家
秦漢兩派學八家時襍六朝駢儷宋明策論八比氣習而去古益
遠矯之者又餽釘秦漢詞句爲能事而文之法脈神氣全失吾友
王崑繩者出乃獨標章法爲言於文之斷續離合順逆虛實賓主
奇正雜整錯綜之妙一一畢著而其說初行於世人未甚解也進
士獨起而表章之就左氏傳爲評毛分節析葉解花明令人頹仰
於峰迴路轉山斷雲連之間步步有會誠有裨於斯文非淺鮮也
余亟訂之令其兄弟梓以傳世故樂爲之傳

孫衷淵名之萍紫淵名之藻皆文正公承宗從孫也少俱穎異與
李文勤公爵同學昆仲衷然稱首戊寅文正公合家死難衷淵搜

城被矢不死自縊至三不死紫淵時他出後至襄辦一切喪事俱如禮乃奉母鄉居承歡養志絕意仕進衷淵學問淹貫爲文深峭奧博不瑣而奇晚歲開塾村中不計脩脯教學之餘斗酒數十篇筆與杯斝皆酣著作甚富不以示人紫淵著有慕芝居詩集又搜輯文正公遺集成帙重脩縣志編孫氏詩鉢日唯以著述爲事恕谷序其詩鉢稱文正公以社稷大臣發爲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爲歌詠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泣不能自已可興可觀衷淵嘗遁於釋老與僧道士往來習齋聞之爭以書謂欲辟一世之紛囂釀成一堂之虞夏不外學禮歌詩考德稽業引所言有母可事之謂富無母可事之謂貧謂人生只此倫常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鳥獸不可與同羣譬猶庭堂藪澤雖潔好鳥獸處之庭堂雖污穢人處之衷淵卒年六十六

門人私謚曰貞介配享上谷五賢祠紫淵卒年八十三李文勤稱其爲人短小精悍而性復恬退

王經邦字咸休恕谷南歸經邦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青苗可行然乎經邦曰不可行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恕谷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傲嗇夫今之耆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夢禎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

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
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恕谷曰善鄙論
未之及也經邦問家祠安主禮恕谷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
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
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會室右對會少退南爲祖室
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
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
中堂南向如故會西向祖對會少南東向禰直會西向此卽古昭
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
西對故微避也

戴毅菴名珩字崑生毅菴其號也子三聘字莘野毅菴生而穎異
事繼母靳孝率弟力學同補諸生舅氏生女母死於產謀棄之抱

歸撫之得生有宋姓鬻子瘞妻惻然資助其葬收子養之爲娶妻生子使歸奉祀安生某被軋陷獄以父執奔馳二載雪其冤其憐孤恤貧不辟艱險多類此卒後門人私謚曰景惠先生三聘康熙癸卯舉人嗜學篤行父子兄弟自爲師友知名士多歸之性孝侍父病不解衣帶者七閱月母馬病侍宿榻旁十餘年中夜聞聲輒起官南宮教諭有諸生爲白氏螟蛉子以從父暴卒誣陷獄中三聘理申之事卒得白蓋猶其父風也三聘句恕谷表其父墓恕谷文稱祁人率重師傳刁文孝之父善教士有德卒而門人立報德祠至今祀之今又追悼戴君君喜結納重嫺誼與人坦白相與卽門弟子亦霽顏爲忘形交能豪飲劇談留心世事謂士不諳務蠹書魚耳嘗於兄弟子姓侍側或同人列坐論催科刑名撫字之術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臨卒尙屬其子三聘他日當爲清白吏

魏蓮陸名一鰲孫徵君門人恕谷嘗如保定晤之述徵君稱之之詩曰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因取其說記之日譜

楊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旅遼左編入旗思茂贖歸民籍居新城親喪廬墓三年嘗與習齋會易州田乃畝家論學習齋稱其有文武偉志管公式五公石交也亦嘗於易州會習齋

閻鎬字百詩一字季伯與馮辰同師事恕谷嘗與辰同恕谷弟培從恕谷學祭禮三度其後恕谷纂學禮錄依其目次錄以爲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主祭十六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

十四朱子家禮忌祭之訛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恕谷之學悉本習齋習齋教人專以禮爲主恕谷兼以文事門弟子辰傳其禮鎬傳其文故恕谷所爲書多辰爲之序恕谷後集獨使鎬爲之習仁之沒又鎬爲之傳傳文多不載其序文曰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羣萃經傳易不奇詩不葩文指渾深聱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苞賢劇旁九達千變億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卽如之天霽日恬雷轟海嘯咳唾成風雨儵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鬪亂不亂噫至矣鎬從游久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

爲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做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鎬又嘗與恕谷辨明大學中庸分章之誤又摘中庸之尤誤者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不盡人道乎夫天道乃天與入之道人道乃人所自盡之道也

金應枚名廷襄恕谷之過保定應枚固留三日徧招郡士之有學行者相與論學詹定侯名遠嘗訪習齋問學陳見敷名振瞻習齋稱其豪狂博覽王契九名胤少有高才與呂文甫共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習齋歸宗契九訪之博野觀所著四存編是之因與論取士以鄉舉里選行之亦慮滋弊習齋曰猶勝時文如一邑方舉一人一方有不肖之耆約黨酒食賄賂之家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

肖乎卽皆不肖矣他邑獨不得一長者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
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旣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
見一賢也况選舉得則士飭其行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
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弟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
修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契九博學工詩有落葉詩三十首
尤稱於時恕谷亦與有往來稱其詩與老圃齊名老圃者張秉曜
晚年所自號也恕谷稱之之言曰老圃出入韋孟李杜不名一家
契九專以少陵爲宗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輒流連
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弟鶴亦有詩稱

威與肥鄉皆廣平支縣也南畿爲府者三廣平順德大名習齋之
主教漳南之後北來從恕谷游學者邢台有李憫南樂有張珂
張珂字非玉具門生刺來拜問學恕谷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

習射易其字曰可玉爲立爲學課程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
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成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
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
心持敬習仁有子曰敬承初入學命珂教之及珂南歸贈之文云
南樂張可玉以歲荒遊豫晉江北諸處爲賈而不屑也折節從陳
右函諸人讀書已而歸北來執贄予門覘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
義嗚乎此作聖基也汨沒者無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
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締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
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談學亦睥睨宋儒方靈皋謂之曰勿遽也今
突有天使來臨加寒微以卿相而漠然不爲華歸之程朱乎歸之
吾子乎崑繩默然內省憚皋聞博學有聲而一聞予言習齋學遂
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德然言家世科第未能灑然卽靈皋

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淖塗而人之文錦膏梁無克盡脫嘗痛自
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爲基吾喜之不寐矣雖然視以人情則
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
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入讀書明理
之說恐以繙誦虛揣自是也一聞異端葆攝方技家言或偶爾尙
珍奇之也其悉湔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
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孑孑有守者於冷淡時見之
也彼侯門炙手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
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達道之
大丈夫孰歸之李憫字毅武父伯庠官蠡縣訓導憫來省親與恕
谷訂交時聞習齋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易塾中後遂同師事
習齋恕谷嘗從容與憫燕語讀論語須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讀

禮記須實行毋不敬一言故學不在誦讀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
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恕谷曰君誤視學文矣詩書六藝也誦詩
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又
嘗語僦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僦言某驕恕谷
曰此不力行之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
行則此日此身干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與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
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僦長恕谷六歲訂交八年一
日聞僦病卒恕谷時居父憂近弔其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
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予自有知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
道義相切磨者落落如晨星心每以爲歉君忽一日遠來握衣升
堂視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兒端謀所以共爲聖賢者已而復至
共學琴已共學舞已共講家庭及士相見禮迫欲見之躬行予私

喜以爲得一勁輔近今所罕有因而察其行事二親孝歲來省其
父於訓導官所乙丑秋水被途騎不可行徒涉負囊行五六百里
不辟艱險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
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遇古聖賢忠臣孝
子廟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其學
讀書丙夜不輟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略關
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蠡日相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
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至十二月遂卒有年三十五
嗚呼孔孟旣沒聖賢道熄後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
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萎耶可悲也庚午冬君父升
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於後世
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

剗諸墓上肅和後成人復來從恕谷受學儻廉訥之德恕谷終身自謂不能及也

習齋常攜恕谷如獻縣拜五公山人五公時主彭毓宗藉館爲家毓宗字蘊秀卒於康熙十九年葬以二十九年其子潢卽五公門人也句恕谷爲志厯書其孝友及養外祖母撫孤從傾資贖從子之編旗籍者延師教族子德成名諸懿行填之幽篁雍正二年潢又徵文表墓恕谷紀其以崇禎十三年與把總江某分守獻縣南城抗清兵民凶懼謀遁去大開城門江持巨銃闌出者先生長六尺餘雄赳赳挺出一丈有半門櫬連擊攻者墮馬一帥目之揮策去城得全後歸自友人王久任廣東巡撫幕事延五公山人於家教諸子以文武全業時攜三四人故與五公詩酒浩歌睥睨一切五公卒後收其孤孫藏弄遺著先生之子孫皆與有力卽此而先

生之功德莫可計矣肅寧舉人有朱闕奉其縣令黃世發命來請
恕谷往會論學論治闕字蒼澍教諭棗強後登雍正八年進士知
夏祁二縣恕谷後集有文表六真居士名鑣字長馭任邱劉氏任
邱肅寧與獻皆河間支縣也長馭初佐其父於代商後爲鹽亭皆
有政蹟棄去縱游天下名山大川歸不入家僑居山左孤筇羣屐
往來浮丘者三十年恕谷與識自京師後復於陞陽相會康熙五
十年卒又十餘年恕谷乃爲表墓蓋晚歲之文也恕谷晚歲自以
身衰行道無望時時出游接引後進爲明道計嘗偕白宗伊自安
平歷棗強至故城鄭家口晤劉敬菴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
字某官某所未老遽告歸恕谷以爲可人敬菴字某問朱子五行
化生人物之說恕谷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
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蠢然木頑然金且賴人

培植之銷冶之焉能生人哉故城亦河間支縣也河間支縣景州有吳玉衡者嘗問學於習齋習齋曰學者學爲聖人也後世二千年無聖有二弊一在輕視聖人之粗迹細行而不肯爲曰所以爲聖人不在此一在重視聖人之精微大德而不敢爲曰聖人極詣非我輩常人所可及然則聖人斷是天外人矣僕下愚也於聖人大德不敢言只向其粗迹碎小者勉行一二如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迅雷風烈必變固人人所能亦人人可行者也

顏李師友弟子徧畿輔各州縣天津獨無有所屬鹽山有楮笠叟澄嵐父子皆遺其名澄嵐所著泣血集習齋嘗爲之序然亦未交其人也序曰儒運之降也久矣堯舜之道周孔之學微獨習行之無人三事三物之言並不挂齒頰漢宋以來列朝堂知郡邑以至

身列膠庠備異日天下國家之用者微獨無經天緯地之才禮樂
兵農之略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具倜儻豪爽之概亦無之間
有稱雄卓者則又涉麤放故僕身游之地耳目所及唯喜聞忠孝
質行與夫磊落英多之所爲謂此尙存吾儒一綫之真傳也客歲
游祁陽趙晉侯齋謂清卿安先生致仕歸言鹽山有道學先生倡
學瀛豫從游甚眾惜忘其姓字因就安先生訪問言其庠有楮子
澄嵐者豪爽詼諧忽復恂謹整飭且孝思不匱因出其泣血集求
序元攜歸讀其父笠叟先生傳歎其似節白李處士薄富貴甘貧
賤辭官孝親淡定不事聞達無一不同而恤困保孤立人達人胥
求諸已窗戶几杖皆著箴銘術聖賢之心大仁人之用則又非節
白所能及自古謂淡泊性成者多短於利濟排難解紛者恆懼其
機術笠叟先生何其體用兼長也豪爽詼諧者必失之粗放恂謹

整飭者易囿於迂腐澄嵐子何其狂狷并擅也跡其父子之品大抵本之正德措之六行具堯舜之一事三事可進也優周孔之一物三物可充也素所望存儒脈之真傳者其在斯人乎然笠叟先生已古人矣澄嵐子何日一炙顏色也書此以志景仰

師承記八終

三ノ目

三ノ目

009-484

師承記九

顏李學卷三之九

天津徐世昌纂

其官畿輔而知延伫習齋恕谷兩先生學行者大吏李文貞于襄勤清端之外有王孝徵名暮太倉人康熙丙戌進士雍正七年任布政使奉總督唐公執玉之命持書幣來聘恕谷作畿輔通志恕谷辭以老病明年孝徵又以書幣价邑令喬某來請恕谷具書爲陳作志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作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一修但增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

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在此戰守迤西至居庸關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荆若干里至倒馬古人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駐防兵將若干今現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記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峰之名別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尙有水與否可興可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輿攷廿一史地輿攷以及日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攷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馳驅北邊西山

以及腹內諸形勢一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堪之老病所能任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其年夏喬某又持孝徵書來請堅求總裁通志事恕谷辭不得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七月喬某遣車來迎恕谷入保定蓮花池館孝徵又以書聘益谿及門劉用可鍾子能同往任分纂爲作凡例十二則八月病歸九月孝徵又以車來迎爲作畿輔形勢論曰嘗讀禹貢而歎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作傳尙無誤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卽海外之山如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卽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

宋朱元晦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案明劉侗曰幽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腴供西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懸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突厥之變燕則背倚雄巍如列屏如負屨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黃帝卽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大都或爲中都尙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朝入膺一統卽定鼎於此熊羆鬱鬱中寧外順幅幘萬里其爲天造地設以鞏固皇圖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効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

內地遼東爲盛京西爲宣府革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案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山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盡如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十一月復病回里又明年正月孝徵又以書來請則病不能行矣乃將所脩志稿封還具書命劉調贊至保定堅辭又一年遂卒唐執玉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學使李柱山陳蓮宇之外有吳默岩名國對全椒進士以翰林院侍讀學士任順天學政康熙十六年校士保定見恕谷文甚喜之取入縣學生員第一名并爲開雕行世明年科試又置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習齋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遂辭

不補有張逸少別字天門軼其名京江相公子也家世崇高而嘗作不平語曰今泥塗崇高者其李恕谷方靈皋王崑繩乎以侍講任順天學政康熙五十五年校士保定尋得李習仁卷拔置府學生員第四名向邑令浦鳳巢言存注恕谷意鳳巢從臾往拜恕谷辭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私也不可有吳士玉吳縣進士以內閣學士任順天學政康熙五十八年校士保定取習中復入府學往送學使士玉語習中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其以畿輔人任他省學使者河間有王震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恕谷以總裁之事恕谷辭固求既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強置之恕谷乃使人送還仲英與以書言決不能往之故仲英不知爲何許人先嘗持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請恕谷入其幕恕谷辭之大吏又有李穆菴康熙六十一年恕谷方家居有人

投刺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而輿馬眾至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來稱幸晤穆菴疑爲臨川李紱字穆堂嘗截漕天津又在永定河効力其拜恕谷與在河工時合是年又有唐翰林名建中者倩白宗伊求恕谷所著書恕谷與之

守令爲蠡博野趙用九羅毅亭之外有畢溜涓名忠吉益都人康熙十六年爲蠡縣試拔置恕谷前列旣入泮知其貧將以事周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慈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不可溜涓歎異久之然溜涓實亦淡於榮祿時奉行稽察隱地參罰之例甚嚴溜涓獨不藉此爲超遷加級地出示聽人自首按例起科而已後升主政以去蠡民爲立碑誌不忘有高子和名蔭爵鐵嶺人康熙三十二年爲蠡蠡大邑也割其半爲旗屯民佃豪

猾藉爲奸利持吏短長巨紳某誣劉生爲奴籍其田獄旣成子和
按得實併其他賊事置之法一邑惴伏莫敢犯令嘗從恕谷問政
恕谷曰秋肅之後繼以春陽又曰禁賭嚴盜以治行弟一調署三
河一以簡易從事無可施設或問故曰前令彭已治矣何紛更爲
聖祖嘗至三河問父老高令與彭令孰優父老曰彭令廉而毅
高令廉而和 聖祖稱善者久之于清端問捕盜方略子和條三
事以對曰剔盜藪窮盜術清盜源略言盜以旗屯爲囊橐而出沒
變幻不可蹤迹請嚴保甲首實之令使盜無所匿而平日能使之
衣食稍足則可不至於爲盜清端韙之擢爲南路捕盜同知初子
和爲蠡河數決孟村歲不一登民大饑邑有倉粟二萬石請振於
上官不可再請再不可子和請解印去上官不得已許振五千石
子和曰歲凶而民不償二萬石亦死五千石亦死等死耳我且活

吾民乃盡數發之出帑金五百兩貸種麥約曰麥熟償種穀熟償粟以二十之一爲息是歲旱蝗起子和捕蝗禱雨輒應秋大霖雨河暴漲率吏民捍隄植立雨中波濤撞擠不震不動隄完而田大孰於是設義倉置鄉塾興立教條尊禮賢士嘗旌恕谷之閭爲一邑矜式及將赴三河有爲求德政歌者恕谷藉辭不爲也又有劉副使彭捕廳軼其名爲子和求祝文恕谷以居喪辭之有陸某軼其名康熙四十九年爲蠡問政恕谷曰政在三巖巖屯駐嚴盜賊嚴吏役有浦鳳巢康熙五十三年爲蠡下車卽來拜求教恕谷告以禁賭博減雜票習人嘗從憚皋聞入署讀書習仁旣取入府學學使張天門向鳳巢言存注恕谷意鳳巢欲恕谷往拜恕谷不可事具前鳳巢雅重恕谷嘗就商禽盜恕谷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未有人告發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卽可處法不必

盡起贓令其拔累無辜也五十六年恕谷有部文提選知縣恕谷以不往稟母母令入城商之鳳巢鳳巢勸往命吏房起文又敦促赴京踰年三月恕谷至京投告降改教呈而回後選通州學正會邑循例舉鄉飲賓鳳巢請恕谷爲懸匾其門曰當代儒宗有喬某并遺其名字雍正元年爲蠡下車卽以教弟帖來拜恕谷下問殷殷三年邑大水民飢朝廷命開倉振之喬某行災過龐魏氏門見室戶零落曰此貧家也盍告振里役曰寡婦曰寡婦亦吾民也里役從戶外呼告之故氏曰氏固乏炊然問食朝廷粟償否役以白喬某曰振也何償役復之氏曰償則食不償吾孱婦耳何功以報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鍵其戶再呼之不應喬某歎息而去旋具刺拜氏歸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郵致氏又辭不受來役力請曰邑父母養汝節可拒乎氏不得已奉刺及米置案上拜而受喬某賢其

行詳上憲并及氏早年守節事兩世孀姑事初氏夫早卒不嫁養
祖姑董姑徐二姑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不使一有匱
勤也勤女工刻無甯者織棉布一日一端或給之綾爲織每端必
長一二兩曰漿糲所滋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耕耨不與
男子交一語比鄰不過往祖姑八十餘目昏躬負之如廁向曝返
牀復負入姑亦耄壽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喪具資氏
曰吾貧暫貸用必償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
皆補完樞發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無子孫吾卽其子孫
也可代乎姑之窆以夏六月雨水瀰涂氏衝水泥擗踊長號觀者
皆爲流涕上憲聞而皆賢之爲旌節表閭恕谷嘗稱之曰龐魏氏
之見利分明可法也爲公舉呈文又爲作傳曰龐魏氏蠶之龐家
莊人也夫龐國棟取鄰村魏氏女令以賢詳曰龐魏氏因以稱氏

有趙用熙蘭谿人以舉人保題孝廉方正雍正二年特授博野令
恕谷晚年遷居博野嘗入城會之用熙治博野三年政成民和六
年八月爲其母八旬壽誕邑人先期相率謁恕谷徵文恕谷於是
爲作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其辭曰雍正御極之元年卽詔天
下州縣舉孝廉方正浙之蘭谿以甲午舉人我博邑父母趙公應
公念母龔太安人春秋高力辭當事不允太安人詔曰弗勤王家
非孝也李中丞遂件繫公事實以聞天子曰都其賜六品服馳驛
入見授今職二年嘉平莅博野次歲溘漉沙三河合爲虐博地漚
東北數邑皆被災公首報聞得旨發天津倉米賑饑公輓費一解
已橐民得甦又躬築隄道水災以平四年八月苗滋螟螣公禱於
蜡神立消新其祠今丁未夏又苦旱公禱雨立澍民貸官穀積年
不能償公親詣鄉視能償者立收足無追胥費不能者消其名不

比邑民大和以冬底爲公攬揆辰謀書言錦旋爲壽公不可又力請公曰無已則吾母明歲八月旬之三日八秩矣或借一邑之歡心以供吾母其可乎於是麋至徵言於璫李子庚星曰太安人歸年伯司馬裒菴公躬績佐讀逮事祖姑余姑范兩太君嗣徽思媚范太君毓少子我彭公湮不足太安人代哺數月泊析著相司馬公推肥與之產公及仲君爲紳衿祭酒尙憂司馬公繼嗣未廣爲三置筵後得李儒人生季君無何李逝太安人顧復之逾於所生成立登甲辰賢書其餘勤家棟睦族周姻卹鄰難更僕數也璫夙誦關雎朱注謂宮人喜得后妃則宮人婦寺也呼后妃爲淑女而思之而友之於情理不宜且房中之樂無鐘鼓婦寺鐘鼓琴瑟是女樂矣序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傳箋言友樂之樂皆以薦苜贊祭也得之而其意似詩人所詠后妃正配也詩人舍嫡

而專斥庶立言未工及後沉吟三復乃知關雎葛覃卷耳皆后妃
自作所謂以貴下賤以聖下賢舍己從人樂取人善宮壺雖穆爲
何如者此所以麟趾振振也今太安人不蛩然步其後與以故氤
德儲祥我公不自壽而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安人與季君必
待鄙言歸而稱觥一堂曰仁慈曰孝友狀皆可掬也太安人方瞳
鶴髮坐待郡國太夫人之寵錫能無蹶然加一觴乎明自中葉而
後士大夫率攻飭誦讀而絀經濟今則工揣摩競勢達而內行鮮
脩故堪聞公家床樂道之以爲世風焉用熙旋告終養去之日邑
人餞送百里不絕蠡令後有秦聚魁於咸同間任嘗親至恕谷家
觀所藏書籍禮器檢括以去幾盡爲恕谷建祠豎碑自撰碑文所
以推崇之者甚至後仕至大名道爲賊所戕予諡剛烈先在蠡時
每延見薦紳輒出示其所藏穀穗長尺餘圍可一圍曰此吾用區

田法所獲也吾家七十餘人而田止五十畝二十畝所收卽足衣食餘三十畝之糧皆贏積也所著有區田五種自選種以至收穫詳備精審亦今日言農學者所不可不知也尤精拳術咸同之際髮捻交閩所在盜賊如毛不可遽爬梳秦公緝盜每身先士卒手擒其渠以故歷任民皆安堵幾於夜戶不閉然卒以是不得保其首領迄今蠡人談之猶爲感歎不能自己也

其他郡邑守令相延伫者靈壽陸稼書清苑邵子昆之外肅寧有黃成憲陸稼書名隴其平湖人爲程朱之學習齋稱其居官清介邵子昆名嗣堯猗氏人學陸王習齋稱其清威有吏才黃成憲名世發印江人康熙五十六年爲肅寧恕谷家居肅寧舉人朱蒼澍奉其命來請往會恕谷以成憲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非所以廣聖道也同如肅寧會之論治論學俱相合臨別惓惓然謀所

以作聖賢者恕谷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後三十年成憲來拜
恕谷於里第未幾恕谷有母之喪成憲復親來弔奠恕谷每稱黃
肅寧之謙謹可師成憲後仕至營田觀察使卒於定州官舍恕谷
聞之爲作傳其文曰黃公以丙子鄉舉選肅寧性慈祥耐勤苦於
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收之以應縣有役事或
上憲別派之用爲肅數年民並不知有襍派河間府嘗檄脩府城
公親齋餼糧出錢僱工一不擾之里甲也好樹藝闢護城廢城種
稻作水車起池水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隄也掘之
果得水周遭數十武以騾馱曳水車灌田水不竭長工六七人種
稻外澆菜喂羊豕糲米自養緣堤上下植樹數年積至數千株又
闢武垣城地植樹合計約萬株叢陰鬱然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
差來行災公以不能得其意劾去官士民號哭挽留聞於朝復官

加四品服俸旋授按察使直隸營田觀察使使巡行畿甸勸民農
桑爲善並查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寧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
或肩輿左右顧諄諄屬民以力田栽樹積糞紡織孝親敬長教子
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爲絮語不之遵也又好講聖賢名理
三六九日聚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
十矣每日雞鳴卽起秉燭批閱文書焦勞造事無頃刻暇堪嘗進
言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經猷自有綱要細碎亦可少捐公
愀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德與才而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傭工免
愧耳並耕而食小人事非所避也每巡行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
宣諭士民徹日不倦士民多感興者卒之易州山峪相一地開水
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年七十六論曰黃觀察今之廉吏哉率其
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自善若黃觀察者

非耶初成憲以獨善閉戶論贈恕谷謂孟子門戶之言別有取爾
孔孟之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
恕谷辨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
而舍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今其文
後集不載蓋已軼矣易州有趙山公恕谷客富平時爲易州餽金
幣辭曰佐先生二子讀也恕谷歸自富平如易州報之踰年與山
公書曰榱楠杞梓不爲杙以椽礎吳鉤干將不利刃以礫鼠長人
巨公不怒而與雞鬪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與可惡之人齊分
矣卑其人而校之則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
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愠子文稱賢見
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大名有吳允謨黃岡歲貢康熙五十
三年爲大名知府聞恕谷名遣役持聘儀來請往講學恕谷以居

憂辭保定有溫儀三原進士年譜不著其字後集載有與溫載湄書載湄或卽其字溫益脩之父別字清湄名樹洸儀疑其兄弟行也雍正三年爲保定遺恕谷書言政暇卽使人來迓恕谷如保定會之時儀方奉命振饑民因問此時振矣春何以救之恕谷爲言勸富民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盜恕谷與載湄書曰下交如門下者尙復幾人幸而暫止敝邑自當朝夕過從沃親色笑乃一見經旬無能長侍怠慢之罪疚心慚面然而有故不敢不少白於左右堪少頗負狂志欲起而馳驅天下建功立業卽萬一蹉跎亦必講學明道大聲疾呼以覺斯人今俱已矣年殘運蹇上而當道或譽或毀皆傳聞過情非堪本色四海舊遊陸續零落鄉戚比鄰同學者尠然則強顏對人將以何語而堪又不幸賦質迂乖善笑工鬻射利陳乞旣已不能米鹽款瑣婦子寒溫

又復不慣以此自知大人貴迹之事斷斷無分因之奉親攜幼遠
竄荒鄙躬耕灌園冬底務閒尙有人象入春以後面目黎黑手塗
足泥塵封麤髮焦焦趨走與土芥細民同範一模雖欲進身士君
子之側仰首周旋固不倫矣是以甘貧杜口絕跡城市卽做邑數
十里之近嘗經年不入偶入之人以爲驚已亦以爲怪其不能
常過請教良以此也惟門下格外之鑒自能諒之故一道若他人
則忘言久矣河南上蔡知縣有楊廷望習齋南遊至上蔡見所開
渠又聞其建著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亟許爲
有用之才

武弁都司有齊泰階名治平荆門州人嘗偕劉煥章訪習齋問禮
習齋遂與來往論學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習齋曰元氣虛
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

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
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泰階性通豪
言晝寢之難免習齋曰此怠慢之過須是自己斷制此處不斷制
更無商量處然其要又在養精神若耗憊精神至倦困之極雖欲
斷制不能矣然困倦不能撐支者儻大賓至卽出迎矣要之心常
敬如見賓心常樂如會友何倦怠之有其欲睡時必是見得當下
無事便懷居孟子云必有事焉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過人
不遠學者安可有無事時哉把總有趙光玉名玘嘗拜習齋旣去
習齋謂爾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習齋
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惲皋聞蠡令浦鳳巢幕客也以交恕谷卓然爲聖道傳人博野令
趙用熙幕客又有葉新字惟一金華府學生復冒順天籍舉康熙

五十一年鄉試恕谷之會用熙惟一出見持日記求評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旋如蠡以詩爲質拜恕谷受業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權華陽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闖人以賄請惟一怒下之獄勘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惟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辟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除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惟一馳至訊匠酋及首糾眾者一人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知成都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予杖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遷雅州以母憂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

化而後刑罰脩旰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
民俗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
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
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里
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惟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
餘人言人人殊惟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
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有則取而棄之野令聞意篋有
反迹訊以刑遂稱妄發篋得簿毀之矣令謂信然遂偏令德使誣
服也惟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
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
信集才能吏會勘卒無據然不可猝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
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惟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

許人十七年調贛州贛縣民因事拒捕惟一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惟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甯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初惟一贅恕谷詩有曰間氣鍾靈開智勇狂瀾降割善疏排觀惟一在官所施於事者殆亦得於二語也家居十餘年卒蠡令幕客又有孫明明順治七年縣試策問弭盜安民習齋對略曰淫邪墮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墮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而兩間熙皞矣明明閱試卷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大賓騎遇皆下而從憚皋聞興起者有孫應榴字子房常州人初與友人是仲明

爲程朱之學習靜坐皋聞見謂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漸服閱至感慨處輒淚下卽擬北上拜謁以資斧不給乃北向遙拜恕谷爲師立日記自省旣而讀恕谷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否存則書一直畫否則書二斜畫如 | × 且以畫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否則書馬眼如 □ ○ 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學有進否進則書十圈否則書一黑子如 ○ · 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如 ○ ○ 亦以大小別加損之多寡天理所悟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

黑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畫幾某畫幾記過之多
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如此嘗與某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
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
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
坐也某友論恕谷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物卽事也
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仁也卽天命之性也
六行統而言之孝也卽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禮也卽
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卽物窮
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
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雍
正六年二月上辛恕谷偕門人往東楊村致祭習齋將登車有人
自縣郵寄臬聞書并一卷至發視則子房所立日記也恕谷覽之

見其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喜曰習齋之道南矣祭歸爲評乙其日記數日始訖謂子房存養習行之功與習齋爭密而見於文辭者與臯聞爭敏埽衰耄瞠乎不足與比較世乃有斯人哉喜爲序其日記始臯聞寄恕谷書言南中信習齋之學者四人今見子房卓卓如此因而信天之不喪斯文謂所關非小旣而臯聞書再至則子房沒矣子房沒于壬子之冬而臯聞之書發自癸丑書至而恕谷已於是年前卒亦未及見其書文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南歸來會兩次旣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子房日記自叙始於癸卯年三十則卒年僅四十使恕谷而在更不知若何痛惜也程啟生爲聖道傳人興起於陶甄夫其後卒

得從恕谷受業子房幸爲恕谷同時卓卓不讓啟生而早卒終未得一親炙教訓豈不重可惜哉

其後私淑弟子與戴子高同時有程貞字履正子高之鄉人也生而敦樸不事彫飾年始幼學其容兒有如成人好讀書質甚魯懇懇款款每得一解輒超然出於俗所論說與子高共學習書數夜恆不寐從子高見顏習齋所著書曰周孔之傳在是矣仿立日譜糾察身心得失與人交恂恂有禮雖僮僕走卒對之無惰容內行至孝於弟尤友愛烝烝克諧出自天性咸豐之末髮逆亂作履正奉其二親避地東林山展轉遷徙同治紀元丁父艱哀慟泣血鬱鬱成疾遂卒年僅二十有五取徐氏無子所著有文數十篇皆發明習齋之學之所以得者子高爲銘詢之其弟云兵燹亡矣銘曰望之儼然卽之溫然殆其顏氏之子閔氏之孫耶命之難知而止

於斯噫

其他私淑弟子所在多有而有蹤跡可據與文字可攷見者三人
蔣樹培張壬林金正春

金正春字裕齋清苑人以咸豐十一年舉人納資爲縣河南時髮
捻交關大吏督兵進剿有所徵索供應不能如其意罷歸授徒深
冀東鹿之間專以恕谷所著諸經傳注爲教其行篋所攜又有習
齋所注四子書間嘗舉以示人曰此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但今功
令專以朱注取士不宜與業舉求試有司者言此然亦不可不知
特以俟之百世後耳裕齋於書無所不讀書寓目輒終身不忘課
童子文詰屈乙軋往往不可句讀一覽輒能爲之背誦不差一字
其自爲詩若文喜集古人成語條理化裁若自己出所主有東鹿
諸生丁魁俊六旬生子會賓客開筵賀喜酒半主人請賦其事客

復贊之限大富貴亦壽考爲均援筆立掃揚馬奇字與江庚新豔
凌紙迸發觀者目瞪口呆吃筵未及終賦成乘醉與眾人讀之以氣
舉辭以聲應節容乎與乎悄悄乎若奏咸池而歌韶英也裕齋行
篋無他書籍其所引用每出七畧四類之外兼涉二氏所攜又有
治河書五六十冊函爲十二今不復能憶其名館居十有餘年歸
家未幾遂卒

張壬林字子有磁州人八歲卽能屬文稍長納資爲工部屯田司
郎中改同知署河南濟源縣事滌垢噓枯徵收不苛庫貯反裕丁
母憂歸里杜門卻掃終歲讀易年四十五卒著有求保艾室四種
高邑李國治爲撰墓志稱壬林生平慕李恕谷之爲人學以慎獨
爲宗要其用在經世嘗病學者空疏之弊一顧視太高不耐煩劇
一沈溺世故不知自反一性情執拗不能集思而廣益數者皆非

用世才也生平轍迹所至必交其豪俊賢士大夫凡山川形勢人民強弱與夫農田水利兵賦興革無不諮訪究察簿而記之君所以通時務也又稱其軀不過七尺而氣塞宙合官不過五品而無一刻不注念蒼生

蔣樹培字芳原又字敏之博野人三載喪父母口授以字輒記誦年十九補縣學生道光十九年舉於鄉援例爲內閣中書母老乞歸以祖籍自小興州彙諸輿地書證馮辰小興州考又依蘇歐法創修家譜皆有法度可觀學宮傾圮捐資督修歲饑有鬻女者爲贖歸嫁之其好義多此類生平爲顏李之學務求實用每閱邸鈔遇有關國計民生大政皆纂輯成帙咸豐三年江忠烈公忠源殉難廬州敏之適患瘧初瘡聞之復作會同年生爲直隸總督曾國藩策平捻匪事已而捻平果如所議其實皆敏之本謀由此聲名

籍甚公卿間盱眙吳棠與有舊及督四川還過保定或勸其往謁
敏之曰五達道唯朋友言交僕與吳督久疏音問交已淺矣何謁
爲性至孝喜讀書淡於仕進嘗於宅後構一室顏曰前間聚書萬
卷金石鐘鼎尊彝圖畫之屬古色斑駁璘陸四發時作爲詩古文
辭隨手散棄所存謹慎六齋贖稿尺牘前間堂隨錄及所爲蔣氏
家譜書法宗顏魯公尤愛古泉幣謂可考見古人筆意喜植松菊
有菊花百詠羅漢松傳晚歲買郝浴一石尤寶愛之呼爲郝公卒
年六十三

右六百六十九人與兩先生往還者頗有名字邑居可見其或名
字邑居不具而言行有可紀述者復得四十四人記之於左

習齋之序泣血集序崔孝子廬墓一由姚伯濤一由安清卿清卿
蓋嘗教諭鹽山與趙搢侯皆邢州人伯濤則不知何人序謂廬墓

非古乃孝子之不得已因舉其同鄉孝子以廬墓聞者有孫奇逢
王一龍仇雲慶其非保定所屬二十州縣人可知也意者其爲安
平股肱縣與與穀日筵者有劉啟三魏秀升冉懷璞懷璞拳師也
與秀升技擊秀升平地躍登室顛啟三則習齋狀以爲繡口簧音
委曲盡致而倩盼天天恕谷筵啟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菹醴
屈埒近諸賢演藝談心共永春日三人者卽邑居偶遺其非遠客
晰也恕谷少問射法於汪若紀趙錫之錫之思光字也若紀則遺
其名應亦所謂附近諸賢與恕谷館趙太若家有王佳璠問友恕
谷曰友在不問弟之恭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館閭
公度家有王輔臣從學又有閻佩五者不知與公度何屬往岷州
尋親獎其行序而祖之恕谷之如保定晤王契九張貞子契九
字也貞子遺其名疑亦清苑人也如棗強與集鄭知寵素景園者

有單摺侯馮修五孝慤沒後恕谷倩鄭天波爲寫其遺像口授以
兒及成宛肖恕谷大慟張自天遭繼母變恕谷與之語曰父母有
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塏曰未也古
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
作意不見色次也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
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
孟子所謂契矣疏矣非孝也又語自天愛令母所生之弟亦是轉
移一樞機今人兄弟不和大率有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
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
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嫉忌同氣也
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智去此則仁時恕谷年甫二十
餘尙未有四方之事所與游大抵皆所謂附近諸賢其後奔走四

出數如京師交游始廣家居相從問學者亦多來自遠方而習齋始終足未嘗輕出里閭唯以尋父東至關外渡河而南爲時不過半載所交亦無多人其朝夕過從問學及以事相交際卽邑居不傳或并亡其名字仍皆所謂埶近諸賢而已高台臣問大學明明德朱子或問以爲心者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性之德乃是仁義禮智畢竟明德是心乎性乎習齋曰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學言心卽性也中庸言性卽心也性從心生正以其虛靈也正以其具眾理應萬事也不然則死心矣明德之德從直心正以其虛靈不假造作不假矯揉當愛者直愛之當斷者直斷之當敬當辨者直敬之辨之此其所爲具眾理而應萬事也不然則屈心非德矣則不虛靈非明德矣堯舜性之明德也湯武反之明明德也若如彼解則心於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具之眾理心於惻隱羞

惡辭讓之外更何以爲應萬事乎台臣曰明德至今日乃解知止是所從入之道乎習齋曰不然大學之道始終在明親明德誠明者也其下引蔽習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明之是大學之道也一人昏其德爲昏德衆人昏其德爲汚俗只自明我德便是小學必併明天下民之德方是大人之學所以在親之親之是大學之道也明必明到十分不如堯之欽明舜之濬哲不止也親必親到十分不如堯舜之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止也故曰在止於至善至善卽道之極也中也不及者旣望道不見一任其迷惑錯亂過焉者又背道而馳終始張皇幽眇唯能知此當止則未至自不肯止旣至自不肯舍有宗主有歸宿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台臣又問中庸致中和如注解則孔子之心正矣當時之天地何不位孔子之氣和矣當時之萬物何不育以爲必須與天地共立其大

本共行其達道立綱陳紀禮陶樂淑方是致中和將中庸所言帝王方有其事以全其用儒者但有其心而存其體矣習齋曰孔子致中和於一身而一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於七十子而七十子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之政以宰中都攝相事而魯國之天地萬物亦幾位育矣豈儒者而徒有其心乎陳康如問易與春秋之旨習齋曰難言也易之作也道更四聖世歷三古合人事之措注與天地之運化并而一之變而易之之書也詩書禮皆有定制而易則變動不居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其庶幾乎春秋孔子自言之矣曰上之志在春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借二百四十年桓文之事以自譜其東周經濟也問禮習齋曰吾人有志於禮先行之於家祠因問有家祠神主乎曰有有而朔望令節祭薦不行不幾使先人爲有祠之

餒鬼乎歲時祭薦而禮文不舉不幾如野人之叩墓乎祭薦畢遂
行家人禮拜父母拜兄長退入私室夫婦之禮行焉閨門之內肅
若朝廷吾故曰行乎禮則尊矣體乎仁則富矣胡連城問一貫忠
恕習齋曰天下人同此心也通其所同自無不貫大學所謂絜矩
中庸所謂道不遠人夫子告子貢所謂不欲勿施此外更無他道
朱注旣云竭盡無餘又云借以著明之豈忠恕與一貫有二道乎
李甥問孟子盡心知性天習齋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
天矣韓子垂問道何以在六藝習齋曰子臣弟友行道之人禮樂
射御行道之具苟無其具則子臣徒具忠孝之心而不達忠孝之
用明末死節諸臣至可悲也郭生問作養將才習齋曰兵凶事也
然亦須歷練作養之法以武生爲鄉落保長試之果能守禦擢爲

郡邑關隘守將試之果能守禦擢爲總帥參副庶實試之歷練不比空談之韜鈴不然卽尊寵一同科甲恐亦如無用文人而已吳仲常問文王三分有二不過三分之人心歸耳習齋曰否文王自歧遷豐疆域遠矣况七十里之圍若唯是百里之歧七十里之圍居國大半僅餘三十里都鄙有是理乎仲常曰紂不悛乎曰紂專以酒色自娛文王又能率其來歸者事紂紂轉若倚恃文王得自遂其淫逸也又何悛乎杜益齋問習恭卽靜坐乎習齋曰不然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愧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杜益齋規習齋三失務名輕信濫交習齋曰務名之過元不及覺輕信之過覺不能持濫交則僕苦心也氣數益薄人才難得如生三代而思五臣不能借也生兩漢而求伊萊十亂亦不能借也居

今而求三傑二十八將其將能乎故才不必德德不必才才德俱無一長亦不忍棄且人各自成勢難強同昔蠡人某惡人也吾欲治河以救一方伊馳書集夫五百名赴吾於數里外脫鄙而遠之數十鄉爲水國矣又如某子兄與法乾嘗面戒元元亦曾受其辱然遇使才猶將用之也習齋爲重光行冠禮益齋爲賓習齋與李命侯言古今旋乾轉坤開務成物由三五厯秦漢以至宋明皆非書生也書不能益人才德且於神智氣力有損命侯曰然則書可廢乎習齋曰否古人六藝之學悉遺在書學之一字一句皆有益若唯是誦讀以爲著作之用則有書之損人反不如其無書也學而時習之門弟子記接聞於夫子之言爲論語首冠以此句若逆知後世之學者專以誦著爲事而不以學習爲事也與高生言承歡生曰非無心也但不能發之於外耳習齋曰此痼蔽深也愉色

婉容性質本具痼蔽既深往往掩其本來之性能不爲所掩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又與言得親順親聖賢庸愚同具此心能行此心聖賢本無以異人今人不自言聖賢可也并不敢言爲聖賢吾不知其自居果何等也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屑是使聖人無從學也學問之道須自謹粗慎細始如出告反面苟能行之家道之間孝弟不亦與乎語馬載圖曰生子雖美才猶在爲父者自強以爲教子地今子之責重矣上有父而我爲之子事父未能非所以教子也下有子而我爲之父教子未能非所以爲父也中庸君子之道四一節皆學問之實事也習齋之學內室六欲外整九容嘗夏日衣冠田起鳳言盛暑何堪習齋曰婦女居室炊竈不袒男子奉父母遺體乃不及女子乎朝臣事君終日不免冠在野

處士顧諱天命乃讓禮貴人乎孫其武曰君衣冠終日不幾夏日
飲湯乎習齋曰夏飲水冬飲湯是夏葛冬裘類乎曰然吾夏衣夏
冠殊未暖巾羔裘也何違時之有曰何時去之曰夜寢去曰今冠
不比前朝之冠壓頭而已正如陳無已卻衣凍死微事耳兄卽垂
之簡冊此何足傳曰簡冊不敢問但人能如陳無已亦佳第恐作
無已卻衣人耳習齋論性皆善論治以復井田爲首要蕭九苞問
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習齋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
十項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
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
一夫可也趙麟書援食我越椒事以爲氣質有惡習齋曰請問二
子方生其心卽欲貪財好色乎弒父與君乎向母子文聽其啼聲
知其氣稟甚偏他日易爲惡耳今指其偏卽爲惡是見利刃卽坐

以殺人罪也可乎習齋立教以六藝爲主專重實踐論人亦不重浮華之士專取質行而質行以孝友爲首蕭治台言其叔父時怨子弟偶辨無過輒自認誤習齋曰君子也人已兼照平恕以施者聖人也施不無偏忤物還自返者君子也苗揆文有異母二少弟揆文篤友愛教養成人身無私財二弟赴府縣試資用必倍曰非不知營辦之難也弟恐少弟出門有不如意此心不可以對先母矣在家子任勞瘁或扳其叔教之曰汝忘祖母恩也習齋曰孝友哉不蓄私財不聽妻子言義居可久也張文典肫誠懇惻口不出誕語身著一長布衫雖盛暑不解終日斗室紡績不輟人不堪熱乘涼就沼足不出戶晏如也未補諸生而強記有文習齋曰隱君子也一吳生氣象端凝元謂之曰人賦性質愚耕田鑿井勤力養家無負於天矣亦無負於親矣賦性聰秀不能出衆自強以才德

見於世如天之生我何如親之育我何下之爲秀民中之爲豪傑
上之爲聖賢在乎人自爲耳劉懿叔使其諸子從習齋受學一日
延往習齋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
樂卽如今日果聖學未亡與諸郎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
乃祇間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劉懿叔稱其長子
近勤子職習齋獎之因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
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齊篤公諸生也與習齋書稱
爲砥柱且有漢唐宋以來一二人之說習齋復書謝不敢任并言
豈可過標榜以取好事者之姍笑因約言學問之實事有三期與
篤公共勉之一曰舍末務本讀書勿空談性命須於父母兄長前
實行內則少儀所記一曰斂華就實讀書勿涉張皇議論自市其
長須深藏厚蘊以求充實光輝一曰去假求真讀書勿專謀舉業

須求真經濟隱足以型俗開後見足以致君澤民如兵農禮樂水火工虞之類皆須探討使其具以待其用習齋又有答陳端伯中書書其辭曰天生元無用之人亦置之無用之地富貴功名自弱冠便付之膜外矣然不自甘於木石日夕拳拳恆思人卽無用無用亦人人而無用天之命也因無用而卽不成其人人之罪也是以早夜孳孳以自治四方汲汲以求友其一點狂妄務不失天之所以生我期於無用之中少效一有用之力卽上不得爲禹皋伊周之奴隸或下得爲孔孟胡韓之僕從亦幸矣卽不得漢之德公康成亦甘心焉顧天惟食我以方脈風水之穀置我於農夫頑冥之羣內無人倫之樂外無師友之歡目盲齒落矣髮白體憊矣病態種種死將至矣先人血嗣未立一隙承緒無人自蠶歸博又十五年矣鬱鬱寒窗便如此以死哉近遷祁城妄希或得一二人

才可承一隙者乃六閱月仍抱膝獨吟兀坐藥肆苦可知也吾兄
又遠在四百里無可吐我幽懷且政事繁劇書札亦不遑頻仍吾
兄謂我更何處覓舒眉張口地乎近於月中旬元遊下博歸而得
兄書展讀之見才短事繁又多掣肘語吾兄之才元不嘗欽多才
多藝當分理部事乎卽所聞掣籤時奇異不惟朝廷善任有用之
人亦天善用有才之人矣正在繁劇見天之愛吾兄也繁劇而又
掣肘正見天之深愛吾兄也元每向人言人生兩間苦處卽是樂
處無所苦則無所樂矣古之人若孔明之苦卽孔明之樂也康節
之樂卽康節之苦也吾兄定能解此又云目下卽掣倉差覆車在
前無法可避問計於元元伏棲草茅未達時政不知倉差如何便
是覆車又何必思避法也倉差卽難亦不過繁劇掣肘人臣之義
盡其在我只保我上不負於朝廷中不負於職掌下不負於生民

至於窮通得喪一任天之付我人之待我則盡力以往得盡吾職
吾快矣不得盡吾職吾無愧矣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遠無
論卽如吾郡鹿江村辦事部曹何等繁劇何等掣肘佐理關外又
何等繁劇何等掣肘須知身在職掌千般辛苦皆樂也卽退居定
興亦樂也願吾兄大著眼界只一心是主付窮通得喪於膜外方
見吾輩本領超出尋常萬萬也况天相吉人往無不利何必代天
公先勞心也老生常談敢爲知己獻外具通政張東巖一書煩使
轉送元不勝北望依依習齋又嘗謂端伯曰作詩者皆做李杜作
史者皆做班馬作文者皆做韓歐作人者偏不做孔孟是可異也
僕以爲詩不李杜無憾也卽以爲顏某詩也可僕以爲史不班馬
無憾也卽以爲顏某史也可僕以爲文不韓歐無憾也卽以爲顏
某文也可惟至於爲人不敢不做孔孟也以爲舍孔孟無以爲人

陳印泥苦爲命困習齋曰知命則樂天印泥曰非不知之但樂無從生習齋曰此知之不真也君子之事天如孝子事父母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豈有孝子真知其父母之心而猶怨者乎豈有君子真知天命而猶不樂者乎姚宏緒初爲僧從習齋言歸倫習齋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又有僧無退紹興人習齋以應秋試入京寓白塔寺椒園無退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習齋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尙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習齋曰只一件不好無退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無退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習齋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

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焉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無退默然頰首踰日復來習齋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習齋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習齋曰卽生父母尙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宜如何乃舍其墓於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與無退頰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習齋行後無退南歸恕谷館新興時亦曾力沮一流寓族人爲僧恕谷晚年與劉調贊同學有曰維周不詳其爲名爲字維周立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恕谷喜之嘗與言聖賢天

與人歸而慄若無以自存庸愚眾嗤羣怨而亢謂莫我誰何學使
王震聲總裁之聘其持書往辭者維周也閩鎬所爲李子傳稱習
仁周旋從恕谷學者或居數月數年無不相結意滿而去有曰博
野周文忠學記以爲字煥采而不著其籍而恕谷所爲行狀有張
皓千稱長人見人喜容可掬一團和氣恕谷後集載有玉峰太翁
挽辭劉君遺惠辭遺惠辭序曰劉生員錫若旣卒之明年冬鄉人
念其處里黨不爲楸梗遇癘頑噓噓然通稱貸弗株刻公設爨弄
以侑之其二子慨然曰誰歟不忘吾翁者而吾敢忘諸割牲薦先
以醪鄉人嗟乎劉君有遺惠里之人不忍忘與其子之願揚前徽
皆可風也乃爲之辭辭曰西阡簫鼓兮趙倡舞餽餽大嚼兮紛如
雨款等夷兮沒之灼寒之初兮餒之乾不見豐隆降割兮歲不康
千仞九首骨爲梁予髮之華兮目若營對此空拳兮靡寧挽辭序

曰莪山二兄篤孝今歲癸未秋杪埽如京適值其輅玉峰太翁養
於邸堊榆滌澹婉笑將之屬屬如也乃無何而玉峰太翁以老疾
捐舍慟哉莪山胸坦直無留餘一諾千金素好慷慨悲歌矧際大
變懼其過毀也乃作挽辭一以妥幽一以寫孝子之哀而節之辭
曰黍谷慄慄兮朔風號巫陽難問兮天自高鬼伯紛拏兮餒其曹
魂竭來兮突夏羅餒餒兮人駕馬都門以糖作
人馬致祭東國烏面醢骨兮
不可以恣遊匹練無門兮遠何求靈无逐魄兮山阿梅馥堂下兮
紛純綠波式覩苦出兮孺慕在茲明德尙馨兮終古永之

師承記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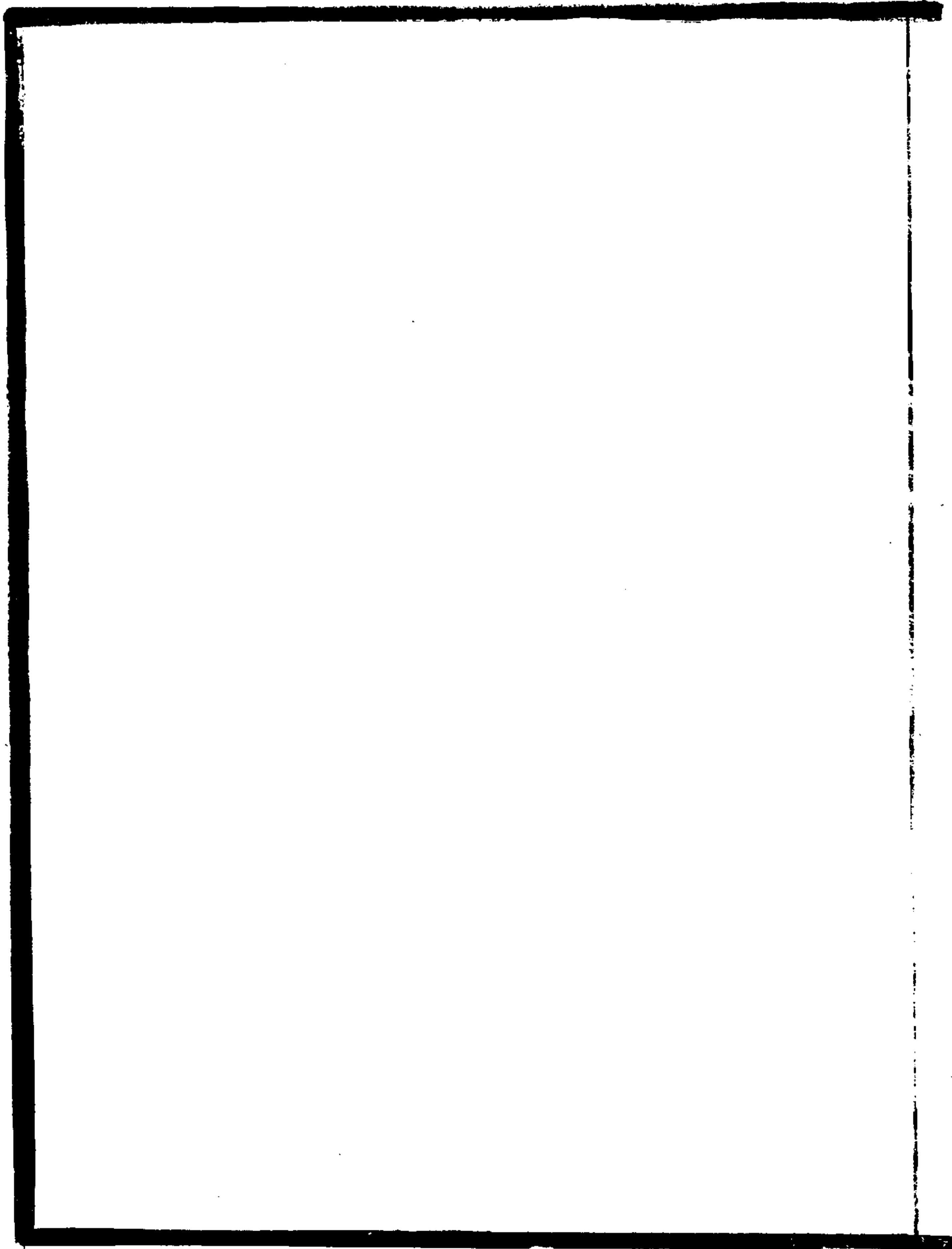
二
部
大
学
ノ

二
部
大
学
ノ

009-536

羽
白
齋
語
要

009-537



009-538

顏李語要序

予喜讀習齋恕谷書二先生之學最晚出得孔門教學之正其爲學也不擇地不擇時不擇人卽學卽行隨在可致於用絕無虛鶩悠遠之談閒嘗取其說之尤精者隨筆記錄以勵昕夕久之積成卷帙檢畀趙君湘帆排比付梓爲語要二卷各分上下篇上篇問學工力下篇推行作用雖未足以窮其闕寔庶或資爲涂轍者焉

天津徐世昌

1
▲ 總行 經理部

11

009-540

27/17

172

習齋語要上

顏李學卷一之一

天津徐世昌纂

知一善則斷然爲之知一惡則斷然去之庶乎善日積而惡日遠也

外面多一番發露裏面便少一番著實

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怙終而不改其過

舉步覺無益莫行啟口覺無益莫言起念覺無益莫思

怠惰之容不設於身淫肆之言不出於口放僻之念不生於心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

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情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不和乎

學莫先於敬身樂莫大於事親願言思之前惟古人近惟孫子高陽人自識有云無親非富有母非貧嗚呼大樂孰如事親

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也雖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簞瓢陋巷樂不簞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

吾用力農事不違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人而不能數事父兄而無以承命事君長而無以盡職天不知其度也地不知其量也事物不知其分合也試觀公西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

學貴遠其志而短其節

體乎仁則富行乎禮則富

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

聖人亦人耳其口鼻耳目與人同惟立志用工與人異耳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

讀經觀史非學惟治心乃是學置田房積金粟非治家惟教子乃是治家

養身之道在養吾身真火養真火之道在慎言寡欲寡欲則省精省精則真陰足而相火旺慎言則省氣省氣則真陽足而君火明吾自得張澍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孚遠而作字不苟每當過將發未嘗不思三子也

人生產業身體性命皆祖父之遺三者俱昌大之上也俱保全之

次也不幸不可得兼寧破產業勿虧身體若戀惜房田而憂勞以致疾病是重祖父產業而輕祖父身體不孝也甚不幸又不可得兼寧傷身體勿壞性命若迫於凍餒而喪志以爲不義是保祖父身體而賊祖父性命更不孝也

治病在清心清心在知命

人生居內上無父母下無子女旁無侍婢而夫妻相敬相畏無比暱態則幾於聖賢矣

學問有諸已與否臨事方信人每好以所志認作所學此大誤事正是後世泡影學問也

後世專尙空談故學孔子之言者皆入孔子廟廷不學作事故作孔子之事者皆不入孔子廟廷

七十子終身追隨孔子曰學習而終見不足只爲一事不學則一

事不能一理不習則一理不熟後人爲漢儒所誣從章句上用功爲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課性此所以紙上之學問易見博洽心頭之覺悟易見了澈得一貫之道者接踵而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欺局哀哉

人持身以禮則能得人之性如吾莊肅則人皆去狎戲而相敬是與天下相遇以性也此可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義

學求實得要性情自慊則心逸而日休學求美名便打點他人則心勞而日拙

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一不義傷之則刀摧折矣

不善之念一起於心精神爲之萎則耳目爲之昏瞶人心誠危已入其齋而干戚羽籥在側弓矢玦拾在懸琴瑟笙磬在御鼓考習

擬不問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齋詩書盈几著解讀講盈口閣
目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儒佛老交雜之學也

凡冠不正衣不舒室不潔物器不精肅皆不恭也有一於此不得
言習恭此吾儒之篤恭所以異於釋老之寂靜

人身之寶莫重於聰慧莫大於氣質而乃不以其聰慧明物察倫
惟於玩文索解中虛耗之不以其氣質學行習藝惟於讀講作寫
曠閒之天下之學人踰三十而不昏惑衰憊者鮮矣則何以成人
紀

修辭之功全在未言之前

遇人能不言言時能徐發則口過遠矣

禮樂射御似苦人事而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壯讀講文學似
安逸事而耗氣竭精喪志痿體而日病

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

古人務其費力而永安後人幸其苟安而省力

學者須有氣量包人盡人而不盡於人

今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明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久之吾心之
明白能燭萬理是借書以明吾心之理非必記其書也

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
挽強抱轡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豈至
舉天下事胥爲弱女胥爲病夫哉

齋中獨坐莊對牆壁箴銘亦儼然諍友之旁矣

行喪禮於練前失猶少行喪禮於練後失必多孔子之喪事不敢
不勉事在勉強而已

持其志敬心之學也無暴其氣敬身之學也然每神清時行步安

重自中規矩則持志卽所以養氣每整衣端坐雜念不來神自守
舍則無暴卽所以持志蓋身也心也一也持也無暴也致一之功
也

我居其是誰處其非我居其功誰受其過

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二者之得力曰不自恕
忘之病每生於無志助之病每迫於好名

爲善克果其善乃爲我有否則千思萬想善終不獲改過必眞其
過乃不爲我有否則千悔萬恨過終不去

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所以養性也九思九容是也日夜以此心
貫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無間聖矣勉之不忘
賢哉

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患其粗率濟

以慎密莫與敵矣

庸人苦無氣氣能生志學者患無志志能生氣

孔門六藝進可以獲祿退可以力食如委吏之會計簡兮之伶官
可以見故耕者猶有餒學也必無飢

志不真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緊故多睡之人無遠圖立志之
子多苦思

教果齋脫俗累曰世人之所怒亦怒之世人之所憂亦憂之世人
之所苦亦苦之何以言學哉故君子無累

吾心有不覆之人則不能法天之高吾心有不載之人則不能法
地之厚

人之志道德也君子積年作之而不興志富貴也俗人一言動之
而輒起甚矣志道者之鮮也

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樞紐化其戾生其和所謂造命回天者也其次知命樂天其次安命順天其次奉命畏天造命回天者主宰氣運者也知命樂天者與天爲友者也安命順天者以天爲宅者也奉命畏天者懷天爲君者也然奉而畏之斯可以安而順之矣安而順之斯可以知而樂之矣知而樂之斯可以造而回之矣若夫昧天逆天其天之賊乎

聖人之心無小事

不爲酒困夫子直恁作重大難能者好察邇言虞舜偏於瑣細做工夫

夫子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夫子也其道乃鄉里道路朝廟之道學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學

王法乾曰學須要講只患不明先生曰道須要行只患不斷語法乾曰古人於所不可追補者亟盡力良有以也吾後溪祖今歲不能與宴矣故曰親不在雖欲孝誰爲孝年旣長雖欲弟誰爲

弟

宇宙真氣卽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卽人身生理

感格之難也非純心聚精不能萃神之渙致饗之難也非明德蠲潔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於祭道莫精於齋

永保天祿允祚遐昌誰其幾及其周文王肅雍敬止上下偕臧小子罪戾尙知景行夙夜無愧萃茲百祥

口言聖賢之言身冒聖賢之行而屋漏或有放肆之心對妻孥或有淫僻之態者眞人妖也

子臣弟友道之歸宿

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同行予今見簾外行人莊者悚然振予萎靡者惕然警予肆輕佻躁暴者起予畏心覺無一人非師也

當憂不憂當怒不怒佛氏之空寂也儒者而無所憂也何以別於
異端乎憂則過憂怒則過怒常人之無養也學者而爲憂怒役也
何以別於常人乎惟平易以度艱辛謙和以化凶暴自不爲憂怒
累

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春華

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
因習作主

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
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
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

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劉煥章贈圓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
言而盡人者大盡於人者小

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
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

禍莫大於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於發人匿情之私

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
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
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觀埽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懶也怠也怠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
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

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
善言常悅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

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

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蠱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
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
同天下踐其形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无妄怒失言妄怒皆
由逐物

人大則事小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

齋戒曰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財交宜讓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於身者多勞枯於心者少自壯

崔璠問學先生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淡定成性者多短於利濟排難解紛者恆懼其機權豪爽詆諆者必失之粗放恂謹整飭者易囿於腐迂

宋人參雜釋老以爲德性獵弋訓詁以爲問學而儒幾滅矣今元寧粗而實勿妄而虛

一念不敬卽一念不仁一念不仁卽一念不聖一念不聖卽一念

不天

十劑之養不敵一憂百服之力不敵一怒

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祕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
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人
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
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
人共見之而已

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清談所以傳聖賢之學
而非聖賢之學也

心常在則自常明一時不在則一時妄喜妄怒故不敬則不能明
而不明又不能敬敬則明矣明則敬矣

僕謂古來詩書不遇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偽可無問也

卽僞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眞僞著述之當否卽皆眞而當是彼爲有弊之程朱我爲無弊之程朱耳况所認猶囿宋人之見而辨其誤更似優恥人優溺厭人溺矣

幼而讀書長而解書老而著書莫道訛僞卽另著一種四書五經一字不差終書生也非儒也幼而讀文長而學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詞技雖左屈班馬唐宋八家終文人也非儒也

荒則不覺不覺則益荒怠則不斷不斷則益怠覺則不荒矣斷則不怠矣常覺則斷有力常斷則覺亦有力四者之功過環相生而互相成者然則欲求不怠先貴斷欲求斷先求覺欲求覺先貴去其荒心荒身荒耳目口舌者去其荒身心耳目口舌者而求之道則孔子之道出

人卽無用無用亦人人而無用天之命也因無用而卽不成其人

人之罪也

人生兩間苦處卽是樂處無所苦則無所樂矣

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

飛者遊空近天之運而羽毛不坐不肖地之靜潛者鱗介不陸亦不肖地也植者踏土近地之靈而枝葉不行不肖天之動動者蟲獸不立亦不肖天也惟人則兩手遊空似飛象天運也兩足踏地似植象地靈也

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傳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則獨得天地之全爲萬物之秀也得天地之全斯異於萬物而獨貴惟秀於萬物斯役使萬物而獨靈獨貴於萬物得全於天地則無虧於天地是爲天地之肖子獨靈於萬物而爲秀於天地則有功勞於天地是爲天地之孝子

楊墨仙佛皆異端必不得靖寧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漢之濫觴宋之理學皆僞儒也必不得已寧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

寧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

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禮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

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訓詁辭華之弊耳

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之謂學琴

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

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澈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

耳性之用

梧櫨之根藏土千年與腐朽同譏

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邀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

外染有淺深則擱澣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卽蠅點不能復素

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者乃雜於水性本無之土正吾性之有引蔽習染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增其所本有

鯨鯢全聖

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

情非他卽性之見也才非他卽性之能也氣質非他卽性情才之

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

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

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

據爲不善非才之罪圖言也

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

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由來也

禍始引蔽成於習染

繫蹠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
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

習齋語要上終

009-564

習齋語要下

顏李學卷一之二

天津徐世昌纂

人之治家家眾若多使之各舉其職則人愈多家長愈樂否則多一人卽多一累矣

幼者拜長者向上可也勿與長者推遜嫌序齒也

王法乾曰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處骨肉之間者可以悟矣

君子愛人深惡人淺愛人長惡人短小人反是

百庸人服之不如一君子信之

情之厚薄若在財物則貧者盡薄情人矣

貧儒無宿味倉卒客至止能如便富友殺牛貧友割雞各盡其勤而已如必相責則貧富不能相友矣

孟子曰必有事焉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

賸弑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南子淫亂衛靈可誅賸不可誅

天之生人有一身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之治事有一世之事有數世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以一身爲世者命之曰匹夫上此則十人百人爲其事以至於天下千古爲其事者不畢其事不安也故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

或產大而憂貧先生曰貧之患也產乏而求聚聚而求廣廣而求益稱此以往雖有四海不足也余嘗言人有不足之心世無不足之人天本付以各足之分故百頃之家足一頃之家亦足數畝之家足赤手之家亦足甚至乞丐之家亦足非天降災吾未見餓莩

之續路也若役心以貪又焉往而不貧哉

知已間盡規過之義忌隱忍隱忍之久成積輕積輕之心生而交不固矣

忠臣視其君重於己孝子視其親重於己賢妻視其夫重於己躬行之而風俗式範德至焉而天下雲從吾仰之愛之而不能爲也

郭氏子爲後趙氏先生曰不絕本宗伊言欲走趙族不肯曰汝必利其產伊言未也曰汝必不養今父母伊言受產者宜養先生曰否卻產以見歸宗之決養葬今父母以歸撫育之恩斯義無憾矣執事與人之外皆居處也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具是矣居處與人之外皆執事也則凡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具是矣居處執事之外皆與人也則凡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

先施具是矣

周公之制度盡美盡善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雍容揖讓化民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

上有父而我爲之子事父未能非所以教子也下有子而我爲之父教子未能非所以事父也

六藝所以盡子臣弟友之道也有事君父之禮樂君父之樂射以敵君父之愾御以代君父之勞書數以辦君父之事

人子見父母與人忤也必曲解之非爲人也安吾親而已矣

選舉卽不能無弊而所取爲有用之才科甲卽使之無弊而所得多無用之士

蕭治台言其叔時怨子弟子弟默然受言終子弟辨無過輒自認
誤先生曰君子也人已兼照平恕以施者聖人也施不無偏忤物
還自返者君子也

氣數者無作用之天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

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善善與善召而氣數
之善皆來集此降百祥之說也吾心作不善念吾身作不善事則
一身之氣理皆不善惡與惡召而氣數之惡皆來集此降百殃之
說也

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謂修齊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
國是謂齊治一國智仁勇足以鎮撫四海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欲之當制莫甚於色倫之當明莫切於夫婦其道自不邪視不妄
思始

冠所以重元首故周冕華而不以爲靡

作知縣不愧爲唐虞一邑作吏胥不愧爲唐虞一職

作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更快爲德見報佳爲德而不見報更佳
不知聖人之言證以聖人之行不見聖人之行證以聖人之言
不暴己之長不形人之短不揚生人之過不發死人之私

西漢蕭何仁者不憂也張良知者不惑也韓信勇者不懼也

一人昏其德爲昏德眾人昏其德爲汚俗

魚鼈生河海與人並育不相害而伏羲網之孔子釣之蓋天地之
性人爲貴殺至賤以養至貴義也取之有節用之以禮斯仁行其
中矣此聖人造乾坤差等別之道

離騷之人吾欽其忠而惡其文之糞堆左氏之理吾愛其靜而惡
其辭之淨夸

族人與吾同祖正如四肢手足雖有歧形實一體也一體相戕吾祖宗之神得無傷乎彼不知爲一體吾知之彼不暇思祖宗吾思之

周公教法開而達強而弗抑古人獎人常過其量良有深心吾坐反此不能成人材

氣數益薄人材難得生三代而思五臣不能借也生兩漢而求伊萊十亂亦不能借也居今而求三傑二十八將其將能乎故才不必德德不必才才德俱無一長亦不忍棄

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疊於上詳於下則教養舉疊於上則掣肘成下多一官則民多一親上多一憲則官多一畏多親而政事成多畏而賄賂通

天無曠澤地無曠土人無曠力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

無三曠則國富

改過遷善所以自治也移風易俗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終流於空虛移風易俗而不本乎三重終失之具文

朱立一言用習禮等功人以爲拏腔做勢如何先生曰何必避甲冑有不可犯之色衰麻有不可笑之容拏得一段禮義腔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武勢而和在乎是矣後儒一掃腔勢而禮樂之儀亡

一日行習禮樂一日之唐虞一月行習禮樂一月之唐虞也一人行習禮樂一人之堯舜人行習禮樂人人堯舜也

剛主佐政桐鄉先生贈言事必矯俗則人不親行稍隨俗則品不立二者善用之其惟君子乎

丹朱驩共儘足成一代桀紂君臣堯一讓舜而氣運虞夏矣堯之先天而天弗違也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

遷心之善改心之過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改家之過遷家之善謂之齊家改國與天下之過遷國與天下之善謂之平治

行乎禮則閨門之內儼若朝廷不亦貴乎體乎仁則萬物皆備天下歸仁不亦富乎

威不足以鎮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市之不智也禍於是伏焉矣

義皇上人無機心無飾雕無牽繫穆穆屯屯所謂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可得也

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也有財適益身之愚無財又以戕身之命以身發財也

世情任其險阻君子惟持之以平坦世情任其刻薄君子惟將之以忠厚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因其流而導之

賭博之不才去盜一間耳皆非其有而取之也昔先王之治男女分途路不拾遺學者即不及聖人何遽不及聖人之民人能充路不拾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義矣

君子以所不及尊人小人以所不及疑人惡人以所不及忌人法弊滌弊則法常行弊生變法則法即弊

宥者無不容密者無不精聖賢成法多用力於無事之時也

順情中度之爲禮反性賊情之謂辜禮全情於未遷律制情於已放故理導其順性律惡其反禮一也

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純

謂門人曰君子於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於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語堦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皆然

語堦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畧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

文墨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
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己才無用世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己
情不平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
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把總趙玘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之辭氣乎對曰
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
多矣

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
思

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

三代之良法漢莫及焉漢之良法唐莫及焉唐之良法宋莫及焉宋之良法明莫及焉漢之舉孝廉重守令三代餘意也唐失之唐之立府兵節度自徵士三代餘意也宋失之宋之十科舉士郡守生徒自聘師三代餘意也明失之

喪中奉主於殯宮喪畢奉主於廟而墓不與蓋人之死形歸幽窀神返室堂孝子尙神不尙魄也故曰廬墓非古也

廬墓近世孝子不得已也自家無禮法人無禮度中門不窺內外界嚴孝子能自信之也未必兼爲人信之言而不語問而不對孝子能自守之也未必保人皆守之則患有奪喪之人大喪廢業非杖不起孝子能自遂之也未必家政可使之遂其家有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孝子欲自安之也未必吏治能使之安則患有奪喪之事所讀惟喪禮祭義所思惟父母罔極孝子之志自一之也而

聲入於耳形入於目鄰情眷誼旁人歌笑皆足以雜孝思則患有
奪喪之情

給法乾書云天生吾二人於咫尺之近而以傲岸不能相助是謂
褻天吾二人既有志聖人之道而以傲岸不能虛心以相下是謂
侮聖

備嘗吾友之苦故視友至重備歷得友之艱故知交友最難

人非人不生生於人之身而爲之子則必有父人非人之世不生
生於人之世而爲之臣則必有君

荆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所不知憂者也荆公之所見皆周程張
邵所不及見者也荆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書生所不肯爲不
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
我爲轉一世之人必不爲一世之人所轉我爲轉數世之人必不

爲數世之人所轉是猶提昇者然我踞於物之上始能提其物我立於物之外始能昇其物使我比於物入於物而能提且昇者未之有也

邗姚儒而帝妣子姬儒而王皋伊傅周儒而相惟夫子儒而師三皇五帝如天地之春也三王如天地之夏也夫子則如秋而近冬矣皇帝之道如蕃類之甲而苗也三王之道如蕃類之茂稼堂堂也夫子之道則如結實而收矣

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

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

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

天生王者其氣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藝之小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天下懍王一國懍君一獄懍吏

父子人之相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

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陣預養饑驥而責千里則愚預服嬰兒而役孟賁則怒

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材王道相爲生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千萬人中不忘有已

讀聖人書要爲轉世之人不爲世轉之人

相保一時之治亂史關千古之是非史之集思廣益與爲相同化人者不自異於人

習齋語要下終

監製 田代 隆一

121

009-582

恕谷語要

009-583

009-584

恕谷語要上

顏李學卷二之一

天津徐世昌纂

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

改過不畏難畏難則過不改矣

行有幾微不能告人卽不顧言言有纖悉廻護卽不顧行

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

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

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知此則知去此則仁人勿與尊長辨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敬耶神欽鬼歛肆也神慢鬼凌敬肆禍福之機也

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有求教而憚風乎行

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

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懦人

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率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帽

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行小祥禮祝曰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寧

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

則不能遠佞矣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

形色全則性全矣

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

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檢德莫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好问好察聖所以益聖冥行恥問愚所以益愚

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

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先生謂習齋曰伐善斯爲不善施勞卽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於狎足成歡子當勉於莊足成禮

思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庸腐錫之亦議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文之害世也

伯夷非沈隱可託伊尹非雜霸可託柳下惠非鄉愿可託孔子非經生可託

人一臨財卽財大身小身本小也

去淨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

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虛僞非氣節氣節不虛僞苟卑非含容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崑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齋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禡是也

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兵農禮樂

去聖旣遠路岔論厯非遍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

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

存理之功多於遏欲臨波之築易潰先時之防可堅也

崑繩仿曰譜立省身錄宗夏恐立譜有礙先生曰以爲日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眞君子矣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

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畏外物震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小也
益修問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
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盡行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窮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孽子怨
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者也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
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

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則私乃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
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心爲天理亦不可

徐仲容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
生是之

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

幼者以動爲樂老者以靜爲安靜坐者衰世之學也
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

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遍覆乃可言學

垂佩而立頰躬而坐翦翦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

身爲天下萬世之身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
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心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先生曰不行障決也偶瘀而濬決反安流此
求仁之道也

旋自館思境蹇心和事迫心裕

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

益迫矣尙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我亦驕庸碌適相學而以語英豪

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曰吾意以近人也曰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凌玩暴虐人見怨怒而曰親之乎

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

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招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於的矢命於心精注氣斂內運外堅前因後撒收弓舒閒

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修倖生之民也

文生怒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足則無怨常

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常不勝勝又何爭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子堅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慎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
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
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

閉門誦讀

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何者病則不能
衰則不能未亡已亡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
始且存固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
傳無窮也

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於中名理自種種環生

欒楠杞梓不爲杙以椽碗吳鈞干將不利刃以磔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鬪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

易入漆城乃二千年於茲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夢如視其象忸怩徵其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

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蠱且愧且懼

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

物不用則蠱人不事事亦蠱

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眾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眾人詐而一人誠則誠共任也

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

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慎惡之勿嗔卽自省勘則皆我師耳

語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畧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

語季榮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淨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伎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

季榮問禮先生曰時禮非禮勿言動是也日禮晨起揖尊親先生月禮朔望年禮

時祭節令等祭

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

教習仁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石生言宋儒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

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也

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齋慄

答劉霽輝問學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

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

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曰予知勿曰予行更須結果收成

讀易歎文周以上古聖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週者真神聖也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凜若無以自存庸愚眾嗤羣怨而亢謂莫我誰何

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眾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

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

晝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

宏之反曰淺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疏
毅之反曰怠曰遷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
助長曰執拗

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多勘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於自治

習齋曰孝慈子口容止聲容靜汪魁楚曰孝慈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雜於庸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慈有之

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

養人志氣恐其僑挫人虛驕恐其靡

三十五歲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尙有褊也亦諱人惡而口尙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顏先生之強不可及

與俗人校則俗與妄人校則妄

語諸生曰三代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張忠定曰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

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豈能富乎

自里返館見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乃行

曲體人情惟恐傷之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媚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

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贈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度荒急於予衣先生嘉之

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

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吳次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先求愧時時內省有過慙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與懵然頽然不

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聞過甚有益聞過則氣沈則心細

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

自愧尙有所倚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亂天下

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

四十年行道之懷忽焉明道可歎也

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不純力欲卻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或用之於家或用之於排解少不迂闊而已流雜霸矣故君子爲學必慎其流

傳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且能制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

子不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語季榮曰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

倚仗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痿得扶

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

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

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辭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
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
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樊遲憂智之妨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
非智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尙附
名教耶勉之勉之

書分吉人凶人霍子孟如芒刺著人關雲長護前君子而凶者也
小人之凶又何待言

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趨於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
之盛而將衰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
間爲空虛之祖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

其人不必在北或卽在南

冀倖之心不可有而警惕之心不可無
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匯於聖人

入於蚓竅雜於鬼國

論迹慈易而孝難語道孝純而慈駁

桂檫蘭棟積璧堆金隋秦富強怙侈之習所以敗也紅葉丹壑青
濛晦渺宋明虛浮無用之學所以亡也何如伏羲之畫三奇三耦
樸以素無斲無幻而億世生聚文明窮變極化已盡在此歟

方靈皋以戴田有事被逮事解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
予曰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齊慄惟將以敬
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憂何解
於禍

晤靈臬接其孝友砭我浮薄挹其切偲劄我冷峭
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

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轆轤往而不施
於用歸泛黃天蕩泐不得竅弑革而嘘之抱以泐又不得漁者操
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來附卽舟遂置其夙昔而從焉

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輩過從忽遭事齟齬瞿然曰今而知忠
恕而不忠恕之毒鉅也遂掃軌杜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孫耕讀
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於茲矣爲予津津道不敢盡昔兩人言虎其
一傳聞虎事甚悉背建破衝畫地下食聆者以爲博其一夙被虎
嚙談之色端神懽聽未終皆毛髮淅漑傲罔靡徙而退於戲躬歷
之感人如是夫

下陂之車東逝之水無人挽回滔滔安底

堯舜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與布之則爲政利導之則爲教先傳後受則爲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

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以箋注經傳爲儒者用是而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綫

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咀旁一著論精力已畢論人學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豕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

佛氏明心見性則腐草之螢熠燿之光萎萎乎明滅不定

必甘脆而腹始快其人必无心必羅紈而體乃適其人必无身
筵不羅列服不鮮粲瞻覩旁人未免忸怩嗟乎是爲他人食食衣
衣也

孔子曰爲仁由己非以由人師友特助己者耳由之者九分助之
者一分也若專倚師友則己安在如人修容整巾束帶積面盛服
拮据在我而友其鑑也未聞以鑑爲巾帶服飾也

人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而三境有九境有明之明如日月高
懸堯舜周孔也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賢者亦時有之有昏之昏庸
愚也有昏之明本性不息者也有昏之妄愚而謬作者也有妄之
明佛老也有妄之昏糊塗異端也有妄之妄異端而魔者也
教子曰適己自便天災人禍準己及人天休人集

人之靈曰心而頭手足視之皆蠢也天地之心曰人天地萬物各

專於一不靈於人也然人靈乎曰惟首出餘淪於物矣堯舜湯文
靈而在上孔孟顏習齋靈而在下故孟子曰舍我其誰也噫任何
其重皋陶曰兢兢業業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丁未元旦堪
撰人說

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
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爲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
爲樂挽強中之爲射乘馬隨從爲御歸而計件鏤於冊爲書數因
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爲人所共由其物爲人所共習猶遠路然
故曰道

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

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
事立宗廟會同贊助有禮則爲相之事立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祇務讀書高其立行語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

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尙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

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人則爲親民

時時戒慎使此心清而不沫虛而不滯誠而不僞振奮而不委靡

此古人所謂齊明也所謂禮中也

好生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予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尙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况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僞而僞實難售也

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

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

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

中論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正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彭翔千曰超嘗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予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無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慎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可以提理言也

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

孝弟忠信體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體自重於用矣而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修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而動曰知天命耶

下學不真則上達不的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慎

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爨演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撥矣

意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靜則提醒動則剛辨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爲存

養

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

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贊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

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

勉學聰明睿知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

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頽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曰講經濟無所用也

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念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是動心

恕谷語要上終

怨谷語要下

顏李學卷二之二

天津徐世昌纂

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吏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

郭郁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

豐村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奈風塵也烈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書扇云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急於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守先待後之身不可小廉而陷饑餓以死

縣令高公蔭爵問政曰秋肅之後繼以陽春

見人褊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

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獎掖之不能容人者其言半非卽其半而駁折之

吳公請入京習齋謂曰勿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塏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塏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塏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塏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與先生同耳

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小人

至鄙署覺事變思不能待小人吾之過也神叢借人何廕之休宜去

庸情人眾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
人不附非福則刻

北方多伎伎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
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強

吝人難受人情懼報也節士難受人情恐浼也貪夫易受人情懷
惠也狂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語慎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事

瑞生問賞罰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人怨平
時之罰以公臨戰小過恕而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敵

語慎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於見短好諛必受人愚

富平贈言戒矜張曰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
事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

射利亂政者矣

貴閒暇曰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

語慎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後必決

語慎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孤立也

瑞生問兵曰用眾以寡用寡以眾

精明嚴慄則法行

屬慎修曰勿易事求奇勿難事沈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

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庭闈親兄弟如朋友則翕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盥

小務有用乃可圖大

畿輔通志凡例云名宦之志人貴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宦
皆名無虛非實矣

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
畿輔形勢如畫圖矣

人有譽先生可大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遇大
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

或告以毀曰是吾之嚴師諍友也

王佳璠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己妻
以倡率之

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

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閔歷滿腹學問而無閔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三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揀弊偏則弊隨之矣

君子三重之道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害並至也

謂素公曰予向入京不見顯貴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己徇名則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未有能濟者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不勝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

物從此乃有攸賴矣

平董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怨勿恤也

止菴被訟先生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毀木以爲返計是明知武城能禦寇也今道亡學歧士不如周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若洲規先生不謁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此不可苟也謂若洲曰樞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濳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移游苟無佛老溷之隱怪牽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

下萬世守道雖死生禍福不移也

皋聞問曰錢公亮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皋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修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矣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進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

民坐春風吏行冰案

明季黃緣博一君子欺人今則賄賂購一小人歸己

宣尼曰舍藏藏其用之則行之具也後世隱栖者流大率餓鼠病

獮胸無襞積其藏者云何至於終南捷徑鉤名弋榮與夫挾雕技
操齟齬行而侈聲色饗滋味且顛倒人家國事而稱高是不嫁而
畢嫁者也又藏之罪人矣

足下自勘曰傲然鄙言衝撞如雷霆能折而服吾固知其非傲也
特雷霆不可常有務使微風一扇諒然卽解則觸處收益矣

心性濬世情悉自能易紛而一易鈍而敏

勿以怠緩爲和以放弛爲平

同官同輩無所覬覦於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君子歡我以
嬉笑引我以晏遊拉我以聲色必致我壞其心乃快

待以恩者有過則責之以使勿縱制以法者允服則寬之以使不
怨

馬前輓也坐後以息之馬善驚也謹轡以防之人曰馬无跡弛而

不知御者之苦也

下之人忤我勿輕怒恐彼有冤或才可取也上之人獎我勿輕喜恐伊漫言或計相籠也

屠牛者不屑搏鼠搏鼠者必不能屠牛

用財有度爲善亦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則墮不能行

每日向晦燕息返勘已行之事平旦未起酌量將行之事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並不知物寧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權術之正者卽仁義不可曰以權術行仁義也權術之非者非仁義不可曰以仁義用權術也

金陵南服禁兵久養易至脆弱汴梁四衝洛陽勢小長安雖稱百
二山河然雄固在崤函以拱山東六國若高屋建瓴而西之禦外
人則險不繇互且後世繁費而漕運艱澀難如古之但取關中而
已足惟燕京險則燕山以爲城千里繇峙餉則河海爲池巨浪直
達背倚盤山而伸手從左腋取物何便如之况直塞門戶干擻戒
嚴天子在邊四方注之自寧夏而河套而開平大寧而遼左開元
通筋束骨一綫穿成居內制外真盛地也然背薄之患稍有可虞
必河套陰山開平大寧一帶凡沙漠南可耕種屯牧之地盡復之
使幕南無王庭斯爲金湯之固耳

郡縣而權重久任卽封建之利

九載黜陟之法非謂陟之而去其任也經世實用編曰養民必三
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民無菜色教民必

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三十年而後仁可輕去哉

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與學合文與武合官與吏合兵與民合
厯象太卜考工岐黃不用士謂之雜途則宋明書生氣習而非古
也天下當爲不可不爲者皆正途有其途雜而帝王尙用之者乎
名之曰雜是教之輕節自喪矣

墨之懸白之募

天下無辦事之官廟堂少經濟之臣學正壞其所用用正背其所
學

民不溥所養則貧兵不出於農則弱

漕不牽送淮復別流則河無所擾

俗樂亦有五聲六律八音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其事象邪
柔音調淫靡易之以正大清明和平則可感神人正風俗也

士之貢也必首以孝官之陞也必首以廉

旱地溝洫徒費但與鄰田栽樹以清疆界以毓材木

官日有事無事卽冗員去其人除其職

天下處處皆糧則天下富天下人人皆兵則天下強

求不刑而不得乃刑之刑原仁也刑一儆百以安萬民又以成仁也

問罪充軍大誤軍者民之傑國之大事勘亂安民以定社稷曷乃以爲罪所也

永樂以篡君罪無可追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卽削弱靡潰矣

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剽謂其聚聒而無實用也

英忽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

小事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雖非聖主之政若但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尙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浮也華而不實者怨之府

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鎮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鎮固不若秦宋明一敗塗地蹶然而盡也

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

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邱山

作天下事必有竅得其竅則功易成

誠至則雖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可濟也徒術而譎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卽術也諫君有五惟諷爲上諷卽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謂歟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拳一腳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奉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倔

疆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

世界上有三種有志之人一爲有志仙佛之人一爲有志聖賢之人一爲有志帝王之人求爲仙佛之人多則國弱求爲聖賢之人多則國治求爲帝王之人多則國亂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權者盍審諸

可交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未成者無惜齒頰游揚

思天下治振奮亂懈弛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網寬豪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

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

毛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

智固在察理而謀畧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

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

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束溼難久也

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

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則人間之貧富貴賤死生卒然投之若星火墜於滄溟也何自而震擾焉

周流汲引鼓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

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證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其身之不死

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英雄之畧宵小之詭一一照徹始有措置

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自稱長厚者多自棄

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

自明明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

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

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

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蝟集孱軀難任惟期持之以敬耳

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賢之存養也

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畧克舉細瑣不厭教我矣

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

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榷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能聽之而已

遯迹田園胼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爲屢困則風人之退守也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閒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詆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王陽明寄楊邃菴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攬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眾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跖前後毀譽自

爲矛盾

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

文詞與世道相爲盛衰世道盛則文詞衰文詞盛則世道衰譬之治家然祖宗勤儉創業耕田鑿井日不暇給烏覩所謂一觴一詠咬文嚼字者乎

上古法寬後世法密盛世法寬衰世法密有識者其知之天下之安不安始於宦途終於草野

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嶽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

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

范曄勸曹操取蜀操不從居七日操又問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天下事變於呼吸如此狐疑遲鈍安有濟乎

作大事者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亞夫軍中夜驚堅卧不動有以也

智深勇沈知人知己豪傑之善物也人不自知餘無可問者事雖易斷而必思事旣經思則必斷

聽言欲盡其底蘊故曰好問好察曰集思廣益若問言而不詳質己見若何人意若何可行可違如何措施漫然卽行以致錯誤或漫應之不行之則言无益人將結舌與不聽言同

宰相之卧布被温公稱賢司徒之妻曳柴王良志美可以師矣今世去古人心不遠出爲廉官居爲正人食用儉素稱者必夥何事

取悅二三執袴爲浮靡也

儉素非貪吝不可不辨原憲鶉衣百結而於結駟聯騎卻之若浼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而父之黨無徒行者母之黨無徒食者妻之黨無饑寒者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貧則不苟取不妄用富則豐於待人約於處己中庸之道也

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崖岸

心過多於口過口過多於身過身過多於行過

慎幽獨謹細微習勤儉

心期和平身期莊肅

不忠恕始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行禮而必優孟往蹟使人震畏亦非所以善存禮也

曲禮內則二十而冠宋司馬氏言十五歲後可冠蓋古人十五以

前可紒而不冠也今世若十四五不冠則髡首而肄於學形容詭異矣十二歲後相其身軀成長隨時冠之似亦可也

今人昏啟而用儀佐之餽以禮約以契較古之納吉定親者更爲堅矣

喪禮寧簡勿繁一以繁而易則妨哀一以繁則人苦難行一以縱縱之際繁則檢閱不清恐致謬誤也

父主子喪而有杖其子之子反不執杖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統所尊也

禮棺入主人不哭蓋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過此則無及慎之也

王公垂司農問古廟制可復否曰廟制不可復也古率世爵故廟累世可遵今用人不以世父居貴顯當建子夷寒微毀之孫貴又

修神倏進倏退室倏成倏徹如之何爲制蓋朝廷可法古同堂異室則爲陋學士難法古同堂異室則爲宜後人家祠之設固酌古今之善者也

黃宗夏問北人多家祠南多閤族公祠孰是曰語云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北人念親而忘遠南人合族而簡親兼之是矣

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

辨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睿吾嘗自愧愚柔猝見一人卽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卽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剝一
步十思而一步常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庸也
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恕谷語要下終

